游戏小说十年

荟萃之卷

龙背上的骑兵2
潜龙谍影2 自由之子
潜龙谍影3 食蛇者
潜龙谍影 掌上行动
马科斯·佩恩2
荒野兵器4
荒野兵器5



《游戏机实用技术》十周年纪念系列丛书

游戏小说十年

荟萃之卷

游戏机实用技术杂志社 编著　　责任编辑 李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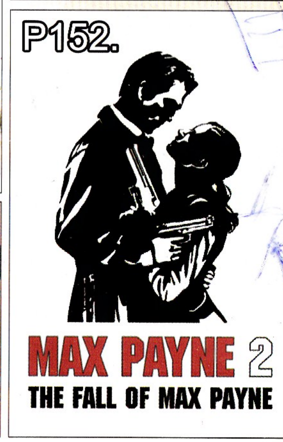












Contents

龙背上的骑兵2 …… 002
潜龙谍影2 自由之子 …… 046
潜龙谍影3 食蛇者 …… 078
潜龙谍影 掌上行动 …… 120
马科斯·佩恩2 …… 152
荒野兵器4 …… 164
荒野兵器5 …… 187
十年游戏剧情佳作总盘点 …… 214
光盘简介 …… 224

健康游戏忠告

抵制不良游戏，拒绝盗版游戏，注意自我保护，谨防受骗上当，适度游戏益脑，沉迷游戏伤身，合理安排时间，享受健康生活



封印之红 背德之黑

《龙背上的骑兵2》剧情小说

美编 一刀

人物介绍

龙背上的骑兵2—封印之红—背德之黑			
游戏原名	ドラッグオンドラグーン2 封印の紅 背徳の黑		
机种	PS2	发售日	2005年6月19日
游戏类型	动作角色扮演	发行商	Square Enix



诺威

封印骑士团的年青骑士。被神官长塞雷称作是"救世主"的人，具有和龙交流的能力，能够操纵飞龙作战，因而被其他封印骑士团的骑士称为"龙之子"。为人具有极强的正义感，但是由于从小生活环境的关系，变得非常内向。十分敬仰青龙雷格纳，把它当作父亲般看待。



玛娜

在18年前引起了世界崩溃的人物。被封印骑士团直辖区内的人们称为"圣女"，思维缜密，行事果断。无论在何时都面带着微笑，对于任何困难的事情都坚强地尽力完成，身上背负着沉重的宿命。



艾丽丝

封印骑士团的女骑士，系出贵族。从小就被寄养在骑士团，与诺威是青梅竹马。战斗能力很强，在任何挑战及选拔赛中都力争第一，以最小的年龄刷新了不少骑士团的记录。好胜心过于常人的她，似乎对诺威抱有好感。



尤里克

被死亡之咒所束缚的男子。将真实面目藏匿于面具之下的他3年前成功和死神签订契约，不过他并非出自真心。交谈的时候时常转换话题，用来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过去似乎和封印骑士团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对诺威而言他就像是一个大哥哥。



雷格纳

将诺威培养长大，同时也是诺威的守护者，和诺威一起居住在封印骑士团的大本营。作为龙族，雷格纳具有龙所独有的高超智慧与强大的战斗能力。它个性高傲，对于诺威以外的人类完全不感兴趣。

序章

天空灰蒙蒙的，就如同这个残破不堪的小城镇一样，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的存在。

虽然现在正处于下午，在以前的岁月中，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此时都会是集市的黄金时段。但在这里，路上只有很少的人走过，而且在这些人的面容中，也同样没有一点点笑容及活力。而这个小城镇，也是现如今整个米德加鲁特大陆的缩影。

一切的一切，都是被称为帝国军的那帮狂信徒，以及在背后操纵他们的——被称为天使之教会的组织所引起的。

维持着这个世界秩序的，是有着调和世界秩序能力的"女神"。但所谓的女神，也不过是普通的人类女孩而已。长久以来，女神代代相传，当现任女神去世之时，神谕便会立刻降临于另一个女孩身上，而她也将成为新一任的女神，担任起调合世界的重大责任。不过，成为女神的女孩必须终生幽闭在专门为其建造的女神之城中，除了神官长外，她将无法再与任何人说话，自然也不能与外界有任何接触，只能孤独地终老一生。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如果女神遇到什么意外的话，世界也将就此毁灭。

自古以来，人类都是这样依靠着女神的庇佑以及其他几处封印的作用而生活着的。但是，这平静的生活却在那一天被彻底破坏了。

帝国军——这便是打破这份宁静的军队的名称。实际上，就在不久之前，组成这支军队的人还隶属于大陆上的各个国家。他们不以侵吞他国领土为目的，也没有属于自己的领土，甚至连"帝国军"这个名称，都是与他们敌对的一方为了方便而自己给出的称呼。

在帝国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单一的国家已经无力与其对抗，而在得知帝国军的目的竟然是杀死女神想要解除最终封印之后，即使是之前并未被卷入战火中的国家也毅然加入到了反帝国军的阵营中。

战争的最初阶段，联合军原以为凭借自己的强大实力可以很快令战火平息下来，但令他们万万意料不到的是，己方的士兵却接二连三地叛逃到了帝国军中。势力日益膨胀的帝国军以泰山压顶之势不断向前推进着自己的战线，并最终来到了他们的目的地——女神之城的城门前。而造成这一切的，便是那个在几年前兴起的神秘宗教——天使之教会的精神侵蚀。

没有人知道天使之教会为何想要袭击女神，也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以何种方式、何种教义令无数的人成为其狂热的信徒。曾有人称天使之教会的教主是一个看上去只有五六岁的金发小女孩，不过那也只是传闻而已，因为没有一个人见过她的真正面目，而被俘虏的帝国军士兵更是宁肯自杀也不肯对教会的事情吐露一个字。

不许谈论天使
不许描绘天使
不许书写天使
不许雕刻天使
不许歌唱天使
不许直呼天使之名

联合军对于天使之教会的全部了解，只有这首所谓的教歌而已。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对其进行调查了……

在帝国军狂风暴雨般的攻势下，女神之城宣告沦陷，而现任女神——原大陆东部某小国的公主芙丽叶也最终永远闭上了眼睛。

原本当现任女神去世时，神谕会自动转移到下一任女神身上，而最终封印也不会解除。但是，那只限于被杀死以及自然死亡的情况下，而女神芙丽叶的死因则是——自杀……

根据传闻，天使之教会的教主不知用何种能力完全看透了女神的心理，并在芙丽叶及其哥哥凯姆都在场的情况下，冷笑着指出了身为女神的少女一直暗恋自己的兄长这一不伦的情感。当发现哥哥以惊讶的目光望向自己时，羞愧难当的芙丽叶掩面后退，并在最后亲手将匕首刺入了自己的小腹内。

最终的封印，解除了。



席卷整个世界的大灾难自此开始……

在那一瞬间，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战斗，转而惊恐万分地仰望着自己头顶的天空——那片在刹那间化为一片血红的天空。

数十秒钟后，天空的景象发生了变化。红色的云层开始了剧烈的波动，闪电将血红的天空划出道道伤痕，就如同在天上飞舞的狂龙一般。而与此同时，一种熟悉的声音忽然间笼罩了全部的空间，直刺入所有人的耳膜中。

"哇……哇……"

那是……婴儿的啼哭声……

伴随着云层的震颤以及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哭声，不计其数的超巨大婴儿缓缓从云层顶端向地面降了下来。如果不是亲眼见到，谁也不敢相信，原本是最受疼爱的小生命，在变为数十米高的巨大身躯后，感觉竟然是如此的恐怖。

"……啊……啊……啊！"在瞠目结舌了几秒钟之后，终于有士兵在恢复了神智后发出了这声惨叫。而这声喊叫也如同惊雷一般，瞬间令所有的人也清醒了过来。一时之间，惨叫与悲鸣声不绝于耳，不管是帝国军还是联合军，都纷纷扔下武器不要命地四散奔逃着，但无论他们跑到哪里，所见到的都是挡在自己面前的巨大婴儿。

咀嚼、撕咬、扯断、狂叫、血流成河……

在那之后，巨大的婴儿、血红的天空都仿佛是在转瞬之间便消失无踪了，就如同它们从未存在过一样。但七零八落散步在地上的残肢烂躯，以及如刚才的天空一样被血海染成红色的大地，却清楚地告诉了几位幸存者，刚才发生的那一幕并非梦境，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在世界几近崩溃，国家纷纷灭亡之时，令这片大陆不至于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的，是名为封印骑士团的组织。该组织的发起人是与前代女神的哥哥凯姆一同拯救世界的英雄之一，同时也是上任神官长的老人威尔德雷。封印骑士团成立的宗旨是为了守护代替女神成为最终封印的红龙，保护这个世界不至于再度陷入危机中。而与此同时，他们也肩负了重新恢复世界秩序的责任……

米德加鲁特历2774年6月6日，被称为双刀黄金狮子的封印骑士团团长奥罗与之后被称为龙眼的救世主的男孩诺威在被忘却的遗迹第一次碰面了，在与孩子的"父亲"青龙雷格纳达成协议后，奥罗将诺威带回人类社会收养，将全身武艺与知识倾囊相授。至于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在数年之后才会得到答案……



一

米德加鲁特历2791年2月10日，封印骑士团竞技场。

距离那次人类史上最大的浩劫，已经过去18年的时光了。虽然一个个小国纷纷重建了起来，但封印骑士团此刻的势力已经扩展到了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其作为世界领袖的地位早已不容动摇，而各国之间对此也没有丝毫异议。虽然从封印骑士团成立至今，大陆范围内还没有出现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但骑士团却没有一天放松过对士兵的训练。

上次的战争给世人留下的痛苦实在是太深刻了，以至于到现如今他们都无法忘记在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幕幕惨剧。而疏于锻炼的联合军惨败给帝国军，并导致女神被杀则被公认为是那起悲剧的最主要诱因之一。因此，即使是在和平时代，封印骑士团依然规定属下的骑士每日必须进行类似于实战演习的对抗。而每三个月一次的"天览比试"不但是士兵晋升为骑士，成为骑士团正式一员的必要仪式，也是团长以及各个连队长检阅其手下能力的几大试炼之一。

现任骑士团团长吉斯摩尔站于竞技场裁判席上，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正在圆形台上奋力战斗的两个士兵。当觉察到一方已经渐露败相时，他毫不犹豫地发出了中止比赛的命令。

"胜负已分，下一战。"

当兴高采烈和垂头丧气的两人分别离开场地后，一位一头棕发，英气勃发的少年缓步走到了竞技场的正中央，即使相隔甚远，但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其瞳孔散发出的与人类截然不同的光芒。

龙眼的救世主——诺威。



从还是婴孩的他来到骑士团开始，也已经过了17年了。在这十几年中，前任团长奥罗一直用心教导他各种各样的战斗技巧以及更为重要的做人的道理，而天资聪颖的他的成长也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诺威抱有好感，由于他一方面是塞雷预言中的"救世主"，另一方面又是奥罗养子的缘故，几位骑士团的高层领袖可以说是不可避免地对其照顾有加。虽然奥罗极力想避免这种差别待遇的出现，但军内私下里却还是充斥着对诺威的不满以及鄙夷之声，而这种情况直到三年前骑士团发生的那次大骚乱所导致的领袖阶层集体替换事件后才略微得以好转。

不过，诺威本人倒是对此不觉得有什么关系，生性随和的他虽然由于上述原因在军内没有什么朋友，但只要有人类的父亲奥罗，龙族的父亲雷格纳，以及与其青梅竹马的好友艾丽丝陪伴在自己身旁，他便感到心满意足了。

诺威抬头望向裁判席，目光穿过吉斯摩尔停留在了站在其身后的那位一身戎装的少女身上。当发现少年正在注视自己时，名为艾丽丝的少女露出了笑容，向他作出了一个"加油"的手势。这位出身名门的女孩自从幼时开始便与诺威形影不离，而且更是凭借其在讨伐魔物时立下的战绩先诺威一步成为了准级骑士。艾丽丝对于骑士团有着完全的忠诚及信任，无论上面下达何种指令，她都会坚定不疑地加以执行，而她也因此深受团长吉斯摩尔的信赖。

当发现下一对要交战的属下中竟然有着诺威时，吉斯摩尔也显得有些意外。他死死盯着诺威，嘴角忽然出现了一丝有些诡异的笑容。

"哦，下一个竟然是诺威吗……"吉斯摩尔缓步自裁判席处向竞技场这边走了过来，并用眼神示意本来要与诺威交锋的那个士兵退下。"对于有着'救世主'这样高评价的你而言，一般的骑士似乎不足以成为对手呢。"

他将右手按在剑柄上，缓缓将配剑抽了出来，"诺威，神官团的诸位都在裁判席上看着呢，可不要让他们失望哦。"

吉斯摩尔扭头望向裁判席，"艾丽丝，下来，由你来担任这场比赛的裁判。"

"是！"艾丽丝连忙应道，并从台上来到了竞技场的旁边。

"龙之子啊，就让我来检验一下你这些年来由奥罗和龙族联手指导的成果吧。"

在明白这场战斗已是不可避免之时，诺威也不得不将剑抽了出来，在行礼之后作出了应战的姿势，并发出了只有自己才能听见的叹息。如果不是情不得已，他可不想和这位现任的团长，封印骑士团的最强者交手。

艾丽丝用担心的目光看了诺威一眼，将右手高



高举起，然后用力挥下。

"比赛开始！"

吉斯摩尔将剑横陈在胸前，作出了防守的姿势。诺威知道其自恃身份，绝对不会先发动进攻。只好持剑冲了上去。

"砰！"双剑的碰撞在空气中迸发出激烈的火花。虽然吉斯摩尔只是将剑轻轻向上一挡，但却震得诺威的虎口一阵发麻。他向后退了两步，倒抽了一口冷气。虽然早就知道吉斯摩尔的实力，但之前也只是看到他与魔物战斗时的表现而已，直到亲身与其战斗时，诺威才第一次了解到了吉斯摩尔究竟有多么强大。不过，这却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

看到对方正以挑衅的目光看着自己时，诺威咬了咬牙，握紧了手中的剑，又一次挥剑向吉斯摩尔猛攻了过去。

当注意到诺威此时的眼神后，吉斯摩尔的脸色一变，也凝神开始认真对待这场战斗。站在场外的士兵们揉了揉眼睛，但却发现自己依然无法看清台上两人的动作，只能听到刀剑接连不断的撞击声以及飘忽不定的身影。

艾丽丝难以置信地望着台上的两人，脸上流露出惊喜的神情。由于诺威平日里不喜欢战斗，在之前的几次魔物讨伐行动中表现也一般的缘故，因此即使是与他如此亲密的自己都不敢相信诺威的实力竟然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层次。毕竟，能与吉斯摩尔相持这么久的人，在封印骑士团内也只有那几位直辖区的连队长而已。

实际上，无论是从力量还是战斗技巧来比较的话，吉斯摩尔都要远胜于诺威。但由于双方一个是刻意保留实力，而另一个则是尽全力应战的缘故，因此一时间内双方竟然打得难解难分。

随着时间的流逝，吉斯摩尔的脸色也变得越来越难看。从这个少年的身上，他竟然依稀看到了一个再也不希望看到的故人的身影。

"……你又要来再次妨碍我吗，老家伙……"吉斯摩尔禁不住狠狠地低声自语道。

"机会！"当觉察到对方不知为何似乎情绪上有所波动时，诺威敏锐地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瞬间，迅速向着对方露出的空档挥出了剑。



吉斯摩尔猛然从回忆中惊醒，他急忙侧身想要闪避，但却已晚了半步。

金属的碰撞声过后，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诺威的剑已停留在吉斯摩尔团长左肋方盔甲处的一幕。

吉斯摩尔惊异地看了看自己的左肋，又艰难地将目光投向了站在自己面前的棕发少年。当明白这场战斗已经结束的那一刹那，巨大的屈辱及挫折感令其浑身微微颤抖了起来。

胜负已分。如果不是比赛的话，诺威的此次攻击已足以令吉斯摩尔身负重伤。艾丽丝张大了嘴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诺威也同样以惊讶的表情向自己这边望过来时，她方才回过了神来。

"比赛……"艾丽丝举起右手，正准备宣判比赛结束以及诺威的胜利，但就在下一瞬间，她后面的话语却被自己的惊呼声所代替。

吉斯摩尔怒吼一声，猛然挥剑斩向诺威。完全没有料到到对方竟然还会发动攻击的诺威措手不及，慌忙举剑进行阻挡，但却根本难以招架吉斯摩尔以全力施加的这一记重击。剑哐铛一声掉落于地，而诺威也被从剑上传来的那股强大的冲击力震得后退了几步坐在了地上。

已被气昏了头的吉斯摩尔前冲几步，双手持剑，向着倒在地上的诺威猛刺了过去。诺威闭上眼睛，几乎已经接受了死亡的命运。

"团长！"

"住手！"

来自于看台下艾丽丝的惊呼声与来自于裁判席上的那声怒喝在千钧一发之际直刺入吉斯摩尔的耳膜。而当听到后者的声音时，吉斯摩尔在那一瞬间硬生生地强行停止了攻击，剑锋停留在了离诺威的脖颈只有几厘米的位置上，而且还在微微颤动着。

在喘了几口粗气之后，吉斯摩尔的呼吸渐渐平息了下来。他慢慢转过身去望向裁判席，嘴角勉强扯出了一丝僵硬的笑容。

"请不要担心，大人，我只是在和诺威开个玩笑而已。"吉斯摩尔向着不知何时出现在裁判席上的那位金发的小男孩深深行了个礼，尽量以谦卑的语气说道。

虽然吉斯摩尔生性狂妄，但在整个封印骑士团之内，不，可以说是在整块大陆之上，他惟一不敢得罪的便是面前的这位看上去只有八岁左右的小男孩。毕竟，想要保住自己的团长一职的话，他就不能对这位现任的神官长有任何不敬的举动。封印骑士团团长是整个军队的领导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神官长才是骑士团的精神领袖，也是现如今大陆上所有人心中的精神支柱。如果与其为敌的话，那便意味着自己的对手将会是整个世界。

金发的小男孩塞雷瞪了吉斯摩尔一眼，又将目光转移到了竞技台之上，艾丽丝不知何时已经跑过去将诺威搀扶了起来。当确认那位少年没有受伤时，塞雷方才放下了心来。他皱了皱眉头，扭头对吉斯摩尔说道："下次不要再开这种危险的玩笑了。"

"是……"吉斯摩尔又一次深深鞠了个躬，将配剑重新插入鞘中，向裁判席的方向走去。

在看到诺威好像还惊魂未定时，艾丽丝急切地问道："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诺威摇了摇头，弯下腰去将掉在地上的剑捡了起来。"放心好了，我没事的……"

听到这句话后，艾丽丝又不放心地上下扫视了诺威两眼，然后依依不舍地转身走回了裁判席。马上吉斯摩尔就要进行结束致词了，按照规定，此时担任裁判的她必须要在团长身边。

"好，本次的天览比试到此结束。"吉斯摩尔的声音自裁判席上传了过来。"非常荣幸神官团的诸位这次也能来此进行监督，在此向各位致以由衷的谢意。"他环视着整个竞技场，沉声说道，"为了守护维持这个世界安定的封印，我们封印骑士团的每一位将士迄今为止一直都在努力磨练着自己的技艺，而我在这里也向各位作出保证，以后我们一定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是！"参加了此次天览比试的士兵们齐声应和着，而站在他们中间的诺威却依然无法将刚才的那一幕在自己心底抹去。

那绝不是开玩笑的眼神。虽然只有零点几秒的时间，但从刚才的吉斯摩尔身上，诺威能清楚地感受到那股几乎将自己视为仇敌一般的杀意。

他抬头望向吉斯摩尔，不过这位封印骑士团的团长似乎已经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只是在慷慨激昂地进行着演讲。而在此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打断了他的雅兴。

"怎么回事？"吉斯摩尔瞪着单膝跪在自己面前

的那个传令兵，不满地问道。

“报告！在明命的直辖区附近出现了大量魔物，正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具体数量不明！”

吉斯摩尔皱了皱眉头，“派两个小队立即前往明命的直辖区，队长嘛……艾丽丝。”他扭头看了一眼站在自己身后的艾丽丝，“具体选哪些人去就由你来决定吧，尽快前去，记住不要辱没骑士团的荣辱以及你的家族之名。”

“明白！”艾丽丝微微颔首，正色应道。

“另外……诺威！”吉斯摩尔用手指了一下还站在竞技台上的青年，沉声喝道，“你作为先头部队率先赶往那里，利用‘那家伙’的威力尽量削弱敌人的兵力！”

“是……”诺威不情愿地低下头，接受了这个任务。

“以上，全体解散！”

随着吉斯摩尔的这声命令，所有人都有秩序地离开了竞技场，而当诺威准备前往天台开始行动时，一个还带着稚气的声音令其停下了脚步。

“辛苦了，诺威。”

“塞雷大人……”诺威犹豫了一下，还是向其欠身行礼进行了回应。

对于这位现任封印骑士团的神官长，诺威虽然对其很尊敬，但却也有着一丝抵触的情绪存在。当初正是塞雷预言诺威便是传说中的所谓“救世主”，因此才会导致如今自己的境况，如果可能的话，他更希望自己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生活下去。

“刚才的剑技真是非常精彩，我仿佛看到了奥罗先生当年的雄姿一样呢。”

当听到这句话后，诺威的脸色渐渐变得阴晦了下来，塞雷无心的话语令其再度想起了那段不愿回忆的往事。

三年前，一个神秘的男子只身突然袭击了封印骑士团大神殿，虽然当时大神殿内有近千名精英骑士守护着，但那个男人强大得就仿佛是被鬼神附体一般。手持长剑，稳步前进，一语不发，如入无人之境，其每踏一步都会伴随着骑士们撕心裂肺的惨叫与哭喊声。一时间内，整个大神殿都被血雨腥风彻底笼罩，据当时仅有的几个幸存者回忆，当那次大屠杀结束时，大神殿的每条过道上堆满了骑士们的尸体，残肢断臂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地上，将整个地板都染成了一片血红。

在冲入大神殿最深层的房间后，男子将神官长威尔德雷毫不留情地自腰部斩为两段，之后沿着来时的路稳步离开了大神殿，从此不知所踪。直到现在，封印骑士团依然没有查到这个男子究竟是何方神圣，只知道他的一只眼睛是瞎了的这一点而已。

这是封印骑士团成立以来最为惨痛的一次经历，不仅仅是因为神官长死于非命，而且在团内有着很高评价的明命直辖区连队长也在此次事件中下落不明。更为令人心痛的是，骑士团团长奥罗的名字，也出现在了这次罹难者的名单中。

在惨剧发生时，诺威正在外面随队一同讨伐魔物。而当他闻讯急忙赶回来时，看到的却是义父冰冷的尸体。他紧紧将奥罗抱在怀中，有生以来第一次痛哭失声。在那之后，诺威正式加入了封印骑士团，目的就是要找到那个单眼男子为父亲报仇，但可惜的是，迄今为止也没有丝毫线索……

当觉察到诺威的表情变化时，塞雷也明白了对方心中此刻正在想些什么。他轻轻叹了一口气，低声说道：“自从威尔德雷先生不幸逝世之后，根据他留下来的遗嘱，我也不得不接受了神官长一职，不过，实际上我只想读那些藏书而已……在那次事件中，奥罗先生和许多人都死了，不过身为救世主的你当时不在大神殿内，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别说了！”诺威毫不犹豫地打断了塞雷的话，“父亲只是把我当成‘儿子’来养育的，一个普通的……人类的孩子。我可不是什么救世主！”

看到诺威激动的样子后，塞雷凝视着他的眼睛，平静地说道：“不管你是不是救世主都没有关系，我不希望看到的是奥罗先生就这样白白牺牲。我知道你一直在寻找那个凶手，但是，在平日的行动中，你不觉得自己表现得略微失色了一点吗？如果你能每次都拿出先前那次战斗所显露出来的实力的话，那情况将会截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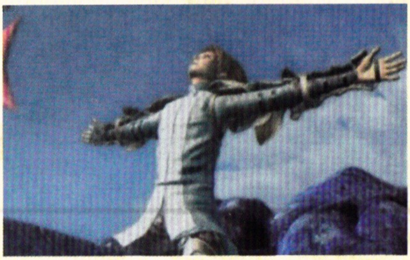
“做些什么事情吧，诺威。”在抛下这句话后，塞雷转身离开了这里。

诺威狠狠敲了一下墙壁，沿楼梯向着天台的方向猛冲了过去。现在的他已经憋了一肚子火，只希望能尽快来发泄一下。当来到天台之上时，诺威疾奔到护栏旁，然后毫不犹豫地从高达数十米的天台上跳了下去。

“雷格纳！”

伴随着这声大喊，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了云层之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降而下将诺威接在了自己背上。然后又再度飞升至广阔的蓝天之中。

诺威骑在青龙之上，闭眼向两侧伸直了双臂，尽情地感受着扑面而来的空之气息。



此刻，由艾丽丝率领的两个小队也刚刚策马走出骑士团本部的大门，当注意到掠过地面的的那个巨大的影子时，骑在马上的艾丽丝仰头望向那只正向着远方飞去的青龙以及已经看不清楚身影的诺威，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二

"怎么了，小家伙，似乎心情不太好啊。"

在飞行了一段时间发现诺威一反常态地没有说一句话时，雷格纳用它那洪亮的声音问道。

"没什么。"诺威摇了摇头，"过一会儿应该就好了。"

雷格纳发出了低沉的笑声，"小家伙，守护你就是我的任务，只要是与我在一起，你的步伐就不会停下来的。"顿了一下后，它停止了笑声，就如同一个慈爱的父亲般向有些失落的少年低声安慰道："诺威，你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也稍微拿出些自信来吧。"

当听到这句话后，诺威只感到一阵暖流涌上了心头，他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嘴角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好了，去吧，雷格纳！"

神水、气炎、宝光、明命。

这便是现如今封印骑士团所要守护的四大封印地点。四年前，前任神官长威尔德雷为了减轻代替女神成为世界封印的红龙的痛苦，因此特意将加于其身上的封印的一部分转移到了这四个地方，并将封印所在地都设为了直辖区，由身为契约者的几位连队长直接守护在那里。而这四地也是大陆上仅有的几处直接归封印骑士团管理的区域。

在三年前的那次悲剧中，明命直辖区的连队长失去了音讯，至今生死不明。因此现如今这个直辖区一直处于没有连队长守护的状态，也是四大封印地点中防守最薄弱的一环，虽然说迄今为止并没有人刻意对封印地展开过攻击，但由于明命的直辖区本来便是魔物经常出没的区域，因此经常会出现大批魔物向守护部队发动袭击的情况。



明命的直辖区与封印骑士团本部间的距离并不算太远，因此诺威与雷格纳很快便抵达了直辖区正门前的平原上。而这，也是诺威第一次亲身来到直辖区。

果不其然，在高空之上，诺威能清楚地看到几乎充斥在整个平原上的哥布林、食人魔等亚人种魔物，而直辖区的守护部队正在与它们展开激烈的交锋，但由于魔物的数量实在是太多的缘故，守护部队已经渐渐露败相，正在节节后退着。

"上了，雷格纳！"诺威大喊一声，驾着青龙向地面俯冲了过去。

雷纳格用力挥动着双翼，不住地以口中的烈火向地上的魔物发动着攻击。不过诺威却并没有对同样处于火焰波及范围内的己方士兵有所担心，因为龙族的血之记忆能令雷格纳清楚地了解这个世界上每种生物的构造，并根据情况发动不同的攻击，现如今它喷出的火焰只能对亚人族造成伤害，而人类即使被笼罩在熊熊烈火之下依然会毫发无伤。

在雷格纳的强大攻势面前，无力反击的魔物们只能鬼哭狼嚎着抱头鼠窜。矮小的哥布林纷纷在火焰之下化为灰烬，至于身材庞大的食人魔的下场则更为悲惨，因为它们要直接面对雷格纳尖爪利牙的蹂躏。

而在此时，由艾丽丝率领的部队也已赶到了战斗地点。看到援军已至，诺威也从雷格纳身上跳了下来，加入到了对魔物残军的扫荡行动中。不久之后，当最后一只哥布林被艾丽丝用枪尖高高挑起时，平原上已经看不到任何魔物踪影了。而这次遭遇战在诺威参入后，仅仅用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便取得了胜利。

"那就是传说中的龙之子吗？"

"好可怕的力量……"

第一次亲自见到雷格纳力量的守护部队士兵们纷纷将目光投向站在他们不远处的少年及青龙，但他们眼神中流露出来的却并非感谢的含义，而是恐慌与畏惧。不过，诺威对此倒是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在这十几年中，他早已经习惯了这种目光。

"干得漂亮，诺威。"

诺威扭头望去，艾丽丝正缓步走向自己，脸上漾起了一丝笑意。

"外面的战斗已经结束了，不过你我最好还是去封印地内部看一下，如果有残余的魔物闯入那就不妙了。"

听到艾丽丝的话后，诺威点了点头。两人分开聚集在四周，但刻意与诺威保持一定距离的士兵们，向着封印所在处的正门处走去。

封印据点建造在一个山洞之中，当进入据点之后，诺威就感到自己仿佛来到了地下监牢中一般。



在昏暗的灯光下，过道两旁的房间中都挤满了衣衫褴褛的男女，而将他们与外界隔开的铁栅则清楚地表明这群人是被囚禁在这里的，而且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这群人是……"诺威疑惑地问道。

还没等艾丽丝回答，一个身处于诺威左侧牢房中的老人便冲了上来，抓住铁栏拼命地向这个看起来像是生面孔的少年苦苦哀求道："求求你了，救救我们，放我们出去吧！"

"闭嘴！"艾丽丝怒叱道，她走上前一步，将手按在腰间的枪柄上，做势便要对老人展开攻击。

看到对方态度如此强硬，老人慌忙向后退了几步，身体倚在了背后的墙壁上。

"什么封印骑士团！都是一群杀人犯！"老人狂怒地吼道，同时由于激动而剧烈地咳嗽着，"死吧！全都给我去死吧！"

艾丽丝鄙夷地看了他一眼，不准备再理会这个可怜的老人，将身体转向了诺威。

"诺威，你不用理会这些家伙的胡言乱语。"艾丽丝说道，"被关在这里的，都是18年前令世界几乎毁于一旦的原帝国军士兵。而这，也是骑士团赐给他们赎罪的机会。"

"可我从来都没听过有人在这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艾丽丝犹豫了一下，此刻诺威所问的事情已经超过了以他的职位所应该了解到的范畴。如果是普通骑士的话，她大可以用斥责来打消对方想要清楚真相的念头，可是，现在发问的却是自己青梅竹马的好友，而且……

在略微思索了一下后，艾丽丝最终还是决定将事情的真相告诉诺威。

"……在各个直辖区的内部，都供着一个可以封住该地毒性的圣物，也就是封印之键。而明命直辖区的圣物，则是被称为'圣花'的美丽花丛。"

"那个圣物与关在这里的那些人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艾丽丝继续说道，"圣花虽然美丽，但却需要通过吸收生命之火才能得以绽放，并以其芳香镇住地下的毒性，守护此地的和平与清净。"

"生命之火……需要吸食人命才能绽放的花朵……"当听到这一切后，诺威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说，那些人是你们选择的祭品吗？就如同猪狗那样！？"

"诺威，你说得太过分了！"艾丽丝恼火地喊道，"他们都是被选中的'殉教者'。"

"哪是什么殉教者！"诺威大声吼道。他指着被关在牢房中的那些人，瞪着艾丽丝喊道："你难道看不见他们那恐惧的样子吗？他们根本就不想死！封印骑士团难道是凭借牺牲弱者来保住自己的组织吗！"

"注意你的言辞，诺威！"艾丽丝将枪尖重重地向地面一击，愤怒地道，"如果你再敢侮辱骑士团一句，那我就将亲手将你处以极刑！我决不是在开玩笑！"

诺威呆呆地看着愤怒的艾丽丝，就在几秒钟前，两人还是如此地亲密无间，而现在他却感到两人间的距离竟然是如此遥远。他甚至都不敢确定站在自己面前的，是否还是那个与自己一同长大的女孩……

三

在返回大神殿的路上，两人一句话都没有说。当看到诺威闷闷不乐的样子时，艾丽丝本想找些什么话来消除两人间这种异样的气氛，但却怎么也想不到好的话题，只能这样慢慢地向前走着。

当两人返回大神殿，来到大广间向吉斯摩尔汇报战况时，迎来的却是这位骑士团团长的一声怒喝。

"太慢了！你们的脚难道是装饰用的吗？"

"非常抱歉，吉斯摩尔大人。"艾丽丝急忙行礼道。

"算了。"吉斯摩尔轻哼了一声，继续说道，"刚才刚传来消息，在气炎的直辖区那里似乎有些异常，不过具体情况还不得而知。艾丽丝，你立即和赞波连队长一起去那里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诺威也是如此。

忽然，一个男子忿忿的声音从吉斯摩尔的身后传了出来。

"啊啊！我才刚从那里过来看天览比试，这么快又要我回那个鬼地方去吗？我不要！"

这时诺威才注意到，大广间内除了自己、艾丽丝以及吉斯摩尔外，还有着另外三个人的存在。

一位是浑身都被盔甲包裹着，发眉皆为红色的矮胖男子；一位是身着紫色的紧身衣，脸色阴郁，就仿佛重度吸毒者一般的妇人；而另一位，则是有着一头金发的俊美青年。

他们站在吉斯摩尔的身后，从衣服上的花纹来看应该是级别相当高的人物。如果自己没有记错的话，好像不久之前的天览比试中，他们也在裁判席上出现过。而刚才说话的，正是如今正在原地发牢骚似的跺着脚的红发矮子。

“那些人……就是守护各个直辖区的连队长？”诺威惊讶地扭头向艾丽丝问道。

当看到诺威终于肯与自己说话了的时候，艾丽丝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没错。”她点了点头，低声说道，“那个人是气炎的守护者赞波阁下。”

赞波将身体转向金发青年，又像是发脾气又像是求助似的嚷道：“喂喂，雅汉，你帮我说说话吧。我不想去不行么？”

“赞波阁下……”青年低头望着比自己矮了半截的赞波，微笑着说道，“听话吧，这可是团长下达的命令啊。”

“他是宝光的守护者，雅汉阁下。”艾丽丝继续小声向诺威进行着说明，“而站在他旁边的那个女子，则是神水的守护者，翰琪阁下。”

“嘿嘿，雅汉阁下，要不要和我在一起呢？啊啊，不行，完全不行，像我这样的人是根本不可能的吧。”当听到雅汉对赞波的回答时，被称为翰琪的女子脸上阴阳怪气地说道，既像是对雅汉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虽然她的脸上挂着笑容，但不知怎么回事，给人的感觉却比哭还要难看。

“都说够了没有！”吉斯摩尔怒喝道。当看到团长发火了之后，其他几个人一句话都不敢说了，“在守护者离开直辖区前往参加天览比试的这段期间，各个直辖区都出现了多起袭击事件，如果只是偶然的话还好，但如果是有些人在暗地中搞鬼的话，那我们就无法像现在这样掉以轻心了！”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看到无法令吉斯摩尔改变主意，赞波无可奈何地喊道，“只要将那些家伙都赶出去就可以了是吧。”

在吉斯摩尔的命令下，艾丽丝与赞波骑马从陆路前进，而诺威则在空中担任监视前方情况的工作。

“喂喂，别磨磨蹭蹭的！快点赶路把那些事情解决掉，我的肚子都饿了！”

即使是在十几米高空的龙背上，诺威依然能清楚地听见地面上赞波对艾丽丝的训斥。他有一瞬间真想冲下来将这个矮胖子痛打一顿，但最后还是硬生生地忍住了这口气。

雷格纳注意到了骑在自己身上的少年的情绪波动，嗤之以鼻地说道，“干嘛总是要跟在那个小女孩后面亦步亦趋，真是没用。我说你也该有些自己的意识和判断好不好？”

“从小时候起艾丽丝的实战经验就远胜于我，听她的话又有哪里不对了。”诺威不服气地反驳道。

雷格纳不屑地哼了一声，但也没有继续说下去。

几个小时后，诺威终于抵达了气炎的直辖区，但令其稍感意外的是，这一带的空中不知为何被一片不知从何而来的浓雾所团团笼罩着，这也给雷格纳在方位辨识上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因此虽然诺威是从空中行进，但反而却比有着对这里极为熟悉的赞波带路的艾丽丝晚了一步。不过令诺威不解的是，出现在直辖区入口处的只有艾丽丝一个人，赞波则不知道去哪里了。

“赞波阁下已经先行前往封印地点了。”艾丽丝解答了诺威心头的疑问，“我们也快点去吧，诺威。”

在继续前进了一段路程后，两人来到了封印地点的正门外，而赞波则正在那里生着闷气。

“喂，你们也太慢了吧！”一看到艾丽丝和诺威的身影，赞波马上便恼火地冲了过来，“你知不知道现在我赞波大人非常生气？”

“我对此深表歉意。”艾丽丝恭敬地说道，“但是，这雾实在是太大了，因此我们才会在路上耽搁这么长时间。”

“哼，算了，这些雾确实是有些危险，不过我也必须要确认一下里面的封印之键是否出了什么问题……”赞波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然后示意手下将几个衣衫褴褛，好像流浪汉一般的人带了上来。

“喂，你们几个。”他用手指了一下正门入口，“进去之后一直向前走，给我看看圣物那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然后回来向我报告。”

“不、不要！”当听到这句话后，那些人的表情忽然变得惊恐万状，“你要我们在那种雾中行走吗？”

看到那些人的反应后，诺威一下子便明白了



过来。从刚才开始他便感觉到，这弥漫在整个山谷之间的浓雾中有着些许毒性的存在。即使是对于经过专门锻炼的骑士团成员来说，在这种地方待久了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更不要说是这些已被关押了许久，毫无抵抗力可言的犯人了。而且从正门处传出的雾气来看，封印地里面的毒性还要远远超过外面。

"赞波连队长，请您收回这项命令！"诺威忍不住叫道，"他们进去里面实在是太危险了！"

"危险？"赞波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的上下嘴唇，露出了一丝奸笑，"这帮家伙都是帝国军的余党。而现在充斥在这里的毒气，也是因为这些家伙所挑起的战争才会出现的。我让他们亲自弥补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他们不是反而应该感谢我吗？"

"不要总是提帝国军的叛乱！那些事不是早就已经过去了吗？"

"你太狂妄了！"看到眼前的少年竟然敢反抗自己，赞波忍不住暴跳如雷，"我讨厌你！给我闭嘴！这里的一切由我说了算！"他侧过脸去，向自己的手下大声喊道，"把这些家伙快给我押过去，如果他们敢不进去的话就全部杀掉！"

可就在此时，一个女子的声音幽幽地传入了众人的耳中。

"请等一下。"

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一位金发女子从那些帝国军俘虏身后走出，缓步来到了诺威等人的面前。

"玛娜大人，是玛娜大人……"俘虏们看到女子时，竟然激动地有些口齿不清了，仿佛这个女子就如同他们心目中的圣女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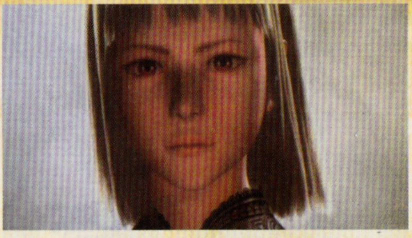
而从目光接触到女子的那一瞬间，诺威的呼吸就几乎完全停滞了。他张大了嘴巴，惊讶地看着女子的面庞，完全说不出话来。

如同金色瀑布一般披散而下的齐肩短发，宛如天工造物一般完美无缺的容貌。在那红色的双眸所映射出的异色美丽下，被称为玛娜的女子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种摄人心魄、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对于从小在骑士团长大的诺威来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迷人的女孩，因此一时之间完全被那美丽的外貌吸引住了。此时艾丽丝也发觉了诺威的异常，她用右肩碰了一下诺威，不满地轻轻咳嗽了一声，这才令诺威从梦境中苏醒了过来。

被称为玛娜的女子自然不会知道，自己的出现竟然在少年心底掀起了如此之大的波澜。她将身体转向赞波，平静地说道："我对魔法略微有一点心得。如果我代替他们去那里面的话，那你就不会有任何怨言了吧。"

当听到玛娜的这句话后，帝国军俘虏们连忙急声说道："怎么能这样，如果玛娜大人去的话，那我们也要一起去！"



"那个女的……究竟是什么人？"看到俘虏们的反应时，艾丽丝疑惑地自语道。

"嘿嘿。还真是多亏了你们这些殉教者啊，省了我不少工夫，嘿嘿嘿嘿。"赞波兴奋地又舔了舔嘴唇，奸笑着说道。

"殉教者？不是活生生的祭品吗？"诺威鄙夷地盯着赞波说道。

"诺威！在连队长面前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辞！"艾丽丝厉声喝道。

在得到赞波的许可后，玛娜轻轻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向着封印地点的正门处走去。诺威本想上前阻止，但却被艾丽丝给挡了下来。看到少女那严厉的目光后，他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玛娜与俘虏们在自己视线中消失。

一转眼，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但自刚才开始，从封印地点内便没有传来一点动静。

"到底在搞些什么！"

赞波有些坐不住了。可当他刚想叫人再派一些俘虏进去的时候，忽然间，自地面上传来了剧烈的震动，好几秒钟后方才平静了下来。而就在此时，一直以来都笼罩在山谷间的浓雾竟然渐渐消散无踪了。

"怎么回事？"艾丽丝困惑地望着天空，"为什么雾突然间散了？"

赞波张大了嘴巴，惊恐地四处张望着，"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究竟干了些什么？"在此地的所有人中，只有身为气炎守护者的他才明白这雾究竟意味着什么。

"你们两个！和我一起去里面！"赞波忽然暴躁地喊道，然后头也不回便冲进了封印地点门内。而当诺威和艾丽丝也进入之时，却发现赞波的身影早就已经消失无踪了。

"前进吧。"艾丽丝说道，"连队长一个人在前面也没有任何问题。"

"是吗？我可不太相信他？"联想到赞波之前的表现，诺威忍不住说道。

"确实……以前的赞波阁下只是个软弱的士兵，除了日夜只知道没完没了地吃之外，毫无任何可以让人记住他的特点。"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人也能当上连队长？”

“因为他现在是有着强大力量的契约者。”艾丽丝扭头望向诺威，说道。

“就因为这个？难道说连队长的人选完全不需要考虑品格和人望吗？”诺威不解地问道。

艾丽斯摇了摇头，“不需要，现在的骑士团完全贯彻的是实力至上主义，自从吉斯摩尔大人接任为团长之时便是如此了。”

“……”

“快走吧。”艾丽丝催促道，“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辅佐赞波阁下，其他没用的事情就不要多想了。”

气炎的直辖区，炎之圣坛。

与明命直辖区的圣花一样，位处于炎之圣坛的圣火台则是此处的封印之键。在平日里，这里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踏足一步的禁区，但来到此地的诺威和艾丽丝却惊讶地发现，那个名为玛娜的女子已立足于圣火台的正前方，正与赞波进行着交锋。而更令艾丽丝大吃一惊的是，玛娜竟然似乎已经逐渐控制了形势的主动。

“可恶！”赞波一边苦苦招架一边恼怒地喊道，“不许再前进一步，你知不知道动那个东西究竟会招致什么下场？”

玛娜以法杖将赞波的巨斧弹开，冷冷说道：“像这种给无数人带来不幸的所谓‘圣物’，还是将其破坏掉比较好。”

“你白痴啊！”赞波咆哮道，“破坏直辖区的封印之键会令毒性流出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样所有人都会死的！蠢货蠢货！”

“守护着这个世界的，是封印，也是人心，但决不是以大义之名而为自己谋利的机构。”

“住嘴！”赞波挥斧向玛娜砍去，但又被女子轻轻将攻击化解。

“赞波阁下！”艾丽丝喊了一声，急忙向冲上前帮助气炎的守护者，但却被刚才随玛娜一同进来的帝国军俘虏堵出了去路。虽然饱受折磨的他们已经连站都站不太稳了，但依然抄起从封印地中找到的铁棍及石块，毫不畏惧地面对两位封印骑士团的骑士。

“保护玛娜大人！”

“我们也要与玛娜大人并肩作战！”

“等一下！”诺威急忙想辩解道，“我们并不想……”

“诺威！与这些家伙根本就没什么好说的！”艾丽丝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语，“他们已经不是殉教者了，而是敢于反抗封印骑士团的逆贼！”

话音未落，艾丽丝便持枪冲了上去，并与俘虏们拚杀在了一起。

而在圣火台的前方，玛娜与赞波之间的战斗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当最初将斧斩向玛娜时，赞波本以为马上就可以将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女子斩杀。但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现如今他每与玛娜拚杀一个回合，内心的恐惧感便会越来越强烈。

这个女人……仿佛能看透自己的内心一样。从小时候自己因为身材矮小被同龄人欺负的经历，到那次由于某个意外而与火之魔神伊弗利特签订契约的那一幕，再到现如今自己签订契约后所付出的代价……有很多事情由于年代久远，连自己都已经忘在了脑后，但这个女人却好像曾亲眼目睹过所有的事情一般。

“可恶，肚子又饿了。”在这个时候，赞波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

“好可怜呢，没有味觉的人竟然也会觉得饿。”玛娜一边优雅地发动着攻击，一边又一次以言语嘲讽着赞波，“从与伊弗利特签订契约的那一刻开始，你不就已经无法了解味道究竟是什么感觉了吗？”

“不许说了！”玛娜的话就如同利箭一般刺入了赞波内心最脆弱的一面，他踉跄着倒退了两步，脸上出现了一种诡异的笑，但说出来的话语却如同在哭叫一般，“我、我很强的！就是因为以那个东西为代价我才变得这么强！你看，你看看我这强壮的身体，不要同情我！我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还真是可怜啊。”玛娜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想象一下吧，那些鲜美的水果、醇香的美酒，极品的肉……这些可都是你以前最喜欢吃的东

西啊。”

“闭嘴！不许在我面前提到任何食物！”赞波惊恐地连退了几步，撞到了背后的墙壁上。他死死地盯着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女子，在那一瞬间，他几乎感觉到对方是恶魔的化身，而那正冷冷看着自己的红色双眸更是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不要，不要再说吃的了，我讨厌你！讨厌你！”赞波几近精神崩溃，只手掩住脸大声喊道。

看到对方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的意志，玛娜冷笑了一声，口中开始低声吟唱起了魔法。

“以汝之名，降临吾身。将地狱之怨恨，化为红莲之焰……”

当听到玛娜的声音时，赞波突然清醒了过来，并明白了女子吟唱魔法的用意。

“不要啊！”赞波猛冲上前，并以斧头向正处于吟唱过程中，全身上下毫无防备的玛娜砍去。不过，那却已经晚了一步，就在其斩中玛娜右肩的那一刹那，女子已经结束了魔法的吟唱。

“去吧，火之精灵，以你们的愤怒将面前的一切都燃烧殆尽吧。”

随着玛娜的这声大喊，耀眼的巨大火球忽然间自空而现，并在下一瞬间将圣火台夷为平地。

赞波呆呆地看着已成为一片废墟的圣火台，巨斧自手中哐铛一声掉落于地。

“混帐……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他跪在地上向圣火台爬去，鲜血忽然间自其七窍流出，“圣火台没了……那我、那我……”

当爬到原来圣火台所在的位置时，赞波终于倒在地上停止了一切行动。忽然间，蓝色的火焰自其体内涌出，并在转瞬之间将赞波燃为了一捧白灰。

看到此地的封印之键已经被解开之后，玛娜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火……终于熄灭了，这样一来，各位也可以……自由了……”此时，刚才利斧砍中时的巨痛以及发动魔法所带来的精神消耗同时向其袭来，精疲力尽的她无力地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

“赞波阁下！”此时，艾丽丝也在刚刚结束了与原帝国军俘虏的战斗后冲上前来，但却已经无力挽回发生的这一切。

诺威望着圣火台上的那堆死灰，惊讶地问道，“赞波连队长自燃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直辖区的封印之键被破坏时，守护该地的连队长也会同时失去性命……”艾丽丝低声说道，“而封印骑士团，也将永远失去这一直辖区的控制……”她忽然转身，愤怒地望向了倒在地上的玛娜，“可恶！这个女人竟然敢谋反封印骑士团，并令世界陷入危机之中，真是罪该万死的罪人！诺威，你帮我一同把她带到牢房里去，等待吉斯摩尔团长的亲自处理。”

“啊……好。”诺威上前去将玛娜抱了起来，转身向着门外的方向走去。

走在过道中，他情不自禁地低头望向玛娜。女子依然没有恢复清醒，紧闭双眼一动不动，这是诺威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玛娜，而那美丽的面庞更是令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虽然说就在不久之前，这个女子刚刚破坏了封印之键，并导致气炎之守护者的毙命，但诺威此刻的心底却对玛娜没有一丝一毫的敌意。取而代之的，则是深深的疑惑及好奇。

“玛娜……这个女子……究竟是什么人？”



第二章

一

当气炎直辖区的封印被毁一事传到封印骑士团本部大神殿时，整个封印骑士团高层都为之震动。

虽然艾丽丝在第一时间便下达了严禁消息泄露的命令，但封印之键——圣火台被毁的这一噩耗却迅速在守护军中流传了开来。在接到报告后，团长吉斯摩尔乘飞空艇火速赶到了气炎的直辖区。他首先处死了十余名企图逃跑的守护军士兵，然后下令将直辖区完全封锁起来，胆敢离开或走漏消息者一律格杀勿论，这才阻止了恐慌的进一步扩散。

十八年前，正是由于海洋、沙漠、森林三大神殿封印被破坏以及最终封印——女神芙丽叶的死亡才会导致那场人类史上最恐怖的灾难发生。因此如今封印骑士团才会布下重兵，甚至派遣身为契约者的连队长来以自己的生命来守护封印地的安全。那场灾难在人类的心底留下了永远都无法抹去的伤痕，因此如果外界得知封印之一再度被破坏时，那带来的恐慌效应将不可估量。

摧毁封印并杀死了气炎之守护者的的罪人——玛娜被关押在了炎之洞窟的最深层牢房中，被重兵看守着。在与赞波的战斗中，女子受了极重的伤，艾丽丝开始时甚至认为她很快便将流血不止而死。但当几个小时后她前往牢房查看情况时，却震惊地发现玛娜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了，就仿佛那足以毙命的伤从未存在过一样。

“妖女！”

在厌恶地抛下这两个字后，艾丽丝转身离开了牢房。而当这个消息传出后，军内更是充斥着一股一定要将这个魔女千刀万剐的声浪。

虽然某个青年对此曾表示过异议，但他的反对声在这股愤怒的氛围中却如同投入海浪中的石子般，没有溅起一丝一毫的浪花。无奈之下，青年只得独自一人来到了牢房中，并将对女子的裁决结果告诉了当事人。

当听到明天便将会降临到自己身上的命运时，被镣铐紧紧锁住的金发少女脸上没有丝毫反应，就仿佛那与自己毫无关系一般。

"为什么……你要破坏封印之键？"诺威终于忍不住问道。

玛娜微微抬起头望了他一眼，似乎对青年的发问感到有些讶异。"你也看见了吧，为了维持那个圣火台的火焰究竟要付出怎样的代价。那种要靠牺牲不计其数的人才能维持的所谓'封印'，那种封印骑士团统辖下的五个直辖区所执行的制度，不正是造成这一切悲剧的根源吗？"

"那是……"

"想让苦难的人们再度恢复笑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你们封印骑士团的什么'守护'，说到底还不就是为自己谋求权力利益的借口吗？"

"……说话的时候还是小心些吧，毕竟你现在就在骑士团一员的面前……"

玛娜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你们称为'键'的所谓封印，不过是将苦难的民众牢牢束缚住的枷锁罢了。虽然我现在身处于此，但我绝不会放弃，一定……一定会将这一切束缚彻底斩断的。"

诺威张口结舌，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他竭力想从脑中找到可以为骑士团辩护的借口，但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切却最终令他却不得不沮丧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也许女子说的都是正确的，而且……自己的立场似乎已经慢慢靠向了她的那一边……

他不自觉地望向玛娜，金发的少女脸上没有丝毫畏惧的神情，毫不示弱地直视着他的眼睛。诺威一时只感到一阵慌乱，连忙转过了头去。

而就在这时，从牢门口传来的那声话语打断了两人间这种异样的气氛。

"诺威，你在这里干什么？"

诺威闻声赶忙转身，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是青梅竹马的女孩的身影。

"艾、艾丽丝？我、我只是来巡视一下而已……"

"还真是个近距离的'巡视'啊。"艾丽丝轻哼一声，白了诺威一眼说道。

诺威脸一红，有些发窘地问道："艾丽丝到这里来……是有什么事吗？"

"我是来传达吉斯摩尔团长阁下的裁决结果的。"艾丽丝扭头看了坐在地上的玛娜一眼，冷冷说道，"最终裁决——死刑，明天一早在广场处公开执行。"

"等一下！"诺威急忙大声喊道，"气炎之守护者——赞波连队长的死确实她脱离不了干系，可是、可是她不也正是为了民众才会这么做的吗！"

艾丽丝冷冷地盯着诺威，"注意你的言辞，诺威，今天你太不对劲了。好好想想吧，这十八年来，骑士团是为了什么而一直战斗着的？而你和我，又究竟是为了什么理由而加入骑士团的？"

说完之后，艾丽丝转身离开了牢房。玛娜望着愣在原地一动不动的那位青年，脸上流露出了一种复杂的表情……

第二天清晨，气炎之直辖区大广场。

当看到从山洞中被两个士兵押出来的玛娜时，人群中发生了小小的骚动。

"那就是破坏气炎之键的女人吗？看起来不太像啊。"

"别大意，听说……这个叫玛娜的女子是那些帝国军俘虏们心目中的'圣女'呢。"

"什么圣女，分明就是魔女而已。"

"肃静！"站在行刑台十几步远处的吉斯摩尔以一声大喝令议论声平息了下来。

在目睹着手下将玛娜押上行刑台并牢牢绑紧在木桩上之后，吉斯摩尔清了清嗓子，朗声说道："我们封印骑士团的任务，便是守护这世界上的几处封印以保护这个世界。但就在昨天，这个女人却破坏了气炎的封印之键——圣火台，并残忍地杀死了守护者赞波队长，实乃十恶不赦之辈！现在，对罪人玛娜的处刑马上开始！"

看到吉斯摩尔将目光投向自己后，担任此次执刑者的艾丽丝点点头，走上了行刑台。

当木柴堆在行刑台上完全放置完毕，所有执刑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后，艾丽丝拿起点燃的火把火把走到了玛娜的身边，而在这个过程中，玛娜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只是平静地望着前方。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艾丽丝问。当看到金发女子没有任何想要开口的征兆时，她凑近玛娜的



脸，微笑着低声说道，"那么，永别了。"

伴随着这声话语，艾丽丝慢慢向后退下行刑台，将火把随手扔在了玛娜脚下。随之而即的，便是火焰熊熊燃起。

可就在这时，地面不知为何突然剧烈地震动了起来，艾丽丝打了个趔趄，几乎摔倒在地。她无意中向行刑台上瞥了一眼，但是看到的那一幕，却令她怎么也无法移开自己的视线。

在彤红的火光中，玛娜慢慢抬起头望向前方，红色的双眸在火焰中散发出一种异样的光芒。而那金色的长发也似乎受到了某种气息的鼓动，随之飞舞飘动着。

突然间，行刑台下的地面发生了龟裂。而就在此时，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在火焰燃起之处，十几米高的水柱如瀑布般自地面的裂缝中冲天而起，而后化为巨浪向广场上的人席卷而来。所有在场者都对这毫无征兆的突发情况措手不及，纷纷被卷入浪中被冲至近百米远处的山边，广场在转瞬间便变为了一片汪洋。

五分钟后，大水渐渐退去。但骑士团的人们却惊异地发现，行刑台上此时已是空空如也。

二

当从漫长的思绪中回过神来之后，吉斯摩尔睁开眼睛，长叹了一口气。

如今的他可以说几乎已经达到了这世间权力的顶点。不过，吉斯摩尔却并不满足于此。因为，只要有神官长在的话，那他就永远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也永远不可能高高站在这个世界的最顶端。

"杀死塞雷那个小鬼如何？"

此刻，这个念头忽然再度浮现于他的脑海中。在过去的三年里，吉斯摩尔曾想过无数次寻找机会将塞雷置于死地，然后自己身兼神官长与团长二职，并最终达到完全的政教合一，成为这块大陆上的最高权力者。不过，他却始终不敢将这个念头付诸于实际。

因为，塞雷很强。

强大得令人无法想象。

虽然那小男孩的外表很容易令人对塞雷放松警惕，虽然塞雷平日里总是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虽然没有人见过这位神官长显露自己的力量，但吉斯摩尔却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这不仅仅是因为对方掌握着强大的魔力，以及拥有直属于其管辖的数十位高位魔法师。更重要的，则是他的契约对象。

赞波、雅汉、翰琪等人虽然也是契约者，但他们的契约对象只不过是独来独往的精灵或圣兽而已，而塞雷则与他们截然不同。



他所签订契约的对象，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王者——高雷姆(巨像兵)之王。

正是因为畏惧于这一点，吉斯摩尔才迟迟不敢对塞雷下手。但是，今天他想要除掉塞雷的念头却比任何人都要强烈，而这，都是由于那个女子——玛娜的出现。

她为何会在销声匿迹了十八年之后再度重现世间？她这一次现身究竟有何目的？难道……她要再一次毁灭这个世界吗？

吉斯摩尔对此一无所知，但他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集合所有国家，以及封印骑士团的力量来对付这个女子。不过吉斯摩尔也明白，要想下达这个命令的话，他必须要经过塞雷的批准，而这位神官长则是决不可能同意自己的计划的。

正因如此，他才必须要除掉塞雷。不然的话，也许这个世界又将再一次陷入崩溃，而自己之前所耗费的苦心，也将全部付诸东流。在此之前，他一直想不到该怎样对付这位现任的神官长，但那个女子的出现，却在给他带来巨大恐惧的同时，也终于让他发现了令塞雷丧失对骑士团的统率力以及作为公众精神领袖地位的绝好机会。

不过，在此之前，吉斯摩尔还有一个心头大患。虽然那个人现在的力量远远比不上塞雷，但却没有人知道他的潜力究竟有多大，也没有人知道那种未知的力量究竟会在何时觉醒。如果现在不尽早下手的话，也许那个人很快就将成长为一种威胁自己的存在，甚至更有可能与塞雷携起手来对付自己，这是吉斯摩尔所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

沉默了片刻后，吉斯摩尔默默弯腰拿起了自己的盔甲，而在穿戴的过程中，他也已经下定了决心。

"龙之子……"吉斯摩尔低声念诵着那人的外号，杀意在一瞬间闪现于其眼中。"去那个世界当你的救世主吧，诺威……"

封印骑士团大神殿，骑士团团长的房间。

在得到许可之后，诺威推门走了进来，而吉斯

摩尔则正坐在桌旁等待着他的到来。

“诺威！”看到青年进来后，吉斯摩尔马上站了起来，显得异常热情，“我一直想和你好好谈一下，现在机会正好呢。”

“……请问您找我有何贵干？吉斯摩尔阁下。”

“哈哈，不用那么拘谨嘛。”吉斯摩尔干笑了两声，站起身来拿起桌上的水瓶倒了一杯水，然后拿着水杯走到了诺威面前，“来，先喝杯水再说话吧，想当年奥罗也是最喜欢喝这种清水的呢。”听到这句话后，诺威毫不犹豫地接过了水杯。而当看到诺威将杯中的水一饮而尽时，吉斯摩尔的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你那不肯变通的个性，还真是和奥罗一模一样啊……”吉斯摩尔转过身去，将水瓶放回到了桌子上，“说实话，你很不讨人喜欢。而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考虑的话，你那强大的力量也……”

“……您想说什么？”诺威忍不住打断了男子的话语。

“别急，我还没说完呢。”吉斯摩尔扭头望向诺威手中的水杯，“仔细想想，三年前的那个时候，奥罗也是这样将我递给他的水一饮而尽的……”

忽然间，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痛猛然袭击了诺威全身上下的神经。随着水杯掉落在红色地毯上碎裂的声因，诺威支撑不住单膝跪在了地上，而此时，他眼中的一切都开始变得模糊了起来。

“眼睛……什么都看不清……”诺威强忍着巨痛抬起头来望向吉斯摩尔，“难道说，水里面有……？”

“哼，这么快就奏效了吗？太弱了！”吉斯摩尔慢慢走到诺威的身旁，将鄙夷的眼光投向了跪在自己身下的青年，“当初奥罗在喝下水后还是和单眼之男对峙了一阵之后才不支倒下的，比起他来，你还真是没用呢！”

“父亲？”这句话宛如晴天霹雳一般，直刺入诺威的脑海中，“难道说……父亲之所以败在那个男子的手下，是因为之前你下毒的缘故？为、为什么你要这样……？”

“很简单，因为奥罗那个家伙实在是太愚蠢了。对于身边的人，他毫无一点顾虑之心，我看见这样的人就想吐！”

“吉斯摩尔……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诺威挣扎着抬起头来，将憎恶的目光投向了站在自己身前的男子，愤怒的火焰再也无法抑制地自胸口窜出，瞬间便笼罩了全身。有生以来，这是诺威第一次如此愤怒，也是第一次如此急切地想要亲手杀死一个人。

与此同时，那股沉睡了数年之久的力量，第一次在其体内萌生了……

吉斯摩尔不屑地低哼了一声，准备抽出剑来亲手解决已无抵挡之力的诺威。他很清楚那种毒发作后的威力，现在的诺威连起身都不可能，更不用说会给自己造成什么威胁了。

但这次，他错了。

吉斯摩尔僵在了原地，难以置信地看着从地上站起身来，正将冰冷的眼神投向自己的诺威。他从未见过那种眼神，充满了压迫感及杀戮的欲望，几乎令他无法动弹一步。在那一霎那间，他仿佛看到青年的背后出现了一个由光构成的从未见过的纹章。



诺威大喊一声，如闪电般持剑向其猛冲了过来。刚刚反应过来的吉斯摩尔慌忙想要拔剑应对。但电光火石间，他却清楚地听到了配剑与地毯碰撞所发出的声音。

“怎么回事，吉斯摩尔大人？发生什么事情了？”忽然，艾丽丝急切的声音自门外传了过来。除此之外，杂乱的脚步声也自远方响起，并离这边越来越近。

当没有得到回应后，担心团长遇到什么危险的艾丽丝急忙破门而入。而展现在其眼前的那一幕，则令女子在那一瞬间完全丧失了思考的能力。

“诺威……这究竟是……”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当听到青梅竹马的声音后，诺威慢慢将头转向了艾丽丝。

“艾丽丝……我……我究竟是什么人……”他将求救的眼神投向女孩，但却没有得到任何自己期望的答案。艾丽丝只是怔怔地站在原地，还没有从那种震惊中回复过来。

诺威咬了咬牙，拿起剑向外冲了出去。而当他与僵在原地一动不动的艾丽丝擦肩而过时，女孩清楚地听到了少年的那声近乎绝望的低语。

“再见了，艾丽丝……”

此时方才回过神来的女孩急忙转身，但诺威的身影已经完全消失在了门外。

“抓住那个叛徒！他竟然敢暗杀吉斯摩尔大人！”

“什么救世主！根本就是帝国军安插在我们中间的奸细！”

“诺威？怎么可能……你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

情！”

类似于此的声音杂乱无章地在诺威的耳畔响起，他向天台的方向拼命地狂奔着，身后是数十名手持兵器紧追不舍的骑士团士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种力量爆发的原因，刚才中毒所引发的视力衰弱症状已经荡然无存，但与此同时，如刀绞一般的痛却一直地纠缠在其心底，挥之不去。

因为，现在他所面对的敌人并非魔物，而是这十余年来一直生活在一起，曾并肩作战的战友们。

“让开！我、我不想和你们打啊！”在招架的过程中，他曾无数次这样拼命地大喊着，可却没有一个人肯让开围追阻截的防线。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杀开一条血路，但每一次将剑挥出时，诺威都无法抑制自己心中的痛。

在历经了一场血战后，诺威终于来到了天台。他将门紧紧锁住，暂时延缓了追兵的步伐。而随着他的一声大喊，青龙那熟悉的身影也自天而降出现在了天台之上。

“怎么回事，小鬼？”雷格纳歪头瞥了一眼正被砸得咚咚作响的铁门，“今天怎么这么吵？”

“雷格纳……”诺威垂下了头，低声说道，“我、我恐怕以后不能呆在这里了。”

“哼哼，我可没有和小家伙一起私奔的兴趣。”青龙难得地开了一次玩笑，“不过……算了，我就委屈一下陪你一块走吧。”

“上来。”雷格纳没有多说什么，低下身子让诺威骑在了自己背上，“详情等离开这里之后再告诉我吧。”

“诺威！”忽然间，艾丽丝的声音自门外传入了诺威的耳中，“快出来吧，这样你说不定还能被从轻发落！”

“对不起，艾丽丝。我……我已经不能再回头了……”

“为什么！”少女的声音几乎是在哭了，“成为封印骑士团的骑士，永远都守护在我的身边，这不是从小你便向我许下的约定吗！？”

“对不起……”诺威长叹了一口气，“恐怕我无法履行自己的誓言了。再见了，艾丽丝……”

门终于被推开了，士兵们纷纷冲了进来，可天台上此刻已是空空如也。

艾丽丝呆呆地仰望着那条青龙越飞越远，最终化为一个黑点消失在云端。

“再见……我可不想听到那种悲伤的言语……”艾丽丝咬紧了下唇，紧紧攥拳说道，“我、我一定会将你带回来的……诺威！”

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神官长塞雷盯着吉斯摩尔的眼睛，一字一顿地问道。

当从属下的报告中得知发生的一切后，塞雷急忙赶到了医务室中。吉斯摩尔本来正躺在床上接受治疗，但在看到塞雷进来之后，他便立即将医生及守护的士兵都差了出去，医务室里此刻只剩下了他及塞雷两人。

“怎么回事？”吉斯摩尔冷冷说道，“见习骑士诺威意图谋杀在下，不过很遗憾没有成功就是了。”

塞雷摇了摇头，“我不信，诺威没有任何理由会做出这种事情。”

“是啊……”吉斯摩尔的脸上露出了冷笑，“不过仔细想想，18年前所有人不也一样找不到帝国军为何要杀死女神的原因吗？”

“……你想说什么？”塞雷皱起了眉头，不清楚对方为何会突然提到18年前的事情。

吉斯摩尔没有正面回答塞雷的问题，他话锋一转，继续说道：“在之前发生的气炎直辖区封印破坏事件中，诺威似乎与当时被关押在牢中的主谋犯在短时间内有过几分钟的接触。在下认为，说不定龙之子正是因为受到了对方的蛊惑，才会鬼迷心窍地想要暗杀在下的。”

塞雷将疑惑的目光投向了男子，“吉斯摩尔团长，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你产生这种奇思怪想的。诺威已经不是被别人说几句便会言听计从的小孩子了。而且，对方又怎么可能只用几分钟的时间便令他的思想发生转变呢？”

“没错，一般人是绝对没有这种能力的。”吉斯摩尔点了点头，抬起头来凝视着对方的眼睛，不紧不慢地说道。

“可是……如果对方是天使之教会的教主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这句话刺入塞雷的耳中时，男孩顿时浑身一震。吉斯摩尔敏锐地注意到了神官长情绪的波动，嘴角咧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

“你……你刚才说什么？”

“在下的意思是……”吉斯摩尔低下了



头，尽量以谦卑的声音说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破坏气炎直辖区封印的那个女子正是18年前令世界陷入混乱之中的天使之教会的教主，也就是……”说到这里，吉斯摩尔抬头直视着塞雷的眼睛，平静地说道，“您的孪生妹妹，玛娜。”

塞雷后退了两步，惊异地盯着躺在床上的这个男子，声音因为惊慌失措而变得有些发颤。“你、你怎么知道玛娜是我的……”

“很抱歉造成您的困扰，塞雷大人，当年威尔德雷大人在无意中曾对在下提起过这件事情，因此在下才会……不过请放心，我从来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过其他任何人，没有人知道，您就是天使之教会那位神秘的教主大人的哥哥。”

塞雷茫然地扭头望向窗外。过了许久之后，他无奈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了，一切就都交给你吧，吉斯摩尔……”塞雷低声说道，“我会在图书馆中等候你的消息的……但是，一定、请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玛娜是，诺威也是……”

说完之后，年幼的神官长垂下了头，转身慢慢走出了门外。当看到塞雷的身影在自己的视线中消失时，吉斯莫尔站起身来，无法抑制的狂喜之情溢于言表。

早在几年前，吉斯摩尔便通过黑暗之王得知了塞雷与玛娜之间的关系，而并非缘于威尔德雷的失口泄漏。不过那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秘密却会在今天派上用场。

如果在公众面前曝光天使之教会的教主与现任神官长的关系的话，一直对妹妹心怀愧疚的塞雷一定不会矢口否认，也一定会将所有的罪责都揽到自己身上。这样一来，吉斯摩尔就可以以“被欺骗者”的身分光明正大地将塞雷从神官长的位子上赶下来，之后再在忠于自己的神官中随便挑选一个令其成为傀儡神官长。那样的话，这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任何人能骑在他的头上说话了。



一

在飞行的过程中，雷格纳从诺威的口中得知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不过，它倒是没有对此感到特别惊讶。

“果然，在这几万年来，人类都没有任何改变啊。”青龙鄙夷地说道，“嫉妒、憎恨、背叛……只有这些，才是人类这个种族的本性。”

骑在青龙背上，诺威迷茫地望着蓝色的天空。他们已经这样漫无目的地在空中徘徊了数个小时之久，但却想不到究竟该去何方。在这十几年中，他已经习惯了骑士团的生活，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天会被迫离开那里。

该去哪里呢……

被忘却的遗迹——在经过了十七年的时光后，诺威与雷格纳终于又再一次回到了这个自己生长的地方。

虽然说几年前神水的直辖区已经建立在这附近的不远处，但由于遗迹位处于偏僻的溪谷之间的缘故，因此此地依然如多年前一样人烟罕至。

熟悉的过道，熟悉的气息。虽然已经时隔数年，但在再度重游旧地的此刻，诺威却感到一切都是如此的亲切。他曾在山洞外和雷格纳为了无聊的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曾高兴地坐在雷格纳的身上指挥着他在山谷间穿来穿去。那些，都是他永远都不能忘怀的，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诺威轻轻抚了一下过道中突出来的那块岩石，脸上现出了一丝笑意。不过令其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在石壁上他偶然发现了几处新的刮痕，似乎有人在不久之前曾经来到过这里。而就在此时，一个傲慢的声音忽然从过道的那一端响了起来。

“来的太慢了啊，诺威！”

诺威浑身一震，急忙后退了几步向话语传来的地方望去。

出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看起来已经安然无恙的吉斯摩尔，而跟在他身后的，还有艾丽丝以及其他几位骑士团内的高位魔法师。

吉斯摩尔以嘲讽的眼神盯着诺威，冷笑着说道：“你以为你的那点小伎俩可以瞒得过我吗？实在是太天真了！”



"快到这边来！"

诺威急忙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而令他万万意料不到的是，映入自己眼帘的，竟然会是不久前在气炎直辖区逃离的名为玛娜的女子。

"如果你不想这么早就送命的话，那就快点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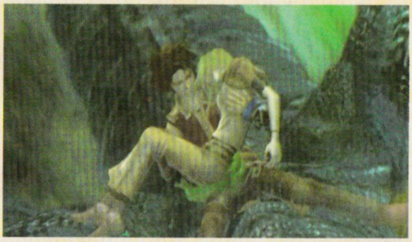
当听到玛娜的急声呼唤后，诺威毫不犹豫地疾奔了过去，并随着女子一同跑进了一条极为隐蔽的狭小山道中。

"怎么回事！"吉斯摩尔恼怒地喊了一声，扭头向魔法师们大声喊道，"不要停下，继续咏唱魔法！对方在逃跑的过程中是绝对不可能花费时间精力来进行魔法防御的！"

在右边便是万丈深渊的狭窄山道中，玛娜和诺威奋力奔跑着，而电闪雷鸣则不断在两人身边闪现。忽然，一道闪电恰好击中了玛娜身旁不到半米处的地面。玛娜闪躲不及，伴随着惊呼声，失足向着悬崖坠落下去。

"雷格纳！"诺威条件反射性地大喊了一声，毫不犹豫地也跟着跳了下去。

伴随着一声长啸，那个青色的巨大身影自空而现疾飞向悬崖之底，并稳稳地将诺威和玛娜接在了自己背上，昂首向着天空的另一方飞去。此时诺威方才想起，刚才实际上自己并不知道雷格纳是否已经跟了回来，说不定青龙那时根本就听不见自己的呼唤。换句话说，就在几秒钟前，自己实际上侥幸地死里逃生了。当想到这里时，他也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稍稍镇定了一下情绪后，诺威向自己怀中的玛娜望去，两人的视线恰好撞了个正着。诺威脸一红，急忙将脸侧开了去。

而在此时，吉斯摩尔与艾丽丝也已经赶到了这边。看到诺威与玛娜已经乘龙远去时，吉斯摩尔恼火地捶了一下石壁，扭头拂袖而去。而艾丽丝则一直停留在原地良久，当目视着青龙消失在远方的云层中后，她攥紧了双拳，身体由于恼怒而微微颤抖着。

"那个女人……诺威……你究竟在想什么！"

少女愤怒的责问声回荡在山谷中，久久不能散去。

二

当吉斯摩尔部署兵力在附近进行调查时，他却想不到，雷格纳早就循着玛娜的指引绕了个弯飞到了刚才诺威与玛娜摔下的那个悬崖的最下方。这里便是玛娜的藏身之所，如果不是有人带路的话，几乎没有人可以找到这个隐蔽的地方。

在进入山洞后，诺威环视了一下玛娜居住的这个地方，然后将目光转回到了女子身上。

"多谢你刚才救了我。"诺威望着玛娜，诚恳地说道。

"我只是不希望再看到有人在我面前白白死去而已……"玛娜摇了摇头，"再说了，你刚才不也救了我一命吗，所以就不用再说什么谢谢了。"

诺威犹豫了一下，问道："……那么，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神水的直辖区就在附近，而那里，就是我的下一个目标。"

"……又要去破坏封印吗？"

玛娜轻轻点了下头，"你也都看到气炎直辖区发生的那一幕了，那才是封印骑士团的真面目，即使如此，你依然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义的吗？"

沉默了片刻后，诺威低声说道："我也不知道，但我现在已经不是封印骑士团的一员了，而且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做些什么……"说到这里，他抬起头来直视着玛娜的眼睛，眼神渐渐变得坚定了起来，"不过，以后请允许我和你一起行动吧。一方面我需要向吉斯摩尔算账，另一方面，我也不希望看到那些囚犯再被当成祭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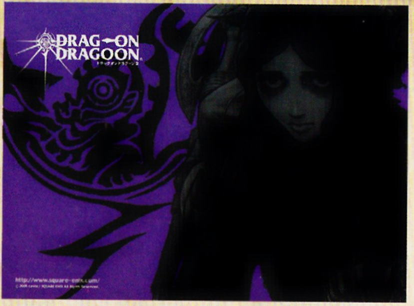
玛娜对诺威的话语似乎显得有些意外，但片刻之后，笑容则现于她的嘴边，"多谢。那么，以后就要多靠你……"她瞅了一眼正在洞外百无聊赖的雷格纳，微笑着说道，"以及你的那条龙了……"

神水直辖区的封印之地离玛娜的藏身之处只有非常短的一段路程，借助雷格纳的力量，两人很快便来到了守护军驻扎地的上空。而在飞行的途中，诺威惊讶地发现，除了封印之地所在的那一区域外，方圆数里的地面都已布满了有如蛛网一般密密麻麻的裂纹，原本的几条河流早已断水干涸成为了干河谷，入眼之处除了几个小村庄外尽是无边无际的沙漠，看不到一点绿色的存在。

"这里……以前曾经是一片富饶的土地，但现在，所有的河流都已经干涸消失了。"

"为什么会这样……"诺威不解地问道，"是因为自然原因吗？"

"怎么可能。"玛娜苦笑了一声，用手指向了前



方高高竖起的那个水坝防堤，"都是因为封印骑士团在河川的上流处修建了那个水坝，这里才会逐渐变为现在这样的不毛之地的。"她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几天前，当我经过这附近的那个村子时，又看到了几位正在为自己渴死的幼子而痛哭失声的母亲。那些村民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终日都要历经苦难煎熬。可是他们却根本不能离开这里。所有想逃走的人被封印骑士团的守护部队抓住的话，都会被毫不犹豫地处以死刑。在骑士团的统治下，这里与地狱压根就没有任何区别。"

玛娜紧紧咬着自己的下唇，几天前那个母亲抱着早已死去的婴儿无助哭泣的一幕又一次浮现在了她的眼前，"我一定……一定要解放直辖区，令所有苦难的人们再度恢复到以往那平和的生活中。"她坚定地说道，"诺威，用自己的眼睛看一下吧，这就是之前你所效力的组织所做的一切。他们一直在以冠冕堂皇的借口来粉饰自己的恶行，而他们想要的其实只是权力与利益而已。"

"这个女人说的似乎是真的。"雷格纳忽然插话道，"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地上那几个小村庄，而那些村民的情况看起来好像确实如她所说的那样。"

诺威知道，以龙的视力可以在高空清楚地看到地上的情况，而雷格纳更是绝对不会欺骗自己的。再联想到刚才玛娜所说的话语，诺威此刻只感到一股怒火正在胸口燃起。

"我明白了……"诺威正色说道，"让无罪的孩子一个个死去……我、我决不承认这样的世界是正确的！"

当听到这句话后，玛娜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谢谢你……"

在发生了气炎直辖区的封印被毁事件后，神水直辖区的守备力量很明显加强了许多。但在诺威的剑术以及玛娜的魔法威力交织下，即使是训练精良的守护军也一时慌了阵脚。

但最重要的，还是雷格纳的存在。

人类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对龙的恐惧感令他们根本就不敢与这种强大的生物相抗衡，因此，当雷格纳挡在封印据点的入口处时，没有一个人敢上前一步，而诺威与玛娜也趁机潜入了据点之内。

由于全部守军都已被雷格纳牵制住的缘故，诺威与玛娜在路上只是遇到了少数几个士兵的阻拦而已，当将据点内的士兵全部解决后，两人终于来到了神水之直辖区的封印所在地——水之圣坛。而在圣坛的正中央，诺威第一眼便注意到了悬浮在半空中的那个水瓶。

"那就是被他们成为'圣瓶'的封印之键。"玛娜解释道，"这附近大地上的所有水源都被魔力封在了里面。"

"这么说来，只要将其打碎的话，那水便会再度流回到河中是吧。"诺威抽出剑，毅然向着圣瓶的方向走去。可就在这时，一个阴阳怪气的女声传入了两人的耳中。

"不要心急嘛，诺威阁下。"

伴随着阴森的笑声，一个红发的女子缓步走上圣坛，正对着两人挡在了圣瓶之前。

"神水的守护者！" 诺威惊呼道。

"是是，没错。"翰琪的脸上依然挂着那与哭没什么区别的诡异笑容，"没想到诺威阁下竟然也是叛乱者的一员啊，很遗憾，我必须要把你干掉。不过，这里实在是太狭窄了，不太好施展呢，不如你我到外面去如何？"

翰琪打了个响指，一扇暗门应声而开。跟随着翰琪，诺威与玛娜一同穿过暗门来到了外面建在清澈的湖水之上的长桥中。

诺威挡住了想要上前的玛娜，自己向翰琪迎了上去。翰琪饶有兴趣地看着少年在离自己十几步远的地方停下了脚步，阴笑着说道："啊啦啦，诺威阁下竟然也会对女人刀剑相向么？啊啊，对了，在你心目中，我根本就不能算是女人吧，是啊是啊，我是那样的卑微，那样的丑陋、那样的令人厌恶，不过……我始终还是个女人哦。"翰琪用右手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脸庞，作出一副陶醉的样子，"不过诺威阁下还真是了不起呀。在喝了那杯清水之后，竟然好像对视力一点都没有影响，而奥罗大人就……"

"什么！"诺威跨上前一步怒道，"难道说吉斯摩尔的毒药是你……"

"哎呀哎呀。"翰琪好像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话似的急忙捂住了嘴，"吉斯摩尔团长？哈哈，这可是秘密，秘密哦。不能说，不能说的。"

"可恶！"诺威怒不可遏，恨得牙齿格格作响，拿起剑便要冲上前去。

"失礼了，不过你的对手可不是我。"翰琪不慌不忙地摆了摆手，奸笑着说道。而就在其摆手的一瞬间，下方的水面忽然传来了剧烈的波动。随着水

柱冲天而起，一只上半身像马，下半身却如同鱼一般的巨大怪物划破水面飞到了翰琪的身后，在空中不断回舞盘旋着。

"川马！"不远处的玛娜喊出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名字。

川马是兰戈苏地区传说中的水怪，出没于湖川地带的水域，它会将路过的旅人拖入水中溺死，然后再将猎物撕裂后饱餐一顿。骑士团内传闻神水的守护者翰琪的契约对象是一只水之魔兽，现在看来应该就是这只川马没错了。

翰琪纵身一跳跃上了川马的背部，奸笑声自半空传入了诺威耳中，"诺威阁下，不如就由这只小东西与你玩玩如何？"



而在此时，察觉到情况不对的雷格纳也已经飞到了诺威的正上方。"小鬼，快上来吧。这个家伙就交给我来处理好了。"

在神水直辖区的天空处，青龙与水妖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川马将溅起的水花化为锋利的冰凌不断射向雷格纳，并卷起湖水变为巨大的冰壁来阻挡其飞行的路线。诺威驾着雷格纳聚精会神与水妖进行着周旋，不时瞅准空隙以火球向对方展开攻击。而在这激烈的战斗中，翰琪那诡异的阴笑声也不时传入诺威的耳中。

"知道吗？以前的我，可是被人称之为有着'太阳般的微笑'的可爱女孩呢。但是，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也再也不可能露出那种笑容了哟。"

"魅力——我与川马签订契约时所付出的代价，你认为如何呢？看看我、看看现在的我。我算是个女人吗？我有任何一点吸引你的地方吗？哈哈哈哈，没有吧，一点都没有吧！"

"宝光的连队长……雅汉是多么漂亮呀，那样的妖艳、那样的妩媚、那样的勾人魂魄……每次当他站在我面前时，我都恨不得能找个地缝钻进去！为什么……为什么他这个男人竟然会如此美丽……我好嫉妒他……嫉妒得想死呀！"

翰琪那如同嚎哭一般的狂笑声回响在整个天际，在那一瞬间，诺威甚至有些对这个女子产生了一丝怜悯之情。不过，龙族可不会被那些事情动摇心智，在翰琪说话的时候，雷格纳一直在冷静地寻找着机会。当契约者的情绪产生巨大波动时，她的契约对象也会相应受到影响。

在与川马周旋了许久之后，雷格纳终于找到了它等待已久的良机。它如闪电般冲破冰壁飞向川马，并以利爪硬生生地将水怪的上下半身撕裂了开来。

川马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两截身体笔直地坠落到湖中，激起了十几米高的水花。而翰琪也从川马背上掉到了连接桥与水之圣坛的暗门处。虽然女子并没有受到直接伤害，但雷格纳却无意向其发动进攻，因为它清楚地知道，翰琪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所谓契约，指的是人类与其他种族交换心脏，并以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为代价与后者结为命运共同体的行为。当这个仪式完成后，契约者便可获得极为强大的力量，而契约生物则会将自己体内那负面的情感强加到契约者的身上。但相应的，双方也将拥有同样的感觉、同一个生命。一方受到伤害时，另一方的身体上也将出现同样的伤口；而一方死亡时，另一方的生命之火也会抵达熄灭的时刻。

当雷格纳落到地上后，诺威从它的背上跳下来走到了玛娜身边，两人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去，默默地注视着正挣扎着向水之圣坛的方向爬去的翰琪。

"……好疼……我、我讨厌死！讨厌讨厌讨厌……"红发的女子一边哭喊着一边在地上艰难地向前方爬去，"为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以前……以前每天都是那样的快乐，大家都说我……都说我是那么可爱啊。那天，我只是想和朋友一起去河边玩，我不想溺水……也不想与那个怪物签订契约……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啊！我、我不想死……"

翰琪仰天倒在圣瓶附近的地面上，停止了一切行动。而就在诺威看向翰琪之时，青色的火焰忽然在红发女子的身上熊熊燃起。在火焰之中，翰琪的身影渐渐消失无踪，可是，虽然只有一瞬间，但诺威却清楚地注意到，在消失之前，女子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眼睛、嘴巴、鼻子……虽然说五官没有任何变化，但翰琪就仿佛是变了一个人一样，之前的那种阴森怪异的感觉在其脸上已经荡然无存。在那青色的火焰中，红发的女子紧闭着双眼，嘴角却露出了一丝笑容——宛如太阳一般灿烂的笑容……

与此同时，水之圣坛正中央的圣瓶也完全碎裂了开来，最终化作一块块碎片掉落在了地上。当神水的守护者死亡之时，神水直辖区的封印之键也得到了解除。

"这样一来，水源又会回到这附近的河川中了，而这里的人也可以……"玛娜看着碎裂的圣

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扭过头来望着诺威，笑着说道："多亏了你，这里的村民们才能摆脱封印骑士团的压迫与奴役。多谢了，诺威。"

"不用谢我，我只是不希望看到那些悲剧再度重演罢了……"

玛娜微微一笑，说："我现在准备去宝光的直辖区，你要一起来吗？"

诺威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正当两人准备从暗门处离开这里时，从门口处传来的那声女子的惊呼令他们停住了脚步。

"圣瓶！"

诺威扭头一看，出现在他眼中的，是刚刚赶到这里的艾丽丝的身影。

"难道说，翰琪阁下已经被你……"艾丽丝几步来到诺威面前问道，而她也从对方的沉默不语中验证了自己的猜测。"诺威……你知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她猛然扭头望向站在诺威身后的玛娜，愤怒地喊道，"你被这个女人给利用了！妖女，快从诺威的身边滚开！"

"很抱歉，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玛娜直视着她的目光，平静地说道。

"说什么，你这个妖女！"愤怒的艾丽丝从背后取出长枪便上前想要攻击玛娜，但却被诺威拦了下来。

"请不要让我为难了，艾丽丝。"诺威盯着女子的眼睛，诚恳地说道，"破坏封印是我自己的意思，与玛娜毫无关系。实际上，我不能做出决定的事情还有很多。但现在我要说的就是……我是不会再回到骑士团了，仅此而已。"他望了一眼玛娜，两人一同向着出口的方向走去。而当他与艾丽丝擦肩而过时，少女清楚地听到了他那低声的话语。

"再见了，艾丽丝……"

当听到这句话后，艾丽丝僵在了原地，任凭两人在自己的身旁走过，浑身微微地颤抖着。

"……诺威……"艾丽丝垂下了头，颤声说道，"杀死守护者……破坏封印……你知道那究竟是多大的罪吗？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到这里，她猛然转身，眼中放射出了愤怒的火焰。

"玛娜……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望着两人的背影已经消失无踪的门口处，棕发的女子紧紧咬着自己的下唇，咬牙切齿地说出了这句近乎诅咒般的话语……

三

夜色低垂，天近黄昏。

也许在大都市中，现在才刚刚意味着丰富多彩的夜生活的开始，但对于位处于大陆东北方边隅地带的宝光直辖区附近的小城镇——锈城的人们来说，现如今已经到了他们回家休息的时刻。这一方面是因为此地大部分居民都属于贫困阶层，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锈城那极度混乱的治安环境令人不敢在夜间出门。



由于锈城与宝光的直辖区非常接近的原因，因此玛娜选择了此地作为自己与诺威在行动前进行最终准备的场所，而在这里进行接应的人口中，玛娜与诺威也得知了另外一个消息。

据传闻，有一个封印骑士团的逃兵一直藏身在锈城。那个男子平日里总是用一个丑陋的铁面具挡住自己的面孔，而其面具下的样子，则没有一个人看到过。

虽然诺威对这件事情有些感兴趣，但由于两人此行的目的是破坏宝光直辖地的封印的缘故，因此他在玛娜的劝说下也忍住了好奇心，决定等办完正事的时候再来搞清楚那个面具男的真实身分。

当被带领进地下抵抗组织为两人准备的房间后，走在前面的玛娜跟早在里面等候的一个人耳语了几句，那人点了点头走了出去。紧接着，玛娜示意其他人留在下面，自己则和诺威一同走上了二层，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屋内除了两张孤零零地靠在墙边的床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器具，但却十分干净，好象在不久前已经被仔细地打扫过了。

玛娜走到窗前认真观察了路上行人的表情及街上的气氛一段时间，然后扭头向站在自己身后的诺威说道："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我已经派人出去打听消息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明天我们再启程前往封印之地。"

诺维刚想回话，忽然，门外楼梯上响起的急促脚步声引起了他的警觉。玛娜示意青年留在屋内，然后走出了房门，刚才被玛娜派去搜集情报的人正喘着粗气站在那里。一看到玛娜出来，那人急忙迎了上来，低声说道："圣女大人，有告密者已经将您的行踪透露给了镇守在这里的封印骑士团，而他们现在正在向这里赶来。请您尽早离开这里，之后的事情交给我们处理就可以了。"

玛娜轻轻叹了一口气，扭头对正从门内走出来的诺威说道："看来，我们要提前开始行动了……"

本来按照原定的计划，玛娜与诺威在反抗组织的掩护下将会安然无恙地通过一条人烟罕至的小道离开锈城，但是一场意外的发生却令两人"不在城内与骑士团发生冲突"的初衷化为了泡影。

在逃离的路上，诺威发现几个暴徒正在抢劫一位年迈的老人。虽然他与玛娜最终将老人从危机中解救了出来，但与此同时，徘徊在锈城街头的那些暴徒们却被这场小小的骚动所吸引来到了这里。而当他们看清楚自己遇到的对象究竟是谁时，立即便将两人团团围了起来。

"看，这两个家伙就是被封印骑士团悬赏通缉的逃犯！"一个暴徒兴奋地大声喊道，"只要将他们抓起来交给骑士团，我们就可以发一笔大财了！"

当听到"钱"这个字眼时，所有人眼里都流露出了贪婪的目光。他们死死地盯着被自己困在街道尽头死路处的玛娜与诺威，一步步地向前逼近着，手中的弯刀在月下闪闪发光。

虽然诺威并不希望在前往宝光的直辖区前生出任何是非，但现在的情况看来已无法令其得偿所愿了。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拔剑在手做出了应战的姿势，而玛娜也从腰间拿出了法杖，准备开始咏唱魔法。

眼看着一场恶战一触即发之时，一个清脆而又带着一丝嘲讽的声音突然从上方响起，传入了在场所有人的耳中。

"我说你们这些家伙……妨碍人家小情人约会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哦。"

诺威循声望去，出现在他背后的房顶上的，是一个穿着黑色紧身皮衣，头上戴着个丑陋的黑骷髅铁面具的男子。当看到那个面具时，诺威心中一动，刚才听到有关封印骑士团逃兵的传闻又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面具男从房顶跳了下来，没有理会自己后方的诺威与玛娜，不紧不慢地径直向着暴徒们走去。

"你是什么人？少管闲事，快给我滚开！"一个站在前面的暴徒指着这位不速之客，高声叫骂道。

"什么人……？"面具男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脚下依然没有放慢步伐，"在这种场合下，你们称呼我为'正义的朋友'就可以了吧。"

"混帐！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别跟他废话了，快把这个家伙干掉，赏金还在他后面等着我们呢！"

暴徒群中传来了阵阵叫骂声，已经有十几个人拿起了武器，准备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而当看到面前的人做出的反应时，面具男忽然笑了起来。

"哎呀哎呀，你们就这么急着送死吗？"他停住了脚步，看着正准备向自己攻来的那几个暴徒，不慌不忙地拉下拉链将皮衣向两侧分开，把自己的前胸袒露在了众人面前。"过来，在临死之前，让你们看看些有趣的东西吧。"

蓦然间，所有暴徒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手中的动作，他们望着面具男的前胸，脸上纷纷露出了一种诡异的表情，就如同见到了来自地狱的恶鬼一般。由于对方背对着自己的缘故，诺威无从得知暴徒究竟是看到了些什么令他们如此恐惧，而在这种情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他也不敢贸然上前。

几秒钟后，一个暴徒率先从惊恐中清醒了过来。他指着面具男的胸口，张口结舌了半天，但巨大的恐惧却导致他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怪……怪物！"暴徒群中终于传来了这声惊呼，而它也在无形中大大加深了众人心中的恐惧。随着这声大喊，暴徒们纷纷转身没命地抱头鼠窜，好像生怕在这里多留一秒钟就会被妖怪给吃掉一般。

"怪物么……算了，他们也没说错什么。"面具男耸了耸肩，似乎对暴徒给自己的称呼感到有些遗憾，不过也没多说什么。他将皮衣的拉链重新拉上，然后将身体转向了从刚才起就在不远处注视着这一切的诺威和玛娜。

"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不过非常感谢你刚才出手相救。"诺威微微欠身，向面具男表达了自己由衷的谢意。

此时，透过洒下的月光，面具男方才看清了自己救下来的两人的面貌。而当看到诺威的样子时，他先是一愣，继而惊喜地喊道："喂喂，这不是诺威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你是……"诺威疑惑地问道。

"……竟然完全把我给忘了，还真是无情呀……"男子哀叹了一声，然后从脑后将自己的面具取了下来，银色的头发在月下反射出淡淡的光芒。



当看到男子的面容时，玛娜露出了诧异的表情。这倒不是因为她曾经见过这张脸，而是因为她没有想到，在那给人以可怕感觉的骷髅面具下的，竟然会是这样一张英俊的脸孔。男子看上去大概有二十七八岁左右，而其脸上最醒目的标志，便是右脸颊那道一直延伸至脖颈处的蛇状伤疤。如果这道伤疤是在普通人脸上的话，给人的印象只会是"丑

陋"二字而已，可当它在银发男子的脸上出现时，却出人意料地令男子浑身散发出一种沧桑成熟的感觉。

在短暂的惊诧后，欣喜的表情出现在了诺威的脸上。"尤里克……这不是尤里克吗？"诺威高兴地喊道，"这么久没看到你，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我可没那么容易死的……"不知怎的，当听到这句话后，一丝苦笑在被称为尤里克的男子脸上一闪而过，但转瞬间又恢复到了那种玩世不恭的表情。"上次见到你，你还只是个小鬼而已，没想到现在已经变成在夜里和女孩子逛街的花花公子了，日子过得还真是快呢。哈哈哈哈哈……"

"……你那种轻浮的性格倒是一直没变……"

看到玛娜露出困惑的神情后，诺威解释道："尤里克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准确的说就如同兄长一样，而他也是我父亲奥罗最信任的部下之一。三四年前，他被骑士团派往外面执行任务，那之后我就一直没有在骑士团本部见到过他……"

"其实我中间倒是回来过一次的。"尤里克挠了挠头，说道，"只不过那时候你正好不在而已……"

玛娜将身体转向了银发的男子，淡淡地说道："初次见面，我是玛娜。不过，相信您大概从这里贴的那些通缉令上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我来这里的目的了吧。"

尤里克点了点头，"破坏封印么……小姐还真是在做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呢……"他扭头望向诺威，"详情以后再告诉我吧，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话要给我说的。不过现在我们最好快点离开这里，刚才那些家伙大概不久之后就会把骑士团的追兵给招来了。再加上……"尤里克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个单眼男子大概也快来到这里了……"

"单眼男子……"玛娜低声重复了一遍。不知怎的，一种不详的预感忽然在其心头涌起。

"好了，没时间闲聊了。"尤里克重新将面具带回到头上，将身体转了过去，"跟我来吧，我带你们从小路离开这里。"

在尤里克的引领下，三人很顺利地避开了徘徊在街道中的暴徒以及封印骑士团的士兵们来到了城门外。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封印骑士团的大军竟然已经兵临城下，将整个锈城包围得水泄不通。虽然他们走的是一条极为偏僻的小路，但依然被早就守候在那里的追兵候了个正着。

"看来吉斯摩尔团长对你很重视呢，竟然派这么多人来。"尤里克望着正逐步将包围圈缩小的士兵们，苦笑着说道。他慢慢将目光从诺威转到了玛娜身上，""或者说……他们是为了小姐您而来的？"

玛娜没有回答，只是全神贯注地盯着步步逼近的士兵。看到女子不想理会自己后，尤里克耸了耸肩，从背后抽出了自己的武器——黑色的巨大镰刀，向着追兵们摆出了应战的姿势。

对于尤里克的战斗能力，诺威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几年前当他还在封印骑士团时，几乎每次都会获得天览比试的优胜。不过，眼前的敌人实在是太多了，那绝对不是凭这里的三个人便能解决的战斗。在略加思忖后，诺威决定呼唤雷格纳来帮助己方逃离此地。可就在这时，尤里克忽然绷直了身体，直直地向挡在面前的大军后面望去。

"他来了……"

伴随着银发男子的这句低声话语，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在骑士团阵营中应声而起。

四溅的鲜血，飞散的残肢断臂，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惨叫与悲鸣。

在血雨腥风中，一个身披斗篷的棕发男子缓缓分开士兵们，默默地向这边走了过来。此时的骑士团士兵们已经完全将他们此行的目的抛在了脑后，他们惊恐地望着这个不知从何处而来并大开杀戮的中年男子，纷纷大喊着举剑攻上前去。但随之而即的，却是他们被拦腰斩成两截飞落在地上的残躯。

当看清男子的样子后，玛娜忽然发出了一声惊呼。

"讨厌，不要过来……"女子好像看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事物一般，不由自主地步步后退着，直到后背撞上了城墙方才停住了脚步。"救命……我不要再回去了……谁、谁来救救我……"玛娜背倚着墙慢慢滑坐到地上，双手抱肩蜷缩成一团剧烈地颤抖着，惊恐地不断喃喃自语道。

从出现起到现在，男子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只是手持长剑慢慢地向前走着，而他每走一步，伴随而来的都会是血肉横飞的残状。十几个士兵曾同时从不同的方向向其攻去，但下一秒钟便尽数化为了地狱的冤魂。

望着这如同鬼神一般的对手，恐惧的士兵们纷纷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而就在此时，一个士兵终于注意到了男子脸上与常人的区别。

"一只眼睛已经瞎了……单眼的男子……"士兵喃喃自语道。





几乎是在转瞬之间，这个名字便化为地狱般的恐怖令每个人浑身剧烈地颤栗起来，三年前在大神殿发生的那幕惨剧同时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脑海中。而当明白自己面对的正是那个男子后，全体士兵都已经丧失了战斗的意志，取而代之侵袭而来的则是对于死亡的巨大恐惧。

“单眼男子！那个单眼男子又来了！”一个士兵倒退了几步，率先发出了这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而这声惨叫就如同导火线一般，全体士兵纷纷扔下手中的武器扭头四散逃窜。仅仅一分钟后，数千名封印骑士团的追兵便都逃得无影无踪，只留下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地上的无数具残缺不全的尸体。

诺威呆呆地望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完全被这幕惨状震撼住了，根本就无法挪动自己的脚步。

“单眼……的男子……”诺威不敢相信地低声自语着。渐渐地，他攥紧了双拳，愤怒的火焰在胸口冉冉升起，“杀死父亲的……就是这个男人！”

看到诺威想要冲上前时，尤里克急忙拦在了他的面前，“等等，诺威，他要找的人是我！”

“让开，尤里克！”诺威拼命想要拨开将自己挡住的尤里克，狂怒地大声吼道：“那个混帐杀了奥罗……他杀了我的父亲！”

就在此时，一个巨大的身影忽然自空而降，并将诺威、玛娜以及尤里克从地上抓起来抛到了自己背上，然后毫不犹豫地向天空飞去。

单眼男子疾奔两步来到了刚才诺威等人的所在之地，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条青龙消失在天空的另一端。

“放我下去，雷格纳！”在万米高空处，诺威敲着青龙的背大声吼道，“我要为奥罗报仇！”

“报仇？”雷格纳不屑地哼了一声，“以你的实力想和他斗？不过是白白送死罢了！”

此时，玛娜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震惊中回复过来。她趴在雷格纳的背上，嘴唇不住地哆嗦着。

尤里克回头看了一眼惊魂未定的玛娜，然后拍了拍诺威的肩膀，“冷静点，诺威，你也该为这位小姐考虑一下，现在确实不是战斗的时候。再说了……即使集合我们三人的力量，也是不可能对那个人造成威胁的。”

“你认识那个混帐？他是什么人！”诺威急忙问道。

“你也应该听说过他的名字的，甚至，他说不定还是你幼年时憧憬的对象……”

“……他究竟是谁？”

尤里克盯着诺威的眼睛，缓缓说道：“传说中的英雄。”

“英雄……？”诺威不解地看着面具男，脸上写满了疑惑。

尤里克轻轻吐了一口气，平静地说道：“前代女神芙丽叶的哥哥，在十八年前与威尔德雷、塞雷、亚莉奥修、雷奥纳鲁一同将这个世界从毁灭边缘拯救出来的传说中的英雄——凯姆。”

诺威呆呆地望着尤里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拯救世界的战士、在诗歌中被传颂的英雄、单眼的男子、杀死父亲的仇人……

这几个名字在诺威的脑中急剧地交织碰撞着，而最后停留在他脑海中的，是在骑士团阵营中大开杀戒，如同鬼神一般的棕发男子的身影。

“凯姆……”他低声重复了一遍那个名字，怔怔地向天空望去。

漆黑的苍穹中看不到一颗星星的存在。

就如同他那颗彷徨无助，迷失在未知中的心一般……



一

凯姆。

对于米德加鲁特大陆的任何人来说，当听到这个名字时，出现在他们脸上的都会是无比敬仰的神情。

在十八年前将世界从崩溃边缘拯救出来的英雄共有五人：原神官长——以全身的毛发为代价与古龙签订契约的老人威尔德雷；小小的勇者——以永远无法成长的身体与高雷姆之王签订契约的小男孩塞雷、胎食之妖姬——以子宫与火之精灵沙拉曼达以及水之精灵温蒂妮签订契约的精灵族女子亚莉奥修、盲目的圣者——以眼睛与小妖精签订契约的男子雷奥纳鲁。虽然这四人在与帝国军以及天使教会的战斗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被世人公认为这支团队领袖，同时也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的却只有一个人——第五位英雄——凯姆。

相传凯姆在过去曾是某个已亡国的小国的王子，不过人们知道的他的身分则是联合军的佣兵。在女神之城被攻陷之时，为了守护身为女神的妹妹芙丽叶，身受重伤的凯姆与一条同样被帝国军攻击导致生命垂危的红龙签订了契约。但从那一刻起，他也永远地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关于凯姆一行的故事在大陆上有着多个版本，不过绝大多数以臆测传闻为多。但无论是在哪个版本里，凯姆都是几位英雄中的领袖。虽然其无法以语言表达自己的意图，但那无与伦比的战斗技术却令他以及他的同伴不断地品尝着胜利的果实，即使是在与降临的天使（巨大婴儿）的战斗中，凯姆以及他的红龙也丝毫不落下风。

在那场惨烈的大战中，亚莉奥修与雷奥纳鲁不幸成为了天使的食粮，但在凯姆、威尔德雷以及塞雷的努力下，他们最终还是将那些天使重新赶回到了极乐净土，并以红龙取代了女神成为了最终封印，令这个世界再度安定了下来。

而自从那一刻起，凯姆也成为了传说中的英雄。

18年中，威尔德雷与塞雷成立了封印骑士团，并先后成为了骑士团的神官长。不过，却没有人知道凯姆的去向甚至关于他的任何音讯，这也更为其平添了一份神秘而浪漫的色彩。

而诺威则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三年前杀死自己义父并血洗封印骑士团的单眼男子，竟然与这位自己童年时曾经无比憧憬的英雄会是同一个人。

此时距离几人在锈城前遇到凯姆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左右，诺威的情绪也稍微镇定了下来。在此期间，雷格纳一直在天空中飞着，始终没有降到地上，好像是担心一落到地面诺威就会跑回去报仇似的。

这时诺威才注意到，自从刚才时看到凯姆起，玛娜就变得非常奇怪，她一直害怕地紧紧抱住雷格纳，一言不发，身体不住地颤抖着。诺威本想询问女子是否在之前曾见过凯姆，但玛娜却好像没听到他说话一样，完全没有作出回应。

当诺威想再次发问之时，尤里克拉了一下他的手臂，慢慢摇了摇头。

"算了吧，诺威。"尤里克说道，"现在应该让玛娜自己冷静一下。再说了，询问女孩的过去也不是绅士所为。"

听到这句话后，诺威也只好放弃了自己的想法，而几人也再一次陷入了沉默中。

良久之后，尤里克率先打破了空气中的沉寂。

"我们……现在去哪里？照现在的速度来看的话，宝光的直辖区离这里已经只剩下十几分钟的路程了。你们本来是打算去那里的吧，那现在呢？是暂时避避风头还是直接前往那里？"诺威扭头担心地望了一眼玛娜，他刚想说话，却被雷格纳抢先了一步。

"还是去宝光的直辖区吧，刚才我们离开时，我听到那个单眼之男口中似乎说出了与'宝光'以及'城寨'有关的词语。如果我们去那里的话，不但可以毁掉封印之键，说不定还能得到与那人有关的情报。"

"……说话？"诺威皱了皱眉头，"我刚才什么都没听到。再说了，凯姆



不是已经失去了语言能力了吗？”

“……那是‘念语’。”雷格纳欲言又止，“反正相信我就没错了。”

当听到青龙如此说之后，诺威略微思索了一下，作出了前往宝光直辖区的决定，而尤里克也没有反对少年的意见。

“宝光直辖区……是了，那里的守护者是雅汉那个家伙啊……”当想到身为宝光守护者的那个金发男子时，尤里克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不过，那骷髅般的面具在此时倒是起到了极佳的掩护作用。

过了十几分钟后，玛娜也渐渐恢复了正常。但看到她似乎并不愿意再度提及刚才的事情，因此诺威与尤里克也没有再进行追问。就这样，几人不久之后便来到了宝光直辖区封印所在地——光之城池的正前方。

虽然此时已近子夜，但光之城池却依然是灯火通明。在远方看去，就仿佛是一座闪耀着金色光芒的王宫一般。而这，也正是这座城堡名称的由来。

据玛娜所说，在这个城堡中有着近千名原为帝国军的奴隶，而他们在骑士团的监控下则必须每天进行长达18个小时的劳作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不过，虽然表面上说是劳动，但恐怕实质上与其他直辖区也没什么分别……”

“……以殉教为名的祭品吗……”诺威低声替玛娜说出了接下来的话语。

玛娜点了点头，说道：“好了，我们去吧。”

当几人在半空中决定对城堡展开攻击之时，他们却不知道，就在光之城池的最深处，一个金发的英俊男子正通过面前的远视晶球饶有兴趣地看着在暗夜中向这边飞来的那条青龙，杯中的红葡萄酒随着手指的晃动轻轻摇摆。

在得到男子的允许后，一个士兵从不远处走到其身前跪到了地上。“报告雅汉大人，由魔法师和弓箭队所组成的防御阵线已经完全布置好。来袭者对此似乎毫无察觉，只待您一声令下便可以发动总攻将这些叛匪在瞬间歼灭了。”

宝光的守护者——雅汉用优雅的姿势拨了拨额前的长发，脸上露出了一丝残忍的笑容。但正当他准备将手挥下以下达总攻的命令时，远视晶球内那个带着骷髅面具的男子清楚地出现在了他的眼中。

雅汉死死地盯着已经与诺威等人从雷格纳身上跳了下来，径直走向城池大门的尤里克。而就在其回过神之后，他的眼中放射出了一种异样的光芒。狂喜、怀念、倾暮，以及……如火般炽热的欲望。

“告诉那些埋伏好的人马上撤回来，这次计划取消了。”

当这句话传入那个传令兵耳中时，他愣了一下，不禁抬头望向自己的长官，怀疑刚才是否是自



己的听力出了问题。不过，这个疑问转瞬间便在雅汉的下一句话说出后烟消云散。

“快去。告诉所有人都给我回到房间里待着，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出来。还有，解除城堡的一切防御，我要他们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来到我的身边！听明白了就立即执行去吧。”

“是……是！”传令兵慌忙应道，然后迅速转身离开了此地。虽然不清楚连队长为何会下达这样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命令，但他明白的就是如果自己再敢在这里呆着不动的话，那等待着自己的就只会是死路一条。虽然雅汉表面上总是会给人一种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印象，但这位连队长的残忍无情在整个封印骑士团内都是出了名的，尤其是直属于他的那些士兵更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长官对于敢违抗自己命令的人究竟会作出何等残忍的事来。

自从刚才时起，雅汉的目光便一直没有从远视晶球上离开过。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尤里克，轻轻呷了一口杯中的酒，嘴角咧出了一丝略带苦涩的笑意。

“那种直上云霄的快乐，那种宛如天堂般的感觉，看来我是永远无法再度体会到了啊，尤里克……”

本来诺威与玛娜以为迎接自己的将是一番恶战，但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光之城池就仿佛变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看不到一个人影。就连那扇巨大的城门也在他们接近时自动打开了，就仿佛是有人在欢迎他们来到这里一样。

由于怀疑有诈，诺威本来建议在搞清情况后再进城，不过尤里克似乎对此毫不担心。

“别担心，走吧。”尤里克一边向城门内走去一边说道，“原本打不开的门现在自动开启了。就算是陷阱，难道我们就不进去了么？再说这大概也不是什么埋伏，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雅汉那家伙为我们专门准备的盛情招待吧。”

虽然玛娜对此还有些怀疑，但看到尤里克一付信心十足的样子，她也只好跟着走进了城中。

由于没有遇到任何阻拦的缘故，仅仅过了几分钟，诺威与玛娜便在尤里克的带领下来到了封印的

地点——光之圣坛。而在这个金碧辉煌的大殿的正前方，一个头戴红色礼帽的英俊青年正在那里静静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欢迎来到我的宝光之间。”雅汉张开双臂，微笑着说道，“那边戴着面具的是尤里克吧？怎么，在我面前还需要隐藏真面目吗？”

尤里克叹了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我就知道瞒不过你。”他将面具摘下来随手抛在了地上，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好久不见了，宝光的守护者——雅汉连队长。”

说完这句话后，他跨前一步挡在了诺威与玛娜的面前，低声说道：“不要注视他的眼睛，会被迷惑的，那就是他在契约后所获得的能力。”

雅汉将目光投向了站在尤里克身后的两人，说道：“诺威阁下和那边的那位小姐的意志力似乎非常强呢。如果不是情非得已的话，我真不想杀死你们……不过，守护直辖区是我的任务，为了这点，我就不得不与你们一战了。”

尤里克轻轻吐了一口气，从背后抽出了那把黑色的巨镰。“放心好了，雅汉，你的对手不是他们。”他伸手拦住了也想上前的两人，头也不回地说道，“这是我和他两人之间的事情，请你们不要插手。”

雅汉出神地看着尤里克，以忧怨的声线说道：“还记得吗，尤里克？过去你我度过的那段日子究竟是多么快乐……有时候我在想，如果能够再度回到那个时候的话，我宁愿不要这个职位，也宁愿不要这种力量……”

他闭上眼睛长叹了一口气，脸上现出了痛苦的表情。

“但现在，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话音刚落，忽然间，不知从何处而来的数十只手拿锄头的小怪物出现在了大厅之内。诺威迅速拔出剑护住了玛娜，警惕地环视着将这里完全包围的怪物们。

地之精灵——诺姆，这就是雅汉的契约对象。虽然在传说中，这种喜欢财宝的小精灵一向给人以幽默滑稽的印象，但曾在之前看过他们手段的尤里克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这些小对手在面对敌人时究竟是何等残忍。

尤里克没有多说什么，毫不犹豫地冲进了敌阵。随之而及的，便是小诺姆们不断响起的的惨叫与悲鸣。

诺威目瞪口呆地看着战场内的情况，虽然他早就知道尤里克很强，但却没想到会强到这种地步。出招的时机、命中的部位，下一次攻击的连接……他的每一个动作几乎都经过了极为精确的计算，毫无破绽疏漏可言。虽然对手是数十只小精灵以及契约者，但尤里克却丝毫不落下风，反而攻势愈加强烈。

在看到情势不妙后，雅汉连忙使出了杀手锏，令小诺姆们合体变为了诺姆的原本形态。但令他震惊的是，诺姆的攻击对尤里克似乎没有任何效果，明明已经受到了数处足以致命的伤害，但男子的行动却没有一点迟缓的迹象，就仿佛是不死之身一样。

终于，尤里克抓住了诺姆两次攻击间的一个破绽，一跃而起以巨镰割断了地之精灵的脖颈。而雅汉，也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

金发的男子呆呆地站在原地，鲜血不断从他嘴边流下。但是，死期已近的男子不知何故却忽然笑了起来。



“……输了吗？”雅汉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边的鲜血，轻轻摇了摇头，“不管是多么灿烂的宝石，当受到损伤之后都会失去往日的光芒……就像……我一样。”他的左手下意识地在自己的下身掠过，“从签订契约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失去了生存的意义。不过，最后能死在你的手下，看来上天对我还是很照顾的啊……”

他踉跄着向前走了两步，双手轻轻抚摸着尤里克的面庞，无比眷恋地说道：“真想再一次……再一次感受到那种无上的快感啊，我的……尤里克……”

说完这句话后，雅汉缓缓倒在了地上，永远停止了呼吸。

尤里克蹲下身去将雅汉脸上的血迹抹去，然后站起身来默默地看着逝去的朋友，低声自语道：“如果……如果你不是为了想得到地位而成为契约者的话，我们本来是可以……”

他叹了口气，没有说完剩下的半句话，转身向着房间的另一侧走去。伴随着巨镰挥舞，宝光直辖区的封印之键——圣宝玉化为碎片掉落到了地上。

第三个封印，解除了……

二

“我们……现在该去哪里？”

乘在翱翔于天空的青龙之上，尤里克向诺威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着实把少

年给难住了。

原本按照玛娜的计划，几人的下一个目的地应该是明命的直辖区，但是自从三年前，明命直辖区的连队长便失去了行踪。在此种情况下，即使众人去到那里也无法将封印破坏。

“不管怎样，还是先去明命直辖区吧，说不定……”说到这里，尤里克好像听到了什么，猛的扭头向后方看去，“过一会儿再讨论吧，好像有追兵来了。”

正如男子所料，伴随着轰鸣声，封印骑士团的飞空艇出现在了天空的另一侧。

“哼，想在空中与龙族对抗吗？人类还真是狂妄啊。”雷格纳嗤之以鼻地哼了一声，扭头迎向飞空艇，准备毫不留情地以火焰将其击坠。但当听到从飞空艇那端传来的那个声音后，诺威急忙阻止了青龙的意图。

“等一下！艾丽丝在上面！”

果然，通过飞空艇上的扩音装置，艾丽丝的声音清楚地传到了诺威等人的耳中。

“诺威！从那个被诅咒的女人的身边离开吧，你一直都被她蒙骗了！”艾丽丝大声喊道，“那个女人……玛娜的目的决不是想拯救世界，毁灭世界才是她的真正意图。因为……她就是十八年前将整个世界几乎毁于一旦的天使教会的教主！”

这句话语对于诺威来说就仿佛晴天霹雳一般，他急忙扭头望向玛娜。但女子似乎没有一点想辩解的意思，只是默默地看着飞空艇，好像早就预料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一样。

“相信我，诺威！我已经调查过骑士团中遗留下来的文献，并且曾参与过那场大战的吉斯摩尔团长也证实了我的猜想。帝国军、天使教会、红色的天空……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个女人所犯下的恶行！”

诺威求助般地望向一直凝视着前方的玛娜，“玛娜……你怎么了？快点、快点反驳她呀！这一切都不是真的……艾丽丝在说谎，难道不是吗？”

“对不起……”

当这句低语传入诺威的耳中时，少年心中最后的一点侥幸也宣告破灭了。他呆呆地望着玛娜，一时间头脑中一片空白。

在察觉到此时形势对我方不利之后，雷格纳及时作出了判断，毫不犹豫地全速向着另一侧飞去，转眼间便将飞空艇甩在了身后。艾丽丝急忙命令飞空艇追上去，但转眼间就已经失去了青龙的行踪。

看到已经没有希望追踪到雷格纳以及诺威等人之后，艾丽丝恼火地狠狠捶了一下面前的扩音器，然后只好无奈地下令暂时回到骑士团。

不久之后，雷格纳降落到了几十里外的一个偏僻的山谷中。诺威、尤里克以及玛娜从龙身上跳了下来，良久都没有说一句话。

“玛娜……艾丽丝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天使教会教主的事情……”诺威终于忍不住发问道。

玛娜点了点头，“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忘记过去……”

“骗人！”诺威沮丧地大声喊道，但他在心底已经明白了刚才艾丽丝所说的一切都是实情。

“但是那个男人……凯姆他不允许我忘记那些事情。”玛娜说道：“十八年前，凯姆并没有杀死我，而是将我带在身边周游世界，逼我看那一幕幕尸横遍野，满目饥荒的惨状。虽然他不能说话，但我却清楚地知道他将我带在身边的意图。在他心目中，即使我死了，也远远无法抵消我所犯下的罪行，因此他才会将我带在身边，强迫我亲眼看到我所造成的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惨剧。在那些年中，我曾经多次想从其身旁离开，但都被他抓了回来，并施以毫不留情的痛打。但是有一天走在山崖中时，他忽然疑惑地望向天空，陷入了迷惘之中。我趁此机会用一直隐藏在身边的短剑刺瞎了他的一只眼，但却在被其追捕的过程中失足掉下了悬崖……”



玛娜顿了一下，继续低声说道：“那时我真希望自己就此死去，但悬崖下的河水却令我毫发未伤。在那之后，我被河下游的村民救了下来，然后的事情就……”

“……破坏封印，以及拯救受苦受难的民众。这一切都是你对以往的赎罪吗？”尤里克忽然插话道。

“我、我是！”玛娜欲言又止，轻轻地叹了口气，“我只是相信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而已……”她将身体转向诺威，平静地说道：“谢谢你迄今为止帮我做的一切，不过，现在看来也该是我们分手的时候了……”

说完之后，玛娜转身便想离开这里，但诺威的话语却令她停下了脚步。

“等一下……”诺威垂着头，低声说道，“过去的事情怎样，我已经不想知道了。但是，我清楚得很，现在玛娜那想要救人的眼神是真心的……”说

到这里，他抬起了头来，眼神也变得坚定了起来，"我相信玛娜，我相信你现如今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所以，请不要说什么离开了。"

玛娜紧紧咬住自己的下唇，身体微微地颤抖着。当发觉似乎有液体想从眼眶中涌出时，她急忙扭过身去，不希望诺威和尤里克看见自己流泪的样子。

"谢谢……"

三

明命的直辖区，命之圣坛。

当将守护的士兵全部击败之后，尤里克、诺威以及玛娜来到了这里。不久之前，诺威虽然曾在执行任务时来到过直辖区，但亲临这个封印的所在地还是第一次。

命之圣坛四周都是无底的深渊，但圣坛的正中央却是一块美丽的花丛，五颜六色的花朵在这阴暗的室内洋溢着迷人的芳香，但是，在场的几人都不会为这艳丽花朵的外表所迷惑，它美丽的原因正是由于其吸食的生命。

而在花丛的正中央，一个中年男子默默地站在那里，似乎是早就在等待着诺威等人的到来。

十八年前的救世主——凯姆。

尤里克伸手拦住了愤怒地想要冲上前的诺威，沉声说道："等一下，那家伙要找的是我，你们先退后吧。"

"……为什么？"诺威不解地问道。

玛娜凝视着尤里克，忽然说道："明命直辖区的连队长……在三年前失踪的封印守护者就是你吧？尤里克。"

看到男子点头承认后，诺威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我……是个罪孽深重的胆小鬼……"尤里克平静地说道，"三年前当凯姆袭击封印骑士团本部的时候，我也在大神殿之内。当时的我完全被凯姆的强大吓昏了头，不顾生命垂危的奥罗团长自己没命地逃了出来，最终却因慌乱而失足掉下了悬崖。但在弥留之际，我与徘徊在那里的某个东西签订了契约……"

尤里克解开了皮衣，把自己的前胸袒露了出来。而出现在目瞪口呆的诺威眼中的，是被破坏得千疮百孔，已经完全腐烂变形的身体。

"这就是我与死神签订契约后付出的代价——不死的身体……"尤里克重新拉上了拉链，低声说道，"不杀死我的话，明命的封印是不会解除的。这就是凯姆为什么要去锈城找我的原因，也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他盯着诺威的眼睛，继续说道："记住，诺威。当我即将死亡时，死神便会与我一体化令我再度复活，而那也是让我进入'真正的死亡'的惟一的时机。"

"不行！"诺威急忙喊道，"那样一来，尤里克不就会……"

"我早就该死了。"尤里克摘下了面具，淡淡一笑，"不过能够为你而死，也算我对奥罗团长的一点补偿吧。"

诺威还想劝阻，但尤里克已经冲向了花丛中的凯姆。伴随着剑镰的挥动，被气流所吹起的花瓣纷纷扬扬地飞舞在了空中。

虽然现如今尤里克的实力已经足以称得上是超一流水准，但在与凯姆的交锋中，只过了几个回合他便只剩下了招架之力。看到尤里克露出败相之时，诺威急忙拔剑加入到了战斗中，但却仅仅在一个照面后便被凯姆击倒在地。

就在凯姆即将向诺威挥剑时，尤里克舍身挡在了少年的面前，而随之而即的便是喷洒而出的血雨。

凯姆惊讶地望着尤里克，似乎不敢相信有人竟然会受到如此重的伤也不立即毙命。而就在此时，一团灰青色的斗气瞬间笼罩在尤里克的全身。尤里克冷冷地盯着凯姆，将镰刀抛在了地上，稳步向其走了过去。

一记记足以致命的攻击落在了尤里克的身上，但男子却防似浑然未觉一般，只是一步步地向前走着，任凭凯姆一次又一次以利剑在自己身上划出深深的伤口。

这恐怕是凯姆第一次碰到这种怎么杀都不死的对手，因此一时也显得有些诧异。但他马上便恢复了镇静，反而以更加迅猛的攻势袭向了尤里克。

当利剑刺穿尤里克的胸膛时，一直隐藏在他体内的死神终于在尤里克的身后现出了原形。但凯姆似乎根本就没有在乎到这一怪物的存在，依然如狂风暴雨般将剑挥斩在银发男子身上。虽然死神一次次地想要维持尤里克的生命，但凯姆的攻势之强烈迅捷却令它再也无法履行自己的契约。

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已无法承受凯姆攻击的死神逃回到了冥界中。但尤里克却抓住了凯姆稍有迟疑的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猛地将他推下了深渊。

死神之死既是契约者之死，当以最后的力量救下了诺威之后，那个温柔的男人也终于迎来了自己这三年来梦寐以求的一刻……



“别用那种痛苦的样子看着我啊，小家伙。”倒在地上的尤里克望着悲痛欲绝的诺威，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我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你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才对嘛。”

“尤里克……不要死啊，尤里克！”诺威哽咽着喊道，但银发的男子却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放心好了，在那个世界见到团长后，我会告诉他你已经成为了一个最出色的战士的。再见了，诺威……”

尤里克的声音越来越低，最终完全陷入了沉寂中。

诺威呆呆地看着永远闭上了眼睛的银发男子，一动不动。良久之后，他默默地抱起尤里克的尸体，走进了不远处的花丛，并将男子轻轻放在了花丛之上。而就当他离开花丛的那一瞬间，圣花忽然燃烧了起来。在冲天的火光中，尤里克静静地躺在地上，脸上依然挂着那开朗的笑容。

玛娜扭过了头，不忍心再看下去。而诺威则一直停留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尤里克与花朵在火焰中一同化为了蓝色的光芒，渐渐消失无踪……

“咦？那个有些狂妄的家伙呢？”一直守护在封印地外面的雷格纳看到从门里走出来的只有诺威和玛娜时，有些疑惑地问道。但当他注意到两人的表情后，便明白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了。

“上来吧……”青龙低声说道，让两人乘到了自己背上。在自言自语了一句话后，雷格纳展翅向着高空飞去。虽然声音很小，但风还是将那句话送到了诺威的耳中。

“重量减轻了好多啊……还真是可惜呢……”

诺威将脸紧紧贴在雷格纳的背上，想要拼命抑制住听到那句话后胸口那股想哭的冲动，但泪水，还是不听话地在其脸庞悄悄滑落。

永别了，尤里克……

几乎就是在明命直辖区的封印被毁的同一时间，女神之城发生了某件事情。

当十八年前被帝国军攻陷之后，这个数千年来女神的居所已经与废墟没有什么两样了。不过，神官长依然命令重兵看守着这座空城，而且没有经过允许一律不许进入城内，违者杀无赦。

虽然守护军对于日夜无所事事地待在这里感到有些厌倦及无聊，但他们还是恪忠职守地守卫着女神之城。

他们本以为自己将会在这里无聊地度过一辈子，但就在这一天，城内忽然传来了一声不知是什么东西发出的怒吼。

撕心裂肺的怒吼声响彻天际，守护军惊恐地望着不远处的女神之城，但却没有一个人敢靠近去看



看里面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怒吼声直冲云霄，几乎令整个天地都为之震撼。

“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存在？”

在那一瞬间，这个念头几乎是同时出现在了数百名士兵的脑中。

当然，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诺威和玛娜来说，他们对这件事情是一无所知的……

四

气炎、神水、宝光、明命。世人一直以为，由前任神官长威尔德雷施下封印的场所只有这四地而已。但实际上，米德加鲁特大陆上的封印之地共有五处。

处于安全考虑，第五处封印所在地并不像前几地一样有着专门的直辖区，而且更是完全对外界封锁了与其相关的一切消息，甚至连大部分封印骑士团的成员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的存在。

除了担任此地守卫的部队之外，知道这个地点的只有神官长、骑士团团长、各直辖区的连队长以及神官团的几位长老而已，而诺威则是在很久之前从养父奥罗的口中得知这一场所的存在的。

天时塔。矗立在极北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的这座高塔便是第五个封印之地。而担任天时守护者一职的正是封印骑士团的团长——吉斯摩尔。

而当玛娜、诺威以及青龙出现在天时塔前时，驻扎在这里的骑士团守护军也迎来了自己执行这项任务时起的第一场战斗。不过，虽然能身处于此地的骑士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封印骑士团精英，但他们在诺威的剑术、玛娜的魔法，以及雷格纳的攻击下却显得毫无还手之力。

与当初进攻神水直辖区一样，雷格纳依然是独自守在入口处阻止守卫军进入塔内，而诺威与玛娜则在他的掩护下直奔塔顶。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有两个人正在通往塔顶的楼梯前等待着他们，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件事情一样。

吉斯摩尔，以及……艾丽丝。

当看到弑父仇人出现在自己面前时，诺威毫不

犹豫地拔剑冲了上去。

这是两人的第三次交锋了，虽然吉斯摩尔的实力一如既往地强大。但这些天来的磨练却使得诺威的实力也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如果说第一次的胜利是因为吉斯摩尔未使出全力，第二次的胜利是因为那种神秘力量的发动的话，那么，这一次诺威则是真正凭借着自己的实力逐渐占据了上风。

当吉斯摩尔的盔甲再一次受到利剑的攻击时，那副盔甲终于因承受不了而散架掉落在了地上。而当看到吉斯摩尔一直以来都隐藏在盔甲之下的身体时，诺威完全被惊呆了。就连艾丽丝与玛娜也因这突如其来的冲击而停止了交手，一同向着吉斯摩尔看去。

出现在众人眼中的吉斯摩尔，已经变成了一个人形的黑色物体，不知从何处而来的黑气笼罩在他的全身，只有眼睛以及那白色的牙齿才能证明他"人类"的存在。

"可恶……竟然敢让我受到这样的屈辱……"当明白自己的真身已经被众人看到后，吉斯摩尔咬牙切齿地吼道，"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诺威！"

"一切都结束了，吉斯摩尔！"在短暂的惊讶过后，诺威再次回到了现实中。他将剑平举在胸，向着吉斯摩尔猛冲了过去。但令他有些奇怪的是，吉斯摩尔根本就没有作出任何闪躲的动作，只是在那里冷冷地看着自己。

而当那柄剑完全没入对方的身体之时，诺威终于知道吉斯摩尔不躲避自己攻击的理由了。因为，他刺中的目标并非是封印骑士团的团长，而是……被吉斯摩尔抓住脖颈作为挡箭牌的艾丽丝……



"哈哈哈哈，艾丽丝，果然到最后你也是我的得力部下啊！"吉斯摩尔狂笑着将艾丽丝扔到了地上，然后转身如鬼魅般消失在了众人面前。

切断空间——这便是吉斯摩尔与黑暗之神签订契约后所获得的力量，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千钧一发之际将远在数米外的艾丽丝抓来当作盾牌。但是，使用这种力量需要耗费他极大的精力，所以吉斯摩尔才会在得手之后立即逃跑。

"为什么……为什么我会倒在这里？"艾丽丝瘫倒在诺威怀中，直到现在，她依然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为什么……为什么团长大人会这样对我……"

"别说话了，会让伤势加剧的！"诺威急忙说道。

他将求助的眼神投向玛娜，希望女子能够以自己的魔法救助艾丽丝。但玛娜却默默地摇了摇头，她非常清楚，在受到这么重伤的情况下，艾丽丝已经难逃一死了，即使自己竭尽全力最多也不过是能将她的生命多维持几分钟而已。

"我、我一直相信……骑士团一定是正义的……"艾丽丝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鲜血自她口中缓缓流出，"每天、每天我都在拼命锻炼……希望能够保护人民不再受到伤害，可是……可是为什么会这样……"

"艾丽丝……"诺威将女子紧紧抱在怀中，此时的他早已泣不成声。

当听到诺威的声音后，艾丽丝慢慢地伸出右手抚摸着少年的脸颊，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直到最后……你还是这么温柔呢。那样温柔，同时又是那样地无所畏惧……我就是、我就是喜欢那样的你……诺威，你知道吗？我、我一直都非常……非常……"

遗憾的是，艾丽丝并没有说完这句话语。而当觉察到女孩的身体渐渐变得冰冷时，诺威知道，他已经永远失去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艾丽丝！"少年仰天发出了绝望的悲鸣。

天时塔最顶层，在封印之间内，充满愤怒的诺威与逃到此地的吉斯摩尔终于开始了最后的一战。

"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善与恶，有的只是强者与弱者！而且，一定会是强者支配弱者！"

"这只是你自己的想法而已！我……我相信玛娜，我相信这个世界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而且，我一定会为父亲以及艾丽丝报仇的！"

已陷入疯狂状态的吉斯摩尔第一次将黑暗之神的力量完全发挥了出来。但最终，诺威还是在玛娜的协助下一同将注入了魔法之力的利剑刺入了这位骑士团团长的胸膛。

"吉斯摩尔，你已经输了。"诺威看着跪在地上吐血不止的吉斯摩尔，冷冷说道，"从今天开始，将再也不会有被迫要成为祭品的民众了，而封印骑士团的历史也将就此完结！"

当听到这句话后，吉斯摩尔忽然狂笑了起来。他强忍着剧痛站起身来，踉跄着走到了大殿正中央的天时塔封印——圣沙漏的旁边，大声喊道："既然如此，诺威啊……我就让你看看，你所认为的正义究竟是多么可笑吧！"

吉斯摩尔抽出剑来，以全身的力量刺穿了圣沙漏，而后闭上眼睛张开双臂，仿佛是享受般地承受



着那铺天盖地般的沙尘的洗礼。蓦然间，黑色的影子爆炸了开来，将整个天时塔上层的空间完全吞噬进去后变为数条黑色的触手盘踞在了塔外的上空，而后化作碎片消失在了风中。

同一时间，女神之城。

地面的魔法阵上，红色的咒文渐渐消失无踪，而在这18年来一直被咒文所束缚的那个生物也终于又一次恢复了行动的能力。

“不能原谅……不能……原谅！”

狂怒的吼声充斥着整个空间，而后化为愤怒的火焰将周围数里的土地全部化为了焦土燃烧殆尽。

在无边无际的火海中，红色的巨龙冲天而起。

五

在被吉斯摩尔体内的黑暗之神吞噬之前，诺威与玛娜逃出了天时塔。而在塔外面，他们意外地遇到了刚刚赶到此地的神官长塞雷。

虽然早就知道塞雷是神官长，但玛娜一直以为自己的哥哥已经完全被名利冲昏了头脑，完全不顾民众的死活，因此才会一直不想去见他。

“现在，所有的民众都可以从封印骑士团的暴政下得到解脱了。当看到这一幕后，身为最高领袖的你是什么感觉呢？”玛娜盯着孪生兄长的眼睛，冷冷说道。

塞雷摇了摇头，低声说道：“玛娜……你解放的不是民众，而是最终的封印……”

诺威疑惑地望向神官长，但从塞雷口中说出的那番话语，却令他和玛娜完全惊呆了。

“为了维持直辖区的封印之键，必须要以民众的牺牲为代价。但只有这样做，才能令最终封印——红龙得以维持啊！”

从塞雷的口中，玛娜与诺威终于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十八年前，凯姆的契约对象——红龙代替女神担任起了这个世界的最终封印。但是，与身为人类的女神不同，龙族有着极为强大的力量，如果红龙一旦暴走的话便会令整个世界再度陷入危难之中。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在经过苦苦思索后，前任神官长威尔德雷在三年前专门设立了五个封印之键，以少数人的生命为代价牢牢封印住了红龙。但这种封印方式在令绝大多数人类得到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同时却会让红龙受到世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并会将她的灵魂完全封印在黑暗之中。

从人类的角度来说，威尔德雷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但对于曾并肩作战的红龙以及凯姆来说，这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当新的封印制度执行之后，凯姆虽然失去了与红龙的心之联系，但他却能清楚地感受到身为自己半身的红龙的痛苦。正因如此，他才会在三年前愤怒地冲入封印骑士团大神殿杀死了威尔德雷。而他之所以想要杀死尤里克，也是由于他终于明白只要杀死各个守护者便可以解除封印的原因所致。

现在，所有施加在红龙身上的封印都已解除。但这数年间所经历的痛苦却已令她完全发狂了，如今的红龙眼中看不到任何事物，耳中听不到任何声音，充斥在她脑中的只有对背叛自己的人类的愤怒与憎恨。

毁灭一切吧！将人类全部杀死吧！

这就是红龙现在最想做，也是正在做的事情。她飞舞在空中，以地狱的业火令其经过的每一寸地面都燃烧了起来，如果放任她这样继续下去的话，过不了几天，整个世界便都将沦入无边无际的火海之中。而造成这一状况的，正是本以为解除了封印便可以令民众得以解脱的诺威与玛娜！

“怎么会这样……”玛娜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





朵，她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一直以为的正义竟然完全都是错的。

"玛娜……你又犯下和那时一样的过错了……"塞雷低声说道。

"不要说了！"玛娜拼命地摇着头，乞求般地喃喃自语道，"求求你，不要再说了……我、我不知道这些……这、这不是我的错……不是……"她倒退几步跪在了地上，忽然诡异地笑了起来，"玛娜、玛娜是坏孩子……妈妈……我又一次……"

"没关系的，玛娜！"看到女子的样子后，诺威大声喊道，"我会保护的，不论是这个世界还是玛娜都是如此！"

说完之后，他转过身来面向着塞雷，坚定地说道："神官长大人，请告诉我们红龙现在的位置吧。我、我一定会弥补我们所犯下的过错的！"

塞雷轻轻叹了口气："去那个地方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红龙以及那个人一定会在那里碰面的。"

"那里？"

"圣地——女神之城。"

六

熊熊燃烧的火焰，化为火海的城池，流离失所的民众……

在前往女神之城的路上，类似于此的景象数次出现在了雷格纳与诺威的面前。而且，他们更是在空中与红龙不期而遇。

"可恶！竟然敢欺骗我！"

"我成为最终封印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人类，而只是为了那个人而已！那个人……那个人到底是谁？"

"我在神殿里受着那样的痛苦，为什么人类要对我这样？为什么！"

红龙不断地咆哮着，而雷格纳则将其咆哮的内容告诉了诺威。如今的红龙已经完全迷失了心智，甚至就连十几米外的诺威等人都看不见，只是一边不断向下方喷吐着火焰一边飞着。

如果杀死代替女神成为最终封印的红龙的话，那最终封印便将就此崩坏，世界也许将再一次失去均衡；可如果不杀死红龙的话，那照这个形式发展下去，世界最终也只有毁灭一途。万般无奈下，诺威只得作出了先向红龙展开攻击的决定。但由于红龙的速度实在是太快，雷格纳几乎是倾尽了全力才跟上了她，更不要说抽出时间来发动进攻了。

紧追着红龙，雷格纳载着诺威与玛娜一同降落在了女神之城里面。在那里，他们竟然见到了本以为之前已在明命直辖区坠崖而死的凯姆，而且他似乎已经在这里等待了很久了。但是，狂怒的红龙甚至连自己的契约者都不认识了，几次都以火焰将想靠近自己的凯姆逼了回来。

当发觉红龙又一次想要展翅飞起开始大肆破坏时，凯姆转过身来，以念语向雷格纳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

"打倒安吉尔吧……不管是对我还是她来说，这都是最好的方法……"

红龙的死也就意味着契约者的死。但即使明知如此，凯姆还是毅然下定了这个决心。

当雷格纳以全力吐出的火球击中红龙时，红龙发出一声悲鸣，坠落在了女神之城的正中央。而就在生命之火即将消逝之前，她也终于从狂怒的状态中再度恢复了理智。

"凯……姆……？"望着慢慢走向自己的男子，红龙以微弱的声音从口中吐出了那个令其魂牵梦萦的名字。

"你……听见我的声音了吗？真是抱歉……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你为了我……究竟是在与多少人为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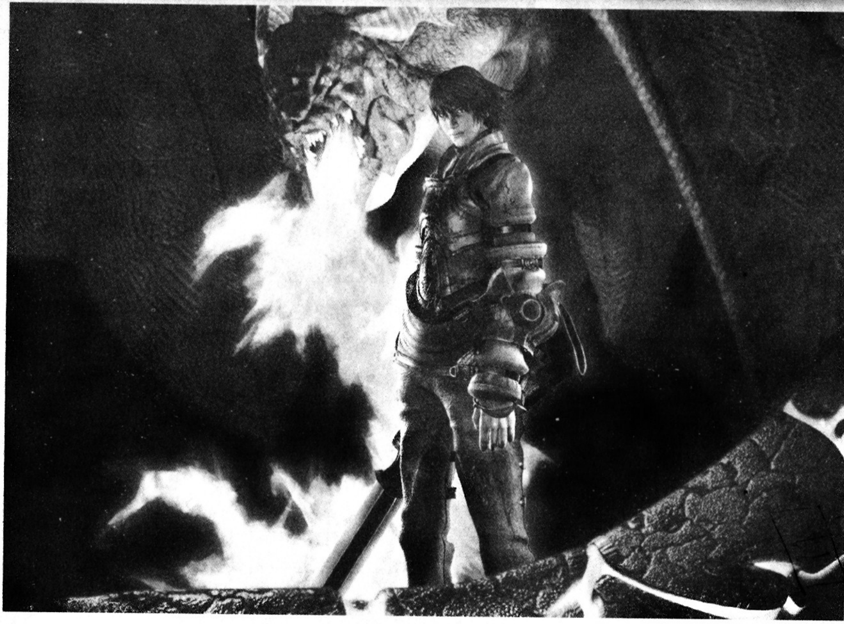
"你的眼睛……是吗……你是因为感受到我被施加封印的痛苦后分神，才会被那个小女孩刺瞎的啊，一切都是因为我……"

无法言语的男子默默地看着向自己倾吐着心声的红龙，眼中流露出的是无比温柔的眼神。

"我……我是多么想和你见面啊，凯姆……我一直在等待着，与你重逢的这一天……"

凯姆慢慢走上前，轻轻抚摸着红龙的面庞。当感受到男子那熟悉的体温时，完全放松了下来的红





龙终于轰然倒地，欣慰地永远闭上了眼睛。而就在其气息消失的一刹那，蓦然燃起的火焰覆盖了她的全身。

凯姆转向诺威所在的方向，第一次向少年露出了笑容。即使在火焰也笼罩在他身上的时候，男子的笑容也没有丝毫改变。

女神之城……

十八年前，正是在这里，濒死的男子与濒死的龙签订了契约；也正是在这里，高傲的龙甘愿为了一个渺小的人类承受巨大的痛苦。

还记得吗？初次的相遇……

“签订契约？哼，愚蠢的人类，你以为你有那种资格吗？”

“回答我，是契约还是死！也许我没有与你签订契约的资格，但是，我必须活下去！”

还记得吗？并肩作战的岁月……

“圣龙……那是吾等之尊，我不可能赢得过它的！”

“……”

“……哼哼，竟然需要人类的鼓励，我还真是软弱啊……好，一起上吧，凯姆！”

还记得吗？那次悲伤的别离……

“我有点冷，为我暖一下吧……这样就好……把我……作为最终封印吧。”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流泪呢……有一件事你要好好记住，安吉尔(Angel)，这是我的名字。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将自己的名字告诉人类……永别了，愚蠢的人啊……”

十八年前，龙为了拯救男子而成为了这个世界的最终封印；十八年后，男子为了拯救龙而选择了放弃这个世界。

为了这一刻的到来，人与龙苦苦等待了十八年……

“这样就好了吧，凯姆……”

“嗯，走吧，你我一起……永不分离……”

诺威呆呆地看着这一切，目送着红龙与凯姆在火焰中随风而散，消失无踪。

“对于他们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了吧……”他垂下了头，低声说道。

“现在可不是感伤的时候。”雷格纳望着头顶那蔚蓝的天空，沉声说道，“世界的终焉……已经开始了。”

伴随着这句话语，天空忽然发生了颇为诡异的变化。原本平静如镜子一般的天空就仿佛被投入一颗小石子的湖水一般，漾起了道道波纹。

突然间，蓝色的苍穹如镜子一般碎裂了开来，无数的天空碎片纷纷扬扬地自天坠落。

而取代了蓝天白云位置的，是一幕令所有人都为之心惊胆战的景象。

宛如鲜血一般将整个世界都映为一片红色的——血红的天空……



第五章

一

当看到自己头顶的那片天空再度变为血红色时，整个米德加鲁特大陆上的人们都为之疯狂了。

无数人被吓得精神失常，无数人以各种方式抢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无数人抛家弃子逃到深山老林，无数人烧杀抢掠以求在被怪物吃掉前的这最后一段时间里满足一直隐藏在自己心底的邪恶欲望……

诸如此类的一幕幕景象清楚地出现在了飞于赤空之上的雷格纳和诺威眼中。对于曾亲身经历过十八年前那场浩劫的人类来说，即使做出怎样的举动都不足为奇。但直到此时诺威才明白，当面临这种劫难时，人类是多么地渺小、多么地无助、又是多么地丑恶。

不过，比起这些来，反而是玛娜的情况让诺威更为担心。

自从得知都是由于自己的原因才会又一次造成世界崩溃之后，玛娜便精神失常了。现在她的神智已经倒退回了六七岁的时候，总是在胡言乱语着，偶然还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对不起！对不起！一切都完了吗……妈妈，不要、不要打我！这个世界……已经完了……”

“蛇！蛇来了！妈妈，不要啊！对不起，救救我啊！”

“塞雷……妈妈只喜欢塞雷，不喜欢玛娜。因为塞雷一直都是好孩子，而玛娜是坏孩子，所以妈妈才不喜欢我。但是……但是好孩子却是不会被神喜欢的！神讨厌好孩子，神只喜欢自己喜欢的孩子，所以，即使玛娜是个坏孩子，神依然喜欢玛娜！”

诺威再也听不下去了，他紧紧抓住玛娜的肩膀，拼命地摇晃着。“玛娜，醒醒吧！凯姆已经不在了，已经没什么值得你害怕的东西了。我、我会保护你的，一定会保护你的！不管这世界变成怎样，我一定会战斗到最后！”

“这个女人已经没用了，现在的她只是个累赘而已。”雷格纳不屑地说道，“小鬼，给你个建议，在这里把她丢下吧，这样对任何人都好。”

“不行！”诺威大声喊道，“这个世界，还有玛娜，我都不会放弃的！”

“愚蠢至极！”青龙冷笑了一声，“那你告诉我，你怎样拯救世界以及这个女人？你以为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你的自信从何而来？”

“看你的表情，和抓耳挠腮的猴子有什么区别……”看到诺威语塞的样子后，雷格纳忽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算了，我给你个建议吧。好好抓紧我。”

话音未落，雷格纳便猛地向更高的天空飞去。

“雷格纳，你要去什么地方？”

“跟我来吧，我带你去看一个崭新的世界！”

青龙的长啸回荡在天空之中。

封印的崩溃不仅会导致世界的毁灭，并且还会导致时空的歪斜。而正是在这扭曲的波动中，那个在太古时代便已存在的建筑再度出现在了时空的缝隙之间。

古之墓碑——这个浮于空中的巨大城池是神龙一族留下的太古的遗物，神龙族千万年来所积累的知识与文化结晶尽数被储存在这里。在雷格纳的指引下，诺威与玛娜来到了这个只在传说中留下过记载的场所。

而就在诺威惊叹于建筑内那巧夺天工的构造时，一个不知从何处而来的毫无感情色彩的女声传入了他的耳中。

“被抛弃的女孩，渴望爱，渴望神”

“当其获得了新能力后，龟裂与混乱也于神之造物中而生”

诺威惊讶地环望四周，但却找不到声音究竟来自何方。

“这个声音……究竟是？”

“种之书。”雷格纳尽量想平静地回答，但声音中的颤动已经说明了他内心的激动之情，“将一切的真实传达给我们的记忆之声……”

声音继续传来，但诺威却完全听不懂那些言语究竟意味着什么。

失去语言之力的男人，变成复仇之鬼降临

与红龙签订契约的他将前所未有的希望带给吾等

陷入禁断之爱的女人，向神献出己身

懦弱的男人，深爱着走下神坛的女人，并期盼借助黑龙之力合二为一

懦弱的男人，因这爱与欲步入“棺”中，并以死亡实现了他所企盼的融合……

来到“棺”前的黑龙，凭借血之记忆悟得一切之后，黑龙有了名字，成为了父亲，成为了真

正的自身

红龙成为了封印的一部分，堕落之龙将会化为吾等步向新世界的踏板

但与此同时，她却被封印在了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

抱持着爱之幻觉的男女，结合后无法成为一体

棺中诞生的造物，是吾等期待已久的真人类

通往新世界的序幕自此拉开

愚蠢的被造物破坏了自己的封印，玩弄积木般的行为亦将导致红龙的决裂

红龙失去光芒之时，破坏封印的女人便将出现

此女会将真人类引向吾等之存在，而给予真人类的试炼也将由此开始

黑龙的血此刻已注入了吾等全部的记忆，所有道路也在其面前展开

一定，一定要令真人类觉醒于“骨之棺”之前

“我完全听不明白……”诺威皱眉道，“真人类究竟是什么？”

“还不明白？”雷格纳忽然笑了一声，“现在在说的，不就是你的事情吗？”

诺威大吃一惊，“我的事情？雷格纳，什么意思？”

“不要心急，继续听下去你便会明白的……”

神，再次利用了曾被自己舍弃的女孩

接近真人类的女孩使前者为之迷惑，而这接触将会成为迈向重大选择的起点

遥远的往昔，旷日持久的战火燃起于吾等与神之间

吾等败于神之手下，被迫离开了王者之御座

但吾等神龙一族那真正的高贵却是永世难忘的

同胞们没有在绝望与悲观中就此沉沦

而是遵循那无名的存在的意志创造出了一种造物，并将其化为吾等的工具

“明白了吧，诺威。”雷格纳沉声说道，“创造人的并非神，而是……神龙族。人类总以为自己才是世界上的第一个造物，实在是太肤浅了……”

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吾等终于等到了真人类的诞生

而这，也预示着神龙一族向神掀起反旗的一刻的到来

“骨之棺”，既是无名的存在的道具，也是吾等之武器

当新人类现身之时，它便将展现出自己真正的价值

届时，无名的存在或许将死于自己创造的玩具手中

所有的试炼，都是为了令吾等再次登上御座

就将一切的真实，尽数铭刻于神龙族末裔的血之记忆……

声音越来越弱，直至完全消失。诺威呆呆地坐在青龙的背上，一时间不知该做什么才好。他本以为来到此地便可以得到可以拯救世界的力量，但没想到却会得知这些完全被隐藏在黑暗中的，令人震惊的历史。

“我是……真人类？”他注视着自己那与常人毫无二致的手心，喃喃自语道。

“这才是真实的历史。”雷格纳的声音一如平日的沉稳，“从古至今，一切的一切，我都了如指掌。”



“等一下，雷格纳。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这里来？知道我是什么真人类……和拯救世界有关系吗？”

雷格纳没有回答他，只是展翅向着出口出飞去，意味深长地说道：“待在这里已经没用了，先出去吧，不久之后，你便会得知所有你该知道的事情的……”

当刚飞出古之墓标，在外面的平台上稍作休息的时候，诺威惊讶地发现，封印骑士团的飞空艇也正在向这边飞来。从印在船



身的标志来看，这应该是神官长塞雷的专用飞空艇。

“也许神官长也是为了想要找到拯救世界的方法才来到这里的吧。”

诺威这样想着。但当飞空艇停靠在平台之上，那个从艇上走下的身影映入其眼中时，他浑身的血液在一瞬间凝固了。

“不可能……这不可能……”

诺威瞠目结舌地看着走向自己的那个身影，喃喃自语道：“不可能……是幽灵吗？还是说……是时空的歪斜才会让你再度出现在我面前……你明明、明明已经被吉斯摩尔……”

“诺威！”棕发的少女略微有些生气地嗔道，“老是盯着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什么怪物。”

“艾丽丝！”当确信自己并非眼花时，诺威大喊一声，冲上前去将少女紧紧抱在了怀里，“这、这不是幻觉……是真的艾丽丝！你还活着！”

“喂喂，你干什么！”艾丽丝猝不及防，害羞地喊道，脸红得像发烧一样。但她只是略微挣扎了一下，便没有再做出抵抗，而是也轻轻搂住了诺威。

良久之后，艾丽丝轻轻地从诺威的臂弯中挣脱了出来。在稍稍令自己的情绪镇定下来后，她也向诺威讲述了自己获救的原因。

“塞雷？是塞雷大人救了你吗？”

艾丽丝点了点头，“我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多亏了神官长大人将自己的一部分生命之火传进了我的体内，再加上龙言魔法的强大力量，这才令我保住了性命……”

“太好了……”诺威长舒了一口气，“塞雷大人也在飞空艇内吗？”

“不，他已经乘另一艘船先行进发了。也是他告诉我在这里可以找到你们的。”

当听到塞雷的名字后，一直蹲在地上傻笑的玛娜忽然站了起来，呆呆地嚷道：“塞雷！塞雷！塞雷！妈妈，塞雷才是坏孩子！不是，不是我！”

看到玛娜这副样子后，艾丽丝将疑惑的眼光投向了诺威。“这个女人……”

“精神崩溃了……”诺威叹了口气，低声说道，“不过，我一定会令一切恢复原状的。玛娜和世界，两者我都不会放弃。”

“没有拯救的必要。”

忽然间，一个苍老男子冷冷的声音刺入了诺威和艾丽丝的耳中。

两人急忙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而令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说话的人竟然是玛娜。但女子此刻的感觉却与平日截然不同，她直勾勾地盯着前方，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

当感受到那种气息后，雷格纳浑身剧烈一震，连忙做出了应战的姿势，就如同遇到前所未有的强敌一般。

“玛……娜？”

诺威想要向前询问女子是什么回事，但却被雷格纳的一声大喊停止了脚步。

“不要过去，诺威！那不是玛娜！而是……神！”

玛娜将脸转向了诺威，红色的眼眸中看不到瞳孔的存在，只有一个不断旋转的红点盘旋在正中。

“人类是我的玩具，龙族是我的奴仆。世界只不过是我的庭院，破坏了只要重建就可以……我才是全知全能，掌控这世间一切的存在！”

伴随着玛娜（神）的狂笑声，天地又一次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二

同一时刻，玛娜的内心世界。

妈妈的样子，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妈妈的笑容，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妈妈对我笑过吗？没有。每次当她面对我时，随之而即的总会是责骂、毒打、羞辱……

我拼命地想要讨妈妈欢心，但是，一切却都无济于事。

妈妈……只喜欢塞雷……

为什么？就因为塞雷是男孩吗？不、不可能！一定是因为我是坏孩子吧！

如果我变成好孩子，妈妈就会爱我吗？

爱我吧、爱我吧、爱我吧……妈妈……

那一天，妈妈第一次单独带我出去玩，虽然地点只是渺无人烟的山间，但我依然高兴得都快要哭了。

我以为妈妈终于开始爱我了，所以，当妈妈告诉我在这里等她一会儿，然后独自离开时，我开心地在山间寻找着花朵，然后编织成一个个花环，想等妈妈回来后亲自戴到她的头上，一定、一定会非常美丽的！

我等啊等啊，等啊等啊。脸上挂着微笑，坐在原地一动不动。

当月亮第三次升起在黑暗的天空中时，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

妈妈……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玛娜……变成了谁都不要的小孩……

我抽泣着走在黑暗的旷野中，不住地呼唤着妈妈的名字，但回应我的只是呼啸的寒风以及不知是何种野兽发出的嚎叫。

雨下了，铺天盖地地冲刷着整个世界。我双手抱肩，瑟瑟发抖地躲在树下，终于忍不住痛哭失声。

妈妈，我好害怕……妈妈，玛娜真的是那么令你痛恨的坏孩子吗？

忽然，一个苍老而又温柔的声音传入了我的耳中。

"坏孩子……坏孩子又怎样？神讨厌好孩子，神只喜欢自己喜欢的孩子。"

我害怕地环顾四周，却找不到说话人究竟在何方，但那声音，依然自四面八方自刺入我的脑海中。

"您是……神吗？"

我怯生生地问道，而回应我的则是嗤嗤的笑声。

"玛娜啊，从今天起，你便是我在人间的代理人。我会赐给你力量，而你的任务便是毁掉这世间的一切封印。记住啊，玛娜，如果你尽可能让自己得到神的关爱，那么你就能得到其他所有人的爱。"

笑声、哭声、惨叫声，棍棒抽打在身上的碰撞声，泪水滴落在地面上的滴嗒声，塞雷眼睁睁地看着我被毒打却发出的微笑声。各种各样的声音在我脑海中杂乱无章的快速闪过，但最后停留下来的却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如果你尽可能让自己得到神的关爱……"

我默默自雨中缓缓站起，不知从何处忽然出现的红色长袍覆于全身，我所立足的地面顷刻间化为了红色的海洋。

"那么……你就能得到其他所有人的爱……"

我、我想要得到爱！妈妈的爱，神的爱，这世间所有人的爱！

大笑声过后，那个声音缓缓消失了。我慢慢地昂起头，瞳孔之色也慢慢由纯净之蓝变为血腥之红。

天使教会的教主自此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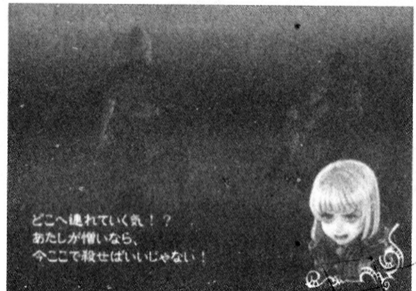
二十四岁的玛娜站在黑暗之中，呆呆地看着六岁的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

在神的旨意下，她掌控了数百万士兵的心灵，席卷米德加鲁特大陆的战火由此点燃。

在神的旨意下，她毁坏了海洋、沙漠、森林三大神殿的封印，并冷酷地诱使女神芙丽叶自杀于自己的哥哥凯姆面前。

在神的旨意下，红色的天空现于世间，而随之而即的，则是成千上万的生命或成为天使的食粮或尸横遍野……

"放开我！好疼！"六岁的玛娜拼命地挣扎着，但却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个被称为凯姆的男子的掌心，"你要带我去哪里！恨我的话就杀了我啊！杀了我！杀了我！为什么你不杀了我！"



眼前的一切忽然消失，数秒钟后出现的，则是横七竖八散布在大地上的无数具已腐烂生蛆的尸体。

"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你犯下的罪。你没有死的资格，即使你的死也不足以抵消这一罪行之万分之一。活下去，睁开眼睛，看看你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

凯姆的念语又一次刺入了二十四岁的玛娜的脑海中。女子痛苦地抱头跪在了地上，放声大哭了起来，"不要！我不要再看到这些听到这些了！我不想再记起这些事情了！讨厌！妈妈，原谅我，妈妈，我再也不干了，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跟我一起回去吧，玛娜。"

忽然间，这个温柔的声音传入了二十四岁的玛娜的耳中。她睁开眼睛，而出现在她面前的，是在红色的神殿中正在与八岁的自己对话的少年。

"放心好了，玛娜，我会保护你的。所以，和我一起回到我们的世界中吧。"

"爱我、爱我、你会爱我吗？"八岁的玛娜抬头望着这个陌生的少年，脸上露出了如同哭一般的诡异的笑容。"你是谁？你会对玛娜温柔吗？你会爱玛娜吗？你会爱是一个坏孩子的玛娜吗？"

"我才不管什么好孩子坏孩子！不管你以前做过些什么，我需要的是玛娜，是现在的玛娜！"少年激动地喊道。

当听到这句话后，八岁的玛娜脸上忽然现出了痛苦的表情。

"好疼！"她大声喊道。

而随着这声大喊，空间瞬间被血红色所笼罩，三人置身之地顷刻间便由神殿化为了由无数血管组

成的世界。

无数只自血管中诞生的红色小天使从四面八方向少年猛攻过来，而在其中，女孩与少女的声音也不断传入少年的耳中。

"好讨厌，我不想看那些……我不想听那些……"二十四岁的少女哭喊道。

"妈妈，原谅我，对不起，对不起……"六岁的女孩哭喊道。

"玛娜！"少年一边苦苦迎战一边大喊道，"清醒过来吧，想一想你所期望的究竟是什么！"

"你是……谁？"二十四岁的玛娜惊慌地向四周张望，但似乎根本就看不见少年的身影，"好熟悉的声音……那样地温柔……那样地关心我的声音……你是我所期盼的'那个人'吗？我是你所期盼的'那个人'吗？"

"玛娜，我一定会将你带回去的！"名为诺威的少年怒喝一声，猛地将剑锋刺入了那个一直在召唤出同伴的小天使身内。

而在那一瞬间，哭泣的六岁的玛娜、迷惘的二十四岁的玛娜、跳到空中准备向诺威发动攻击的小天使们……一切的一切都完全停滞在了空气中。而在这静止的世界里，惟一能听见的，只有少女那略带着颤抖的声音。

"我……能回去吗？在那个世界里……有我的容身之所吗？

诺威点了点头，坚定地说道："有的，一定有的！我会成为玛娜的容身之所！"

"可是……"

"不要害怕，你已经克服了自己的心魔，所以，回来吧！"

在良久的沉默后，笑容终于再度出现在了二十四岁的少女的脸上。

"嗯……"

伴随着这声话语，六岁的小女孩消失了，红色的血管消失了，邪恶的小天使们消失了。出现在诺威面前的，是少女那宽心的笑容。

耀眼的白光过后，玛娜与诺威终于又一次回到了现实世界中。而此时的玛娜，也终于凭借诺威与自己的力量摆脱了十八年来一直束缚着自己，寄生在自己身上的"神"。

"欢迎回来，玛娜……"诺威望着还有些不知所措的少女，微笑着说道。

"嗯……"当听到这句话后，玛娜微笑着回应道，但泪水却忽然间不听话地夺眶而出。

艾丽丝在不远处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心中有些隐隐作痛。如果是不久之前的她，一定会冲上前将两人分离开来。但是，现在的她已经失去了这个资格，因为……

艾丽丝用力摇了摇头，将不久前发生的那一幕从脑中驱散了开去，然后走到了诺威和玛娜的身边。

"恭喜你了，诺威。"艾丽丝强挤出了一丝笑容，"现在这边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吧？那么，我们一起去那个地方吧，塞雷大人还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呢。"

"那个地方？"

"人类的起源之所——约束之地。"

三

约束之地。

太古的往昔，这里是神创造世界时初次降临之地，也是令人类得以诞生的温床。

按照艾丽丝的说法，神官长塞雷将会在此地举行封印的仪式，令世界再度恢复到原来的形态。

"怎么，塞雷大人已经找到拯救世界的方法了吗？"诺威惊喜地喊道。

艾丽丝点了点头，平静地说道："很简单，只要找到代替红龙成为最终封印的新的女神就可以了。"

"新的女神……塞雷大人已经找到那个女孩了吗？"

艾丽丝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低声说道："等去了之后你就知道了。"

但就在离艾丽丝所说的地点还差几百米的地方，载着三人的雷格纳忽然降落在了一个火山口的旁边。

"这里是……"当从雷格纳身上下来后，诺威疑惑地张望四周，不明白为什么青龙会降落在这里。

"这里便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地！"雷格纳沉声喝道，"诺威啊，时刻已经来到了！"

"雷格纳……你在说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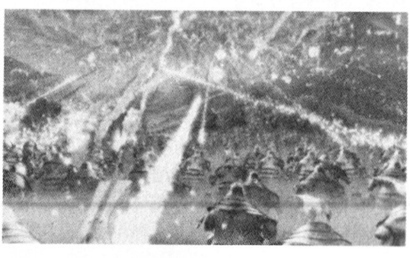
"不要再理会那些俗事了。在这下面沉睡的那个东西，对于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和我一起去那里成为真正的你吧！"

"重要的东西？那是什么？"

"由神造就之物——骨之棺。"

"等一下。"艾丽丝急忙喊道，"如果我们不快点去的话，那封印的仪式就……"

"住嘴！"雷格纳突然怒喝道，"人类变成怎样



与我们毫无关系，你们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但诺威却与你们截然不同！”它将头转向诺威，以不容反驳的声音说道，“真人类啊，随我一同前来吧。”

“雷格纳……”诺威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两步，此刻，他忽然觉得宛如自己父亲一般的青龙变得有些陌生了起来。

“在古之墓标里，你已经从种之书那里了解到了吧。作为神龙族‘计划中的被造物’，你没有选择的权力。与我一同前往骨之棺吧！”

“诺威……”玛娜与艾丽丝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少年。

当发现诺威有些不知所措后，玛娜走到他的身边，柔声说道：“自己的未来，就由你自己来决定吧，诺威。不论你选择什么，我都会站在你这一边的。”

在犹豫了良久之后，诺威咬了咬牙，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昂起头来，毅然说道：“对不起，雷格纳。我不知道你打算做什么，也不知道种之书的预言究竟有什么用。不过，我是人类，所以我现在的决定就是令封印的仪式完成以拯救这个世界，仅此而已。”

“我再说一遍，种之书并非什么预言书，而是神龙族在遥远的往昔便对后世将会发生的一切如实做下的记录，是宛如历史一般的存在。而历史则是不容违背的！”雷格纳长啸了一声，高高飞向了天空，震耳欲聋的声音回荡在空中。“我的同胞们啊，觉醒吧！如今，我们神龙一族实现千万年来的悲愿的一刻已经来临了！”

伴随着这声长啸，无数的白色飞龙自火山口飞了出来，转眼之间便覆盖了整个天空。抬头望去，入眼之处尽是飞龙的身影。诺威等人瞠目结舌地望着这一幕，但却不知该如何来阻止自千万年的长眠中再度苏醒过来的神龙一族。

正当世界即将再一次被危机笼罩之时，忽然间，不计其数的绿色光束自地面射向了飞龙的阵营中。从远方慢慢向这边走来的，是由神官长塞雷所率领的成千上万的高雷姆军队。

高雷姆与飞龙的大战展开了，而神官长塞雷也乘着高雷姆之王来到了诺威等人的面前。

“神话果然是真的……”塞雷望着不远处正在激斗的双方，心有余悸地说道。如果不是他察觉到情况不对急忙从异界召唤出了高雷姆的话，那现如今世界大概已经落到了神龙族的手中。

玛娜上前几步问道：“塞雷，那些龙究竟想要做什么？”

塞雷迟疑了一下，说道：“我从古老的圣典中曾经看到过与这一幕相似的神话……在这世界上的飞龙都继承了古老的神龙族的血之记忆。而在那个记忆中，他们的最终目的便是……杀死神，自己成为神来支配这个世界！”

“怎么可能？”艾丽丝难以置信地喊道，“龙想成为神？如果他们称心如意的话，那这个世界……”

“大概会创造一个比现在更为残酷的世界吧……”塞雷低声说道。

“难道说，雷格纳从一开始就欺骗了诺威？”玛娜说出了自己的疑问，“口中说是要拯救世界，但其实是……”

“一切都是为了它的神龙族考虑吧……”诺威代替女子说出了后半句话，然后便陷入了沉默中。

其他几人在看到诺威这个样子后都没有说话，他们都很清楚，诺威一直以来都将雷格纳视为自己的父亲。而当得知雷格纳抚养自己长大竟然是有着别的目的，自始至终都是在欺骗自己时，可想而知现在诺威的心情有多么难受。

“你说对了，小鬼。”



雷格纳的高傲的声音在众人的上空响了起来，诺威抬头望去，但令他吃惊的是，雷格纳全身的颜色不知何时竟然已经从青色化为了漆黑。

“来到‘棺’前的黑龙，凭借血之记忆悟得一切”

“之后，黑龙有了名字，成为了父亲，成为了真正的自身”

“黑龙的血此刻已注入了吾等全部的记忆，所有道路也在其面前展开”

此刻，诺威忽然想起了曾在古之墓标处听到的这番话语。他望着雷格纳，震惊地说道：“难道说，种之书里指的黑龙就是……”

雷格纳没有回答，而是向着这边猛冲了过来。诺威等人躲闪不及，全都被扫到了火山口之中。万幸的是，几人摔下去的地方并没有岩浆，而是落到了离其不远处的地面上。

诺威从地上爬起来向玛娜等人的方向望去，当看到其他人都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时，他也稍微放下了心来。但忽然间，不远处那个巨大的物体则将他全部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

“那个难道是……再生之卵！”艾丽丝惊呼道。

当初她查找十八年那场战斗的情况时，也曾在文献中看到过这个传说中的物品。

“眼光还真是锐利呢，小姑娘。”此时雷格纳也已降落到了诺威的正前方，傲然说道，“这就是骨之棺。神所造就的最高之‘卵’，现在它则是我们神龙族的创世之圣物。以神留下来的道具造就出屠神的战士并成为新的神，这就是神龙族在千万年前便制订下来的计划，而现如今，我们终于等到了梦想成真的一刻的到来！”

黑龙盯着诺威的眼睛，沉声说道：“进入骨之棺中吧，诺威。骨之棺具有令生物急速进化的能力，而借助它，你便能达成真正的觉醒。”

诺威低下了头，良久之后，他低声说道：“雷格纳……从婴儿时起，我便是由你抚养长大的。我想问的是，你究竟把我当成了什么？”

雷格纳沉默了片刻后，说道：“你是真人类，是可以令我们神龙族再度繁荣昌盛的‘武器’。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我才会在这十余年中一直留在你身边的。”

“……武器吗……”诺威苦笑了一声，“原来，在你眼中我只是这样的存在而已……”他将剑缓缓自腰间拔出，猛然抬头厉声喊道：“对不起了，雷格纳！我是绝对不会进入骨之棺中的，我是人类，所以我要选择的，是属于人类的未来！”

“愚不可及！”在那一瞬间，杀意在雷格纳眼中一闪而过，“既然如此，那我就只好先将你制服，再令你成为真正的自己了！”

话音未落，雷格纳便猛地向诺威这边飞扑了过来，而少年则执剑与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但是，人类的实力远远无法与龙族抗衡，即使是身经千锤百炼的诺威也不例外。没过几个回合，他便被雷格纳击倒在地。他努力想要站起身来与黑龙战斗，但雷格纳仅仅只是凭借翅膀扇出的波动便令他再度摔倒在了地上。

“诺威！”当看到诺威还想站起来时，玛娜急忙使出空间魔法令雷格纳暂时无法靠近诺威，跑上前将少年搀扶了起来。

诺威剧烈咳嗽了几声，鲜血自他指缝间缓缓流出。此时的他只感到全身的骨头都像要散架一般，完全使不出一点力量。

看到玛娜那担心的神情后，诺威露出了一丝苦笑。

“一直以来，我都很讨厌被别人称为救世主。”他低头说道，“但讽刺的是，现在我却很后悔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类。如果可能的话，我真希望自己此刻能变成救世主一次……”他昂起头凝视着女子的眼睛，低声说道，“我希望能得到力量，得到可以拯救玛娜的力量……”

当听到这句话后，玛娜浑身一震。她轻轻地捧起诺威的脸颊，以无比爱怜的双眸凝视着少年，然后缓缓将自己的樱唇印在了诺威的双唇之上。就在那一刻，时间凝固了，仿佛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诺威只感到脑中一阵昏眩，好似整个天地间都笼罩在玛娜那淡淡的香气中。一阵暖流自那湿润的双唇传入了心田之中，而后化为一种未知的力量渐渐溢满了少年的全身。



忽然间，一个由光构成的纹章浮现在了诺威的背上，便在瞬间化为了巨大的光之翼。这就是……真人类的力量，足以与神对抗的真人类的力量！但唤醒它的却并非什么骨之棺，而是……

“等着我……”诺威以眼神向玛娜这样说道，依依不舍地松开了女子的手。而当得到女子微笑地点头回应之后，少年转过身，毅然向着雷格纳所在的云层之上径直飞了过去。

最终的决战，开始了。

四

浑身闪耀着银色光芒的诺威停立在红色的天空之间，在他对面不远处的，是已解除了所有封印，进化为最终形态的白色巨龙雷格纳。

一人一龙静静对望良久，无言却似千言万语。

“好怀念啊。”率先打破沉默的，是白色的巨龙。“你眼中闪耀的这种光芒……我仿佛从中又看到了十八年前那对背负着悲哀的宿命而融合在一起的男女间的爱……”

“我也看到了……”诺威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尽量以平静的语气说道，“从你的眼中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我，那个坚信自己也是龙，一个劲想要飞翔在天空的孩童。”

“哼，那个时候你连衣服都不会穿，为了教会你这一点还真是让我伤透了脑筋啊。”

“还有……每天都以你的背作为我的睡床，任由我将你的鳞片摘下来作为护身符，满足我的任性陪我飞翔在山谷之间……这一切的一切……也都是种之书让你做的吗？”

当听到这番话后，雷格纳陷入了沉默中。

“……不要提那些无聊的事情了。”良久之后，白龙缓缓摇了摇头，似乎有意想避开这个话题，低

声说道，"我都说过我继承了神龙族的血之记忆了……"

"雷格纳！"诺威忽然大声喊道，"不要忘记，在成为神龙族之前，你是我的父亲！而我，是你的儿子！"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诺威，你愿意来到我这一边吗？"

"我一直都想和你在一起。"诺威凝视着雷格纳，"不过是和身为我'父亲'的你在一起。但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却只是神龙族的野心家而已。"说完这句话后，诺威缓缓拔剑出鞘，沉声喊道："来吧，雷格纳！"

银色与白色的两个身影瞬间重叠在一起，伴随着人与龙的激烈碰撞，天空再度开始了巨大的波动。

就在不久之前，少年与青龙的关系还是孩子与父亲。但在现如今，一方已经成为了为守护人类的未来而战的新人类，而另一方，则变为了为达成神龙族梦想而战的白色巨龙。

一切……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从诺威以新人类之身诞生的那一刻？

是从玛娜被神蛊惑的那一刻？

是从神龙族对神产生叛心的那一刻？

还是从神创造世界的那一刻……便注定了千万年后这一幕悲剧的上演？

剑光划破天际，怒吼撕裂长空。红色的天空已变为了一人一龙的舞台，地上的人类惊恐地抬头张望空中的异状，但他们又怎么可能知道，在他们目光所未能及到之处，正在爆发着一场足以决定这块大陆命运的，只有两者的战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剑光渐已强盛，而吼声则逐渐低沉。

由于刚刚进化为新人类，因此诺威还无法完全发挥这个身体的真正实力。但即使如此，以弑神为目的而诞生的他实力却远远胜过了最终形态的雷格纳。

当一次足以惊天动地的剑光再度闪过后，震动的天空，又一次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雷格纳呆立在半空，像尊木雕泥塑般一动不动，鲜血从它的身体滑落到利爪上，然后一滴一滴的自天空向下方滴去。

少年静静站在白龙的面前，但却感觉不到一丝一毫胜利的喜悦。

"为什么会这样……"雷格纳以嘶哑的声音低语道，既像是说给诺威听，又仿佛只是自言自语，"种之书明明是绝对正确的存在，为什么你却会……"

"你还不明白吗？"诺威的低声说道，"孩子将会超越父亲，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无论是人类还是龙族，这都是永恒的真理……"

"……哼，还真是无聊呢……"雷格纳苦笑了一声。在以最后的力气望了诺威一眼后，白龙笔直地自数千米的高空向着地面坠落了下去。

诺威紧咬着下唇，默默注视着巨龙向下落去，直至化为一个黑点完全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中。

"……永别了，雷格纳……迄今为止的一切……谢谢……"

不过，那时的诺威并没有发现，最终出现在雷格纳脸上的除了痛苦与失落后，还夹杂着一丝欣慰的笑容。

"真是口不对心，哼，你这个样子，还真是很像'为父'呢……"



当雷格纳的气息消失后，那成千上万的飞龙已经明白自己千万年来的梦想已经宣告破灭了。心灰意冷的他们此时已经毫无战意，在高雷姆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势下，纷纷败退回了火山口中，再度进入了漫长的长眠中。

龙族的危机已经解除了，但世界依然处在崩溃的边缘。在塞雷的带领下，诺威、玛娜与艾丽丝一同来到了封印仪式的举行地点。而在此时，诺威也终于知道了下一任女神的人选究竟是谁了……

"艾丽丝！"诺威震惊地看着棕发女子，一时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好。

艾丽丝淡淡笑了一下，缓步走到了他的面前。

"不要惊讶，诺威。实际上，我之所以没有在吉斯摩尔的攻击下死去，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濒死之际神谕出现在了我的身上。"艾丽丝平静地说道，"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竟然就是下一任的女神……"

说到这里时，艾丽丝伸出右手，怜爱地轻轻抚摸着青梅竹马的少年的面庞。"诺威，在封印骑士团中和你一起度过的这段时光，真的非常快乐。我……无法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世界就此毁灭，更不愿意看到诺威死在世界的崩溃中。以我一个人换取世界的安宁，在现在没有比这更理想的选择了，所以，请不要露出那种悲伤的表情，好吗？"

"可是……可是那样的话，艾丽丝你……"

诺威急忙想阻止艾丽丝，但就在此时，艾丽丝却忽然将自己的脸靠在了少年胸前，微风将她的丝丝秀发吹拂于诺威的脸上。诺威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呆呆地听着那如同天籁般的低语传入自己的耳中。

"求你了……不要动……"艾丽丝抬起头凝视着少年那蓝色的眼睛，以乞求的声线颤声说道，然后将脸庞再度深深埋在了诺威的怀中，"就让我这样待一段时间，好吗……"

在血红的天空中，血红的太阳默默地落下了地平线。

随着新一任女神的诞生，苍穹再度恢复了蔚蓝的颜色。地上的人们狂喜地跪地磕头感谢神的慈悲，但他们却丝毫没有想到，令他们得以幸存的并非什么神，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女而已。

女神……听上去这是个神圣异常的名字，但是，成为女神的少女，在得到调和世界秩序能力的同时，她所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一生的幸福。她将终生幽闭在专门为其建造的女神之城中，除了神官长外，她将无法再与任何人说话，也不能与外界有任何接触，只能孤独地终老一生。

以自己的幸福，换取整个世界的和平。

艾丽丝曾这样对诺威说道，不过这也是女子表面上的说辞而已。和上一任的女神(红龙)一样，她们所考虑的并非整个世界，而只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而已……

在走进那扇巨大的铁门之前，身着女神之服的艾丽丝回过身来，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地平线上即将升起的朝阳。

良久之后，铁门缓缓合上了。但在不远处一直望着这一边的玛娜和诺威却永远不会忘记铁门关闭前艾丽丝向着他们露出的那温暖的微笑。

"这……算是结束吗？"玛娜幽幽说道，"以一个女子的人生为代价换取的和平……这岂不是又一次被神所设下的枷锁牢牢束缚住了吗？"

"可是，这是我们现在惟一能作出的选择……"诺威无奈地摇了摇头，低声说道。

玛娜望着诺威，在轻轻叹了口气后，她轻轻握住了诺威的手，充满自信地说道，"不过，我们还有未来……我相信总有一天，艾丽丝会重新以一个普通女孩的身分走出这扇大门的。让我们一起等待吧，等待那一天的早日到来。"

诺威凝视着女孩的眼睛，渐渐的，笑容也出现在了他的脸上。

此时此刻，米德加鲁特大陆上的人们还并没有从红龙以及自己的恐惧所导致的灾难中完全恢复过来。但是，这却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只要活着就会有明天，也许明天并不美好，但有明天就意味着希望的存在。

是的，我们还有未来。

属于人类自己的未来……

米德加鲁特历2791年3月7日清晨5时30分，太阳慢慢跳出了地平线，并将天鹅绒般深蓝的夜色给逐渐驱逐了开去。

新的一天开始了……

The End

附录：《种之书》部分内容解惑



十八年前，女神芙丽叶曾有一个父母之名的未婚夫——尤巴鲁特，他与芙丽叶以及凯姆都是从小一同长大的好友。由于曾经在比武中败于凯姆手中，所以他在面对凯姆时感到非常自卑，而在尤巴鲁特长大后，他也隐约感觉到了芙丽叶对凯姆的感情，不过，他并没有挑明这件事情，而是一直在女神之城外默默地守护着芙丽叶。

但是，在帝国军攻破女神之城后，尤巴鲁特由于某次意外被帝国军抓走，而在当时身为天使教教主的玛娜的蛊惑下，男子完全丧失了理智，以自己最自傲的歌喉为代价与玛娜赐给他的黑龙签订了契约，并凭借黑龙之力将芙丽叶从凯姆手中抢了过来。

可令他万万意料不到的是，玛娜却通过言语的蛊惑，迫使芙丽叶在赶到此地想要营救自己的哥哥面前自我了断了生命。当看到心爱的人停止了呼吸后，尤巴鲁特几乎崩溃了。而他最后的希望，便是传说中能令人再度复活的再生之卵。

尤巴鲁特乘黑龙来到了再生之卵前，并抱着芙丽叶的尸体一同走进了卵里面。但卵却并没有令芙丽叶复活，而是将尤巴鲁特与芙丽叶融合在了一起，而两者融合后所诞生的小婴儿，便是——诺威……

至于黑龙，原本的他只是神(无名的存在)赐给玛娜供其使唤的一个奴仆。但当他与再生之卵接触的那一瞬间，一直沉睡在他体内的神龙族的血之记忆觉醒了。从那一刻起，黑龙了解到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并明白了自己的责任。那就是抚养这个婴儿长大令其成为新人类，并凭借他的力量令神龙族取代神的位置登上最高的王座。

从那一天起，黑龙变为了青龙，而他的名字就是——雷格纳。现在，各位就该知道本作标题的《封印之红，背德之黑》究竟是什么意思了吧……



文 Gouki & RAY　美编 心の永恒

TACTICAL ESPIONAGE ACTION

METAL GEAR SOLID® 2

出场人物介绍

潜龙谍影2 自由之子

游戏原名	Metal Gear Solid 2		
机种	PS2	发售日	2001年11月29日
游戏类型	动作	发行商	KONAMI



索利德·斯内克 Solid Snake

前猎狐犬部队成员，大首领的克隆体之一，利奎德·斯内克和索利达斯·斯内克的基因兄弟。影子摩西事件之后，斯内克一度回到阿拉斯加，和梅丽尔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其后两人却因为某些原因而分开。此时由于左轮山猫故意的泄密，"霸王"的技术资料在黑市扩散开来，导致世界各国不断衍生出新的Metal Gear变种。斯内克受到奥塔肯的鼓动，和博士一起建立了反Metal Gear组织"慈善事业"。2007年奥塔肯收到艾玛提供的情报，"发现"号油轮上运载了新型的Metal Gear，斯内克要潜入油轮内部，得到新型Metal Gear的第一手资料并将其公之于众。



罗斯 Rose
罗斯玛丽 Rosemary

雷电的女友，来自美国军方的数据分析专家。在2009年的"巨壳"的行动中负责管理任务数据，并为雷电提供恐怖分子的资料和其他相关情报。



谢尔盖·格鲁科维奇 Sergei Gurlukovich

奥尔加·格鲁科维奇之父，前格鲁乌上校，苏联解体后他聚集大批被裁减下来的苏军士兵，拉起了一支佣兵部队转战各地，试图寻找复兴祖国的机会。影子摩西事件中曾由左轮山猫牵线和利奎德接触，计划加入利奎德的武装叛变，利用Metal Gear"霸王"的核打击能力复兴大俄罗斯。



雷电 Raiden

猎狐犬部队的新成员，通过VR系统接受训练，有一个恋人名叫罗斯。2009年4月29日，因詹姆斯·约翰逊总统在"巨壳"视察时被索利达斯的恐怖组织"自由之子"挟持，雷电奉命营救总统和其他人质，并解除恐怖分子的武装。



奥尔加·格鲁科维奇 Olga Gurlukovich

谢尔盖·格鲁科维奇之女，格鲁科维奇部队的成员。2007年追随父亲参加了对"发现"号油船的袭击行动，由于从小在军中长大的缘故，性格坚强独立，不过通过她与父亲的对话得知，她已经有了身孕，这是她最后一次跟随父亲执行任务。



梵普 Vamp

"死亡细胞"成员之一，罗马尼亚人，非凡的玩刀高手。从"死亡细胞特种部队"初创时便已在队中，杰克逊死后曾一度担任部队的代理指挥官。梵普幼年时在教堂遭到恐怖炸弹袭击，家人全部丧生，他也被十字架刺穿身体，在瓦砾中埋了两天才最终获救，期间梵普依靠喝家人的血来解渴生存下来，并从那时起养成了喝人血的嗜好。他还有很多异于常人的特征，比如他的体温比常人低，敏捷的动作能闪避子弹，等等。此外，梵普是双性恋者，有传言说他是斯科特·道夫的情人，而他和道夫的女儿、"死亡细胞"现任首领弗琼的关系也很亲密。



理查德·艾姆斯 Richard Ames

美财政部特勤处特工，“爱国者”的成员之一，娜斯塔夏·罗曼南科的前夫。早年曾在国防情报局任职。在影子摩西事件中作为爱国者派出的直接代表，一手操控着事态的发展。他同时也是死狐病毒研发计划的负责人。2009 年受命监视总统詹姆斯·约翰逊而随行进入“巨壳”，恐怖袭击发生后被扣为人质。



左轮山猫 Revolver Ocelot 沙拉沙斯卡 Shalashaska

超一流的左轮枪手，审讯专家，曾担任克格勃特别审讯顾问，后为猎狐犬部队成员。2005 年的影子摩西事件中，奉当时的总统乔治·西尔斯之命，煽动利奎德占据核武处理基地发动叛乱，并充当了利奎德和格鲁科维奇上校之间的牵线人。山猫在岛上曾经和索利德·斯内克交战，但被却灰狐砍掉了右手而败退。当斯内克被擒获时，他在行电刑时拿走了肯尼思·贝克交给斯内克的“霸王”核弹头演习数据光盘。利奎德死后，山猫便携带光盘返回向索利达斯复命，不久又把“霸王”的技术规格泄露到黑市上。之后他在法国里昂进行了移植右手的手术，但被移植上去的却正是利奎德的手臂。



罗伊·坎贝尔 Roy Campbell

猎狐犬部队前司令官，斯内克的上司和好友，梅丽尔名义上的叔父（实际是父亲）。退休之后，影子摩西事件爆发，国防部以梅丽尔的性命相要挟迫使其合作。在俄亥俄级核潜艇“发现”号上协调了整个实际作战行动，但却向斯内克隐瞒了有关“死狐病毒”的事实。Metal Gear“霸王”被摧毁后，国防部准备向影子摩西发动核打击，坎贝尔挺身而出阻止空袭，为斯内克争取了时间，自身因此被国防部长豪斯曼下令逮捕，后因艾姆斯的干预而获释，得以恢复宁静的退休生活。



斯科特·道夫 Scott Dolph

海军陆战队司令官，Metal Gear“海魔鬼”研发计划的主导者，弗琼的父亲。影子摩西事件后，多个国家都根据左轮山猫泄露的技术资料进行 Metal Gear 的开发，为了对抗这些衍生机体，美国军方内部提出了不同的 Metal Gear 研发计划，包括海军陆战队的“海魔鬼”和海军的“玄武”，相互间展开激烈的竞争。2007 年，Metal Gear“海魔鬼”原型机开发完成，并由经过伪装的“发现”号油船运往大西洋进行首次演习。



弗琼 Fortune 海伦娜·道夫·杰克逊 Helena Dolph Jackson

斯科特·道夫之女，“死亡细胞特种部队”前指挥官杰克逊上校的妻子，同时也是“死亡细胞特种部队”的现任指挥官。曼哈顿湾事件后命运坎坷，父亲和丈夫相继离她而去，弗琼把她的不幸归咎于斯内克，当她从梵普处得知斯内克也在“巨壳”的消息，就更加坚定了报仇的决心。



索利达斯·斯内克 Solidus Snake

第 43 任美国总统，大首领的克隆体之一，索利德·斯内克和利奎德·斯内克的基因兄弟。2009 年 4 月 29 日，索利达斯率部占领了“玄武”的开发基地“巨壳”，并将在基地视察的约翰逊总统挟持为人质，准备利用约翰逊启动核弹发生程序，向纽约发射核弹。



胖子 Fatman

炸弹狂人，“死亡细胞特种部队”的成员之一，号称“炸药皇帝”，彼得·斯蒂尔曼的学生。十岁时根据网上的一份资料成功制造出和投放在长崎同一类型的原子弹，由此得到“胖子（Fatman）”的外号。



艾玛·艾默里克
Emma Emmerich

“玄武”的AI系统“GW”的设计师，计算机神童，奥塔肯的继妹。在牛津大学就读期间，主攻人工智能和复杂逻辑方向。2005年影子摩西事件后，国安局以艾玛过往的黑客活动要挟她加入，并向她透露了奥塔肯开发Metal Gear的事实，为了和兄长赌气，艾玛加入了国安局，后来又参加了爱国者开发GW的计划，“巨壳”遇袭后，艾玛被囚禁在2号壳（Shell 2）的中央栋。



詹姆斯·约翰逊
James Johnson

第44任美国总统，其父原是参议员。乔治·西尔斯（即索利达斯）任总统时担任副总统之职。2005年影子摩西事件后，索利达斯被迫辞职，詹姆斯·约翰逊遂被爱国者选中接任总统。2009年4月29日，詹姆斯·约翰逊登上“巨壳”进行视察，被索利达斯所率的“自由之子”恐怖组织挟持为人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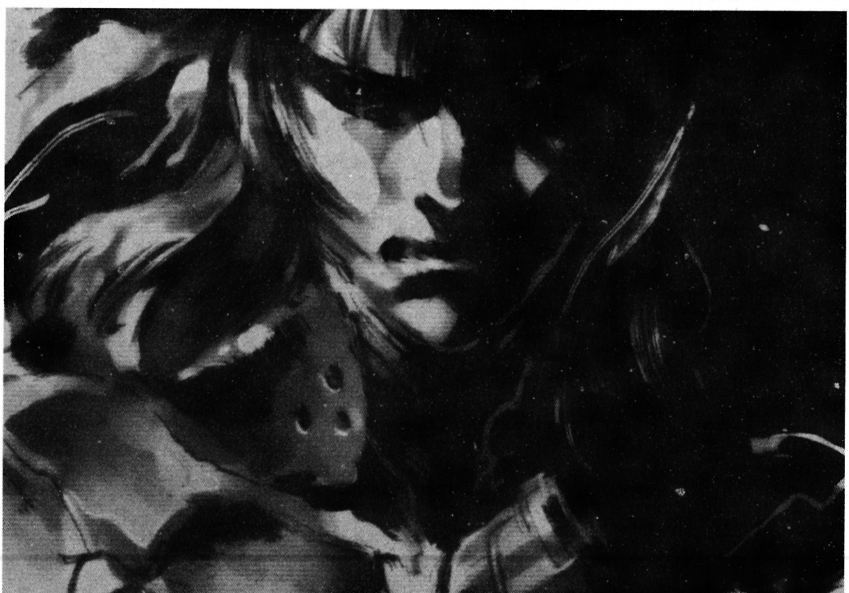
彼得·斯蒂尔曼
Peter Stillman
皮特　Pete

世界一流的排爆专家，外号“假腿皮特”，胖子的老师。由于胖子参与了对“巨壳”的袭击，已退休的斯蒂尔曼被召回，随海豹B小队一起登上“巨壳”，指导拆弹行动。



哈尔·艾默里克
Hal Emmerich
奥塔肯　Otacon

天才的工程师，计算机和机器人学的专家，艾玛·艾默里克的哥哥。曾供职于阿姆斯军工，担任Metal Gear“霸王”开发组的组长。其昵称“奥塔肯”（Otacon）是“御宅族交流会”（Otaku Convention）的缩写。在影子摩西岛上被斯内克营救时，奥塔肯从斯内克口中得知“霸王”其实是毁灭性的核武器，于是幡然醒悟，协助斯内克摧毁“霸王”，事后得到军方的救援而从影子摩西安然生还。此后为了消除Metal Gear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和斯内克联手为阻止Metal Gear的扩散而努力。



Prologue 01

“昨天下午，一批激进右翼分子袭击了阿拉斯加近海一个名为影子摩西的孤岛，占据了岛上的核武销毁基地，与政府对峙先后长达16小时。他们要求政府释放若干名现正被囚于联邦监狱内的组织成员，并声称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会使用核武。这次事变在我军一支反恐怖特种部队的果断行动下得到解决，恐怖分子全部被歼灭，我军人员无一伤亡。”

“可笑的故事。”我随手把报纸丢到沙发上。仅仅几个小时，今天中午还呆在我办公桌抽屉里的这份短文，就被那些高效率的所谓“传媒”变成了铅字，千篇一律地出现在各种大报小刊的新闻版面上。对于一般无所事事的公众，有这样一篇陈腔滥调的报导也就足以喂饱他们的好奇心了。只是，如果能够了解到过去一天里发生的全部事实真相的话，他们脸上大概又会是完全不同的一副表情。

接获“猎狐犬发动叛乱”的报告之后，我按预定计划完成了所有布置，然后带着部下赶到娜塔莎·罗曼南科在洛杉矶的住所，并且在那里设置了临时指挥部。我的登门拜访在她看来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她并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次行动需要一名核武专家的协助，而她无疑是最适合的人选之一。当然，在核事故调查组的众多精英里选中她参加这个计划，部分还是出于我个人的安排。

召回索利德·斯内克，注射死狐病毒，基地潜入作战，安德森和贝克的死亡……应该说任务前期的一切事态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除了那个忍者的出现——不过那当然也只是一段无足轻重的小插曲而已。这不得不归功于情报部门的得力。自从初次发现次世代特种部队的异常举动之后，全方位的情报搜集工作就一直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不间断地进行着，特别是由于左轮山猫的参与，我们很快掌握了这次叛乱的全盘计划。随着“霸王”原型机最终试验的展开，猎狐犬和次世代特种部队部署到阿姆斯军工属下的影子摩西岛兵器试验场的同时，我们也已经为那场即将到来的兵变做好了一切准备。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够及时地在事发当天把罗依·坎贝尔的侄女安插进演习部队，以迫使他和我们合作。

但是百密一疏，内奥米·亨特的存在几乎让整个死狐病毒计划毁于一旦。我承认自己在这问题上犯了错误。回想当初新病毒的研制陷入僵局之时，正是这个女人的加入使整个工程迅速摆脱了困境突飞猛进，但我怎么也没想到，她在开发工作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异乎寻常的热情竟然是出于复仇的迫切愿望。“死狐病毒”。直到现在我才终于了解，她为什么要为那种病毒取这样一个名字。

“给我好好听着。我知道你们听得见的。”在已成废铁的“霸王”的车顶上，利奎德·斯内克冲着监视器吼着。“你以为死狐病毒计划很成功，放明白些吧，靠那种无耻的小花招来对付我是行不通的……绝对行不通。你们大概不知道发现你们还在那里捣鬼的时候我有多高兴——我已经错过了很多次复仇的机会，这次不会再放过了！‘爱国者’！”

事实证明我们真的低估了这个名叫利奎德·斯内克的家伙，他假扮米勒的那一步棋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而他的伪装也确实相当巧妙。如果他不是在调查内奥米·亨特的过程中显得太积极、太活跃了一些，也许我们还得花上几倍的时间才能识破他的身分。并且，从这番话看来，他不仅知道我们组织的存在，显然还准备向我们挑战。我回想起他后面所说的话，那咬牙切齿的语气里充满了憎恨。

“记住我的话，你们这伙混蛋。等我解决掉这里的问题以后，接下来马上就要轮到你们了。我会用能叫死神见了也会感到反胃的办法来结束你们罪恶的生命的！”

“走着瞧好了。”我冷笑着，慢慢地把自己当时的回答重复了一遍，就像要对所有的人发出警告。在这个国家之内，没有人可以反抗“爱国者”的力量。

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次世代特种部队的生还者均已被运送至新罕布什尔州的皮瑟空军基地，等候进一步指示。”

“吉姆·豪斯曼呢？”

“一切照您的命令办理。”

吉姆·豪斯曼在最后关头下令派出隐形轰炸机对基地进行核打击根本是愚蠢透顶的行为。以为自己可以主宰这次行动的人并不止坎贝尔一个。其实他应该很清楚违背组织的意思行事会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的，要是当时他肯乖乖地接受我的建议，把所有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的话，也许就不至于落到现在这种下场。

按照惯例，作为一个亲眼目睹这次绝密行动幕后真相的人，罗曼妮科是绝对不可能活下来的。不过现在她大概已经安全地离开了这座城市。“这就是死狐病毒计划的全部资料，娜塔莎。”我还记得那个一度是我妻子的女人看见我临走前把光盘递给她时那种错愕的表情。我想她原本肯定是以为我会从怀中拿出手枪向她射击，而那也确实是我接到的命令。“快走吧。你知道你应该做些什么。”我很清楚自己必须为这个举动付出相应的代价，我也已经准备好付出那笔代价。

国安局 理查德·艾姆斯少校

ACT.01

“奥塔肯，我已经就位了”。

索利德·斯内克从船甲板上缓缓站了起来，揉了揉肩，抬头向上看了看，“发现号”油轮正驶过乔治·华盛顿大桥，大片的阴影覆盖了船体，也暂时挡住了倾盆的暴雨。“在这种糟糕的天气下航行一定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斯内克这样想着，往南望过去，整个纽约港都弥漫在雨雾当中。

到目前为止，行动进展的还算顺利——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来的正是时候，桥上的车辆比上次斯内克踩点时少了差不多一半，这给行动创造了更多的便利——在人群之中随随便便就启动隐形迷彩可不是件好玩的事儿。斯内克还记得自己把这个玩蹦极的行动方案告诉奥塔肯的时候，奥塔肯那惊讶的眼神和脱口而出的话：“斯内克，这可不像你的作风！”

这是一个潜入行动，就好像影子摩西岛那次那样，没有人愿意在那样极端的环境下尝试任何级别的军事行动，也不会有人想从乔治·华盛顿大桥上一跃而下，落到一艘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油轮上。

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你越是担心事情往坏的方向发展，一些想象不到的坏的事情偏偏就会发生——斯内克检查装备的时候才发现，隐形迷彩失效了，看样子刚才落地时的冲击比预想的要大得多，“该死的默菲定律。”斯内克嘀咕了一句，看着眼前波浪翻滚的哈德森河，目测了一下现在船的航行速度，“油轮要拐一个小弯才能看见维拉扎诺大桥，时间应该够。”斯内克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开始在头脑中迅速把这次的行动计划再理一次——这是他多年来的老习惯了。

Metal Gear，这个曾几度震荡了世界的武器，已经不再是一件特别的武器，只要有钱，谁都可以拥用它。而这一切，全都拜左轮山猫所赐，这只狡猾的老狐狸趁着斯内克与利奎德在“霸王”头顶上死斗的时候，拿着记录有“霸王”资料的光碟逃之夭夭，接着，这些资料就莫明其妙地流入了黑市，造成了今天这样的格局。能够打破这种格局的方法只可能有一种，那就是性能更强大的Metal Gear的问世。

因此，当奥塔肯告诉斯内克，美国海军正在秘密研制新型Metal Gear，并且打算在近期进行实战演习的时候，斯内克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惊讶。影子摩西岛之后的这几年斯

内克一直都扮演着"Metal Gear 杀手"的角色，哪里有 Metal Gear，哪里就会有他的身影——紧接着的就是火光冲天的大爆炸，和那些政府所谓的"官方声明"。而这些声明的背后，则是直接指向斯内克的追杀令，因为没有哪个政体的当权者不想拥有 Metal Gear，所以没有哪个国家不把斯内克列为恐怖分子——这个名单中还包括一直跟随在斯内克身边的奥塔肯。

不过，他们逐渐意识到与其以暴制暴，不如用更聪明的方法让所谓的国际社会狗咬狗，这样还会起到牵制的效果——那就是把那些正在研制中的 Metal Gear 曝光，只要随便把照片塞到互联网的哪一个角落，再加上一些描述，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就会迅速把这件事情放大爆炒，然后就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那些政客在电视上唇枪舌战了。

不过，用油轮来运输 Metal Gear，这真的是有些出乎意料。如果不能搞清楚这艘油轮的目的地，也就没办法对 Metal Gear 的性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奥塔肯交待斯内克一定要先去油轮的驾驶室，调查这艘油轮将要开往的目的地。根据情报，这艘油轮上的船员并非平民，而是海军陆战队员，也就是说，斯内克要在这群军队精英的眼皮子底下完成潜入行动。

ACT.02

尽管雨雾很大，但双筒望远镜里出现的那个人是他不可能认错的。

直升机上这个手持双筒望远镜的男人有些窃喜，但你从他的表情上看不出丝毫的变化。如果是晴朗的夜空，一架在空中盘旋的直升机的轰鸣声不可能不引起注意，特别是瞒过眼下这个猫在船尾的人的耳朵。但幸运的是这场暴雨让直升机几乎在空中隐形，除了因为天气原因有些捣乱的气流让直升机不太稳之外，一切都比计划中还要顺利。

通讯器的提示声打断了这个男人的沉思，是谢尔盖·格鲁科维奇，在通讯器里他听到了格鲁科维奇用俄语疯狂地喊着"都他妈的给我冲！"——这个大嗓门的老军阀总是这么粗鲁，不过如果没有格鲁科维奇和他的那帮兵，这个计划也不可能实施的这么迅速。

没想到，早年 VR 训练的经验会让他成为格鲁科维奇计划中一个重要的棋子——当然，这只是格鲁科维奇单方面这么以为。如果这个老军阀知道了他的真正目的话，可能会发疯吧。

这个计划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一想到这里，这个男人的右手又有些隐隐作痛，"这就是那个该死的法国医生所说的'排斥现象'？"这个时候，船上的事态变化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格鲁科维奇手下的兵开始行动了，这些士兵头戴的夜视镜上的红点在漆黑的船体上游动，就如同鬼魅一般，这些红点正有序地分分合合，这个男人知道，每一个红点都代表着一条正在失去的生命。

"可怜虫们"，这个男人丝毫不在意船上那些海军们的命运，他关心的是这艘船上运送的那个特别的货物，以及刚才在望远镜里出现的那个男人。格鲁科维奇的士兵迅速占领了船体表面，建立起了防线。但他知道这些对于那个男人来说都是小儿科——果然，那个男人很轻松的就绕过防线，趁着那些士兵愣神的时候，闪进了船舱。

看到这里，直升机上的男人明白，自己该出场了。

"沙拉沙斯卡现在正在降到船甲板上，各单位确保你们的防线稳固！"——从通讯器里传来的声音让这个男人有些得意，因为船上的这帮炮灰们根本不会想到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些什么，想到这里，这个男人又习惯性地把手搭在腰间的左轮手枪枪袋上……子弹满膛了。

ACT.03

北纬 35°、东经 58°。

站在油轮驾驶室里的斯内克有些疑惑，因为他没想到除了他之外还有另一帮人同时也对油轮下了手。更没想到的是，这帮训练有素的士兵装备的是苏制武器，那个不明身分的带头军官也让他有些不详的预感。军官的照片已经传送给了奥塔肯，正在等待回音，但多年的征战经验告诉他，事情往往比他预想的还要更加复杂，所以，还得加倍小心。

"那里是大西洋的中央啊？除了海水，

什么也不会有。”在斯内克把这艘油轮的目的地坐标告诉给了奥塔肯之后，奥塔肯的回应让斯内克也十分惊讶。在一大片水域中举行演习，看样子这个新型号的 Metal Gear 一定与“水”脱不了关系。透过窗户，斯内克一眼看到窗外有一名士兵正手持步话机进行通讯——难道斯内克的行踪已经被发现了吗？斯内克立即终止了与奥塔肯的交谈，他决定出去探个究竟。

斯内克绕到离那名士兵不远的箱子后，尽管雨下得很大，但在这样距离，那名士兵的话听得足够清楚——竟然是个女兵。从这个女兵的话语中，斯内克得知这帮“入侵者”已经在这艘油轮的重要出入口都安置了红外线监视器，还有触发式炸弹，看样子他们打算得手之后就把船给弄沉。

“如果是这样，那就真的要抓紧时间了”，斯内克拨开了手里那把 M9 麻醉枪的保险，他要从这个女兵那里知道更多的情报。

ACT.04

奥尔加·格鲁科维奇有一个十分顽固的父亲，所以当谢尔盖·格鲁科维奇强硬地回绝了奥尔加的请求之后，奥尔加以更加强硬的态度逼迫她的父亲就范，因为隐隐约约之间她总觉得那个叫“沙拉沙斯卡”的男人一直在向她和父亲隐瞒着什么，在好奇心与对父亲担心的双重作用下，她来到了这个被她的父亲称之为“自由、公正国度”的国家。她向父亲保证，这次任务之后，她就会离开部队，开始新的生活——正常人的生活。事实上，自从怀孕之后，她就明白自己已经离这一天不远了，不为自己，也要为孩子想想。

而且，自从父亲知道自己怀孕之后，奥尔加也渐渐觉得父亲的态度在一天天地转变，三句不离自己的外孙。自己刚刚降落到船甲板上，父亲的通话就来了，催促她赶快上岸离开，这让她有点不耐烦，通话不欢而散。奥尔加关掉了通讯器，对着空中盘旋着的直升机用力挥了挥手，示意让飞行员不用等她，她要陪着父亲把这次任务圆满完成。

直升机离开，奥尔加刚把通讯器别在腰间，就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

“别动！把手放在头上！”

是斯内克，他趁着奥尔加背过去和直升机打手势的当儿从箱子后面闪了出来。

奥加尔惟有照办，高举双手，慢慢地转过身来，按照斯内克的要求把腰间的手枪扔到了船外，冷若冰霜，一脸杀气地看着斯内克。

虽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是谁，但相信他的目的也是船上的那件货物……

“美国人，你们也会对手无寸铁的女人开枪吗？”

斯内克发现面前的这个女人腰间还挂着一把刀。

“你们是什么人？把那把刀扔掉！”

奥尔加慢慢地从腰间抽出军刀，弯腰准备将刀扔到地上。

“不是这里！我叫你把刀扔到甲板外！保持这个姿势，慢慢地转过身去！”

看样子是个老手，奥尔加知道这次遇到了老兵。

就在这个时候，船身突然一阵剧烈的晃动，使得斯内克一下子失去了重心，就在他试图恢复平衡的时候，奥尔加一个漂亮的转身顺势将手中的军刀投向斯内克那边，令斯内克想不到的是军刀还未出手，从刀柄底部就射出一颗子弹来！斯内克本能地侧身躲过，而奥尔加也趁着这一瞬间躲到了铁架子后面。斯内克从这柄差点要了他的命的刀判断出了奥尔加的来头：“俄罗斯特种部队？你是特种部队的人？”

“我想你应该获得点奖励，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用枪指着我的头，不过这种好运气不会再来的！”奥尔加抽出身后的第二把手枪，她要会会这个老兵。

ACT.05

“USP？没想到还有女人用这个”。

斯内克拾起掉落在地上的 USP，扭头看了看倒在一边的奥尔加，麻醉枪的药力够她睡上好一会儿了，这也让斯内克有机会好好端详一番这个刚才让他甚至有些狼狈的女人。让他有些惊讶的是，这个女人睡着的时候有点“娃娃脸”，完全没有几分钟之前的狰狞，这种强烈的反差多少让他想起梅丽尔，不知道这个野丫头这会儿跑到哪去了呢？

“好了，斯内克，我怎么觉得你有点不



怀好意？”纳米通讯机里传来的奥塔肯的声音把斯内克拉了回来。“斯内克，我查到了那个俄罗斯军官，谢尔盖·格鲁科维奇上校。”

谢尔盖·格鲁科维奇——斯内克对于这个名字是绝对不会感到陌生的，在影子摩西岛时就曾经听到左轮与利奎德提起过，看来这个俄罗斯老派军官在上次购买Metal Gear“霸王”失败之后是铁了心要得到这台新型Metal Gear了。

突然，斯内克觉查到了什么，立刻抬头向空中望去——空中悬停着一架小型飞行器，似乎一直在追踪拍摄着斯内克。

“CYPHER”？

CYPHER是美国陆军的小型无人侦察机，独特的构架让它能够长时间在空中盘旋，高倍数的镜头能够拍摄精度很高的照片，是侦察敌情的利器。难道这一次除了海军、斯内克、那群神秘的俄罗斯士兵之外，还有陆军的参与？

“斯内克，我有点事必须得告诉你……”奥塔肯的语气突然变得非常婉转。

“什么？”

奥塔肯起初有些支支吾吾，在斯内克的追问下，才和盘托出。原来，这次海军运送Metal Gear的情报，来自一封署名为“E.E”的Email，“E.E”这个名字对于奥塔肯来说绝不陌生，艾玛·艾默里克（Emma Emmerich）是奥塔肯的继妹——收到10年未曾联络的亲人的来信，不，准确地说应该是“情报”，除了惊讶，对于情报的可信度，也几乎是不存在任何疑问。可以说，就是这封Email，才促成了今天的这个潜入行动。

事已至此，也无路可退。船体表面现在都是那群俄罗斯士兵，但Metal Gear却连影子都看不到。看来油轮的内部大有文章。

ACT.06

“……不可否认，我们政府和军队中存在着一股势力，他们企图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控制国家事务。Metal Gear‘海魔鬼’肩负着对抗这股势力，破坏他们的计划，并把这个国家引导回正确道路上的任务。针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核防御能力下降的危机所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在影子摩西岛上研发Metal Gear‘霸王’。由于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技术的泄露，核防御能力下降的可能性很大，而有些人则正等待着这次核防御能力下降的机会！今天我们来这里，就是要把国家中的这些腐败分子给清除掉！现在，随着‘海魔鬼’的完成，战场也将进化到一个新的纪元。你们应该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未来就寄托在你们身上！”

对于斯科特·道夫来说，上面这段令人激动的演说实在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至少远比制造这台钢铁怪物乏味得多；但作为现任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官，斯科特·道夫明白眼下船舱里的这些海军陆战队员们需要这样的演说来激励他们。虽然在和海军总署的竞赛中，海军陆战队跑在了前面，“海魔鬼”先于“玄武”（Arsenal Gear）诞生，但如果没有经过实战演习，没有真正的战场数据，斯科特·道夫也不敢说自己已经触地得分，这也是为什么当“海魔鬼”刚完成开发，就急着把它送到这里来的原因。

斯内克隔着换气窗望着眼前的这个钢铁怪物——这真是一台与众不同的Metal Gear，扁平的“头部”，还有流线型的“身体”，都让他想到“魔鬼鱼”这种深海动物，称它为“海魔鬼”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不是延续了Metal Gear传统的双足设计，还真是很难给它下个定义。

但“海魔鬼”就是Metal Gear，一台会给世界带来无尽灾难的战争机器。而它“左肩”上海军的标志和刚才台上那名军官的发言也印证了情报的准确。

现在斯内克已经拍到了足够多的照片，这些证据正源源不断地通过网络传送给奥塔肯，再有一会儿，斯内克的任务就可以完成了，虽然船早已驶过预定的接应点维拉扎诺大桥，但对于斯内克来说离开这里上岸还是小事一桩。

“……解散。”

斯科特·道夫结束了他的演说，台下的士兵立正，敬礼，军官也庄严地还礼。斯内克隐藏在角落里，悄悄探头观察外面的动静。

“啪”、“啪”、“啪”……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有节奏的击掌声，然后响起了一个人的声音。

“讲得实在精彩，老兄。出色的口才——人们常说这样的人才算的上一名称职的军官……”是左轮山猫。他慢慢踱了出来，皮靴后跟上的马刺随着他的步伐叮叮作响。“……也就是说，合格的骗子。说实在的，美国人总是特别喜欢耍嘴皮子。”

斯科特·道夫喝问：“什么人？”他身边的士兵一齐举枪，做好了攻击的准备。

“沙拉沙斯卡。也有人叫我左轮山猫。”面对眼前数十管黑洞洞的枪口，左轮山猫依旧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继续向前走去。

“这台机体确实是很不错。”

斯科特·道夫挥手止住了跃跃欲试的士兵，他感到面前这个慢慢走过来的人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自信，“你来就是想偷走它？”

“偷？不，不，我只是来取回它罢了”。看样子，左轮山猫对于斯科特·道夫的质问很不以为然。

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左轮山猫身上时，格鲁科维奇上校突然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斯科特·道夫的身后，用枪对准了他的脑袋。护卫在斯科特·道夫身前的海军士兵转身，但没有一个人敢开枪射击。

左轮山猫一挥手，大声发令：“全都别动，懂吗？”格鲁科维奇上校拖着海军军官退开几步。左轮山猫缓步走到他身边，“我们已经在船体的各个关键部位装上了足够分量的塑胶炸弹，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这条船马上就会沉到海底。”在场的士兵面面相觑，脸上都露出了惧意，慢慢向后退开。同时，几队俄罗斯士兵借助绳索游绳而下，控制了整个局势，并开始松开固定“海魔鬼”的钢索。

“你们想拿它怎么办？拿去摆在街头叫卖？”

“我的家乡是前苏联最著名的核武研究基地之一，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买下了那地方，土地、朋友、尊严……所有的一切都落入了出价最高的买主——美国的手中。就连开发这些武器的技术，也是我们俄罗斯研究出来的。”格鲁科维奇上校没有正面回答。

“你们到底有什么企图？”

“复兴大俄罗斯，而‘海魔鬼’就是计划的关键！”格鲁科维奇上校的情绪有些失控，毕竟Metal Gear对他来说意味着太多太多。

这时左轮山猫转向格鲁科维奇上校，悠然说道：“真是对不起，我并没有打算把它卖掉。我早就说过，我是来取回它的，”他稍微顿了顿，“代表‘爱国者’，取回它。”

听到“爱国者”这个词，海军军官突然狂吼起来：“是‘La li lu le lo’？”他说出了一串谜一般的音节，“怎么会这样？”

格鲁科维奇上校简直不敢相信左轮山猫所说的话，又惊又怒：“你……你竟敢出卖我们！？”

“我们？哼，我从来就不是你们的人。”

“原来你一直都和索利达斯勾结在一起……”

“不必动气，上校。俄罗斯是死是活，

我根本不放在心上。"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变节的？"

"早在冷战期间我就已经背弃了它。"左轮山猫冷冷答道。接着他转向众人："Metal Gear 只容得下一个人乘坐，这条船就是你和你女儿的葬身之地了！"

"混蛋！"格鲁科维奇上校怒吼，用力把面前的斯科特·道夫向左轮山猫那边一推，"死吧，狗杂种！"接着就掏出手枪射击。

左轮山猫一个转身，快如闪电般连开两枪，抢先击中了斯科特·道夫和格鲁科维奇上校，他冷笑着，松手抛下手中的枪。"谢尔盖，看来退役生活让你的反应变慢了。"

还未等周围其他的士兵反应过来，左轮山猫拔出腰间的另一把手枪，几乎是在一瞬间解决了他们。

"表演结束了。"左轮山猫对着在场的海军士兵说道，"要命的话就快逃吧。现在这条船还没离开下纽约港，如果你们拼命游的话，也许还可以游到岸边。"

说完，他按下了起爆按钮！

一连串爆炸此起彼伏，荧光屏破裂，摄像机跌落到地上，大量的海水也涌入船体，士兵们慌忙逃命。

"也许当时灰狐的那一刀直接冲着左轮山猫的脖子来一下会更好"——斯内克不止一次的这样想，而他现在要做的，是阻止这个疯子。

斯内克涉水上前，举枪瞄准了站在高处的左轮山猫。

"山猫！"

看到斯内克，左轮山猫似乎愣了一下，表情一下子变得极为复杂——甚至可以形容为"痛苦"。而当他再度开口的时候，却让斯内克大吃一惊——

"好久没见了，我的兄弟！"

不再是左轮山猫是那略带沙哑的嗓音，这声音很熟悉……就在 3 年前，就在阿拉斯加……

"你是……利奎德？"斯内克实在不愿得出这个结论，但还会有谁能够称自己为"兄弟"呢？

"是的，就是我！"左轮山猫变成了利奎德·斯内克——但他不是应该已经死在了阿拉斯加的冰原上了吗？

"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年轻了，呃，斯内克？你老了！我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好兄弟。怪不得内奥米没把你包括在死狐病毒的暗杀计划之内……"

就在斯内克为眼前的事所不解时，左轮山猫——亦或者说是利奎德——突然痛苦地捂住右手，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呻吟声。

"滚出去，利奎德！滚出去！你！"——看样子左轮山猫也知道自己的体内有"利奎德"！他挣扎了一会儿，渐渐地平息了，他抬起了头，猛起挥起右手——是利奎德的右手！看样子是利奎德控制了他的意识！

"这就是我们拥有这样的天赋的代价！要知道，制造我们那时大首领已经是五十多岁了。用不了几年，你就会成为大首领克隆体之中的又一个牺牲品，而我……我将会借助这条手臂继续存在下去！"左轮山猫——不，现在他应该是利奎德——他跳进了一旁的"海魔鬼"！

"利奎德的手臂？"斯内克相当震惊，不过，已经没有时间再让他吃惊下去了，是的，他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已经挣开了束缚，不可一世地咆哮着！斯内克被它所造成的破坏给震晕了过去！

手枪、突击步枪、榴弹发射器，绝望的士兵们举起了手中的武器，但在那可怕的机械巨兽面前，所有猛烈的攻击都无济于事！逃生的士兵急速登上竖梯，落后的人被水卷走，这艘船已经完了！

斯内克被强烈的震动给震醒，又被震入水中。好不容易爬了起来，喘息着，"奥塔肯，看来我们有麻烦了。"

"你会和这条船一起沉到海底的，斯内克！"利奎德仍然是那么狂！

"海魔鬼"猛地把头部扎入水中，看样子是在吸水——果然，它张开"大口"，将吸入的海水用高压的方式射了出来！就像激光刀那样，硬生生地将坚固的船体一分为二！——谁能阻挡得了"海魔鬼"？

油轮的沉没形成了巨大漩涡，斯内克也消失在大海中……

Prologue 02

"发现号"油轮沉没！近海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本报今日凌晨专电）持续多日的阴霾天气终于在昨晚得到爆发，大雨让整座城市焕然一新。不过，今晨经过维拉扎诺大桥上班的市民们可能会被远处海面上的大片阴影所震惊——是的，就在昨晚的狂风暴雨中，下纽约港外海发生了一起特大沉船事故！满载着原油的民用油轮"发现"号在驶过维拉扎诺大桥之后不久就沉没在茫茫大海之中，据专家分析，船上的原油已经全部泄漏，对本市近海海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也许几年之内我们都不会看到漂亮的海鸥在海面上飞翔了。

今晨，本报得到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发来的一张照片，据称，这张照片是事发前一小时由陆军的新型无人驾驶侦察机在执行例行侦察任务时，从出事油轮的上空拍摄的。照片上可以清楚地辨认出一名身穿青色紧身衣的神秘男子。那位匿名人士同时指出，该男子就是导致"发现"号沉没的罪魁祸首！本报已将相关资料提供给 FBI，FBI 也表示将会全力调查此事。至截稿时止，该男子的身分尚未查明。

纽约市政府方面也对此事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已派出专家小组前往出事地点，在测定了污染程度之后拟定解决方案。本报将会对此事进行追踪报道。

索利德·斯内克已经死了。

人们是这么说的。

轰动一时的下纽约港沉船事件已经过去了两年，然而那次恐怖袭击的来龙去脉至今还是众说纷纭。事故发生后厚厚一层黑乎乎的原油覆盖了大片海面的景象固然令人触目惊心，但是更大的震撼却来自对出事原因的深入调查。

索利德·斯内克当时也在船上。是的，索利德·斯内克——曾经单人匹马摧毁世外天堂要塞、解决桑给巴尔危机、平息影子摩西兵变事件的"传说之男"，因娜塔莎·罗曼南科所写的《影子摩西的夜幕下》一书而名字为公众所熟知的孤胆英雄——就是出现在陆军侦察飞行器拍下的照片里的那个人。其后不久，打捞人员在回收的"发现"号残骸中发现了他的尸体。传说终结了，与之相关的神话也同时彻底破灭。因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正是他一手制造了那次的沉船惨剧。

索利德·斯内克是恐怖分子。

人们是这么说的。

影子摩西事件以后，他曾有一段时间销声匿迹。但是，自从 Metal Gear"霸王"的资料一夜之间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世界各地迅速涌现出大量的 Metal Gear 变种，索利德·斯内克也随之再度活跃起来。他在另一名影子摩西的生还者"奥塔肯"的协助下破坏了无数的 Metal Gear，其行动之激烈、手法之极端，终于使他们成为各国联手通缉的头号恐怖分子之一。

一组在网上披露的照片也许可以说明他摧毁"发现"号的动机。很明显，斯内克是认为船上运载着一种新型号的 Metal Gear，为了将之破坏而只身潜入油轮，发动了那次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他确实成功了，代价却是"发现"号上全体船员和他自己的生命，以及纽约近海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也许，正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英雄和疯子往往只是一线之差？

每次想到这一点，我都会感到困惑。身为猎狐犬的一名队员，我对斯内克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说，比普通人要多得多。采用他的行动作为战术范本的潜入训练、武器训练、进阶训练、特别训练……总数多达300项的VR课程，甚至还包括了影子摩西岛的潜入作战本身，我都曾经在VR训练场上重温过无数遍。即使明知那只是一场虚拟的演练，即使是在全无压力的情况下，任务中的种种危机也足以让我望而却步。每当使尽浑身解数却依然以失败告终的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对那传说中的战士无限神往。严酷的环境，艰巨的使命，可怕的强敌，他却奇迹般地战胜了所有的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一定有某种强大的力量支持着他吧，我想，因为有些东西是不能用“勇敢”“尽职”之类的词来解释的，——虽然我并不清楚那力量究竟是什么。所以也一直无法相信，这样一个人竟会变成无恶不作、兴风作浪的恐怖分子。

索利德·斯内克……几分钟以后，我就要展开自己的第一次潜入作战了，但在紧张的心情中，这个神奇的名字以及关于这名字的一切却仍旧萦绕在我的脑际。是因为我即将来到那“传说之男”的葬身之地？是因为我即将面对一场艰险不亚于影子摩西的挑战？又或者，仅仅是因为我和他有着相同的代号？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我说不清。反正，不知怎地，从出发的那一刻起，我心里就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那传说中的战士就在附近似的。并且，随着目的地的越来越接近，这种感觉也越来越强烈。

风平浪静的洋面上，两个连接在一起的巨大正六边形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我再次确认了周围的环境，所有景物都和我在简报中看到的精确吻合。

“巨壳”已在望。

“斯内克。”是坎贝尔上校的声音。

“在这儿。”我回答道。

Act. 07

身穿潜水服、戴着氧气面罩的“猎狐犬”战士无声无息地浮出水面，立即迅速地确认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没错，这正是巨壳A脚底部泵房的蓄水池。室内静悄悄地空无一人，甚至能听得见那些红棕色的海虱在地上悉悉索索爬动的声音。看来敌人没在这儿设置岗哨，他心中不觉有些庆幸。他从池边的竖梯上了岸，一边寻找出路，一边在脑子里将出发前坎贝尔上校的指令又过了一遍。

“你这次行动的目标有二：首先，潜入海上油污净化设施‘巨壳’，保护总统和其他人质的安全。其次，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解除恐怖分子的武装。你要记住，海豹的第10分队同时也在进行营救行动。由于‘猎狐犬’属于高度机密的特种部队，不要让他们发现你的存在。”

几个小时以前，他在简报会上听到上校在人质名单中报出詹姆斯·约翰逊总统的大名时，那种震惊的感觉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退。原以为他的第一次任务只不过是场普通的反恐行动而已，没想到却碰上了如此严重的事态，占据“巨壳”的恐怖分子向美国要求300亿美元的赎金，而按照惯例，政府是不可能向这类无理要求屈服的，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只剩下武力一途了。想到这里他不禁摇头苦笑，他还从来没有正经参加过实战，现在却马上就要独立应付这个棘手的难题了。从水下潜泳的进入方式让他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影子摩西事件，他但愿自己的处境能比当时的斯内克要好一点，然而——这可能吗？

“对了，为了避免混乱，你的代号从‘斯内克’改为‘雷电’吧。”散会前，上校轻描淡写地加了一句。

“这次袭击巨壳的恐怖分子自称‘自由之子’。他们的首领叫做索利德·斯内克。”

“影子摩西的英雄？怪不得你要我改变代号了。”

“对。不过绝对不会是你熟悉的那个斯内克。两年前的沉船事件，我想你也很清楚了。正是为了处理发现号上泄漏的原油，‘巨

壳′才在这块水域上建立起来。”

“但是他会不会——”

“不可能的。”上校回答得斩钉截铁。

雷电很快地找到了电梯，直上 A 脚天台，他的任务似乎有个良好的开始，然而雷电的心神却无法安定下来，他进来之后的种种迹象都表明，这地方还有另一个潜入者的存在。这并不是单纯的瞎猜疑，他潜水进入的时候就在“巨壳”外围的水下隔离网上发现了一个切口很新的破孔；电梯间前，两名全副俄式装备的士兵躺在地下昏迷不醒，显然是被人以极其迅捷利落的手法击倒的；他甚至在上一班电梯关门时隐约瞥见了那人的背影。

那个身穿青色紧身衣的人的背影，总好像在哪里见过，熟悉得让人有点奇怪。

雷电正在和上校讨论那个潜入者的身分，耳机里却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女声。

“杰克，一切都好吗？”

怎么搞的？在这个地方听到女朋友罗斯玛丽的声音让雷电有一种很不协调的感觉。为什么连从没参加过军事行动的罗斯都被卷入到这次的任务里来了？上校解释说罗斯是因为原来指派到这次行动的猎狐犬部队的数据专家出了点意外，只好把罗斯临时调来顶替。

“意外？临时？真是个不错的理由。”雷电又想起了影子摩西，但事已至此，他也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上校的解释，然而他不知道，他的无可奈何才刚刚开始。

走出电梯，雷电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 A 脚上层天台，这里的的视野相当开阔，整座“巨壳”的结构尽收眼底，蓝天碧海，阳光灿烂，清凉的海风拂过脸颊，让他的精神为之一振。

“海豹那边已经找到总统了。”上校来了消息，他们立即切换到海豹的通信频率。

“救出来了，准备撤退！”

“见鬼！掩护总统！是那个人……”

通信突然变得混乱不堪，杂沓的脚步声枪声惨叫声响成一片，显然，海豹第 10 分队已经遇到了危机。

Act.08

当雷电赶到时，B 脚已经变成了一座血腥的屠场，墙壁上、天花板上全是一片片触目惊心的殷红，躺在地上的三名海豹队员的身体几乎可以用支离破碎来形容，已经毫无生气的脸孔扭曲得不似人形，失去了焦点的瞳孔中凝固着恐惧的痕迹，想必临死前经过了极其痛苦的挣扎。尸体上流出来的血在低洼处聚成了一小汪一小汪，在雷电的军靴摩擦下发出令人牙酸的咯吱声响。

雷电保持着最高的警觉，缓缓推开了变电室的门。一股烧焦的味道扑面而来，室内弥漫着浓浓的硝烟，被击毁的变压器还在劈劈啪啪地爆出点点火花。雷电的耳朵忽然捕捉到一种奇特的吮吸声音，他循声看去，赫然发现房间的对面正在上演极其骇人的一幕——一个身穿军式长风衣的男子将一名海豹士兵顶在墙角，嘴巴凑在对方的颈动脉旁，正在大口大口吸食着他的鲜血！雷电倒吸一口冷气，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然而那“吸血鬼”像是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突然回过头来，冲着他挑衅似地露出了口中的獠牙。没等雷电反应过来，“吸血鬼”的身影已经从他的眼前凭空消失，接着又突然幽灵般出现在他的背后，亮出了手中的军刀！

“趴下！”变电室北边的入口处传来一声断喝，雷电立即向前一扑卧倒在地，枪声响处，



一梭子子弹擦着他的头皮飞了过去，射向刚才那“吸血鬼”站立的地方，雷电扭头一看，背后哪里还有什么人影？他又回身望向那个救了他一命的声音，只见来人一身海豹士兵的制服，手持M4步枪，袖子挽到肘弯，戴着头套，只露出一双眼睛。匆匆一瞥之间两人视线相接，雷电看到了两道锐利如鹰隼般的目光。

“他人呢？”那人沉声问道，抬头环视室内寻找敌人的踪迹，并没有再看地下的雷电，但这句问话无疑正是对他而发的。

雷电茫然地摇了摇头，刚想站起身来，突然发现那名士兵头顶的横梁上多了一条黑影，他还没来得及出声提醒，黑影已如同蝙蝠般无声无息俯冲而下，落在那人背后。这时那名士兵也已感觉到身后的异样，正要回手反击，“吸血鬼”手中的军刀如同电光般连闪几闪，血花四溅，士兵手中的枪脱手飞出，他的人也被夹脖子提了起来。

雷电飞身扑过去捡起了地上的枪，眼见那名士兵已落入那怪人的掌握之中，一时间犹豫着不敢开火。

那吸血鬼阴森地一笑，低头就要向士兵的脖子咬下去，突然却停住了，眼里露出诧异之色，“这味道……你是——”趁着对方迟疑的一刹那，雷电扣动了扳机，不料“吸血鬼”如芭蕾舞般优雅地几个旋身，灵巧地避开了射来的子弹。雷电的举动显然激怒了他，他随手把那人扔在地下，就要对雷电发动攻击！

突然房间里响起了通信机的声音，“吸血鬼”猛地收住前冲的势头。

“是你吗，我的女王？”

“你解决了那些人没有？”

“搞定了。而且我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这就来。”话音未落，他呼的一声从雷电头顶掠过，在墙壁和天花板之间以惊人的速度和敏捷来回弹跳，再次消失在空气中。

雷电盯着这怪物离去的方向看了好几秒，这才回过神来，他已经稍微恢复了镇定，但仍保持着高度戒备状态，用枪指住了地下的那名海豹士兵。

“我不是敌人。”受伤的士兵挣扎着从地上坐了起来，伸右手摘下了头套。“我叫……”他像是迟疑了一下，“普利斯金，易洛魁·普利斯金少尉。”

“你是海豹的人？”

普利斯金点了点头。“我们是乘直升机攻进来营救总统的。”

他说得一丝不差。雷电微微松了口气，垂下了枪口，一低头间，无意中望见一只红色的小虫子从对方身下爬了出来——海虱？？雷电突然意识到普利斯金对自己说了谎。

普利斯金上下打量雷电几眼。“这身作战服……你是猎狐犬部队的？”

雷电迟疑了一下。“是的，我是从陆军的Force 21里被选出来的……”

“那支VR部队……你有实战经验吗？”

“嗯……没有。”雷电看到对方眼里露出一丝奇特的笑意，不由得有些尴尬。幸好普利斯金并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多作纠缠，他从随身的急救包里找出绷带，手法熟练地裹好了左臂上的几道刀伤，站起身来。“瞧。”他指了指墙边一具身穿海军礼服的尸体，雷电凑上前去，发现尸体的右腕上戴着半副断掉的手铐。雷电一眼就看出手铐的另一头原来有什么——“核按钮！”这就是说，恐怖分子可能已经具备了发射核武器的能力？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必须尽快搞清楚敌方的情况。

“刚才那人是谁？”

“那个喝人血的家伙？他叫梵普。”普利斯金显然事先得到了简报信息，“他是‘死亡细胞’特种部队的成员。”那是前总统乔治·西尔斯所成立的一支反恐部队，其直接指挥官是杰克逊上校。梵普、杰克逊的妻子同时也是斯科特·道夫的女儿弗琼和另一名绰号“胖子”的都是队里的主要成员。但后来杰克逊上校被控贪污而入狱，最终死在狱中，这一事件激起了“死亡细胞”部队的反抗，他们开始报复，制造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

“这次和他们一起袭击巨壳的恐怖组织叫做‘自由之子’，据说组织的首领是索利德·斯内克，这是真的吗？”

“斯内克在两年前的沉船事件里已经死了。”普利斯金的回答和上校一模一样。

Act.09

D脚、E脚、F脚……雷电拿着拆弹专家彼得·斯蒂尔曼制作的简易探测器搜索着1号壳的每一个角落，天花板、储物柜、发电机房、甚至包括女厕所，生怕遗漏了任何一处可疑的地方。“死亡细胞”的炸弹狂人——“胖子”在“巨壳”的12个脚全部设置了C4炸弹，而由于刚才海豹的突击救援行动一败涂地，总统和核按钮手提箱又被弗琼和梵普劫走，现在恐怖分子很可能随时采取报复行动，甚至将“巨壳”炸毁。残留在海面上的大量原油一旦着火，曼哈顿港一带必将在瞬间变成一片人间地狱，雷电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容不得半点差池。

好在他的任务进行得还算顺利，这当然得感谢斯蒂尔曼的指导和帮助。雷电对这位温和稳重、经验丰富的老警察印象很好，不愧是全美国首屈一指的排爆专家，在他面前，雷电在部队里学到的炸药与爆破专业知识只能勉强算个小学生的程度。如果不是因为5年前一次拆弹失败让他的一条右腿成了假腿，他大概还活跃在拆弹反恐工作的第一线吧。要是那样该多好，雷电想，起码自己和普利斯金的担子就能减轻不少。一想到普利斯金，雷电的脑海里又浮起了斯蒂尔曼的话：“那个人绝对不是海豹队员，戴那种耳机的海豹指挥官不会加入现场作战。而且，临走前他说的那句‘永远忠诚’是海军陆战队的格言。”像斯蒂尔曼这样的老经验是不可能看走眼的，尤其是他曾经在海军的爆炸军械学校任教了这么多年。何况雷电从一开始就知道普利斯金有事情在瞒着他。奇怪的是，尽管雷电的理性告诉他那个来历不明的人十分可疑，但在内心中他对其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和信赖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

“集中精神。”雷电暗暗告诫自己，他屏住呼吸，按下了手中的冷冻喷雾器，“嗞嗞”一阵白雾过去，F脚杂物房角落里的炸弹也被冻住了。他再次切入斯蒂尔曼的频道，正好听到他和普利斯金的交谈：“……他的技术都是我教的，我了解得很清楚，这不像是胖子的手法，”斯蒂尔曼的声音充满忧虑，“从你目前找到的那些看来，2号壳所有的炸弹都没在正确的位置上……到底……他想干什么？”顿了一下，他转向雷电，“小伙子，你的情况怎么样？”

“我刚刚搞定了第5个，现在就剩下B脚了。”雷电随即把目前找到的5个炸弹的位置逐一报告给他。

“不可能的……都不是破坏结构的关键点，炸药分量也不足……”斯蒂尔曼陷入了沉思，过了好一阵都没再开口，雷电不敢打乱他的思绪，无线电里一时悄无声息。

就在这时，普利斯金的呼叫又来了。

“彼得，听着，还有你，雷电。我现在H脚，这里有一大堆C4，足够把整个H脚炸个底朝天。”

“什么？”

“而且都经过了反探测处理。我不是通过你的探测器，而是碰巧才发现的。”

“我要亲自去看看。”

“不能让我直接冷冻吗？”普利斯金显然不想让斯蒂尔曼涉险。

“不，那些炸弹绝没有这么简单……”

“那我现在回来接你？”

斯蒂尔曼没有回答，反而问道：“雷电，你还有一个，对不？你呢，普利斯金？”

“不算这个大的我还有两个。”

“你先处理剩下的吧。我自己去2号壳就行了，H脚的炸弹先不要动，那可能是很危险的。”

“你会没命的！你行动不便，容易被敌人发现。”雷电也试着劝阻斯蒂尔曼。“别说了。”斯蒂尔曼迟疑了一阵，深深吸了口气，雷电感觉他似乎下了什么决心，只听他说道：“我的右腿……其实根本没事。我根本不是瘸子。”

雷电呆住了。

透过无线电，斯蒂尔曼对雷电和普利斯金道出了内心压抑多年的隐情。原来在五年前，一座著名的教堂被恐怖分子放置了炸弹，斯蒂尔曼亲自负责拆除工作，然而他却失手引爆了炸弹，结果教堂被毁，人员伤亡惨重。他由于及时逃离现场而保住了性命，但事后为了维护名誉，不得不装作右腿受伤残废，以此逃避公众的谴责。此后，斯蒂尔曼就从

前线退了下来，担任了纽约警局排爆组顾问和印第安海德的海军爆炸军械学校讲师。他在印第安海德遇到了天赋出众的胖子，膝下无儿的他对这个学生悉心栽培，把爆破和排爆方面的知识倾囊相授。万没料到，被他视为己出的胖子却加入了恐怖组织，利用从他那里学到的技术为非作歹，

“我假装自己也是受害者，因为不这样的话我实在没办法面对那些死者的亲人。从此我就在谎言的保护伞下生活，从没认真反省自己的过错。这样年复一年，我的灵魂越来越麻木……我……我是个懦夫……”

说到这里，斯蒂尔曼透出一口长气，声音也似乎轻松了不少。

“我一定要亲自去阻止胖子。教给他那些东西本身就是我的错误，我必须亲手补偿我过去的罪孽。普利斯金，你在H脚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到。”

然而，斯蒂尔曼这次并没有成功。胖子在H脚的炸弹上使用了多炸弹复合诡雷和微波近炸引信等一连串的陷阱装置，终于让斯蒂尔曼落入了圈套，斯蒂尔曼在最后关头虽然找到了拆除炸弹的办法，但却已经来不及排除了。他终于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的胖子在爆破技术上远远超越了自己。听到通信机里传来的轰然巨响，身在A脚的雷电心里一阵发紧，他知道斯蒂尔曼已经牺牲了。

事已至此，雷电只能独自处理剩下的C4了。所幸他成功地抢在倒数结束前用斯蒂尔曼教他的方法排除了A脚那个最危险的炸弹，来自坎贝尔上校和罗斯的消息也表明虽然H脚的毁坏导致2号壳严重倾斜，但至少1号壳暂时是保住了。雷电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正要返回A脚上部，却在电梯口的货仓碰到了死亡细胞现在的首领——弗琼。

望着线性步枪枪口的蓝色电弧光，雷电想起了他第一次在B–C连接桥上碰到弗琼的可怕情景，海豹队员的轻重火力根本伤不到她的毫发，而他们却在线性步枪的一击之下化作了亡魂，连坚固的铁桥也在高温下扭曲融化得不成形状……雷电的耳边像是又响起了撕心裂肺的惨呼声，那真是一幅噩梦般的景象。

而现在轮到他自己了。他向弗琼射出的每一发子弹都偏离了目标，反过来，他自己一不留神就会被轰得灰飞烟灭。雷电在狭小的货仓里东躲西逃，室内烟雾弥漫，碎片横飞，眼看着可用的掩体越来越少，头上的天花板也随时有塌陷的可能，他想退回泵房那边，但入口却早已被崩塌的大块墙体堵塞。雷电开始有点绝望了。

“除了战场上的幸运，我已经一无所有了……出来吧，来杀了我！——你不是杀死了我的父亲吗？”弗琼高声喊道，“不然的话，要死的就是你！”

又一部沉重的装卸机被线性步枪的火力掀翻，雷电心中一阵慌乱。刚刚上校在通信里告诉他，暴跳如雷的胖子正指名要求他到E脚机场，否则就将杀害人质进行报复，可是他到底怎样才能摆脱这个女人的纠缠呢？雷电焦急万分。就在此时，弗琼身后的电梯降下，出来的正是梵普。

“这里交给我吧，女王。那个胖子，他已经彻底失控了。”

弗琼点了点头。“好吧，我去看看他的情况。”她冲雷电藏身的位置一努下巴，“干掉那个没用的家伙。”说完了这句话，她收起线性步枪转身向电梯走去。雷电决心抓住这个机会放手一搏。他从掩体后闪身出来，朝弗琼连续射击，子弹依然无法命中，但这时意外的事情出现了，折射的子弹击中了梵普的腰间和眉心。弗琼立即上前抱住倒下的梵普，不过看来命中眉心的那一枪已经是致命的伤势，就算是梵普那样的怪物也逃不过死神的手掌心。看到梵普因为自己而死去，弗琼无比悲痛。她绝望地望着怀里的梵普，失声痛哭。“为什么？为什么死去的永远不是我？为什么只留下我一个人活着？父亲，你惩罚我的还不够吗？”

雷电趁着弗琼失神的时候慢慢靠近了她，但不知道是因为实在没有信心打中她还是因为担心着胖子那边人质的安危，又或是别的什么原因，雷电并没有选择再对弗琼下手，迅速进入了打开着的电梯间，把哭泣

的弗琼抛在了身后。他并没有来得及看见，倒在弗琼怀中的梵普竟然再次缓缓睁开了双眼。

“我的女王，我已经死了一次，不会再死第二次了……”

Act.10

相对于刀枪不入的弗琼和神出鬼没的梵普，胖子可就容易对付得多了。这个嚣张的炸弹狂人虽然设陷阱搞爆破是一把好手，但要和训练有素的雷电用枪正面对抗的话显然还不够“分量”。雷电没费上多大力气就了结了这个疯子罪恶的生命。靠着自称“X先生”的神秘忍者提供的敌兵制服和内部情报，雷电随即潜入了1号壳的中央栋，他现在要寻找负责总统保卫工作的特工理查德·艾姆斯。

中央栋B1层关押了将近三十名人质，要不是X先生的提示，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从这么一群人里认出素未谋面的艾姆斯还真不好办。雷电费了一些时间才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他。艾姆斯告诉雷电，总统已经被转移到2号壳中央栋的1楼。恐怖分子之所以要挟持总统，是因为梵普在B脚抢走的那个手提箱——也就是“核按钮”——需要总统的生命体征参数作为核弹的发射密码。

“输入密码必须在总统的脑电波和心跳指标处于正常范围时才能进行，换句话说，系统登录必须是总统完全自愿的。而且，为了增加安全系数，在第一次登录以后每隔一小时就要复核一次密码。一旦不能通过检测，系统就会自动切断连接。所以那些人现在是不敢对总统轻举妄动的。”艾姆斯说。

“同时，那个手提箱也就是此地所藏的新型号的Metal Gear的启动装置。所有这一切都是早就计划好的。两年前的原油泄露事故，以及这座‘巨壳’……都是为了研制新的Metal Gear而安排的。”

两人正在悄悄交谈，隔壁的房间里突然响起了说话声，雷电隔着厚厚的防弹玻璃看见两个人模糊的身影。

“瞧，斯内克来了。”艾姆斯低声说。

“是他？”雷电偷偷把定向麦克风指向了那个房间。

“总统怎么样？”一个陌生的男子声音问。

“他已经输入了‘核按钮’的密码。”答话的是左轮山猫。

“一小时之内还要再确认一次密码。然后就没他的事了……‘世外天堂’计划马上就可以实现了……”

“啊，我的手……”山猫的声音里突然充满了痛楚，“该死的利奎德！这简直就是报复……”

“又发作了吗？”

“发作的间隔越来越短了……也许是因为那个人……”

那个男子并没有对山猫表现出过多的同情。“我还得去对付那个入侵者。这地方就交给你了。”

“那个人……他真的就是索利德·斯内克？”雷电向艾姆斯投去询问的目光。

“我不知道……他自己是那么说的。你刚才都听到了什么？”

听了雷电的转述，艾姆斯微微点了点头。“果然不出所料……总统自愿和他们合作了……大概是不想再当傀儡了吧。不过真要背叛我们就太不明智了……”他喃喃地说。

“……傀儡？”

“没时间说这个了，小心听着，他们很快就会发射核弹的，从一开始那就是他们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赎金。高空核爆炸会产生极强的电磁脉冲，可以在一瞬间使绝大多数的电子设备遭到彻底破坏……如果在这附近发生的话，足以令曼哈顿周边的全部电脑系统立即陷入瘫痪。他们的计划正是以此让它摆脱网络的控制，让曼哈顿获得‘自由’，在那里建立一个共和政体。”

“怪不得他们自称为‘自由之子’……”雷电终于明白了。

他从艾姆斯口袋里拿到了打开2号壳 2入口的3级ID卡，正要溜出去救总统，不料这时左轮山猫却朝这边走了过来。雷电已经来不及走开，只得强作镇定，装作若无其事站在那里。山猫缓缓走到两人跟前。似笑非笑地看着艾姆斯。

艾姆斯正想说几句话为雷电掩饰，山猫已经举起左轮手枪瞄准了他的脑袋。

“真对不起，艾姆斯上校。我恐怕你不能再继续执行任务了。”

“山猫，你是没法逃出“La—li—lu—le—lo”的手心……”一句话没说完，艾姆斯的脸色骤变，身体痛苦地扭曲着，似乎是急病发作一般。“我明白了——山猫……你是……”他艰难地喘息着，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

“你到底是谁？”山猫转向旁边的雷电，冷笑着一把扯下他的头套。

看见雷电并非自己的同僚，周围的士兵一齐举起了枪，五六管黑洞洞的枪口下，雷电已无所遁形。山猫上前一步，手中的左轮指向了雷电。

就在这时，那个忍者——X先生忽地从天而降，一刀劈向山猫的左腕！山猫及时抽身躲过，众卫兵见状立即开枪射击，却被X先生一一用剑化解。

“快走！”他冲雷电说道。

左轮的脸上已露出惧色，他绝不会忘记忍者的这身打扮！

“这儿交给我吧！”X先生再次催促。雷电不再犹豫，转身逃出了这处是非之地。

Act.11

从艾姆斯口中得到的新情报让坎贝尔上校也感到意外，尤其是总统也和恐怖分子合作的消息。雷电从上校的反应里觉得他还有什么事情在瞒着自己，上校却一口否认。但不管如何，现在必须救出总统才能破坏恐怖分子启动Metal Gear的计划。雷电马不停蹄直奔1号壳和2号壳之间的连接桥。

“喂，雷电，我们找到了一架卡—60，正飞往1号壳来，E脚的那架鹞式呢？”

呼叫他的居然是普利斯金，他竟能从几乎毁灭整个2号壳的大爆炸中存活下来，雷电心中暗自庆幸，无论如何，在这种地方能有个能帮上忙的人总是一件好事。“没见着，应该是飞走了。”

“那我们就在那边降落了。顺便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搭档，直升机的驾驶员——奥塔肯。”

什么？雷电吃了一惊，这个名字——斯内克的那位传说中的搭档？莫非……可上校不是说斯内克已经在两年前发现号沉没的事件中死去了吗？雷电的心中霎时间充满了疑团。难道说袭击“巨壳”的恐怖分子首领真的就是斯内克，所以奥塔肯才会在这里出现吗？这个普利斯金又是什么人？他只觉得脑子里一片混乱。

雷电正想得出神，远处上空已经传来了螺旋桨的轰鸣声，一架直升机朝这边飞了过来，瞧外形正是普利斯金说的卡—60。果不其然，直升机迅速接近，只见普利斯金坐在舱门边冲他挥手打了个招呼，很快从他头顶掠过，直飞E脚而去。雷电目送他们远去，转过头来，一眼看见连接桥对面G脚的入口处赫然站着一个身裹黑色披风的白发男子，那样子，仿佛他一直在等着雷电……

“我等你很久了……爱国者的走狗！”

“你就是他们的头儿？”

“没错，我就是超越了大首领的战士——索利德·斯内克……”那人傲然答道。

“别上当！他根本不是索利德·斯内克！”不知何时卡—60直升机已经折了回来，机上的普利斯金朝雷电大声喊着。

“是你啊，兄弟！真让人意外。”看见普利斯金，披风男子发出一声冷笑。

“少来！我可不是你的兄弟！”

“别说你已经把我给忘了……斯内克。”披风男子抬头盯着普利斯金的脸。

“斯内克！”雷电几乎要跳了起来，这么说普利斯金竟然就是——！！

“雷电，闪开！”普利斯金说罢，端起手中的枪就向披风男子射击，不过那人不知道发动了什么装置，突然以惊人的速度运动起来，一闪身便躲过了子弹。只见他的背后喷射出两道火焰，黑色的披风瞬间化为灰烬，露出下面一身铠甲样的战斗服。

“好兄弟，我和利奎德是完全不同的！”那人再次跃起，轻巧地躲过了普利斯金发射的一颗榴弹，他身上的装甲仿佛可以极大地增强本身肌肉的力量——他正是恐怖分子的首领索利达斯·斯内克！“你就只有这两下子吗，斯内克？”普利斯金丝毫没有理会他

的挑衅，再次瞄准射击，又一发榴弹终于将索利达斯从桥上击落。

"打中了？"普利斯金从机舱里探出身子，低头察看——一架鹞式战斗机徐徐从桥下升起，索利达斯竟然安然无恙地站在飞机背部！而驾驶战机的，正是梵普！

"见鬼，奥塔肯，那架鹞式！ 我们有麻烦了！"普利斯金，不——现在可以称呼他斯内克了，真正的索利德·斯内克——朝驾驶座上的博士叫道。他俯身抓起身旁的一个箱子，扔到桥上的雷电面前，"卡-60 不是鹞式的对手，雷电，你要用'毒刺'把它给打下来，我会支援你的！"

"这个世界只需要一个大首领！"索利达斯还在战斗机上狂呼。

雷电打开了面前的箱子，里面正是对付鹞式的最佳武器——"毒刺"防空导弹！

经过一番周旋，雷电终于抓住鹞式悬停扫射的一刹那，发射导弹成功命中了这架难缠的战斗机。没料到，就在战斗机即将坠入海中的时候，海面下突然浮现出大片阴影——Metal Gear"海魔鬼"从水底一跃而出，张开巨大的颚部，稳稳地"叼"住了鹞式！

"Metal Gear？"雷电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这传说中的两足步行兵器。

鹞式的机舱里，索利达斯紧紧地捂住了自己的左眼，鲜血不断地从他的手指缝里渗出，显然刚才"毒刺"的一击已经重创了他。索利达斯一声令下，海魔鬼从背部射出大量集束炸弹，连接桥上空霎时间笼罩在一片爆炸和火光之中，直升机闪避不及，被弹头击中，站在桥上的雷电也被强烈的气浪掀翻。与此同时，鹞式战斗机合上了驾驶舱门，"海魔鬼"以极其灵巧矫捷的动作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带着鹞式一起潜入海底，消失得无影无踪。

Prologue 03

必须要和索利达斯合作。这是惟一可行的办法了。

我需要索利达斯的力量，需要他手下强有力的武装——死亡细胞以及格鲁科维奇的部队，正如索利达斯需要我为他启动核弹的发射程序。这当然只是一种纯粹的互相利用，对于这一点我相信索利达斯和我一样清楚。但这对我们的合作并不会造成多大的妨碍。毕竟，我们要对付是相同的敌人，并且我们双方都很清楚面前的敌人是如何强大。

"爱国者"，一个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的神秘组织。它的来龙去脉、它的运作方式、它的组织成员的身分，关于这个组织的真相我们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我们每一个人却无时无刻不处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它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能量，其势力深深植根于政治、军事、经济各个领域，灵敏的触手无孔不入地伸展至国家机器的每一个角落。它管理着一切、支配着一切，制定政策，操纵选举，主宰言论……所有的国家事务，事无巨细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他们挑选出能够忠实执行命令的人作为他们在政治前台的代理，通过各种手段调节着各方利益的微妙平衡，让国家按照他们认可的模式来运作，同时通过精心编排的一系列假象，满足公众对于民主的要求。一句话，"爱国者"统治了这个国家。

我知道索利达斯曾经试图反抗，而且我也可以理解他的想法，特别是当我接替他的位置成为"爱国者"新的傀儡以后。在这方面我和他当时的处境确实非常相象。即使号称是魔童计划中真正完美的产物，即使被"爱国者"视为适当的代理人选而推上了总统的宝座，他和现在的我一样，也只不过是棋盘上一枚身不由己的棋子罢了。索利达斯的才能使他不甘心一辈子受"爱国者"的支配，所以，4 年前他才会私下命令 DARPA 的唐纳德·安德森和阿姆斯军工联合开发 Metal Gear"霸王"以及先进核弹头，同时利用利奎德·斯内克复兴世外天堂的意图，派出左轮山猫煽动他发起叛乱，从而导致了影子摩西的兵变。但是强大如索利达斯也终究无法和"爱国者"的权威对抗，

这种公然的挑衅彻底激怒了他们，他也因此而被迫下台——也许应该说是因“健康问题”而“辞职”。他能逃脱“爱国者”的惩罚实在是一种奇迹。我想，如果他不是在“爱国者”采取进一步行动对付他之前及时地躲了起来，恐怕他的“健康问题”已经使他丢掉性命了吧。

宣誓就任总统的同时，我也宣布了自己对于“爱国者”的效忠。放弃属于自己的独立意志，日复一日按照他们为我设置的程序行动，俯首帖耳接收着他们传达的每一条信息，一丝不苟地执行每一道指令，发布他们预先代我制定好的每一项提案，眼看着同样受到控制的国会里重复上演着一幕又一幕单调乏味毫无新意的政治秀，等待着早已知道结果的投票表决……我痛恨这种机器人般的生活。但我知道我必须忍耐，我也只能忍耐，直到可以改变这一现状的机会来临。

直到我终于获悉玄武计划的存在。

“你这次‘巨壳’之行的目的是检查玄武的开发进度。”

这正是我摆脱“爱国者”控制的最好机会。我很清楚玄武对他们的重要意义。它并不只是一个搭载有大量核导弹的大型移动式要塞，并不只是一件单纯军事用途的武器。它的存在将会极大地扩展“爱国者”对这个世界的支配力量。与索利达斯的同盟使我可以和“爱国者”在对等的地位上展开一场谈判。而玄武就是我和他们讨价还价时最有分量的筹码。

对“爱国者”来说，这是最不可容忍的背叛行为，我清楚知道如果计划失败的话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下场。不过，相对于我能获得的一切，这个风险仍然值得一冒。我一定要得到权力——真正的权力——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而不是现在这样，做一个身居总统高位的傀儡，一名无足轻重、任人摆布的小卒。

但是我错了。我低估了索利达斯。

“我对你的计划毫无兴趣。”索利达斯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我已经随时可以对曼哈顿发动核打击，然后——那就是爱国者的末日。”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他的野心所在。

可惜已经太迟了。

詹姆斯·约翰逊 总统

Act.12

几经周折，雷电终于找到了詹姆斯·约翰逊总统。看到总统安然无恙让他着实舒了一口气，然而接下来总统的话就让他难以认同了，他实在无法理解总统的动机。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约翰逊长叹一声。

“说回眼前的事吧。事实上，我们根本离不开爱国者。万一他们被消灭了，美国政府将立即出现权力真空，这意味着各方势力之间无休止的斗争、倾轧、内战、混乱，所以，绝不能让索利达斯实现他的计划。

“你刚才看到的只是两年前被山猫劫走的‘海魔鬼’原型机。‘玄武’——这才是新Metal Gear的代号。它就在你的脚下，隐藏在‘巨壳’下的海底。它装备了数千枚导弹，通过军方的战术网络控制着全国的武器系统，等于是活动的国家核心。但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玄武’搭载的GW人工智能系统拥有超强的运算能力，让爱国者能够完全操纵信息的流动，任意地对事实的真相进行改造，支配公众的观点。我之所以帮助索利达斯就是想以‘玄武’和爱国者谈判，设法成为他们的成员，可是索利达斯却……没时间说这个了，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GW系统的总设计师艾玛·艾默里克才能中止它的运行。另外还有这张光盘。这是切断GW和‘玄武’之间连接的病毒程序。把这张盘交给艾玛，她会知道怎么办的。”接过光盘，雷电点了点头。

"好了，现在你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总统突然拉起雷电持枪的右手，把枪口朝向自己的胸膛。"核弹发射前的密码复核随时可能开始，只有杀了我才能阻止这一切……下手吧，这是你的职责！"

"不，我怎么能——"雷电下意识地想把枪抽回来，总统却死死攥住了他的手腕。两人正在纠缠，突然一声枪响，总统的双手松弛下来，身子颓然倒下。

雷电错愕地回过头去，看见了山猫，他手里拿着一把柯尔特左轮，枪口还在冒着青烟。

"真该死，我的手滑了一下，"山猫脸上一副明显是假装出来的惋惜表情，"回头见吧，跑腿的小子。"他嘲弄地笑着，转身离开了房间。

雷电正要追出，却被倒在地下的总统抱住了他的脚。"算了吧……这样也好……我终于可以得到解脱了……记住，你要阻止'玄武'……这是我作为你的最高司令官……下达的最后一项命令……"

"山猫那个老头子简直就像是故意杀掉总统的……"雷电把刚才对坎贝尔报告的情况又给斯内克和奥塔肯复述了一遍。两人虽然也对山猫的做法感到诧异，但是和上校刚才一样，他们的话题很快就转移到了艾玛身上，就连交谈的内容也和上校的指示相差无几，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大致就是"你一定要把艾玛给救出来。"雷电感到很郁闷，在这次行动里好像每个人都拿他当作机器人似的使唤来使唤去，上校是他的顶头上司那还没话好说，博士和艾玛兄妹情深，关切之情也可以理解，可是连他心目中敬若天神的斯内克竟然也……尤其是当他听到"玄武"这个词从斯内克的嘴里蹦出来的时候……难道他早就知道"玄武"的存在？"你什么都知道？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他忍不住叫了起来。"你又没问。"斯内克对答如流。

"唉……"雷电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总之，无论如何，我们要对付玄武就必须得到艾玛的协助。"斯内克显然没打算把时间花费在安抚他上面，直接就跳到了总结陈词。"没错，"博士插嘴道，"你必须得找到她。"

Act.13

雷电在 2 号壳内部潜水前进着。由于炸弹的破坏，这里的好些区域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漂浮在水里的杂物、碎片和残骸严重影响了他的视线，错综复杂的走廊楼道也给他带来许多麻烦，有好几次他都游进了死胡同，不得不原路折回，耽搁了不少时间，现在他只庆幸还好每次都能找到换气的地方。就在他和中央栋迷宫般的结构斗争着的时候，奥塔肯的呼叫来了。

"情况怎么样？"

雷电简单地交代了几句，没把形势说得特别恶劣，他不想博士太担心艾玛的安危。

"听好，关于 E．E．，我有些事要告诉你……E.E. 她——她怕水。"

"什么！？"雷电大喊。

"……六岁那年，她和我父亲一起游泳的时候差点儿淹死在家里的游泳池里。"

"你是说她不会游泳！？"

"呃，会……也可以说不会……"奥塔肯不知不觉苦于措辞了。"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游泳。她一向游得很好，直到遇上那次意外……那时我正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后来我才知道 E．E．不断地喊着我……可是当时我却一直没有发觉她需要我。"

"那时你在干什么？"雷电考虑着这个棘手的难题，心不在焉地随口问了一句。

奥塔肯沉默了，好久没再开腔。

"抱歉，"雷电发觉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不过艾玛还是逃过大难活下来了啊。"

"对，可是我父亲却没能……"

"你觉得辜负了她的信赖，所以你出于自责而离开了自己的家？你认为她因为那次的惨痛经历而没法再游泳了？"

雷电觉得脑袋有点发沉，博士说的情况让他的任务变得几乎难于登天了。

推开第二过滤室的门，雷电惊异地发现一个人盘膝端坐在过滤池的水面上，低垂着头，仿佛正在冥想。

——又是梵普！

"你还没死！"

梵普缓缓起立。"很可惜，地狱不敢收留我……"

见鬼！没再多说一句话，雷电举起SOCOM连续射击，却被梵普以优雅如舞蹈的姿态轻描淡写地一一闪过。

“那女孩就在里面的房间。”梵普阴森地一笑，“不过，你以为干掉总统就可以阻止核打击了吗？告诉你吧，‘玄武’的装备里有一批高纯度氢弹，由于还处在试验阶段，它的发射程序不像现役的核导弹那样受到严格的管制，只要‘玄武’启动以后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不管总统是死是活。”

“死亡细胞部队被取缔的时候，那些人把我们说成是杀人凶手，而公众也听信了他们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辩解却置若罔闻。现在，我们就要把他们连同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一起从地球的表面上抹掉。”

梵普话音刚落，室内的扩音器传来了广播。“‘玄武’全体乘员注意，马上进入战斗位置……”

时间紧迫！“玄武”马上就要启动了！雷电拿出AKS-74U突击步枪，他必须尽快击败这个嗜血的怪物！

Act.14

好容易摆脱梵普的纠缠突破了第二过滤室，又游过一段曲折的通道，雷电终于在一个小房间里找到了女孩。

艾玛被他的出现吓了一大跳，拼命地向角落里退去，显然恐怖分子的袭击已经让她受尽了惊吓。“这次你们又想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

“别怕，我是来救你的。我叫雷电。”雷电解释着，艾玛仍然一声不响，他不得不花了一点时间去安慰艾玛，让她镇静下来。

“……约翰逊总统说，只有你帮助我们阻止玄武。跟我一起到1号壳去吧，你哥哥就在那儿等着你呢。”

“我哥哥？”艾玛迟疑地说，语调里没有欣喜，反倒隐隐有些抗拒的味道。但雷电知道他们再也耽搁不起了，这个狭窄的空间随时都有被水淹没的可能。

“听我说，艾玛，我知道你不喜欢水，不过这一路上你只要屏住呼吸就行了，其余的交给我。游到第二过滤室以后，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再走。明白吗？”

这时两个人都听见外面隐隐传来了闷雷般的响声，夹杂着金属在压力下扭曲变形的刺耳声响。墙壁因为承受不住强大的水压终于开始破裂，大量海水从缺口的地方迅速涌入。

“快来吧，现在我们得先逃出去！”

很快到达了第二过滤室，两人坐下休息。

“你做的很好嘛。”

“刚才游的那段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艾玛摆弄着手里的眼镜。“我哥哥也常常像那样背着我……我趴在他背上睡觉，听着他的心跳声……”

“你们一定感情很好。”

“是的……以前是。”艾玛沉浸在回忆里，继续说道。“我们不是亲兄妹，是因为父母再婚才成为一家人的。”

“那时，无论哥哥上哪儿去，我都会跟在后面……哥哥从来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所以他一直很爱护我。我们都那么渴望得到别人的关心……以前我们甚至会一起玩‘过家家’，他做丈夫、我做妻子……不过……那当然只是闹着玩的……那时我们都只是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从来没有家人……不过我想我是能够明白的。”

通信机响了起来，是斯内克的呼叫。他和奥塔肯已经潜入了电脑室。

“我迟了一步，玄武已经启动了，但艾玛没事，我们正赶过来。”雷电报告了自己的情况，无线电那头的博士发出一声充满喜悦的欢呼。

“我看过了GW系统，入侵系统内部很费手脚，没有E.E.我们是没法加载病毒程序的，现在只能靠她了。”

现在，雷电和艾玛已经到达了L脚外壁底部的平台。远处夕阳灿烂的余辉把天空和大海染成了美丽的金红色。

“看那日落……”艾玛完全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好美的景色……”

“要是你还不快点走，恐怕这就是我们看见的最后一次日落了。”雷电正在用望远镜观察附近的环境，这片区域有大量的敌兵和侦察飞行器，组成了严密的立体警戒网。

“我们可没办法从他们的眼皮底下溜过去。”他望着漂在海面上的拦油栅，浮栅正随着波浪缓缓地上下起伏——这玩意倒可以当作一道浮桥。

也只能这样了。雷电和斯内克稍微商量了一下，决定由雷电在L脚使用狙击枪掩护艾玛过桥，同时斯内克尽快赶到另一端的E脚接应。艾玛对这个近乎“开玩笑”的方案提出强烈抗议，不过这时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艾玛已经走到最后一道浮桥的中段，E脚就在眼前了！就在这时，一条人影忽地从天而降，落在艾玛身旁的海面上——梵普！他竟然还没死！难道真的没有人可以彻底杀死这个恶魔吗？梵普一个空翻跳到艾玛身后抓住了她，举起了匕首。雷电从步枪的瞄准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挑衅的眼神。

雷电持枪的手心渗出了汗水，他谨慎地一次又一次调整着瞄准镜中心的十字线焦点，他明白自己必须把握住第一次机会，因为那很可能也是最后的机会。

机会终于降临了。就在梵普炫耀式地挥舞手中的匕首的时候，他的小半个脑门在艾玛身后暴露了出来，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狙击手来说，这已经足够了。雷电准确地击中了他的前额，梵普放开艾玛，身子向后仰天落入海中。艾玛趺趺撞撞向前走了几步，小腹处渗出的鲜血染红了衣服。E脚外部二楼平台上，斯内克抛下PSG-1赶到底层，击毁附近的2部侦察机，跃下拦油浮栅，救起了倒地的艾玛。浮桥在两个人的重量下剧烈地晃动起来，雷电紧张地挺直了身体，目送斯内克背着受伤的艾玛通过浮桥，回到了E脚。

他随即收到了斯内克的呼叫。

“我会立即把她带到电脑室去。你尽快赶过来吧，光盘还在你身上。”

斯内克的话很简单，但在那平稳一如既往的语调里雷电仍然听出了些许焦急之意。斯内克没有提及艾玛的情况，雷电心中隐约升起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Act.15

当雷电走进1号壳中央栋的总控制室的时候，艾玛正静静地躺在奥塔肯的怀里，奥塔肯紧握着她的手，眼里含着泪，压根儿没有注意到进来的雷电。由于身体极度衰弱，艾玛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了，她吃力地伸出双手寻找身边的奥塔肯。“我在这里……”奥塔肯焦急地试图抚慰颤抖的艾玛，斯内克移开目光，低低叹了口气。

装载着破坏GW系统的病毒的光盘已经插进了控制终端，但病毒却在加载完成之前断开了连接，是程序设计上的失误？是系统的自动防护功能？还是爱国者在光盘上做了手脚？也许只有艾玛或者可以解答这个问题，然而现在的她已经无能为力……

看着奄奄一息的艾玛和悲伤的奥塔肯，雷电突然十分痛恨自己，如果他一开始能够在A脚就把梵普干掉、又或者刚才在浮桥上他出手再快一些，也许艾玛就可以逃过一劫？他不知道，但是这个世界里没有如果。室内的气氛铅一样的沉重。

艾玛用尽最后的力气紧紧握住奥塔肯的手，她几乎说不出话来了，只是恋恋不舍地抚摸着博士的眼镜。“我一直想再见到你……”

夕阳渐渐西沉，一点点地没入地平线下，在海面上投射出金黄的余晖。

“你不恨我吗？”奥塔肯颤声问道。

“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想阻止你，伤害你，我只是觉得有了‘玄武’，我就能追随你的脚步，就能和你离得更近些，让你把我当作一个女人看待……我……我可以最后求你一件事吗？”

博士低声答应着。

“叫我……叫我艾玛。”

艾玛再次撑起身子，伸手想去够奥塔肯的脸。然而她的力气消失了，手臂颓然垂落在地下，失神的双目依旧睁着，笑容凝固在她苍白的脸上。

“艾玛？……艾玛？艾玛！”

奥塔肯放声大哭。他明白自己对艾玛今天的遭遇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初他和艾玛兄妹感情笃好，但年少无知的他却在继母的诱惑下与之发生了关系，他的父亲得知真相后投水自杀，奥塔肯也因而离家远走，年幼的艾玛就此失去了父亲和兄长。

“哈尔！哈尔！”艾玛驯养的鹦鹉还在

呼唤着奥塔肯的名字，但博士的思绪早已飞回了4年前的影子摩西岛，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仿佛又听见寒冷的夜风中远远传来狼群那撕心裂肺的哭号。"为什么，雪狼？为什么活下来的总是我？"

然而他也能感觉到斯内克和雷电的目光都在注视着自己。

"你还有要做的事——把人质都救出去。"

奥塔肯抬起了头。"单靠两个人是没有办法毁掉'玄武'的，你们只有一个办法，干掉索利达斯和他的手下。"没有再多说什么，他毅然站起身来，和斯内克、雷电三人大步走出电脑室。在通向"玄武"内部的闸门前面，奥塔肯和斯内克击掌、拥抱道别。

"他不会有事吧？"雷电望着奥塔肯的背影。

"他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不会有问题的。"斯内克把那张光盘递给雷电。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弄开这道门？"

斯内克并不回答，抬头向上招呼："你可以出来了！"

一名忍者从不知什么地方一跃而下。刷地亮出了手中的剑。

"X先生？这到底……"

"玄武马上就要启航了，"忍者说。"我们还要靠你来解决一点小问题……这次可千万别让我们失望。"

"斯内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惊愕的雷电把目光投向斯内克。

斯内克沉下了脸："先睡一觉吧，雷电。"

雷电正要拔枪，忍者的刀锋已经指住了他的咽喉。"换了我是你就不会轻举妄动。"

"你什么时候改变立场的？"

"改变？我根本就没说过我和你同一立场。"斯内克双手交抱在胸前，冷冷地回答。

"该死！"雷电大声咒骂。

忍者按动头盔上的一个按钮，面罩立即变成了半透明。雷电看清面罩后的那张脸。"奥尔加！是你！"

斯内克向奥尔加丢了个眼色，忍者挥刀一击，一阵强烈的电流流过雷电的身体，他立即失去了知觉。

原本平静的海面上翻起了滔天巨浪，"巨壳"迅速崩裂、解体、沉入了海中。电脑室的玻璃窗在巨大的水压下纷纷破碎，室内的一切随即被水淹没。"玄武"终于启动了！

沉沉夜色之中，一架卡-60直升机向远处的海岸飞去。

Act.16

雷电渐渐地清醒过来，眼前无影灯的灯光令人目眩。

"我全部查过了，国安局、中情局、联邦调查局……所有的资料库里都没有他的记录。他是个根本不存在的特工，隶属于一个同样不存在的组织。"

"不过我认识这个人……把他弄醒。"

雷电发现自己被紧紧地固定在电刑台上，站在他面前的是左轮山猫和索利达斯，后者的左眼上现在已经戴上了黑色眼罩。

"好久没见了，是吧？开膛手杰克，我的儿子……"

儿子？雷电心里咯噔了一下。

"你已经长大了……那些人大概也给你洗了脑，对吧？杰克，我是你的教父。你的名字……你的作战技能……你懂得的一切，都是我教给你的。"索利达斯看着雷电，语气中不无感慨之意。"80年代你是我手下的儿童士兵中最出色的一个，不过战争结束以后你就失踪了……原来是他们看中了你，我早该想到的。"他转向一旁的山猫，"这小子就交给你了……"山猫正要开口，突然身体一阵颤抖，他紧紧地握着右腕，痛苦地呻吟着。"又发作了……难道……难道他也在这儿？"他咬着牙说。

"也许吧。再过一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证实'玄武'的力量了。"

山猫望着他的首领。"你这样子看上去和大首领当年真是一模一样……"

"是吗？"索利达斯爆发出一阵狂笑。"这么说我还得感谢这小子喽！"他转身离开了刑讯室。

山猫从雷电身上拿走了那张MO光盘。"这场面……还真是让人——怀念。我们就像是在影子摩西的记忆之中。"他的话说得令人费解。

就在这时，奥尔加走了进来。山猫似乎

不想在她面前多说什么，冷笑几声也径直离去，室内只剩下奥尔加和雷电单独相对。

又是她？她到底想干什么？雷电满腹疑团。这个女人曾经假装成忍者、自称 X 先生来帮助他，却又把他击昏送到了索利达斯面前；她似乎是恐怖分子的成员，却为什么会和斯内克混在一起？斯内克为什么要对付他呢？他到底是敌是友？无数问号充满了雷电的脑海，他不知道奥尔加接下来会怎样对付自己。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奥尔加直奔主题。“没错，我是 X 先生，也是那个忍者。我是奉‘爱国者’之命来协助你的。”她的声音突然低沉下来。“因为……因为我的孩子……被爱国者抓走了作为人质……”

“两年前我父亲丧生之后，我和部下们加入了一个俄罗斯的非法组织。后来我才发现那原来是爱国者的一个下属组织。那时我正怀着身孕……当我从医院的病床上醒来时，我初生的孩子已经不见了。我从来没亲眼见过他的面，也没能亲手抱过他……”

雷电默然，他能理解奥尔加作为一个母亲的苦衷。

“至于斯内克，我本以为他是害死我父亲的元凶，但是在你救那女孩的时候，我再次遇到了他，才知道正是他和奥塔肯帮助我们从油船上捡回了性命。他请求我帮他的忙。不管怎么说，我和他合作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都有好处？”

“总之，我必须得协助你阻止索利达斯，万一你失败了，到时爱国者就会归罪于我，杀死我的孩子。明白了么？”

“可是爱国者为什么要帮我呢？”

“那是因为 S3 计划……”

S3？又是一个新名词。

“听着，没时间谈这个了。艾玛输入的病毒程序还没见效，现在索利达斯随时都可能发动攻击。斯内克在外面的机库等着你，你的装备也都在他手上。”

“那你自己呢？奥尔加，你瞒不了多久的……他们正在想方设法查出奸细……”

奥尔加没有回答，头也不回径直离开了刑讯室。几分钟之后，雷电突然发现他束缚他四肢的金属刑具自动松开了，他再次获得了自由。然而事态已经越来越危急了，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他接通了上校的频率。

“你必须继续执行任务。”上校的声音里没有任何感情，“不要理会斯内克，不要让他干预你的行动，他根本不在我们模拟的计划安排之内。尽快设法消灭索利达斯和他的手下，完好无损地收回玄武。”

“为什么？上校，斯内克不是你的朋友吗？难道你也是在奉爱国者的命令行事？”

“记住，你的角色——我是说，你的任务——是潜入这座基地，解除恐怖分子的武装……”上校的声音还在干巴巴地重复着任务指示。

角色？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上校，我想起来了……我从来没有和你面对面谈过话……从来没有过。你到底是什么人？”雷电心中突然浮现出一个恐怖的念头。

上校却并没有理会他。“不管怎么说，你必须按照这次模拟的计划，完成你的任务！别多问了，罗斯玛莉在我们手里！”他切断了通信。

Act.17

“刚才的事很对不起，不过我一定要用你作饵才能混进玄武。这一招也确实奏效了。”在通道中会合之后，斯内克把雷电的装备都还给了他。雷电一边打喷嚏一边重新把自己武装了起来。

“奥塔肯已经把人质安全送走了。玄武现在正向曼哈顿驶去，我不知道索利达斯有什么计划，但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另外，前面还有 25 部量产型的“海魔鬼”机体在等着我们。”

25 部？！雷电心里打起了鼓，他望着斯内克那副例行公事般满不在乎的神气，简直想不明白他的自信是从哪里来的。

“虽说我以前也没见过那么多的 Metal Gear，不过我想我们总能对付得了。啊，对了，奥尔加让我把这个给你。”

斯内克递给雷电一把长刀。雷电双手接过。“给我的？”

雷电看着手里的刀，突然感到十分迷惑，

他迟疑着，终于鼓起勇气问道：“斯内克，你有没有试过……以杀人为乐？”

斯内克有点诧异似的看了他一眼。

“我是说……在我还是个孩子那时，我曾经……

“雷电，我们在这儿作战不是为了杀人，也不是给那些政客卖命。无论什么样的杀戮都不是正义的。但现在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名誉或者别的什么，而是为了未来。”

“为了未来？”

“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努力改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寻找属于自己的信念，并把它传递给未来。”

传递给未来吗？雷电在心里暗暗咀嚼回味着这一番话。通信机突然响起打断了他的思绪，是奥塔肯博士。

“雷电，刚才你拜托我的，我已经查过了。你那个‘上校’的信号就来自玄武内部，不但如此，他所用的传输加密协议也和玄武的AI系统——‘GW’的完全一样。”

雷电不懂。

“我的意思就是说，一直以来你都是在和一个AI体谈话。”

“不可能！”雷电五雷轰顶。

“GW应该是利用你体内的纳米计算机刺激你大脑皮层的某些区域，引发你过去的体验和潜意识中的期望，而产生了那一切。换句话说，那个所谓上校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至于他刚才那些奇怪的表现，也许是因为病毒已经生效造成了GW的混乱。”

“全都是幻象？那……我一直以来我所做的一切……斯内克，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雷电突然又想到了罗斯，刚才“上校”说她在他们手里，“那罗斯她……她到底存不存在呢？万一……我其实也是从来没有见过她呢？既然那个上校只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那……我所记得的关于罗斯的一切很可能也……”

“雷电！别再胡思乱想了！”斯内克一声断喝，”别的我不管，我只知道你就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绝非幻象。”

“可是……”雷电呆呆的站在原地。

Act.18

突破了大批天狗兵的围攻，雷电一路狂奔。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为了帮助他摆脱弗琼的纠缠，斯内克留了下来独自面对弗琼的攻击，雷电不知道斯内克能否取胜，但他明白自己必须在一切变得无可挽回之前，尽快找到索利达斯，打倒他，结束掉这场噩梦般的任务——然而这是否就能解开他心里的一个个谜团呢？

眼前出现了一个空旷的巨大平台——这里就是玄武核心了。索利达斯隆隆的嗓音在上空响起。

“刚才我一直在看着你作战，你做得很不错。想必你还没忘记以前我教给你的东西。还是说，这就是那个所谓S3计划的效果？

“S3计划？你到底在说什么？”

“S3指的是‘索利德·斯内克模拟’(Solid Snake Simulation)。一个人为制造最完美的战士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产品，就是一名在猎狐犬解散以后出现的猎狐犬特工，一个通过VR课程训练出来的‘仿索利德·斯内克’，杰克，听着很耳熟吧？”

“我知道我的人里面混进了爱国者的奸细，我必须在行动进入最后阶段之前把那个人揪出来，而你就是最好的诱饵。不过……现在你已经没用了！”

平台猛烈地震动起来，3部“海魔鬼”先后从海中跃出，向雷电逐渐逼近。雷电努力地闪避着炮火，击毁了一部又一部的“海魔鬼”，然而无论他怎样拼命去战斗，数不清的敌机还在前赴后继地跳上平台，他已经筋疲力尽了。

眼看着雷电就要丧命，一条人影突然出现，挡在他的身前——奥尔加！

“终于肯露面了吗？”索利达斯止住了“海魔鬼”机群的攻势。

“奥尔加，别——你这等于是自杀！”

奥尔加像是没有听到他的话。“记住，如果你死了，我的孩子就得一起死，懂吗？

索利达斯冷笑起来：“原来如此，怪不得你会把信任你的部下出卖给我。”

“我……我知道我会下地狱，但至少……至少我的孩子……”

“真是感人，”索利达斯终于现出身形，“既然你死意已决，我很乐意成全你！去死吧！”

奥尔加正要反击，索利达斯一侧身，一只触手打落了她手中的枪，另一触手扼住了她的咽喉，同时举枪瞄准了她。

奥尔加回头看了雷电一眼。“活……下去……你一定要——”

索利达斯扣动了扳机。

“奥尔加！”雷电跪倒在地。索利达斯挥动触手抛下奥尔加的尸体。

“很精彩吧，杰克？现在我们可以——”他忽然发觉身后的“海魔鬼”出现了异样，巨大的机体如同发狂般地抖动起来。“怎么搞的！”

“GW 系统工作异常……也许是某种病毒……”是山猫焦急的声音。

“难道是爱国者！？”索利达斯还想设法重新取得对系统的控制，但是已经太迟了，失控的几台“海魔鬼”开始对他发起进攻。“愚蠢的机器！”索利达斯大声咒骂着拔出佩枪，启动了身上的强化装甲，在量产型“海魔鬼”的火力网中左冲右突，没费上多少工夫就把三台“海魔鬼”一一击毁！

Act.19

“该死的爱国者……”索利达斯咬牙切齿，伸出触手把雷电从地上拎了起来。“现在你还有点用处……”

“斯内克已经被我抓住了。”

弗琼把双手反绑的斯内克押到索利达斯跟前。

“GW 已经被彻底破坏了。我承认我低估了你……”索利达斯恶狠狠地盯着雷电，“我有办法会让你把一切都说出来的。”

弗琼冷冷地说了一句：“是吗，你明知他什么也不知道。”

“实际上我想问的并不是他。”索利达斯把雷电抛在地下。

“什么意思？”

“与你无关。”

“那好，反正我自己也有事要办。”弗琼转身就要离开。

“有什么事？劫持‘玄武’？”索利达斯有意顿了顿。“你一直准备背叛我，对不对？”

弗琼浑身一震。“谁告诉你的？山猫？”

“事实上，那个主意是我让他给你出的。”索利达斯带点轻蔑地看着弗琼，“我本来就打算把‘玄武’留给你，反正那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玩意。它需要有大批‘海魔鬼’的保护，还要有海陆空三方面的全力支援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它在敌方的集中攻击下不过是一座巨型棺材而已。夺取‘玄武’根本就不是我真正的目的。”

“那你的目的到底是——”

“‘爱国者’的名单。”索利达斯扬起了眉毛。“他们打算利用‘玄武’的 GW 系统来对信息进行操纵，那么对他们最重要的资料一定也会保存在 GW 内部，包括那最重要的‘十二贤人’的名单……”

“只要弄到了名单，你就可以把他们逐个干掉，而我们就在这形同废铁的‘玄武’上做你的替死鬼。”弗琼恨恨地说，“你一直都在利用我们……”

“彼此彼此。你不也一样在利用我吗？”

“但现在 GW 已经被破坏，你的计划也随之泡汤了。既然你不在乎‘玄武’，那我就不客气了。它搭载的高纯度氢弹可以派上用场。”

“那好，就按你的计划办吧。我不会阻止你的。祝你好运。”

“谢了。好运的滋味我已经尝够了。”

听到弗琼这句话，一直冷眼旁观的山猫突然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索利达斯转过头来。

“哑谜猜字游戏总是荒唐可笑的。莫非你不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们早就策划好的一场小小的演习？”

“S3 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制造索利德·斯内克那样的战士，但这小子过去接受的 VR 训练根本不是 S3 计划的重头戏。你认为这次的恐怖袭击都是出自你一个人的手笔吗，索利达斯？其实这才是 S3 计划的核心部分——使影子摩西事件完美再现。”

“什么？”

“你好像从来没有怀疑过，”山猫讽刺地笑了笑，“艾姆斯和总统的死……那个忍者……类似‘死狐’的电脑病毒。难道你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巧合吗？”

“我们利用艾姆斯体内的纳米计算机中止他心脏起搏器的工作；同时也安排了忍者的出现。说到总统，虽然到最后他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但那时他也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至于那种电脑病毒，对应的就是影子摩西事件中的死狐病毒……它的另一个用途是毁灭GW系统中所有关于‘爱国者’的信息……这么说吧，你的所谓计划在实行之前就已经失败了，索利达斯。”

“胖子和你不同，他是我们的自己人。”山猫继续说了下去。“被派来在真正的演习开始之前试试这小子的实力。

“为了哄那个疯子出马，我们还得设法安排斯蒂尔曼到场。要是当时这小子让巨壳被炸毁了，这次的演习也就会在那里完结。整个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给定适当的形势和环境，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斯内克。即使他这样的菜鸟也可以像经验丰富的老手那样去作战。而这次演习的核心部分，将会为我们完成S3计划提供足够的数据。索利达斯，你和死亡细胞部队，还有奥尔加，只不过是我们用来实现这次完美模拟的工具。你，索利达斯，我们之所以选中你和那个小子，是因为你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当年的大首领和斯内克；弗琼，你，还有你带领的死亡细胞全体队员扮演了影子摩西事件中的猎狐犬部队。其实这个计划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实施了……你丈夫的入狱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用种种方法挑起你的仇恨，而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你决心要复仇了。”

“一切都是……你们的计划！？”

“除了真正的索利德·斯内克的出现。”左轮盯着斯内克，“谁派你来的？”

“原来……我们所有的不幸——都是你们一手造成的！”愤怒的弗琼举起了手中的线性步枪，正要扣动扳机，山猫飞快地拔出手枪，击中了她的左胸。

弗琼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竟然有人能击中她。“你——为什么……”

“你以为你真的那么幸运？”山猫冷笑。“除了我们赐予的东西，你根本一无所有。”

“知道为什么没有子弹能击中你吗？不是因为你懂什么魔法，那只不过是爱国者新开发出来的屏蔽力场技术罢了！我们用你的这种所谓‘不幸’遭遇来加强你那些同伴们对你的忠诚。你和奥尔加一样，不过是我们的傀儡而已！”

“这么说，其实……我随时都可以离开这个世界……”弗琼喃喃自语，集中全身的力量再次举起武器。

“怎么搞的？我应该已经击中了她的心脏……”山猫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

弗琼手中威力惊人的线性来复枪喷吐蓝色的闪电，射出的子弹却在击中目标之前偏离了飞行的轨迹。

“噢，对，我想起来了……”山猫依然满脸的漫不经心，“你的心脏是在右边。我说，别再浪费子弹了。”他拍了拍别在腰间的一个小方盒子。“奇迹是不会出现的。”

索利达斯也举起了手中的枪，然而和弗琼一样，他的攻击无一命中。

左轮打开海魔鬼的驾驶舱跳了进去。“收集数据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我只需要收回‘玄武’，再把你们这些垃圾打扫干净……”

“尽管试试好了！”索利达斯抛下打光了子弹的枪，拔出佩剑，面对海魔鬼的机枪扫射，挥剑如闪电，挡住了密集的弹雨。一串串闪烁的火花在空中乱舞，溅射的弹片击中了斯内克的手铐，察觉到转机的斯内克开始试图挣脱束缚。

“我倒要看你还有多大本事！”在山猫的控制下，海魔鬼缓缓张开了形状怪异令人生畏的硕大头部，做好了攻击的准备。

弗琼挣扎着站了起来，挡在众人身前，双手向前伸出，集中精神凝视着面前兀立如山的钢铁巨兽。

山猫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众人，狞笑道：“我早就说过，你的运气已经用完了。”他轻轻点下按钮，大量的集束弹瞬间从海魔鬼的背部蹿出。可是弹头在弗琼跟前似乎遇上了某种无形的屏障，全部折射出去，在远处炸成一片，闷雷般的爆响挟带气浪从玄武的上甲板横掠而过。

“见鬼！——怎么可能！”山猫狂叫，但第二轮的导弹攻击同样在弗琼不可思议的超能力下失去了作用。

弗琼抬头看着夜空，她的眼神开始涣散。“我叫海伦娜·道夫·杰克逊，是一名骄傲而杰出的军人的女儿……我终于……可以和我的家人……团聚了……”

“妈的！你们等着瞧！”现在所有的阻力都已经消失了，山猫伸手正要拉下操纵杆。“嗯？”他的右手突然无法控制地抽搐起来，“见鬼！别，现在不要……”他似乎拼命想抵抗什么东西的侵袭，然而就在这一瞬之间，身体的控制权已经不属于他了。

海魔鬼慢慢静止下来，退出了攻击状态。

一个熟悉的嗓音透过机舱里的扩音器响彻了甲板。“我的兄弟们！”——是利奎德的声音！

“我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我一直潜伏在这条手臂里，等待着苏醒的恰当时机。

“在左轮的体内？”斯内克立即想起了两年前油船上的那一幕，“那一次……确实是你？”

“一点没错，那时是我在控制着他。斯内克，这次把有关‘玄武’的情报透露给你那位搭档的也是我。因为我要把你引到这儿来。说到底，只有你才能把我解放出来！”利奎德的声音显得洋洋得意。“而现在——我就要离开这里去把爱国者彻底消灭！”

索利达斯脱口而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

“我干吗要选择左轮作为寄主呢？想通了吗？不过，在我出发以前，我和你们两个还有些家务事要解决。这世上只能有一个斯内克、一个大首领！再见了！”利奎德高声叫道。

在这紧急关头，斯内克终于成功地挣开了手铐。

“住手！利奎德！”

“嘿，斯内克！来啊！”海魔鬼纵身一跃扎进海中，斯内克毫不犹豫也紧随跳下。

“斯内克——！！”雷电大喊。他冲上前去，只来得及看到斯内克的身影消失在浪花飞溅的茫茫大海之中。

Act.20

黎明前的黑暗里，业已失控的“玄武”从维拉扎诺大桥下穿过，高速驶向纽约，直指前方的曼哈顿岛岸，冲上了陆地，凭借强大的惯性横扫过一大片建筑之后，终于在联邦纪念堂前停了下来。猛烈的撞击让索利达斯和雷电立足不定，从甲板上翻落到纪念堂的屋顶上。索利达斯环顾四周，忽地仰天狂笑。

“你笑什么？”雷电忍不住问道。

“哈哈……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4 月 30 日？”

“二百年前的今天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就在这座联邦纪念堂里。本来，我们也将会在这一天宣布另一次独立，结束爱国者的统治，解放这个国家。这一切本来是可以实现的。”

“你只不过是在追求权力罢了。”

“杰克，我追求的不是权力。我只是想从爱国者手中夺回自由、民权、所有构成这个国家的基础的根本原则……所有即将在他们的信息审查下瓦解的一切。听我说，杰克，生命是短暂的。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人类把自己的基因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传递给下一代。生命的信息从父母传给子女，代代如是。我和我的兄弟们是魔童计划的产物，只是我们父亲的克隆体，可以很容易进行批量生产。在基因方面我们没有什么值得传递给后代的。怎样才能证明我们曾经存在过？爱国者想通过控制信息而保障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利益，而我——我希望人们永远记住我的思想、我的存在。我要成为历史的基因长链上的最有价值的片段。但这一点正是爱国者所不能容忍的。我要打败他们，使人类获得自由。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真正的——‘自由之子’！”

雷电正在思考索利达斯的这番话，突然却听到通信机急促的嘟嘟声在耳边响了起来。是谁在呼叫？他接通了频率，耳机里响起的竟然是那个虚拟的“上校”和“罗斯”的声音！这怎么可能？玄武的 AI 系统不是已经被破坏了吗？“你们到底是谁？”

“被破坏的只不过是 GW 罢了。这么说吧，我们不是人类，我们是一种意识，是白宫中不断产生并得到发展的理念的集合体。我们的产生，就像 40 亿年前生命在海洋中诞生那样，美国人一直以来所追求的风气、道德……为什么竟然有人想消灭我们？只要



美国存在，我们就一样会存在下去。”

“少来了！如果你们真是如此不朽，又何必想方设法控制我们的自由？”

“不要打岔，好好听下去。人类基因组计划在世纪初完成了，至此人类生命已经再无秘密可言。我们从基因工程开始，直到把生命数字化。但是，有些东西是和基因无关的，记忆、观念、文化、历史……在基因控制范围以外的这些东西，就不能流传下去了吗？”

“罗斯”接口说道：“以前人类用文字、图像记录下自己经历的一切，但那些记录并非全部都能流传后世，保留下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但在这数字化的时代，即使是最琐屑的信息也可以积累起来，不会消失，各种自相矛盾的言辞、观念层出不穷，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发表言论，就连自然选择也不能淘汰其中没用的成分。这样世界便会慢慢滑向灭亡的深渊。作为统治者的我们有责任阻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要决定哪些信息是有用的，就好像我们对基因进行处理一样。”

雷电反驳：“我才不要别人为我决定这些，我会选择自己的信念、选择把什么传达给下一代。”

“这真是你自己的见解吗？又或者，只不过是你从斯内克那儿听回来的？”虚拟的“上校”——或者应该叫他“爱国者”？——冷冷地说。

“这就说明，你根本就没有辨别能力。一直以来，你有事就想办法为自己开脱，推卸责任，滥用自己的权利，你根本没有资格获得自由。破坏世界的不是我们，是你这样的人。个人的力量虽小，却并非全无力量，你们个个都这样做，只会令世界走上绝路。而数码时代对个人力量的强化更使情况雪上加霜。我们会代你把一切都想好。”

“你想控制人类……”震惊的雷电喃喃自语。

“而且，即使左轮所知道的也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S3 其实不是‘索利德·斯内克模拟’，是‘智者的抉择（Selection of Societal Sanity）’。”

“S3 是一个控制人类意志和思想的系统，它是一种方法、一种协议。我们才是 S3。你所体验的就是它的效果。这次演习的目的就是建立一种模型。我们以影子摩西作为演习计划的蓝本，因为那次的事件中有许多非常极端的场面，那是对 S3 的危机处理能力的最好测试。而现在，我们已经得到证明了。

“知道我们为什么选中了你吗？不单是因为你是索利达斯的教子，他手下的儿童士兵很多，拒绝承认现实的却只有你一个。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肯正视自己以前犯下的罪行，以他们的余生来偿还那笔债，你却逃避一切你不想面对的东西。你就是需要我们保护的大众之中最好的典型。你相信我们所讲的话，按照我们的命令去办，但你在这过程中体验到的一切只不过是副产品。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证实我们已经可以创造和控制它们。”

“话说够了，下面就是最后的测试，打倒索利达斯吧。”

“你以为我还会服服帖帖地按你们的话去做吗？”雷电气愤地说。

“别忘了，如果你死了，奥尔加的孩子就得陪你一起死，还有罗斯，她的情况也是一样。”

“罗斯……她真的存在吗？”雷电彻底迷惑了。

“我们将会在这场最后的测试中收集到所需的数据，然后这次演习就算是圆满结束了。来吧，开膛手杰克！让我们看看最后胜利的是我们制造出来的索利达斯，还是索利达斯制造出来的你！”

“杰克，我的好儿子。我和我的兄弟被

视为怪物——是邪恶基因的复制品。你和我们虽然有些差别，却同样是一种怪物，一种由黑暗的社会塑造而成的怪物。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哪一种怪物可以获得生存的权利。顺便一提，杰克，我就是杀死你父母的凶手。我领养了你，又把你培养成为恶魔军团的一名战士。我是你的养父，也是你最痛恨的敌人。杰克，我们正在重复过去的历史。利奎德和索利德打倒了大首领，试图以此摆脱来自他们基因的宿命诅咒。除非你也像他们那样，把我杀掉并且面对自己的过去，你是永远不会得到解脱的。那么，现在是我们来个了断的时候了。"

索利达斯右手一挥，将雷电的佩剑掷了过来，"铮"的一响，火花四溅，雷电的手铐已被疾落的利刃劈开。

"我要杀你还有另一个原因。GW 系统内关于爱国者的资料已经被毁灭了，但我还有其他的线索——在你体内。"

"什么？"

"植入你大脑皮层的纳米计算机连接着爱国者架设的神经网络，我可以通过那些信号追查到他们的下落。"

话已说尽两人拉开架势，手中的刀锋闪着冷冷的光。

栖息在纪念堂屋顶上的宿鸟惊起。

"决一死战吧！"索利达斯一声长啸。

这真是一场激烈的厮杀。双方手中都是削铁如泥的利刃，也都受过及其长久而严格的专业训练。雷电虽然更年轻也更敏捷，索利达斯却有特殊装甲增强了体力和攻击力，经验也显得更为丰富。眼见对手上来就采取如此迅猛的攻势，雷电只能采用绕身游斗的战法进行牵制，同时小心翼翼地不露出任何破绽，冀望找到反击的机会。

终于，在一段时间的相持之后，雷电格开索利达斯右手的攻势，索利达斯踏上一步，双剑高举同时下劈。雷电斜身从剑下闪过，避开了对方势若雷霆的攻击，抓住这一空档，瞧准索利达斯肋下装甲接合处的弱点，挥出致命的一剑。

索利达斯丢下了手中的剑，踉跄了几步，从屋顶的边缘上栽了下去，跌落在华盛顿雕像的脚下。他紧紧攀住碑座，挣扎着伸出手去，仿佛要抓住什么似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雕像沉默地矗立，面对着这一切。

Act.21

灰蒙蒙的天空曙色微露，笼罩在街道中的一层薄雾让身边的一切都显得不那么真实。雷电茫然地伫立着，身边骚乱的人群似乎与他毫不相干。

"……我究竟是谁？"

"这一点其实每个人都不太清楚。"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雷电回头，看见了斯内克。斯内克拍拍他的肩膀。"你过去的经历和记忆都是你人生的一部分。至于它们是真是假，其实并不重要。那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世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真实。许多被人们视为'真实'的事物实际上也许只是虚幻。所谓'真实'只不过是大脑里的一个印象而已。"

"那我应该相信什么？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应该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

"可以把你对信念的领会告诉别人——我们所坚持的信念，我们认为值得为之奋斗的一切。真正决定未来的并不是你到底是对还是错，而是你的信念有多强。

"可以这么想，在某种程度上说'爱国者'也只不过是一种虚构而已……记住，没必要对文字过分执著。你应该学会把握它们内在的含义，然后作出自己的决定。这样你就可以找到真正的自我，以及属于自己的未来……"

"作出自己的决定？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办到……"

"我明白这次的事你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但在这次任务中你所感受、思考的一切都完全属于你自己，要怎样看待它们，是你可以选择的。"

"你的意思是，我可以重头开始？"

"对，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新的名字，新的记忆。那一切完全由你自己决定。"

"斯内克，奥尔加的孩子怎么办？"

"放心，我会找到他的。包在我身上好了。只要你好好活下去，他是不会有事的。"

“你知道利奎德上哪儿去了吗？”

“我已经在他驾驶的‘海魔鬼’上面放了追踪器。”

“他是不是要去找‘爱国者’算账？”

“没错。不过我认为他们给左轮的情报从一开始就是假的。”

雷电默然。

“不用灰心，我们手上有足够的线索。”斯内克拿出一张光盘。“这盘上记录了‘爱国者’的全部名单。”

“不是被左轮拿走了吗？”雷电吃了一惊，伸手想抢来看。斯内克敏捷地缩回了手。“我给你那张是假的。”

“什么？”

“……分析盘上的数据以后，我们就可以掌握他们的资料。”斯内克收好光盘，向外走去。

“算我一个——”雷电追上去说。

“不用。你还有自己要做的事……”斯内克回过头，“和你要见的人。”

雷电忽然像是感觉到了什么，猛然转身，罗斯正在不远处兴奋地向他挥着手。雷电迎上几步，回头再看斯内克，他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人丛里。头顶上传来起鸟儿振翅的声音，雷电循声望去，只见一只绿色的鹦鹉飞上天空。

“怎么啦？”罗斯温柔地问。

“没什么……”雷电终于回过神来。“能问你一件事吗？我究竟是谁？”

“我也不知道，”罗斯深情地凝视着他。“不过我们会一起去找到答案的，对吗？”

“对……”雷电轻抚罗斯的双颊，罗斯握住了他的手。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当然。这是我们初次相遇的地方……”

“噢，这下我想起来了……今天是我们相识的日子……”

“答对了。”

“我想我已经找到了值得遗留给未来的了。”

“什么？”

“他说一切生命都希望把他们的基因传递下去。”

“你是说我们的孩子？”

“没错。但我们传递的东西并不只基因。并未记录在DNA里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把那一切教给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责任。”

“哪些东西？”

“关于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的观念、文化、情感……和你一起，把所有这一切都告诉他们。”

“这算是……求婚吗？”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

生命的意义并不单单只是把自己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除了DNA以外我们可以遗留给后世的还有很多很多。通过言谈、音乐、文学和电影……我们看到过的、听到过的、感受到的一切……愤怒、喜悦和悲伤……都是我们可以传达给未来的东西。这就是我生存的目的。我们必须把火炬传递下去，让我们的后代借助它的光阅读这一页凌乱而令人伤感的历史。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拥有无数魔术般不可思议的手段去做到这一点。也许人类的历史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走到尽头，由新的物种来取代我们在地球上的位置，甚至这个星球本身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但我们依然有责任为将来留下自己生命的印记。建设美好的未来和保存鲜活的过去，是密不可分的。

Epilogue

奥塔肯：在吗斯内克？是我。

奥塔肯：我已经仔细地看过了那张盘的内容。

斯内克：找到爱国者的名单了吗？

奥塔肯：当然。上面记录了那12个人的详细资料。斯内克，其中有一个人……是我们最大的赞助人之一。

斯内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奥塔肯：我不知道……

斯内克：……不管怎么说，那帮人现在到底在哪儿？

奥塔肯：这个……他们确实是在曼哈顿没错，可是……

斯内克：可是什么？

奥塔肯：他们全都已经死了。全部十二个人。

斯内克：什么时候死的？

奥塔肯：呃，这……

奥塔肯：……大约一百年以前。

斯内克：活见鬼……



文 多边形 美编 心の永恒

潜龙谍影3—食蛇者

游戏原名	Metal Gear Solid 3 Snake Eater		
机种	PS2	发售日	2004年11月13日
游戏类型	动作	发行商	Konami

主要人物介绍



引领者 The Boss

一名传奇人物，曾经是斯内克的恩师，斯内克一身的本领都是她传授的。她在二战期间成立了眼镜蛇部队（Cobra Unit），帮助盟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她对祖国极为忠诚，即使是必死的任务也会全力以赴。而在“食蛇者行动”中，她忽然成为一个叛徒，而斯内克的任务，就是来杀掉她……



斯内克 Snake

真名杰克（Jack），行动代号“裸蛇（Naked Snake）”，一名狐狸小队（Fox Unit）的优秀士兵。在营救索科洛夫（Sokolov）的“贞节行动”中因遭到以前的恩师引领者（The Boss）的阻挠而失败，而后续任务“食蛇者行动”中又被下达了亲手杀死引领者的命令，事情的真相随着任务的进行而被一点点揭开……



夏娃 Eva

表面上她是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派，潜入苏联克格勃的间谍，并已经渗透到格鲁乌内部，成为沃尔金的贴身秘书。而实际上她的真实身分是第三国派来的三面间谍，在任务中与斯内克发生感情，并由她告诉斯内克有关引领者的真相。





眼镜蛇部队 Cobra Unit

二战期间由引领者成立的传奇部队，共有五名成员：苦痛者（The Pain），擅长操控黄蜂炸弹；恐惧者（The Fear），擅长用毒，并行踪诡异；末日者（The End），号称“现代狙击之父”，狙击技术出神入化；狂怒者（The Fury），擅长操作火焰；悲哀者（The Sorrow），虽然早已去世，但灵魂似乎伴随着引领者。



索科洛夫 Sokolov

全名为尼科拉易·斯蒂潘诺维奇·索科洛夫（Nikolai Stepanovich Sokolov），曾为苏联高密武器设计机构OKB-754设计局的领头人，也是东方武器方面的第一流专家。因为掌握了核武器的关键技术而成为美国和苏联争夺的对象，一名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



沃尔金 Volgin

苏联格鲁乌（GRU）的上校，属于军队极端分子的一员，典型的好战分子。正是他绑架了索科洛夫，并妄图使用核武器来控制整个世界。也正是他的陷害，令引领者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



左轮山猫 Revolver Ocelot

表面上他是苏联特种部队（Spetsnaz）山猫小队（Ocelot Unit）的少校，而实际身分却是极为复杂的三面间谍。在任务中多次与后来成为大首领（Big Boss）的斯内克交手，并在他的指引下开始学会使用左轮手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被分为东西两大阵营，这标志着冷战时代的来临。

1964 年 8 月 24 日凌晨 5 点 30 分
巴基斯坦领空

一架体形庞大的塔隆运输机正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地靠近苏联领空，机身上的“FOX”标记和星条旗表明了它的身分。机舱内，飞行员正在作飞行状态报告：

“高度 30000 英尺，正飞越巴基斯坦领空并靠近苏联领空，20 分钟后空降，内部减压开始，装备检查，装备主降落伞，空降地区仍然显示有高压包存在，但是云层和能见度都不错。”

“很好。”一名脸上有着疤痕的少校正坐在控制室。“你准备好了吗？”

飞机后舱内，一名棕色头发的男子正在吸着雪茄，这个名叫杰克（Jack）的士兵就是本次行动的主角，表情冷酷的他似乎对这种军事行动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对一旁协助员的警告毫无反应。

“嘿！你聋了吗？没听到他要你扔掉雪茄戴上氧气面罩吗？”少校对杰克怒斥道。

这时杰克才很不情愿地扔掉手里的雪茄，带上氧气面罩，从座位上站起来整了整衣服，走到了后舱门前。

舱门在空降前 2 分钟的时候准时打开，随着稀薄的空气一同涌进机舱的还有清晨第一缕阳光，没有云层遮挡的太阳毫无顾忌地向外释放着能量，看起来特别的刺眼。

“你的降落速度将达到每小时 130 公里，别让寒风把你冻伤了。”少校警告着杰克。“这次将是历史上第一次高跳低开式（HALO）跳伞，展翅飞翔吧，上帝与你同在！”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杰克纵身跳出了飞机，纵然之前有过多次高跳低开的训练，但是这还是第一次运用在实战中，杰克借着风势在空中翻了几个跟斗，调整好自己的身位，以超过 130 公里的时速向预定着陆点俯冲过去。

高速的下落过程似乎让时间被拉长，杰克回想起几天前上校给他交代任务的情形：

少校：“杰克，有些重要消息要告诉你，中央情报局的头头们已经给我们的贞节行动（Virtuous Mission）开了绿灯。”上校对坐在床边吸着雪茄的杰克说道。“我们狐狸小队的未来就靠它了，如果这次行动成功，我们就可以正式成立一支部队了。”

杰克：“贞节行动？听起来好像一次成人礼一样。”

少校：“别那么趾高气扬的，这次可不是训练任务。”

杰克：“那好吧，这次神奇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内容？”

少校：“嗯……是这样的，大约两年前，某个苏联科学家通过我们的一名间谍向西方寻求庇护，他的名字是尼科拉易·斯蒂潘诺维奇·索科洛夫（Nikolai Stepanovich Sokolov），他是苏联高密武器设计机构——OKB-754 设计局的领头人，也是东方武器方面的第一流专家。”

杰克：“索科洛夫？你是说那个有名的火箭科学家？”

少校：“嗯，差不多。在 1961 年 4 月 12 日，苏联成功实现了历史上首次人类太空飞行，带着尤利·加加林（Yuri Gagarin）上天的东方号（Vostok）火箭所采用的多引擎火箭发动机组就是由索科洛夫负责设计的。加加林成功上天以后，索科洛夫就离开了火箭开发部门，成为了新成立的设计局的头头，身分也从原来的一名技术员变成了领导人物。”

杰克：“干得这么成功，为什么要叛变呢？”

少校：“看起来，他开始害怕他的发明，说是什么受到良心的谴责。”

杰克：“害怕？就因为这个就背叛祖国，抛弃家庭，背井离乡？”

少校：“不完全是，他提出的一个条件就是要确保他的家人被安全带到西方，我们首先派遣一名间谍将他的家人带了出来，然后又成功带领索科洛夫穿越柏林墙，这次行动是由我亲自指挥的。那个时候东柏林的安全措施漏洞百出，我们总算将他完整地带了



战争的风险时，最终我们毫无选择余地。肯尼迪总统答应了赫鲁晓夫的要求，第二天，我就将索科洛夫带出医院，亲手将他交到了对方派来的特使手上，索科洛夫不停地在喊'救救我！'，一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一个月后，我们收到了一名间谍的关于索科洛夫的情报，他被带回了研究设施，并在克格勃的监控下继续研究那个神秘武器，而且这东西已经趋近完成。"

出来，不过他所受的折磨让他精疲力竭，我们和他约定在西柏林的一所医院，他花了两周时间，徒步600英里才从位于苏联的研究设施来到西柏林，那个时候他已经累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不过一周之后，麻烦就来了……"

杰克："你是说古巴导弹危机吗？"

少校："是的，1962年10月16日，肯尼迪总统收到情报，苏联正在古巴设置中程弹道导弹，总统立刻要求苏联拆除导弹并宣布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但苏联没有退让，并将他们的军事警报提升到第二级，同时继续往古巴运送导弹，两国军队都对可能爆发的核战争做好了一切准备。联合国的紧急安全顾问为了解决这千钧一发的危机，通过非官方的渠道让双方进行了紧急磋商，最终在10月28日，苏联方面同意从古巴移除导弹，世界也因此避免了一场核危机。但是为了让苏联同意移除导弹，美苏双方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

杰克："你说的是美国同意移除设置在土耳其的中程导弹那一条吗？"

少校："不，设置在土耳其的中程导弹早已荒废，移除它们只是时间问题，对双方来说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战略意义，这项协议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

杰克："那么苏联到底想要什么？"

少校："索科洛夫，他们想要回索科洛夫。"

杰克："你的意思是说，苏联同意移除导弹只是为了要回索科洛夫？他究竟发明了什么东西？"

少校："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得而知，由于时间紧迫，在面对放弃索科洛夫和全面核

杰克："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武器？和太空火箭有关吗？"

少校："不，是导弹。我们还不清楚细节，但是看起来像是一种新型的核装置，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苏联已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哈萨克斯坦某地区名，译注）进行了多次的核试验，我假设跟这个核装置有关，我们谈论的这个武器是赫鲁晓夫宁愿放弃古巴也要夺回的。"

杰克："索科洛夫还在那个设施内吗？"

少校："不，根据我们的情报，他现在在采利诺亚斯克（Tselinoyask，哈萨克斯坦某地区名，译注）西边3英里的一个山区内，那个地方被叫做'贞节崖'（Virgin Cliffs）。"

杰克："贞节崖，倒是和贞节行动挺配的。"

少校："他们最近才把他转移到那里，很显然他们又要计划一次武器试验，不过这是我们夺回他的最好时机，如果他还在那个设施内，这次行动无论如何是无法实施的，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当索科洛夫联络我们的时候，他也一定知道这一点……"

这个时候，耳机里传来了少校的声音：

少校："听着，杰克。你的任务是潜入位于苏联山区内的采利诺亚斯克，确保索科洛夫的安全并把他带到西方来，如果在那个武器完成之前我们未能把索科洛夫带回来，我们将面临史无前例的危机，倒计时已经开



胸前，以免某根不长眼的树枝要了他的命，虽然有降落伞的庇护，但杰克仍然以极高的速度冲破树林的阻拦落向地面。忽然杰克感到背后一扯，回头一看，身后的背包被挂在了一棵树上，等再回过头来，忽觉眼前一亮，一堵悬崖赫然出现在前方，杰克赶紧松开降落伞的保险绳，与这个救命的玩意儿脱离开来，几乎就着陆在悬崖边缘……

始了！"

由于已经降落到足以避开雷达搜索所需要的高度，杰克拉开了降落伞，巨大的伞身被一下子拉扯开来，与刚才的急速下降相比，这样的降落无异于闲庭信步。而上校还在继续布置着任务。

少校："一旦我们确认索科洛夫获救并抵达拯救地点，一个热气球将会在那里等候你们，氦气会让气球膨胀起来，整个充气过程会持续 20 分钟，一旦完成，武装直升机将把它吊起来。"

杰克："富尔顿式的地对空回收系统(Fulton Surface-to-Air Recovery System)，我对这个理论可是了如指掌。"

少校："别担心，这已经被实战验证过了。"

杰克："你认为值得为索科洛夫启用它？"

少校："这个震动比跳伞的震动要小，这玩意儿的载重量达到了 500 磅。"

杰克："所以你打算只用一架塔隆运输机来越过边境？"

少校："它装备有 20 毫米口径的六管加农炮以及 40 毫米口径的机关枪。"

杰克："听起来好像它足以应付一整支坦克装甲师？"

少校："算上备用舱的油料，我们有 4 个小时的时限，如果一切顺利，我们用不了这么多时间，你还可以按时回家吃晚饭。但是如果一旦出了任何差错，你下半辈子所有的早饭、午饭、晚饭，就都得在森林里享用了！"

杰克还没来得及唏嘘几句，茂密的丛林就来到了眼前，杰克蜷起双腿，将双手护在

杰克定了定神，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装备，通讯耳机里随即传来了上校的声音：

少校："你能收到吗？你现在已经在敌方领域内了，也许已经有人在监听，从现在开始，我们将用代号来称呼对方，你这次任务的代号是 Naked Snake（裸蛇），我从现在开始称呼你为斯内克，你不许提及你的真实姓名。"

斯内克："那么你呢，少校？我该叫你什么？"

少校："嗯……让我想想……我就叫汤姆吧，叫我汤姆少校。这是一次潜入任务，一定不要被敌人发现，也不要留下任何踪迹，明白吗？这种渗透行动是狐狸小队的专长，换言之，武器和装备必须就地取得，食物也是一样。你现在身上是一干二净，正如你的代号一样。"

斯内克："不错嘛，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叫我这个代号了，原以为只是你随口的玩笑而已。"

少校："不，有个更好的理由，时机恰当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斯内克："好吧……让我们回到主题，我到哪里去觅食呢？"

少校："不是发给你一把军刀和一支麻醉手枪嘛，用它们去捕猎吧，另外在你的背包里面还有一些医疗用品。"

斯内克："那个背包啊……刚才着陆的时候我不小心把它挂在树上了。"

少校："这样啊，那你必须得取回它，

你知道它在哪里吧？我会通过通讯机来监视你的行动，我们不能侵犯苏联领空，但是我会待在飞机上。我的通讯频率是140.85，有需要我会呼叫你，你也可以随时呼叫我。好吧，去取回背包吧。"

杰克——不，我们现在应该叫他斯内克了，斯内克在身后不远处找到了挂着他背包的那棵树，借助树身上的树藤，他爬上那棵摇摇欲坠的树枝，取下了他的背包，可是背包里的东西让他有些难以接受：

斯内克：嘿，少校，这是怎么回事？我惟一的武器就是这把小巧玲珑的Mk22麻醉手枪？"

少校："是的，上面还有消声器。不过这个消声器会随着你每次开火而逐渐失去作用，所以别把扳机扣个没完。你身上的武器就这些了，剩下的得自己去想办法了。"

斯内克："剩下的得自己去想办法了？这主意够馊的……"

少校："单兵隐秘行动是标准的狐狸小队作战程序，记住一路上不要留下任何痕迹，武器、装备、脚印、汗渍以及粪便，同样也要注意弹壳和弹夹，你出现在敌方领域已经违反了国际作战协议，苏联境内本不该出现任何美国士兵，这有可能引起国际争端，你不能让任何人看见你，也不要让敌人知道你所处何方，这是隐秘任务，总而言之，你必须得和一个鬼魂一样。一旦你被捕也不会获救，军方和美国政府将会否认与此事有关。秘密情报局指导方针规定，这种隐秘行动的士兵都配备有氰化钾药丸，你的身体内就被植入了这种'假死'药丸，你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随时取用。"

斯内克："你真是慷慨啊……"

少校："假使你被捕入狱，你便可以服用它，它会短时间将你处于一种假死状态。"

斯内克："让他们误以为我已经死了，是吧？那我该怎么活过来呢？"

少校："吃那个回复药丸。"

斯内克："你是说在任务之前放在我牙齿里面的东西，是吧？"

少校："就是它，小心点，如果你持续假死的状态过长，那么什么都不能让你活过来了，记住这一点。"

斯内克："我会记住的。对了，刚才你说这是一次单兵任务，那就是说我不能指望任何援助了，是吧？"

少校："是的，整个任务都依靠你了。"

斯内克："真正的单兵部队啊。"

少校："别担心，会有一支后援小组通过通讯器来帮助你，我会一一介绍的，在这个时候，生存是首位的。第一位成员是一名空降护理（Para—Medic），她负责监控你的生理状况，同时也会记录你的任务数据，她也是狐狸小队的一员，现在和我在一起。"

斯内克："她？"

空降护理："你好，斯内克，我是助理实习医生，很高兴认识你。"

斯内克："助理……实习医生？你不打算告诉我你的真名吗？"

空降护理："那你打算告诉我你的吗，斯内克先生？"

斯内克："我的名字？嗯……叫我约翰·杜（John Doe，在英语习惯中等同于某人的意思，这是斯内克在调侃她，译注）吧。"

空降护理："所以他们简称你为杰克？你以为你是尼莫船长啊！"（Captain Nemo，著名科幻小说家凡尔纳的小说《海底两万里》中的人物，译注）

斯内克："在战场上，名字毫无意义，也许一周之后，谁都没有名字了。你的名字是……？"

空降护理："简·杜（Jane Doe，John Doe的女性称呼，意义同上，译注）。"

斯内克："真有趣。"

空降护理："我可没开玩笑哦，不过等你活着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你我的真名。我的频率是145.73。"

少校："还有另外一个人我要介绍给你，斯内克，你应该还记得'引领者（The Boss）'吧？一个传奇的战士，也是你的导师。事实上，是她优先获得了国防情报局的认可，马上就要成为狐狸小队的任务顾问，她同时也帮助我策划了这次行动，我跟她同在英国空军特别部队。"

耳机中忽然传来令斯内克感动的声音：

引领者："杰克，是你吗？多少年过去了啊？跟我说话，让我听听你的声音。"

斯内克："引领者，已经过去 5 年 72 天 18 小时了。"

引领者："你瘦了，斯内克。"

斯内克："你从我的声音就能听出来吗？"

引领者："当然可以，我对你了如指掌。"

斯内克："是嘛，可是我却对你一无所知，为什么你突然消失了？"

引领者："我在执行一项绝密任务，而且，你也不再需要我了。"

斯内克："但是我仍然有很多东西需要你传授给我。"

引领者："不，我已经把所有你所需要的战斗技术传授给你了，我已经竭尽所能，剩下的需要你自己去领悟。"

斯内克："那关于如何像一名士兵一样思考呢？"

引领者："怎样像一名士兵一样思考？我可教不了这些，一名士兵必须从精神、肉体和技术上都要强壮起来，而你能从别人哪里学到的只有技术，事实上，技术并非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精神，精神和肉体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其实是一样的。我无法教你如何思考，你必须自己琢磨出来。听着，杰克，现在站在同一立场的战友并不意味着永远是这样，对你的同志抱有私人感情是你能犯下的最严重的过错。在战场上，政治决定了你的枪口指向谁，并且政治这东西也非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昨天的正义也许就是明天的邪恶。"

斯内克："这就是你抛弃我的原因？"

引领者："不，这跟你没关系，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杰克，我在执行一项绝密任务。执行所指定的命令是士兵的天职，他不该问为什么，但是你一直在寻找战斗的理由，你是一个天生的战士，但是你并不是一名士兵，士兵只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工具而已，如果他是一名职业士兵的话，他的任务里面没有对或者错，他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只有任务而已，作为士兵，执行所指定的命令才是天职。"

斯内克："我只是想尽办法完成我的工作而已，我并不考虑政治。"

引领者："这不一样，迟早你的良心就会开始谴责你，最终你必须选择是做一名士兵，还是一个持枪的人。中国有句成语：效忠至死，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斯内克："成为……爱国者？"

引领者："意思是把你的生命献给你的国家。"

斯内克："我效忠总统和最高长官，我随时准备为他们献出生命。"

引领者："总统和那些最高长官不会永远在位，一旦他们任期结束，就会有其他人来接替他们的职位。"

斯内克："我追随领导的意愿，不管是谁负责。"

引领者："任务并不是由人来指定的。"

斯内克："那是谁？"

引领者："时间。人的价值随着时间而改变，国家领导也是，所以不会有绝对的敌人这一说，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总是相对的，他们经常随着时间而改变。只要我们明白'效忠至死'，那就没有必要相信任何事情，哪怕是我们所爱的。"

斯内克："这就是一名士兵所应该思考的？"

引领者："我们惟一能绝对相信的事情……就是任务本身，杰克。"

斯内克："好吧，不过拜托你一件事，请叫我斯内克。"

引领者："斯内克？哦，对，你的代号是斯内克，挺适合你的。"

少校："是的，引领者在二战期间建立的传奇部队就是蛇——眼镜蛇部队（Cobra Unit），一队结束了战争拯救了世界的英雄。有这样一位传奇英雄做你的后盾，你会没事的，对吧，斯内克？"

斯内克："是啊，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嗯，还有一件事，引领者……很高兴再次听到你的声音。"

引领者："我也是，毕竟谁也不知道我们能否活着出去。斯内克，你对巷战和潜入手到擒来，但这是在丛林，生存是首要问题，

我传授给你的CQC技巧该派上用场了。”

斯内克："CQC——近身格斗技巧，过去这几年我都在‘绿色贝蕾’（Green Berets，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别称，译注）效力，这些技巧恐怕都荒废了。”

引领者："别担心，我会帮你回忆起来的，毕竟这是你第一次实地生存任务，我会通过通讯器支持你。”

斯内克："你在哪里，引领者，和上校在一起吗？”

少校："引领者在北冰洋海底的一艘潜水艇里通过无线电和我们联络。”

引领者："我的频率是141.80，在战斗技巧方面有需要就呼叫我。”

斯内克："明白！”

少校："你的任务是找到索科洛夫博士，他被关押在你现在位置北方的一所废弃工厂内，避开正面交锋并且不要让任何人发现你，记住，这是一次潜入任务。”

引领者："斯内克，试着想起一些CQC的基本技巧……”

斯内克："贞节任务，开始！”

一路穿过鳄鱼沼泽和敌兵巡逻的吊桥，斯内克来到了废墟前。

斯内克："少校，我已经来到了关押索科洛夫的废弃工厂，这地方简直是个废墟，从外面无法看到索科洛夫在哪里，这里戒备森严，四周有流动岗哨在巡视，不知道有多少人……”

少校："你的目标——索科洛夫——就被关在这里面，他们应该把他关在东北角的小房间里面。小心点，你的任务是带他活着回来，千万不要引发任何警报，否则你是无法靠近索科洛夫的。另外，还拜托你一件事，找到索科洛夫之后，帮我带个话，就说‘对不起来晚了’。”

斯内克："就这个？好的，明白了。”

斯内克避开了巡逻兵，找到了正在房间里焚烧书稿的索科洛夫。

斯内克："你就是索科洛夫吧？”

索科洛夫："你是沃尔金（Volgin）派来的吗？你们永远也别想得到它！”

斯内克："不，我是中央情报局特工，我是来护送你去铁幕另一边的。我受汤姆少校的指派而来，就是两年前救你出去的那个人，他要我给你带个口信：‘对不起来晚了’。”

索科洛夫："他知道了啊……”

斯内克："这是什么意思？”

索科洛夫："意思是说他是个言而有信的人。但我们没时间讨论这个了，必须在他们到达之前带我出去。”

斯内克："他们指的是……？”

索科洛夫："格鲁乌（GRU）的沃尔金上校，在西方他被称为雷电（Thunderbolt）。”

斯内克："雷电？没听说过。”

索科洛夫："他是军队极端分子的一员，一个妄图统治国家的人。自从两年前的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赫鲁晓夫不顾主战派的反对与批评，一直在寻求与西方的共存政策，他成功压制了反对派的意见，但在农业政策上的失败却让他摇摇欲坠，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去年11月的悲剧——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使他失去了最大的盟友，他的权力基础土崩瓦解。某集团在反政府武装的支持下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推翻赫鲁晓夫来夺取政权，并让勃列日涅夫（Brezhnev）和柯锡金（Kosygin）取代了他的位置，这个事件的背后主脑就是格鲁乌的沃尔金上校，他所掌控着的一所被叫做格兰宁设计局（Granin Design Bureau）的武器研究工厂——就像812设计局（OKB—812，前苏联武器设计部门，简称OKB，812是编号，译注）一样——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他并不因此感到满足，他现在又瞧上了我正在研制的秘密武器并打算把它作为他的权力筹码。有情报说，他计划在这次试验过程中动手，外面的这些士兵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我不被他夺走而设置的，如果只是看住我用不了这么多人。沃尔金一定会来的，我确信这一点，你必须在这之前带我走。”

斯内克："交给我吧。”

索科洛夫："对了，你的俄语很地道，你在哪里学的？”

斯内克："从我的老师那里。”

索科洛夫："这样啊，美国果然是个可

怕的国家。"

斯内克："你还需要考虑什么吗？"

索科洛夫："不，我对这个地方毫无留恋，我们走吧。"

斯内克蹲下身去开始与少校联络。

斯内克："少校，我是斯内克，索科洛夫现在和我在一起，很安全，也没有受伤。"

少校："好样的，斯内克，赶快把索科洛夫带到拯救地点，我们在那里汇合。有人发现你吗？"

斯内克："没人发现我。引领者怎么样？"

少校："我们刚刚与引领者失去了联络，有可能是信号的原因，赶快带索科洛夫离开那儿吧。"

斯内克带着索科洛夫走出房间，还没走出废墟，却不小心陷入了克格勃士兵的包围之中，正在寻思如何是好时，远处走来一位年轻的军官。

军官："这就是传说中的引领者吗？我们终于见面了。"

克格勃士兵A："你……你不是隶属特种部队（Spetsnaz）山猫小队（Ocelot Unit）的吗？格鲁乌的士兵来这里干嘛？"

军官："士兵？"

克格勃士兵B："他是山猫的长官！"

军官："你应该称呼我为山猫少校（Major Ocelot）！你难道忘了吗？"

克格勃士兵A："索科洛夫是我们的，你滚吧！"

山猫少校："山猫从不会让它的猎物逃脱。"

克格勃士兵A："什么？"

说罢，山猫少校忽然掏出手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干掉了在场的克格勃士兵，连房顶上的也未能逃脱他的子弹。

"即使是为了格鲁乌，我也不能说杀死自己的同志能让我好受。"

斯内克见情况不对，先把索科洛夫推开。

斯内克："索科洛夫，赶快掩护起来。"

山猫少校："嗯？你不是引领者，是吧？你这是什么站姿？还有手上这把枪……如果你不是引领者的话，那么就受死吧！"

山猫少校掏出手枪对准斯内克扣动了扳机，谁知子弹卡在了枪膛里，斯内克抓住机会，一记漂亮的CQC动作将左轮山猫擒制在地，索科洛夫乘机逃之夭夭，而格鲁乌士兵一时不该如何是好。

格鲁乌士兵："少校！"

山猫少校："别管他，干掉这个人！"

数名格鲁乌士兵一起向斯内克扑过来，尽管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高手，但是在斯内克面前如同一群乌合之众，不出几个回合就被斯内克一一制伏，而起身欲反击的左轮山猫又再一次倒在斯内克脚下。

山猫少校："这……这不可能……"

斯内克："你手动弹出了第一颗子弹，对吧？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在战场中试验你所听说过的技术可不是件明智的事情，是你让你的手枪卡壳的。另外，我认为自动手枪不是你最好的选择，你习惯弯曲肘部来吸收枪的后坐力，这种技巧多用于左轮手枪上。"



山猫少校："你这个肮脏的美国走狗！"

恼羞成怒的左轮山猫抽出防身小刀欲刺向斯内克，已成强弩之末的他又被斯内克重重地摔倒在地，晕了过去。斯内克开始向少校汇报情况。

斯内克："少校，能听到我吗？"

少校："能听到，斯内克，你还好吗？"

斯内克："遇到了一点小麻烦，这帮人也盯着索科洛夫，看起来他们受命于格鲁乌的沃尔金上校。据索科洛夫所说，他是苏联内部斗争的一份子，在格鲁乌和克格勃之间，在赫鲁晓夫和沃尔金各自的支持者之间有些事情……"

少校："索科洛夫被克格勃看守，又被格鲁乌所追捕？斯内克，这听起来可比古巴要棘手得多。"

斯内克："我讨厌这些，真是臭不可闻。"

少校："我同意，你必须得抓紧了。"

斯内克："索科洛夫逃走了，我得赶上他。"

少校："我们靠你了，斯内克。"

斯内克赶紧跑到吊桥前，索科洛夫正在那里等着他。

索科洛夫："那些人是特种部队的山猫小队，格鲁乌把他们的精英派来了，是冲着我来的，我死定了！"

斯内克："冷静些，我会带你离开这里的，我保证。并且我们还有最可靠的后盾。"

忽然远处的山谷传来一声巨响，整个山区都为之震动。斯内克拿出望远镜，远处一个类似导弹发射装置的东西矗立在山顶。

斯内克："这就是他们强迫你制造的吗？"

索科洛夫："是的，峡谷虎（The Shagohod）——'可移动的庞然大物'——一种可以发射中程弹道导弹的战车。"

斯内克："它能从那种地形发射导弹？"

索科洛夫："是的，并且不需要任何友军部队的支援，可独立操作的核搭载战车。"

斯内克："这东西完成了吗？"

索科洛夫："不，目前只完成了第一形态，在第二形态完成之前它还不能算完美，那时才是它的真正形态，一旦它完成并且落到上校手里，那么就意味着冷战的结束，而真正的恐怖时代就会到来，我别无选择只能合作，我不想死啊，我只想再见见在美国的家人，请赶快带我回美国吧！没有我他们无法完成这个东西。"

斯内克："明白了，我们走吧。"

斯内克带着索科洛夫正要走过吊桥，忽然对岸走来一个熟悉的人影。

斯内克："引领者？"

引领者："干得好，杰克。"

斯内克："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引领者并未答话，扔下手中两个铁箱，晃动的桥身让索科洛夫倒在地上，而斯内克也只是勉强站住，引领者却纹丝未动。

引领者："索科洛夫得跟我走。"

斯内克不解其意，正欲发问，天空中忽然飞来一群黄蜂，继而是一大群黄蜂，斯内克睁不开眼睛，忽觉身后一阵风起，索科洛夫竟然被一个从半空倒吊下来的人拖上了天，带到了头顶一架直升机中，另一个体格健壮的蒙面人正控制着这些黄蜂，直升机上还有另外一位眼睛如铜铃般大小的老者。

引领者："我的战友们，让我们再次并肩作战吧！"

怪人们："我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欢迎你回来，引领者。"

引领者："现在我们5个又在一起了，是时候去地狱深处了。"

天空中忽然飘来一片乌云，无端下起暴雨来，在引领者的身后似乎出现一个鬼影，引领者似乎有些紧张，而从丛林深处走来一个浑身带电的人，嘴里不断嘟囔着"Kuwabara，Kuwabara"，而暴雨又孑然而止。

沃尔金："多么美妙的场景啊，欢迎来到我的国家，我的部队。"

斯内克："引领者，他是谁？"

引领者："沃尔金上校，我已经投靠了苏联，索科洛夫只不过是给新主子的一点小礼物罢了。"

"无后座力的核弹头，真是个不错的礼物。"

斯内克："这不可能！"

沃尔金："他是谁？又是你的弟子吗？要带上他吗？"

引领者："不，他还是个孩子，对眼镜蛇部队来说太幼稚了，他还不能全身心的投入战斗中。"

斯内克："你究竟在说些什么？"

引领者："你以为你敢扣动扳机？"

引领者迅速靠向斯内克，一把将他推到地上，斯内克正欲举枪，却发现枪管已经被引领者在刚刚靠向他的一瞬间给拆下，斯内克只能持刀与引领者肉搏，可他哪是引领者的对手，不但未占到半点便宜，反而被引领者反剪左臂，并被她打至骨折，钻心的疼痛让斯内克倒在地上。这时沃尔金上校却转过身来。

沃尔金："他已经看到我的脸了，不能让他活着，如果被赫鲁晓夫知道了，我们就完了，他必须得死！"

引领者："等等，他是我的徒弟，让我来吧。杰克，你不能跟我们走。"

说罢，引领者向地上的斯内克伸出手，将他拉起来后，猛然将斯内克拉向自己，一记肘击捶向斯内克的肋部，斯内克疼得无法动弹，只能用右手抓住引领者的头巾，引领者将斯内克顺势一拉，借着惯性将他甩向了桥下，斯内克如同一支断线的风筝飞向河底，手上还抓着引领者的头巾……

沃尔金："搞定了吗？现在该去那个工厂了，峡谷虎是我们的了！"

引领者望着川流不息的河流，似乎有所牵挂。

引领者："随波逐流吧，我现在和他们在一起。"

在另一处的河岸上，斯内克被潮流冲到岸边，不断响起的"嘟嘟"声将斯内克从昏迷中唤醒过来。

少校："斯内克，你还能听见吗？"

斯内克："嗯……勉勉强强吧……"

少校："斯内克，你听着，你现在需要紧急治疗，让医生来告诉你。"

医生："斯内克，放松点，很快就会好了，坚持住，你可以挺住的。"

斯内克："少校，引领者她……叛变了……"

少校："我们待会儿再谈这个，首先得治疗你的伤势。"

在医生的指导下，斯内克暂时处理了身上的各处伤势，而肋部和手臂的骨折让他几乎再次疼晕过去，不过总算比刚才好多了。

少校："干得好，斯内克，我们马上来接你，待在那儿别动，我们立刻放出热气球，一定要坚持住。"

在那边的直升机上，引领者望着丛林若有所思，她慢慢伸出左手，似乎在与谁道别。而在另一架直升机上，沃尔金上校心满意足地拿起核弹发射器。左轮山猫在一旁看着卡壳的自动手枪垂头丧气。

沃尔金："真是太成功了，得好好感谢引领者和她的眼镜蛇部队，我现在同时拥有了索科洛夫和峡谷虎。现在他的研究设施已经没用了，我想是时候试试这个神奇的新玩具了。"

沃尔金装备好核弹发射器，瞄准了远处山谷间的工厂，山猫少校大惊失色。

山猫少校："上校！虽然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但他们也还是我们的同胞啊！"

沃尔金："但扣动扳机的不会是我，将是我们的朋友，那个美国叛徒。"

山猫少校："难道你要用核弹攻击你麾下的臣民吗？"

沃尔金："还记得阿拉莫吧？（Alamo，于1744年后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修建的教堂，在1836年德克萨斯反抗墨西哥统治的革命中大约182人被围困在此，所有起义者都被杀害，译注）"

山猫少校："上校！"

一枚导弹呼啸着向工厂废墟直飞过去，在与地面接触后发生剧烈的爆炸，美丽的蘑菇云平地而起，照亮了天空，照亮了丛林，一片白昼……

一周后：1964年8月30日深夜11点30分 北冰洋上空

在迷人的北极光笼罩的夜色之下，一架M-12型侦察机正以高速划破寂静的黑幕，向它的目的地飞去，机舱内躺着的正是斯内克，一周前刚刚受了重伤的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机舱内的通讯器里，飞行员正在报告着飞行数据：

"目前飞行在北冰洋上空，高度30000英尺，正在接近苏联领空，即将抵达副机发

射地点。副机油压电压一切正常，氧气有效载荷供给正常，防冻系统电力供应显示正常，随时可以准备分离。”

少校：“斯内克，这次我们不能再冒险进行高跳低开式跳伞了，自从上次事件以后，这里的领空防御加强了许多，我们无法像上次贞节行动那样靠近地面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启用一种新型的武器，斯内克，你将被授予和阿兰·谢帕德（宇航员，第一个飞向太空的美国人，译注）一样的荣誉，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展现你的爱国精神吧！如果你失败了，那你就得回到医院病床上去等着被处决吧。”

听到医院，斯内克这时又想起了昨天少校给他布置任务时的情形，那时他刚刚从上次核爆的昏迷中苏醒过来。

少校：“怎么样？当一名世界顶级重点护理组的病人滋味如何？”

斯内克：“拜托你能不能告诉那些人别整日整夜的用那些问题来骚扰我好不好？这样我永远也好不了。来的都是一些大人物，说是调查，搞得像审问一样，在他们眼里，我就是那个叛徒和引领者叛变的同党。”

少校：“他们只是在寻找替罪羊而已。”

斯内克：“那就是说他们跟你是一伙儿的？”

少校：“应该说因为如此我们谁都不会被塑造为国家英雄。”

斯内克：“那就是说狐狸小队要被解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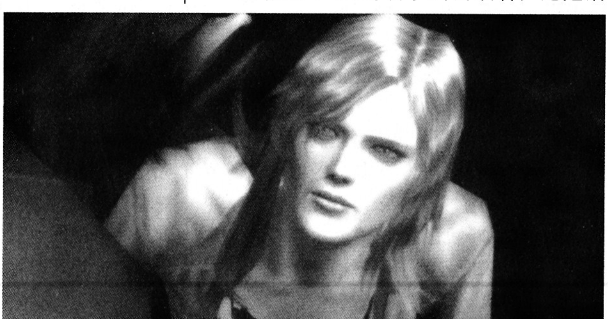
少校：“不，这次狐狸仍然要快猎犬一步，我今天来见你的原因，杰克，该是狐狸小队为它正名的时候了。”

斯内克：“你这是什么意思？”

少校：“情况有变，我们还有机会摆脱这个麻烦。”

斯内克：“是么？那是什么机会？”

少校：“也别高兴得太早，先来根雪茄，这可是古巴货。今天早上，中央情报局叫我过去开了个会。”



斯内克：“他们决定什么时候处理我们了吗？”

少校：“比这个还要够分量，昨天，白宫方面接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电话，是赫鲁晓夫和约翰逊总统之间的专线。”

少校为斯内克播放起了电话录音：

赫鲁晓夫：“约翰逊总统吗？”

约翰逊：“是的，我听到了，总书记先生。”

赫鲁晓夫：“几天前，我国一个主要设计部门OKB—754在一场核爆中被毁，与此同时，我方的防空雷达捕捉到了一个来自你方军用飞机的信号，听起来是不是有些耳熟？为了表示回应，我已经将我军的武装力量提升到二级警报，而根据您之后的回复，我也许会别无选择地命令军方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并且立即开展‘末日计划’（苏联制定的与后来美国的星球大战齐名的战略计划，译注）！在您前任的帮助下，我能够安然挺过古巴危机，但我目前手中的权力已经不如以前，要度过这一次的危机，我必须需要您全力的配合。”

约翰逊：“其实我应该早就给您打电话，您知道在一周前，我国的一名士兵叛逃到你们国家吗？”

赫鲁晓夫：“没有。”

约翰逊：“那您一定还没有听说，安排这次叛逃的是一名名叫耶夫格尼·博利索诺维奇·沃尔金的格鲁乌上校。”

赫鲁晓夫：“沃尔金？勃列日涅夫的人？您接着说，这名士兵是谁？”

约翰逊：“她的名字叫引领者，她是活

的传奇，二战期间，正是她引导我们取得了那场战争的胜利。在俄国，她的名字是沃耶沃达。”

赫鲁晓夫：“您难道是说那个引领者？你们特种部队的创始人？”

约翰逊：“是的，正是她，并且她还携带了两枚微型核弹头。”

赫鲁晓夫：“引领者携带了两枚微型核弹头？”

约翰逊：“恐怕是这样的，我想这是她给她新主子的见面礼吧。这个名为‘大卫·克罗科特’(Davy Crockett，核武运输系统的代号，以美国传奇英雄的名字命名，译注)的核弹携带系统在两年前就已经完成，但是在发射器的射程和精度上有很严重的缺陷，尽管这玩意儿已经批量投产，但是还从未在战争中部署过。”

赫鲁晓夫：“但索科洛夫的研究工厂是被彻底摧毁了啊，整个地区都被污染了！”

约翰逊：“对于这起可怕的灾难我只能向您表示我最深切的哀悼。

赫鲁晓夫：“所以……引领者在沃尔金的帮助下，偷窃了两枚试验核弹头并把它们作为叛变的礼物，这不久之后，索科洛夫的实验室——这座高度保密的研究工厂就被其中一枚毁掉了，我说的没错吧？”

约翰逊：“是的，完全正确。”

赫鲁晓夫：“然后美国政府就会否认与此次事件有关，是这样吗？”

约翰逊：“是这样的，我们并没有参与此事。”

赫鲁晓夫：“那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出现在我的雷达上干什么？这明显是对我国领空的侵犯！你还说这不是你指使的？”

约翰逊：“的确不是。”

赫鲁晓夫：“您指望我会相信这只是一个士兵的所作所为？”

约翰逊：“我不知道还要怎么告诉您。”

赫鲁晓夫：“军方坚持这是你们的一种策略。”

约翰逊：“我已经说过了并且我再重申一次，我国政府与此事无任何关系！”

赫鲁晓夫：“我个人当然是愿意相信你，可是，我对军权自古巴危机以来已经削弱了不少，我需要证据来证明此事跟美国政府无关，你们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亲自抓住引领者并回收剩下的核武器，然后得想办法证明你们的清白。”

约翰逊：“证明我们的清白？”

赫鲁晓夫：“是的，最好是……能忍痛割爱，来证明这不仅仅是你的另一场骗局而已。”

约翰逊：“引领者现在和沃尔金靠得很近，要不要采取一些合作？”

赫鲁晓夫：“对此我可不抱太大期望，如果我是你的话，目前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而且沃尔金上校还是准备推倒我政权的勃列日涅夫集团的人，一个星期，你只有一个星期……另外，有个不情之请，沃尔金上校你看是不是也……”

约翰逊：“你这话的意思是？”

赫鲁晓夫：“没什么，没什么意思，这是谦谦君子之间的协定，是为了维持我们之间的关系。”

约翰逊：“如果我们不能‘证明我们的清白’呢？”

赫鲁晓夫：“那我就无法控制军队，我将会被夺权，而他们就会乘机复仇。”

约翰逊：“你是说对美国进行核攻击？”

赫鲁晓夫：“我把这种情况的处置权完全寄托于您的判断力，总统先生。”

录音结束。

少校：“如果你失败了，那就意味着新世界大战的开始，简单一点说，是为了避免全面的核冲突，我们必须证明美国和此次爆炸无关。”

斯内克：“亲手除掉引领者就能证明我们的清白？”

少校：“是的，上头已经决定你是惟一有能力执行这个任务的人，你是她最后的弟子。振作一些，我们都是一只脚进棺材的人(原文为我们都是处在 6 尺地下，国外习俗掩埋逝者的坟墓都要挖 6 尺深度才能让逝者安息，译注)，已经别无选择。”

斯内克：“那俄国佬会帮我们吗？”

少校：“克格勃方面已经答应借给我们一

个他们的通信卫星，这样我们才能互相通话。”

斯内克："就这？"

少校："他们还给我们在内部安插了两名内线。你还记得1960年9月的叛逃事件吧？"

斯内克："你是指那两个跑到苏联的安全局破译员？"

少校："正是他们，之后他们一直在克格勃接受训练，就是为了应付今天这样的情况，他们的代号是亚当（Adam）和夏娃（Eva），亚当已经渗透到沃尔金的内部，我们已经安排他为你提供逃脱路线，到那里后你需要和他在指定地点汇合。"

正在这时，机舱通讯器内传来了警报声，由于已经进入苏联领空，虽然M-12的飞行速度极快，但还是被警惕的空军雷达所发现，两架苏军拦截机已经升空并咬上了斯内克。事不宜迟，M-12迅速降低飞行高度，并将装载着斯内克的分离舱弹射了出去，然后更加迅速地消失在夜空中。而分离舱则飞速向地面冲去，在靠近森林时又将舱内的斯内克弹射出去，背负着降落伞的斯内克和上次一样冲破了森林的阻拦，在夜色的笼罩下安全地着陆，令人无法相信在一个星期前他刚刚受过重伤。安稳之后，斯内克开始和少校通话。

斯内克："我是斯内克，能听到吗？"

少校："非常清楚，很高兴你安全着陆。"

斯内克："是的，不过与预定着陆地点相去甚远。"

少校："我们先来重新确认一下你的任务目标吧：营救索科洛夫，找到峡谷虎的下落并毁掉它，最后，除掉引领者……这次任务的代号是'食蛇者'行动。"

斯内克："是因为我要消灭引领者和她的眼镜蛇部队，是吧？"

少校："还有别忘了干掉沃尔金上校。"

斯内克："我可不是雇佣杀手。"

少校："我知道，但这是克里姆林宫方面的要求。"

斯内克："要求？你的意思是说这不是个请求？那CIA方面的要求是什么？"

少校："我们优先考虑拯救索科洛夫和毁掉峡谷虎。"

斯内克："明白了，汤姆少校。"

少校："等等，斯内克，我正要更改我的代号，汤姆这个代号不太吉利，事实上，是我选错了代号。你看了去年上映的《胜利大逃亡》了吗？它是根据一段战俘逃出德国纳粹战俘集中营的真实故事改编的，战俘们计划中要挖掘三条坑道，但有两条在他们完工之前就被纳粹发现了，不过战俘们还是利用最后一条坑道成功脱逃，这三条坑道的名字分别是'迪克'、'哈利'和'汤姆'。"

斯内克："我明白了，你是想用他们成功逃脱的那条坑道的名字来作为代号，因为您觉得这个能给你带来幸运。"

少校："是的，的确是这样，但是我弄错了，他们成功逃离的那条坑道的名字是'哈利'，'汤姆'是那条不怎么走运的坑道名字，完工之前就被纳粹填了回去。我又看了一次电影以确认这一点，并且我甚至向电影公司订购了原版胶片。"

斯内克："是啊，这听起来也不是个好名字，那么我该叫你什么？"

少校："嗯……就叫我零点（Zero）吧，就像我们之前做的那样，一无所获。我的通讯频率还是144.85，哦，对了，差点忘了，空降护理也会再次参与任务，她的通讯频率和上次也一样，145.73。另外这次我们还有一位新组员，他叫希金特（Sigint，情报之意，译注），他是最新武器和装备等技术方面的专家，任务中你会面对很多世界顶尖武器，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他，他的频率是148.41。而你的克格勃联络员亚当，就在前方的废弃工厂等着你，就是上周营救索科洛夫的地方，先去和他碰头，他会给你指明何处去营救索科洛夫。"

斯内克："我该如何识别这个亚当呢？"

少校："你到了工厂就会知道的，那个地区被上次核爆的辐射完全污染了，其他人没胆量靠近的。接头暗语是：'谁是爱国者'，回答：'La-Li-Lu-Le-Lo'。"

斯内克："'La-Li-Lu-Le-Lo'，明白了。"

少校："这次任务你装备了45毫米口径的手枪，但是小心，这玩意儿动静很大。"

斯内克："我还以为标准的狐狸小队程

序是就地取得武器呢。"

少校："这次情况不一样，你现在是在执行美国政府下达的官方命令，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为人所知，至少让赫鲁晓夫方面知道。但是要记住，这仍然是一次潜入行动，如果你失败了，同样意味着全面核战争的爆发，请牢记在心并谨慎行事！"

斯内克："明白，食蛇者行动，开始！"

斯内克从黑夜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任务，这片森林对他来说已经再熟悉不过，但是这样的夜色却让四周充满了危险。一声马啸划破了宁静，在这个地方出现一匹白马的确令人生疑，正在斯内克奇怪之际，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引领者："看来你还命不该绝啊。"

斯内克回头一看，引领者一身黑披风正站在他身后。

引领者："你的胳膊还疼吗？"

斯内克："你在这里干什么？"

引领者二话不说，扯下黑披风就冲了过来，还未等斯内克准备好反击，引领者就来到他面前，一套漂亮的CQC动作将斯内克摔倒在地，而斯内克手中的武器再次被引领者拆了个七零八落。

引领者："回家去吧，格鲁乌和我的孩子们就等在前面，你连武器都没有，难道还指望完成任务吗？"

引领者说完头也不回地径直离开，而心有不甘的斯内克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引领者身上占到任何便宜。

引领者："我不再是你的引领者了，这里你什么也得不到，回家去吧，回到你的主子那里去，没有必要在这里显示你的贞节，这不是美国。"

说罢，引领者掏出武器将先前斯内克乘坐的分离舱轰成了一团火球。

引领者："这会引起他们注意的，你还是快点走吧，往南60公里就是国境线，你应该还能跑到那儿。"

斯内克："你为什么要叛变？"

引领者："我没有，我说过，我对我的目的效忠至死，而你呢，杰克？是忠于你的国家，还是忠于我，你的老师？是忠于你的任务，还是忠于你的信念？是忠于你的使命，还是忠于你的部队？或者是忠于你的个人情感？你对真相一无所知，但迟早你会做出选择，我不指望你原谅我，但你也不可能打败我，你太了解我了。看看那条头巾，如果你不能忘记过去，你活不长的。"

引领者忽然上马，拉起马头令其仰天长嘘，落下的马蹄重重地踏在斯内克的手上，钻心的疼痛让斯内克几乎哭了出来。

引领者："再让我看见你，我就杀了你！回家去吧！"

说完之后，引领者便骑马飞奔而去，消失在密林之中，而斯内克只能怔怔地看着，直到马蹄声消失在远处，他才打开通讯器开始给少校汇报情况。

斯内克："零点少校，这是斯内克。"

少校："我听到了，斯内克。怎么了？"

斯内克："少校，我中了引领者的埋伏了。"

少校："什么？怎么会这样？"

斯内克："分离舱也已经被毁坏了。"

少校："糟糕，这样敌人的巡逻兵就会过来搜索的。"

斯内克："是的，我知道。但是为什么引领者会提前出现在这里，一定是哪里出了漏子。"

少校："这不可能，引领者那边的沃尔金上校是断然不会和赫鲁晓夫他们有来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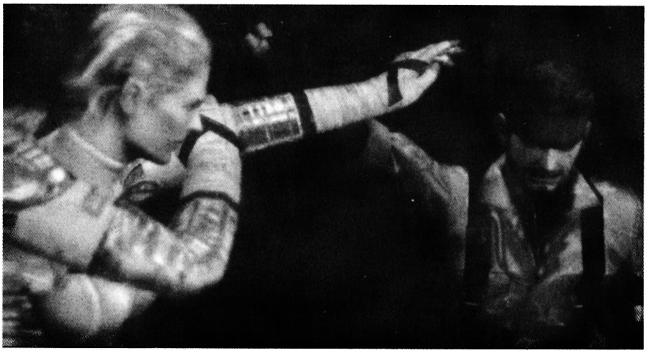
斯内克："我的枪没了，被引领者缴械了……"

少校："斯内克，我知道你现在的感受，这对我来说也难以置信——像引领者这样的传奇英雄居然会投靠苏联，她就这样欺骗了我们，但不管怎样，你必须接受事实，否则你永远也无法击败她。"

斯内克："问题不在这里，就纯粹的技巧而言，我永远也无法击败她，我非常明白这一点。"

少校："你必须这么做，斯内克，她是你的敌人和任务目标。"

斯内克："敌人，我们在一起共事十年有余，你现在告诉我她是我的敌人？"



少校："够了，赶快去工厂和亚当碰头吧，敌人也许已经派出巡逻小队来查看这次爆炸了。你没武器了，是吧？那就别和敌人正面冲突。"

还未等斯内克反驳，远处两名敌兵已经走了过来，夜色和丛林给了斯内克最好的掩护，两名巡逻兵检查了一番也未发现可疑之处，赶紧回去报告去了，这时斯内克才敢出来行动。这一段路因为上周已经走过一次，所以斯内克未费多大力气就来到了工厂废墟，可是亚当并不在先前关押索科洛夫的房间里，斯内克正感到奇怪，伴随着突如其来的马达声，一束强烈的灯光从远处径直打到了斯内克身上，令他几乎睁不开眼睛，强光中他只看到一个骑着摩托的人停在不远处，从声音听来是个女人。

女子："抱歉，我来晚了。"

斯内克："把引擎关掉，他们会发现我们的。"

女子："你是他们派来的特工吗？"

斯内克："你就是亚当？我还以为你是个男的。"

女子："亚当来不了了。"

斯内克："好吧，说接头暗语吧，谁是爱国者？"

谁知这位女子迟迟不能回答，斯内克又大声问了一遍，正在这时，原本空无一人的工厂废墟突然跳出几名敌兵，将斯内克围在了中间。斯内克以为自己中了埋伏，却听见那名女子大喊一声"趴下"，随即掏出手枪将几名杂碎一一干掉，斯内克对这奇怪的事情不能理解，这时那名女子已经脱下头套，露出一头漂亮的金发，而天使般的面孔和魔鬼般的身材让斯内克看得傻了眼。

女子："这就是你想要的答案，我叫夏娃。"

话语间夏娃将胸前的拉链一直拉到小腹，迷人的胸脯在斯内克眼前跳来跳去，令其目不转睛。二人回到小屋内，斯内克点燃了一支雪茄。

斯内克："这不是计划的一部分，亚当发生了什么？"

夏娃："你的代号是什么？"

斯内克："是……斯内克。"

夏娃："斯内克？呵，那我叫夏娃，你是来诱惑我的吗？（圣经中记载，是蛇潜入到伊甸园诱惑夏娃吃下了禁果，译注）"

虽然夏娃的确足以迷倒任何一个男人，但是斯内克还是明白自己在干什么，理智在大多数时间里还是能够战胜情感的。夏娃想贴得斯内克近一点，而斯内克却有意躲开夏娃的亲昵。

斯内克："亚当到底怎么了？"

夏娃："沃尔金上校是个疑心重重的人，他觉得亚当并不是这个任务的合适人选。"

斯内克："难道是你？为什么？"

夏娃："因为我可以做到一些亚当无法做到的事情。"

斯内克："我听说你以前是安全局的破译员？"

夏娃："曾经是，4年前，我和亚当跑到了苏联。"

斯内克忽然注意到夏娃腰间的手枪，这东西在西方很少见。

斯内克："毛瑟枪……俗称'盒子炮'……这个枪套可真够分量，刚才在摩托车上，你从侧面横握住手枪，然后利用后座力来横扫射击，这一手真是漂亮。"

夏娃："我敢打赌你在西方从没见过这

种技术。"

斯内克："这是个仿造品，对吧？"

夏娃："对，这是中国造 17 型手枪。"

斯内克："这种地方搞到这玩意儿可不容易。"

夏娃："别担心，我给你的是美国货。"

夏娃递给斯内克一支手枪，斯内克一看到这把手枪就如饥似渴地品味了起来，连雪茄都不及它的"美味"。

斯内克："点 45 啊，太棒了，上膛坡道磨光得如镜子一般，滑套也加固过，枪身的连锁装置也为了提高精度而加紧，瞄准系统也是原装的，保险栓也加长到让手指更容易碰到，加长型扳机也添加了防滑槽，还有环形的击锤，扳机护弓也为了更高的握力而挫过……不止这些，几乎每个部分都被非常专业地手工调整过，你从哪里搞来的？"

"从西方的一个军需库搞来的，本来是给你的长官级人物用的，哦，最好把这个也带上，这套伪装可以让你看起来像个科学家，你是来营救索科洛夫的，对吧？他依然被迫待在研究所里继续研究峡谷虎，他们有一个集团军的科学家在开发新武器，那边看守十分严密，但是如果你打扮成科学家，可能会更容易混进去。"

斯内克："我们能把索科洛夫从那里带出来吗？"

夏娃："我们都得走着瞧，不是吗？"

斯内克："告诉我怎么去研究所。"

夏娃："最安全的一条路是从这后面走，首先你得穿过北面的森林，你会来到一个运输物资的直升飞机场，继续向北你会来到一个很大的山谷裂缝，下到里面去你会找到一处洞穴，穿过洞穴后就是一片红树林沼泽，沼泽之后那里有一个大仓库，想办法通过这个仓库，你就会来到研究所的南边。"

斯内克："明白了。"说罢将胸前的军刀拿出来。

夏娃："你这是干嘛呢？"

斯内克："在近距离战斗中，刀远比一把枪好用得多，这样握住刀，可以同时稳稳地拿住枪，那么我就可以快速地在枪战和肉搏中切换该使用的武器，好吧，让我们开始行动吧！"

夏娃："等等，你一定很累了，为什么不休息一下？你现在的状态可什么也干不了。"

斯内克正要辩驳，忽觉脚下一软，若不是夏娃扶着他，恐怕真会瘫到地上，着陆的冲击以及引领者给他的双重伤害令他有些疲惫。

夏娃："这里可是丛林，离天亮还有 1 个小时，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深夜闯入丛林是很危险的。"

斯内克："那你呢？"

夏娃："我必须得回去，我不能离开得太久，他们会起疑心的。不过别担心，我会用无线电跟你联络的。"

斯内克："仅此而已？"

夏娃："我的命令是给你提供情报，仅此而已。你看起来很失望？那好吧，我来特别优待一下你……"

夏娃在斯内克面前俯下身去，让斯内克正好可以看见她迷人的乳沟。

夏娃："……我会为你放哨到天明，你可以乖乖躺下了。"

斯内克："我还不敢完全信任你。"

夏娃："那么要怎么做才能让你完全相信我呢？"

斯内克："我不知道我可以相信谁。"

两人就这么三言两语地聊着，直到斯内克进入了梦乡，而夏娃却趁斯内克熟睡之时，跑到屋外用发报机向谁发送着情报……

黎明很快就到来了，斯内克睁开惺忪的双眼，却正好看见夏娃在换衣服，还想偷偷饱饱眼福的斯内克却被窗外的动静惊醒过来。

斯内克："糟糕，我们被包围了，我看见有……4 个。"

夏娃："我们有伴儿了，是山猫小队的，让我们快离开这儿。别忘了你的装备，来，给我帮把手。"

二人协力挪开笨重的铁床，夏娃打开床下的暗门。

夏娃："我们可以从这里来到地脚……糟糕，我看见山猫少校了，我会用摩托车冲

出去，待会儿再跟你联系。”

斯内克：“好的，我会尽量拖住他们。”

夏娃：“那么别让我失望哦。”

夏娃调皮地在斯内克脸上亲了一口，便钻到地脚里面去了。斯内克则趁机躲在床下，等几名队员进来搜寻的时候，不动声色地一个一个干掉，而屋外和房顶上的队员更不在话下，在斯内克面前他们根本无从还手。但正当斯内克要去找夏娃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定睛一看，站在高处的山猫少校竟然胁持住了夏娃。

山猫少校：“我等这个时机已经好久了。”

山猫少校忽然发觉有些异样，原来自己胁持住的竟然是个女人，这让他有些奇怪。

山猫少校：“女间谍？果然有香水的味道。”

斯内克想乘机逃离左轮山猫的视线，却被左轮山猫发现。

山猫少校：“别动！我受够了你的柔道。”他把斯内克的CQC认为是柔道。

山猫少校用一把刻有精美花纹的左轮指着斯内克。

斯内克：“嘿，我看到你搞了一把不错的左轮手枪。”

山猫少校：“是的，这次可不会出现上次的意外了。”

斯内克：“你把那个叫意外？如果不是你故意卖弄，那意外根本不会发生。”

山猫少校：“你说什么？”

斯内克：“老实说，这的确是把好枪，但那些花纹对你的技术可没什么长进，除非你拿去当收藏品拍卖。并且你还忘记了一个非常基本的事情，想杀了我你还缺点东西。”

山猫少校：“我们走着瞧！”

恼羞成怒的山猫少校对准斯内克就扣动了扳机，可是除了一声清脆的撞针音之外，一切都安然无恙，原来枪里已经没有子弹！山猫少校还未反应过来，就被夏娃一阵拳打脚踢踹下了高台。夏娃趁机跳上了摩托车，面对冲过来的山猫少校，一个漂亮的后空翻，不但躲过了他的攻击，还顺便在他脸上留下了清晰的车轮印，令山猫少校狼狈不堪。斯内克用枪指着倒在地上的山猫少校，不紧不慢地说道：

“6发子弹，那玩意儿只能装6发子弹，马卡洛夫可以装8发，还剩多少子弹你心里得有个数。这东西是个高档货，不是用来对人射击的。”

山猫少校：“该死，我跟你没完！”

山猫少校灰溜溜地逃走了，夏娃正要补上一枪，却被斯内克拦住。

夏娃：“为什么？”

斯内克：“他还年轻。”

夏娃：“你会后悔阻止我的。该死，我得在他之前赶回去！”

夏娃借助楼梯的斜坡，一个漂亮的腾空，将摩托车飞向了房顶，紧接着落地之后撞开了后面的铁门，飞驰而去。

接下来的旅程对于斯内克而言痛苦不堪，沼泽里的鳄鱼对任何其他生物都是虎视眈眈，其实更可怕的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粘在你身上的水蛭，这玩意儿吸起血来可毫不客气。沼泽后面的树林更是危机重重，明处有嗅觉敏锐的军犬和如狼似虎的敌兵，暗处有无处不在的地雷和陷阱，任何错走的一步都可能导致万劫不复。躲过仓库附近巡逻的敌兵后，斯内克收到了夏娃的呼叫。

夏娃：“斯内克，你听到了吗？”

斯内克：“夏娃？”

夏娃：“想我了吗？”

斯内克：“一路没什么麻烦吧？”

夏娃：“没人看见我。”

斯内克：“你回到沃尔金身边了？”

夏娃：“可以这么说吧……”

斯内克：“引领者怎么样？”

夏娃：“嗯，她也在这儿。”

斯内克：“你自己最好小心点。”

夏娃：“多谢，我和引领者在一起很好，我想叛徒之间还是有不少共同语言的。”

斯内克：“为什么想要叛变？像这样背叛自己的国家……我不理解……”

夏娃：“你是在说引领者吗？”

斯内克：“你为什么也要这么做？难道你不是出生和成长在美国吗？”

夏娃：“是的，在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



村庄，我甚至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文化，其他的思考方法，直到我去国家安全局工作。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对一直以来深信不疑的事情失去了信任。”

斯内克：“你看到了什么？什么让你改变了立场？”

夏娃：“我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的。”

斯内克：“说说看。”

夏娃：“我看见了宇宙，不是天上的那个宇宙，而是智者们看到的那个，我发现这个宇宙对我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人民和国家都会被环境和时代所改变。”

斯内克：“听起来像引领者说过的话。”

夏娃：“在这个国家和美国之间还有一个不同的世界，但只是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观点罢了。来到这里让我明白了一些事情，我所被告知的事情里面有一半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而另一半是为了配合那些谎言的谎言。”

斯内克：“那什么是真相呢？”

夏娃：“它们隐藏在谎言之中。”

斯内克：“那你也是在撒谎了？”

夏娃：“谁知道呢？我被训练成将最不可信的假话说成最诚实的真相，你呢？”

斯内克：“不，我相信是因为我不得不这么做，即使这是谎言……这是我任务的一部分。”

夏娃：“我会记住的，如果需要我的话，用通讯器呼叫我吧，我的频率是142.52。”

夏娃的一席话让斯内克若有所思，可是在战场上容不得半点余地留给私人空间，这已经是斯内克第三次遇见山猫少校了，并且这次是被扎扎实实地包围了起来。

“你终于来了，看来引领者的情报是正确的。你已经两次让我尝到失败的滋味了，虽然我不想让眼镜蛇部队失望，但现在你是我的了。其他人都闪开，只有你和我，没人能打扰我们，山猫是高傲的生物，他们更喜欢独自捕猎。这次我有两把左轮，有12发子弹，拔枪吧！”

不可否认山猫少校——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叫他左轮山猫了——已经非常熟练地掌握了左轮射击技术，但是年轻气盛的他始终不能沉下气来好好地战斗，在战场上耍酷只会让自己痛苦不堪，几个回合下来，左轮山猫已经明显处于下风。正在两人酣战之际，一只黄蜂忽然飞到他面前，原本普普通通的黄蜂却让左轮山猫大惊失色。

左轮山猫：“该死！他发现我们了。”

话音未落，黄蜂由一只变成了一些，由一些变成了一群，继而乌云般的黄蜂集团军铺天盖地而来，原本四周包围着斯内克的士兵不是慌不择路地逃掉，就是惨死在黄蜂的毒刺之下，左轮山猫的耍枪技术倒是派上了用场，一时间黄蜂不得近身，不过进退维谷的他也扔下一句“你很走运，我们后会有期！”之后夺路而逃，而斯内克也在疲于应付之中渐渐不敌这见缝插针的小家伙们，无奈只得被迫跳下山谷的裂缝之中。

虽然峡谷深得不见阳光，但是厚厚的苔藓让斯内克落地时毫发无损。斯内克只能摸黑前进，幸好眼睛的视力在不断地适应着漆黑的环境，等到斯内克找到光亮的时候，他来到了一处水潭前，头顶的洞口投下的阳光让这一刻无比惬意，不过那群乌云般的黄蜂再次遮蔽了阳光，斯内克不得不跳入水中来躲避这些恼人的小家伙们，等到他再次钻出水面的时候，水潭中央的石台上出现了一个黄蜂包裹的怪人。

怪人：“总算找到你了，我们是引领者之子，我是苦痛者（The Pain），我将把你带到一个超越你想象的痛苦世界之中！让我们开始吧！”

说罢，缠绕在苦痛者手臂周围的黄蜂突

然炸开，一股脑地向斯内克袭来，斯内克有些措手不及，虽然躲在水里是个不错的办法，可是这样是无法战胜对手的，斯内克只能瞅准空隙向苦痛者反击。二人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之后，攻击办法单一的苦痛者渐渐不敌灵活的斯内克而落于下风，情急之中他脱下了自己的头套，露出狰狞的面孔，从嘴里吐出冒着红光的大马蜂，迅速向斯内克袭来，斯内克见势不妙急忙闪开，撞到石壁的马蜂产生剧烈的爆炸，原本能够控制黄蜂的苦痛者就已经让斯内克闻所未闻，而这一招更是让他大吃一惊，事态不妙不敢恋战，斯内克拼命对苦痛者展开了主动攻击，终于将这个强弩之末战而胜之。苦痛者嘴里呼喊着"痛苦、痛苦"轰然倒地，剧烈的爆炸让蜂群一哄而散，水潭又恢复了先前的宁静。

走出山谷，穿过红树林，斯内克找到了夏娃所说的仓库，不愧为军事重地，不但地形掩藏极深，看守也十分严密，斯内克暂时只能躲在远处的水中用望远镜来观察。仓库码头那边，索科洛夫正被一名士兵推搡着。

索科洛夫："我哪儿也不去！"

沃尔金："你到底要我说多少次才能明白？"

忽然出现的沃尔金将手放在塔缇亚娜(Tatyana)身上，一股电流将她击倒在地。

沃尔金："每次你的抵抗，都会让你的情人受到惩罚。"

索科洛夫："沃尔金，你这个该死的！"

听到索科洛夫的咒骂，沃尔金二话不说将躺在地上的塔缇亚娜一把抓起，手放在她的胸前放出更大的电流，塔缇亚娜在电流的洗礼下抽搐得人都变了形。索科洛夫本想冲过去拼命，却又被左轮山猫拦了下来。

左轮山猫："别轻举妄动，你这个叛徒。"

左轮山猫掏出左轮指着索科洛夫，后者吓得不敢动弹。左轮山猫掏出一颗子弹来。

左轮山猫："让我们来看看你有多走运。看好了，这三把左轮里面只有一颗子弹，我每扔 6 次左轮就扣一次扳机，你准备好了吗？"

说罢左轮山猫开始杂耍般地玩起左轮来，而每次扣动扳机发出的"咔嗒"声让索科洛夫吓到尿了裤子，瘫软在地上。眼看 5 发空枪发过，引领者突然抢先抓住一支左轮扣动了扳机，果然射出了一发子弹。

引领者："战场上可没有运气这一说，你最好从现在开始守规矩点。眼镜蛇部队会好好照看他的。"

说完引领者将左轮还给左轮山猫，左轮山猫拿过来一看，却已经被引领者拆成两半，心知搞不过引领者，悻悻地走了。沃尔金看到这一幕也没有多说什么。

沃尔金："那个 CIA 的走狗还没除掉吗？"

引领者："苦痛者已经死了。"

听到这里沃尔金吃了一惊，心中的恼怒发泄在了一边的墙上，一拳过去，厚实的混凝土墙被生生地捶出一个大洞来。

沃尔金："他也许还是个孩子，但是他绝对和你不相上下，我担心赫鲁晓夫跟这件事有关，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必须在最终测试前除掉他。"

引领者："别担心，他们能够处理的。"

仓库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缓缓地推了出来。

引领者："我把他交给你了，恐惧者（The Fear）。"

轮椅后面忽然出现一个手脚瘦长的士兵，或者说是从隐身的状态显现出来，接到引领者的命令后，竟然从码头踏水直奔树林而去。沃尔金转身看看轮椅上的老头，不禁对引领者问道。

沃尔金："这个老家伙总是在睡觉，他没事吧？"

引领者："末日者（The End）为了战斗正把他剩余的生命储存起来，时机一到他就会醒过来，那个时候，就是那小子的死期。"

天空忽然下起雨来，引领者望着天空，似乎想起了谁，随即她若有所思地转身离去。

穿过码头的仓库和一片危机四伏的树林，斯内克来到了研究所，换上了夏娃给的研究服，大摇大摆地走到了中央办公室。办公桌背靠着门的方向，斯内克一时看不到是谁坐在那里，椅子一转，那个人露出面目来。

醉鬼："如果你是来找索科洛夫的，他

已经不在这里了，别用你的枪指着我，会坏了我的酒兴的。你就是那个他们谈到的入侵者，是吧？典型的资本主义走狗，没礼貌的家伙。”

斯内克：“你又是谁？”

醉鬼：“你是说你从来没听说过我？你还叫自己特工呢。我叫亚历山大·列诺维奇·格兰宁（Aleksandr Leonovitch Granin），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苏联首屈一指的武器科学家，这个声名显赫的格兰宁设计局的头儿。看看这列宁勋章，这是最高的荣誉，为了表彰我对社会作出的光辉贡献，同时还被授予‘社会主义英雄’的称号。自从卫国战争以来，我为我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明了无数的武器装备，是我进行了移动弹道导弹系统SS-1C的基础设计，能够打败纳粹得要感谢我！”

斯内克：“你是不是喝醉了？”

格兰宁：“我只是借酒浇愁而已，正是因为他，我只能坐在这里无所事事喝这些猫尿！”

斯内克：“他？”

格兰宁：“索科洛夫！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因为他，我已经毫无权威可言，我的研究变得一文不值！你看，这是革命性的移动核导弹系统，一个两足坦克，可以走动的战车，一种机器人！你对‘人猿之间的缺失环节’理论熟悉吗？这个技术将成为步兵与炮兵之间的缺失环节，你可以称它为一种连接两者的金属齿轮，而这个宏伟的金属齿轮将让武器发展迈出革命性的一步！但我不会就这样被轻易利用，给你看看，我要把这些文档送给我的美国朋友，这些混帐们将为此后悔不已，当他们某天成为我发明的目标时，他们就会了解我真正的伟大之处！索科洛夫那毫无希望成功的峡谷虎和我的发明比起来简直不堪一击，在坦克上安装火箭引擎有什么用？坦克需要的不是火箭引擎，它需要的是另外一个东西，看看这个！”

斯内克：“嗯，皮鞋不错。”

格兰宁：“不，不是鞋子，是腿，双腿！双腿可以让你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就像人类学会直立行走一样，这才是武器的真正革命！但是那些掌权的废物们却选择了索科洛夫……”

斯内克：“索科洛夫在哪儿？”

格兰宁：“我的工程被停止了，‘哲学家的遗产’（Philosopher's Legacy）也被交到了他手上。”

斯内克：“你究竟在说些什么？”

格兰宁：“‘哲学家的遗产’，你从未听说过‘哲学家’吗？上校继承了他们大量的遗产，沃尔金的父亲曾经负责哲学家的洗钱活动，战乱期间，他不知何故带着财富死去，而沃尔金非法继承了那笔财富，我们从不需要担心军费问题，开发部门的开销都来自上校的口袋，这里诞生的武器将会成为全新战争形态的基因！我的研究基金也来自那笔遗产……曾经来自那笔遗产，而现在，我的人，我的钱，都被转移到峡谷虎工程那里去了，明天他们就会进行最后的测试，这时索科洛夫正在沃尔金基地里的武器工厂——伟大的格罗兹尼格勒（Groznyj Grad）要塞做着最后的准备，而我却在这里和敌人的间谍谈天说地然后把自己灌得不省人事。”

斯内克：“索科洛夫被转移到那里吗？峡谷虎也是在那里了？”

格兰宁：“是的。”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斯内克头也不回的向门口走去。

格兰宁：“你不是想就这样去格罗兹尼格勒吧？你疯了？那是戒备森严的要塞啊！你会被宰了的！”

斯内克：“我知道，我得自己想办法。”

格兰宁：“等等，你这个笨蛋，我是想帮你！”

斯内克：“你想帮我？”

格兰宁：“是的，为了感谢你称赞我的皮鞋，这是塔缇亚娜送给我的，为了答谢这一点，我会告诉你如何进入那个要塞，作为回报，我只要你从那儿带走那个白痴并毁掉峡谷虎，有一处地下通道直达要塞的周界，你可以利用它来潜入基地，到那边的山里去，通道的入口就在那儿，带上这把钥匙，你是穿过了那个仓库到这里的，对吧？里面有一个锁住的门，还记得吗？这把钥匙可以打开

那扇门，门的后面是一处广阔的丛林，你可以从丛林的尽头爬进山里去，回到仓库那儿去，用这把钥匙打开门，到山里面去，你明白了吗？”

斯内克：“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格兰宁：“我不像索科洛夫，我的心里没有背叛这个词，我爱我的国家，我爱这片土地，我甚至无法想象生活在其他地方，我希望成为伟大祖国的英雄，我无法忍受那种被捕猎的逃亡生涯。天快亮了，你最好快点，我会留在这里再安抚一下我自己。”

斯内克离开了这个醉得胡言乱语的疯子科学家，穿上白大褂走出研究所，这时天已经大亮，早晨和煦的阳光穿过树枝之间的缝隙照耀着森林，还未来得及享受这片刻的安宁，几支暗箭突然从树丛中飞袭而来，斯内克一时大意，一支弩箭深深地插入斯内克的大腿里，还未等斯内克能够查看伤势，又有几支飞了过来，斯内克就势滚向一旁的大树背后，躲过了第二次偷袭。正在查看敌人从何而来时，一个手脚瘦长的身影从空中落下，站到了斯内克面前。

恐惧者：“我是恐惧者，刚才那支弩箭涂有巴西毒蛛的毒液，很快剧痛就会席卷你的全身，你的四肢会感到麻痹，你的肺部会停止呼吸，最后你的心脏就会停止跳动，但这样还有什么乐趣呢？作为引领者的弟子这可不是合适的死法，我会带给你前所未有的恐惧，到我的网里来吧，是该你体验恐惧的时候了！”

说完恐惧者就向树枝上跃起，从一棵大树消失在丛林之中，斯内克的当务之急是处理好自己的伤势，对于隐蔽度极高的恐惧者，热能探测仪是极好的工具，恐惧者的行踪在探测仪面前暴露无遗，虽然他的动作依然迅猛无比，但是身经百战的斯内克还是让恐惧者感到了恐惧。二人交手数十回合之后，恐惧者终于败在了斯内克的手下，他嘴里呼喊着“恐惧、恐惧”，在猛烈的爆炸之后永远地消失在树林之中。

回到仓库里，斯内克找到了格兰宁说的那个红色的门，出去之后又接到了夏娃的呼叫。

夏娃：“斯内克，你听到了吗？”

斯内克：“夏娃，你在哪儿？”

夏娃：“我在格罗兹尼格勒，索科洛夫博士也在这里。他正忙着准备峡谷虎最后的测试。”

斯内克：“很好，那就是说他们还没杀了他。”

夏娃：“是还没有，但你也最好快点，他们已经完成了第二形态的测试，一旦一切准备就绪，索科洛夫就毫无利用价值了，如果上校认为CIA在附近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干掉他。”

斯内克：“夏娃，你不能让索科洛夫离开你的视野。”

夏娃：“明白了，斯内克，你知道格罗兹尼格勒在哪里吗？”

斯内克：“格兰宁告诉我，穿过这座山北部的地下通道就可以到那里。”

夏娃：“格兰宁告诉你的？”

斯内克：“是的，他甚至还给了我仓库的钥匙。”

夏娃：“为什么？”

斯内克：“我想他可能是喝多了。”

夏娃：“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斯内克：“鬼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夏娃：“斯内克，那个通道还有个问题，通往要塞的地下通道的山洞入口被封住了，你需要一把钥匙才能打开。”

斯内克：“钥匙？是格兰宁给我的那把吗？”

夏娃：“那把钥匙没用，不过别担心，我来给你想想办法。对了，在山顶上有几间废墟，我在那里等你。”

斯内克：“好的，山顶是吧，我知道了。”

夏娃：“等一下，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我听说眼镜蛇部队的末日者就在山脚的丛林里等着你去。他是个传说中的狙击手，被公认为现代狙击术之父。你一定要小心。”

斯内克小心翼翼地在山脚的丛林间摸索，远处，末日者正沉睡在高处的山坡上，斯内克的到来让他惊醒，他战斗的时刻到来了。

末日者：“我祈求你……赐予我力量去



说中的“现代狙击之父”展开宿命的狙击战，老人毕竟是老人，也许他的狙击技术出神入化，但是无法抗拒的衰老让他的敏感程度大为下降，有时候当斯内克用热能探测仪跟着他的脚印

狙杀这最后的猎物吧！让我在这世上再多活一会儿……我这一生已经睡得够久的了……我必须感谢你，是你把我从长眠中唤醒的。”

末日者站了起来，对着远处的斯内克大喊。

末日者：“斯内克，你听到了吗？我就是末日者！我是来把你送到归宿之所的……你将会是我最后的也是最好的猎物！”

这一次斯内克要面对的敌人可不比以往，一个优秀的狙击手是永远不会躲在一个地方狙击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他们基本的行为准则，在这样广阔的一片大丛林里要找到末日者的踪迹可谓难上加难，他打开了通讯器。

斯内克：“夏娃，我碰到你说的那个狙击手了。”

夏娃：“他被人称为现代狙击之父，你一定要小心。”

斯内克：“我对城市巷战和海上的狙击都有些经验，可是从来没有经历过丛林狙击战。”

夏娃：“我知道了……你现在所处的森林可以分成三个区域：河流，高地和开阔地。他可能在这三个区域的其中之一对你进行伏击。这种战斗需要极大的耐心。末日者伪装自己的本领非常出色。而且据说他就像植物那样能进行光合作用，甚至还能跟丛林沟通。”

斯内克：“这么说，他对这片丛林十分了解？”

夏娃：“不过他并不了解你，我相信你一定能打败他。”

斯内克只得拿出狙击步枪，和这位传说中的“现代狙击之父”展开宿命的狙击战，老人毕竟是老人，也许他的狙击技术出神入化，但是无法抗拒的衰老让他的敏感程度大为下降，有时候当斯内克用热能探测仪跟着他的脚印偷偷摸背后都无从察觉，在这场经验和体力的作战之中，斯内克还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末日者：“森林的精灵啊……我感谢你……引领者会为你感到骄傲的……年轻人崛起的时候已经来临了……我已经流浪了超过一个世纪，现在该是我的旅程结束的时候了。这样的结局……真是美妙……”

末日者放开一直陪伴他的鹦鹉，自己随着爆炸永远地和这片丛林融为一体。原本被树枝封住的山门也缓缓打开，仿佛是末日者为斯内克而开启。门后是一道楼梯，斯内克原本以为这只是普通的楼梯而已，结果爬到顶让斯内克的手脚几乎瘫软。接下来的一段山路崎岖不平，敌兵和毒蛇都在等待着猎物，天空中的直升机不断地飞来飞去，能够到达山顶的废屋，斯内克颇费了一番功夫。进屋之后，斯内克看到夏娃正在换衣服，她那迷人的背部却被几道伤痕破坏了应有的美感。斯内克咳嗽了一声，夏娃才发现有人进来，回头一看是斯内克，非常隐蔽地将脚下的一双皮鞋踢到床下。

夏娃：“还真是快啊。”

斯内克：“看起来似乎你需要休息一下。”

夏娃：“没事的，只是这种两面生活让我有些缺乏睡眠。”

斯内克：“你那些伤是哪儿来的？”

夏娃：“是上校……”

斯内克：“他发现你了吗？”

夏娃：“如果他发现了，恐怕我已经死了……这是他的‘爱好’而已，他是个虐待狂，常以折磨人取乐，这个人渣……怎么？这些让你觉得很奇怪吗？”

斯内克："不，我也一样，浑身都是伤。"

夏娃："能让我看看吗？"

夏娃做亲昵状靠近斯内克，斯内克轻轻地躲开。

斯内克："不，你这腹部的伤疤是哪里来的？"

夏娃："这是我投靠苏联之后受的伤。"

斯内克："不是吧？这比那些伤要老一些，破译密码是文职工作，你怎么会受那种类型的伤？"

夏娃："你真想知道吗？女孩子总会有些小秘密的。好了，别谈这些了，你必须得动身了，峡谷虎第二形态的测试马上就要开始了，并且似乎会有人来破坏这次试验。"

斯内克："赫鲁晓夫？"

夏娃："他的军队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上校已经集合了他的部队去会他们，如果我们还不行动，这里的戒备会更加森严。这是你需要的钥匙，它可以打开通往地下通道的大门，进去之后就可以直达格罗兹尼格勒。还有，最好把这个也拿上。"

斯内克："这是什么？"

夏娃："这是未来的食品，太空时代的均衡美食，偶尔吃点真正的食品也不错。我打赌如果我亲你，那感觉一定和野兽一样。"

夏娃将两包方便面递到斯内克手上，然后轻轻地抚摸着斯内克的胡子。

夏娃："对了，你知道索科洛夫关在格罗兹尼格勒的什么地方吗？他在要塞的心脏——武器研究所里，研究所被分成三个部分，东翼是研究设施，主楼是武器装配间，最后是和主楼通过一条走廊连接的西翼，索科洛夫就在那里，你必须从东翼进入主楼，然后穿过主楼二楼的通道。"

斯内克："西翼的武器研究所，明白了。"

夏娃："不过有个小问题，西翼的安检级别是最高的，只有上校级别的才能进入。你看这张照片，伊万·雷电诺维奇·莱科夫（Ivan Raidenovich Raikov），你可以假扮成他。"

斯内克："我该怎么做？"

夏娃："偷他的衣服，你的背影和他比较相像，他们看不出来差别，你的脸到是个问题，你得自己想点办法，他在东翼的某个地方。"

斯内克："好的，但我救出了索科洛夫之后该怎么逃出来呢？按计划你也应该为我有所准备。"

夏娃："是的，我有准备，这里北面30英里有一个湖泊，我在那里藏了一部地效翼船（WIG），这是一部尖端科技的地效飞机。"

斯内克："地效飞机？我可飞不了那个。"

夏娃："别担心，我'正巧'是个出色的飞行员。"

斯内克："从湖面起飞可比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这可不是开摩托，你需要更细心……"

夏娃："我当然会，你看到我的摩托开得有多棒了吧？"

斯内克："好吧，你来搞定逃脱路线，我去格罗兹尼格勒。"

夏娃："等等，我还有件事要问你，你和引领者之间的故事。"

斯内克："她像一个母亲……是我的老师。"

夏娃："还是你的情人？"

斯内克："比这还要更深一些，我的一半属于引领者。"

夏娃："你爱她吗？"

斯内克："不，没那回事。"

夏娃："你恨她吗？"

斯内克："爱与恨，二者必择其一吗？"

夏娃："在男人与女人之间？你说呢？"

斯内克："我们在10年里共同出生入死，你完全不能理解的。"

夏娃："那你认为你现在能杀了她吗？那是你的任务，不是吗？刺杀引领者。斯内克，你有喜欢过谁吗？某个特别的人？"

斯内克："我对其他人的生活从来不感兴趣。"

夏娃："可你对引领者感兴趣。"

斯内克："她不一样。"

夏娃："真的吗？那你对我感觉怎么样？"

斯内克："我应该问你这个问题。"

夏娃："我吗？我可以随时爱上某人——如果这是任务的一部分，哪怕是和你……"

夏娃二话不说就把香唇凑了上去，面对夏娃热情的狂吻，斯内克毫不动声色，在他心里，现在只有任务，没有感情。远处传来的枪声引起了两人的注意，跑到门外的山坡上，山脚下就是格罗兹尼格勒要塞。

夏娃："我得赶快回去……扮演我另外一个角色了。"

斯内克："你不会有事吧？"

夏娃："不知道，他们也不蠢，他们知道有内鬼，你一个人是走不了这么远的。"

说罢夏娃驾驶着摩托从山坡上冲了下去，斯内克看着她的背影，直到消失在视野之中。斯内克把望远镜投向要塞里，忽然看到沃尔金正在那里对一个油桶胡乱施暴，几记重拳将油桶打向空中，忽然油桶中掉出一个人来！斯内克仔细一看，居然是先前给他钥匙的武器科学家格兰宁！他和油桶一起重重地摔在地上，即使之前他还能一息尚存的话，那么现在应该已经走上黄泉了。左轮山猫走了过来。

左轮山猫："上校，他交代了吗？"

沃尔金："没有，还没来得及坦白就已经死掉了。"

左轮山猫："那么他不是内鬼了？"

上校并未答话，走过去抓起格兰宁的皮鞋，撕开鞋跟，从里面取出一个发报机。

沃尔金："看，看看这个。"

左轮山猫："发报机？"

沃尔金："对，这样可以让别人知道他的方位。"

左轮山猫："难道……这说明格兰宁就是内鬼？"

沃尔金："或许他是被别人利用的。"

左轮山猫："或许？他可是我们的同志啊！"

沃尔金："管他同事还是什么，对我们来说已经毫无利用价值了。"

左轮山猫："我不赞同你的做法。"

沃尔金："我不需要你的赞同，这里我说了算！"

左轮山猫："那……那个核弹头……"

沃尔金："还对那个耿耿于怀，是吧？你想怎么办？打我的小报告？这是战争，少校，一场冷战，一场情报与谍报的战争，我们必须找出这个内鬼，杀或者被杀，所有潜在的威胁必须铲除，你的个人情感对我们组织的团结是一个威胁，一定有人在帮助敌人，他一个人是走不了这么远的！毫无疑问，我们之间有内鬼！"

左轮山猫："但是调查怀疑我们的同志……"

沃尔金："C3 炸药已经被偷了。"

左轮山猫："你认为是那个美国佬？"

沃尔金："不，他应该还没有到这个要塞，我现在怀疑我们自己人。"

正在这时，引领者骑马跑了过来，而塔缇亚娜也慢慢地走了过来。

左轮山猫："引领者？塔缇亚娜，你去哪儿了？"

引领者："恐惧者和末日者都已经死了。"

上校听到这里将愤怒的铁拳捶向一旁的油桶。

沃尔金："CIA 走狗！现在只剩狂怒者（The Fury）一个，为什么传说中的眼镜蛇部队如此不堪一击？"

左轮山猫："他还蛮不错啊……"

引领者："别担心，我会处理的。"

沃尔金："他到底想要什么？不仅仅是为了索科洛夫吧？"

引领者："美国人要摧毁峡谷虎，并且要夺走你继承的——'哲学家的遗产'。"

沃尔金："不可能，这个遗产……它……"

引领者："他们还要除掉我，上校，加强这里的防卫吧，他正在朝这里来，我确信这一点！我要去拿'大卫·克罗基特'！"

引领者双腿一夹，胯下的白马长啸一声飞奔而去，上校抬头看看天空，回头走进大楼，广场上只剩下左轮山猫和塔缇亚娜二人，左轮山猫正要离去，忽然从她身上闻到了一些异味，忽然拿起恐惧者的弓弩指着塔缇亚娜。

左轮山猫："嗯？香水？嗯……皮鞋不错……记得好好地保养。"

说完转身离去，而塔缇亚娜回头看看山坡上，似乎在寻找着谁……

斯内克拿着夏娃给的钥匙走进了山腰的铁门，漆黑的通道内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忽然一道火光从远处向斯内克直奔而来，斯内克向后连退了好几步才没有被火焰所吞噬，忽见火光之中走出一个身穿宇航服的人，手持着喷火器，向斯内克走来。

狂怒者："我就是狂怒者，我愤怒的火焰会把你燃烧殆尽！我从太空中回来，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愿望——让世界充满闪耀的火光！你知道我在上面看到了什么？怒火！活生生的跳动的怒火！我要让你感受着焦灼的温度和恐怖的灰烬！"

一片一片的怒火向斯内克袭来，虽然他会利用身后的推进器从通道上方来空袭斯内克，不过幸好狂怒者身着笨重的宇航服行动不是很方便，否则斯内克一定会被他的怒火所吞噬，也许是过度的愤怒让他有些失去理智，斯内克抓住他几次破绽让狂怒者俯首称臣。

狂怒者："引领者……眼镜蛇部队的末日到来了……你必须要活下去……你是惟一的幸存者……我已经完了……要去见悲哀者(The Sorrow)了……"

奄奄一息的狂怒者踉踉跄跄说完最后几句话，身后的火焰推进器发生巨大的爆炸，火焰几乎充满了整个通道，在猛烈的火势之中，斯内克似乎又听到了狂怒者的怒吼。

狂怒者："看这愤怒的火焰！地狱之火将让我更加纯净！我看到它了！指挥塔，你们听到了吗？我回家了！我看见了地球！"

狂怒者那扭曲的脸庞伴随着火焰在通道内四处肆虐，似乎要将所有的东西吞噬，天花板上落下的石板差点让斯内克也命丧黄泉，斯内克一个鱼跃跳向通道的另一边，落下的石块将他们分隔开来。



定了定神，斯内克向楼梯爬去，打开尽头的顶盖，来到了要塞的内部，辨认清楚方位后，斯内克躲开巡逻的卫兵，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东翼的研究所，换上之前的白大褂后，倒也骗过了不少军官，他很快找到了莱科夫的踪迹，悄悄弄晕他之后，把他拖到了二楼的更衣室，剥下他的装备，然后把他扔到了更衣柜里面。自己换上这些装束之后，和莱科夫少校也没什么两样，这样在研究所里更加可以大摇大摆了。

在有两名士兵看守的大门后面的房间里，斯内克正看到索科洛夫递给塔缇亚娜一个胶卷，他小心翼翼地躲在门边观察。

塔缇亚娜："你可以信任我，哲学家的遗产怎么样了？"

索科洛夫："我可不知道这个……"

塔缇亚娜忽然掏出唇膏，一步一步逼近博士，索科洛夫以为又是什么秘密武器，大惊失色！

索科洛夫："你……你要干嘛？想要杀了我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发誓！除了上校谁也不知道遗产的事情！"

塔缇亚娜把唇膏拧出一小节，轻轻地在嘴唇上擦了擦，朝着吓得快尿裤子的索科洛夫笑了笑，走出了房间。斯内克借机闪了进去，索科洛夫一眼就认出了他。

索科洛夫："你不是CIA的那个人吗？你在这里干什么？"

斯内克："我之前不是告诉过你吗？我

是来带你出去的。”

索科洛夫：“……言而有信，和你的长官一样……但恐怕你已经太晚了。”

斯内克：“太晚？别告诉我峡谷虎已经……”

索科洛夫：“是的，第二形态已经准备完成，从技术角度来说，这是一种中程弹道导弹的复合射程扩展系统，峡谷虎原本被设计为可以在任何地形发射核弹的战车，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无法解决，目前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对于峡谷虎来说太大了，但是军方可听不进这些，他们只要求一种能把导弹直接射向美国本土的武器，我只得开始第二形态的研究，但还是无法在峡谷虎上装载洲际弹道导弹，不过我在峡谷虎的架构上增加了火箭推进器，这个技术同样应用在把加加林少校送上太空的东方号火箭上，利用这个推进器，峡谷虎可以达到 300 英里以上的时速，在这种加速状态下发射导弹，可以把导弹的射程从 2500 英里加长到 6000 英里，这样足以攻击美国任何一片土地。不仅仅是这些，使用峡谷虎就再也不用建造巨大的发射井，只需要 3 英里长的一条跑道，你就可以从苏联的任何地方对美国的任何地方发动核攻击，它也不会被间谍飞机或者卫星发现，它是一座移动要塞，可以随时在隐蔽状态下发射有效荷载。现在完成形态就停在库棚里，目前这种型号只有一台，但是沃尔金打算基于这种型号开始量产，并把他们部署到苏联各地。不仅如此，他还计划把峡谷虎运到东欧和亚洲各国以及所有东盟国家，更糟的是，他将把峡谷虎作为诱饵，来煽动独裁专制武装的崛起、种族冲突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他的资金几近无限，他可以随时开始量产。东西两大阵营形成冷战局面的原因是双方对对方的力量都有所顾忌，‘威慑力’是形容这种胶着状态最好的词汇，但是峡谷虎远远超过了‘威胁’的程度，它把‘威摄力’的含义变得毫无意义，如果这样的武器出现在世界各地，所有的国家都会卷入到你争我夺的战火之中，冷战就会结束，整个星球都会被战火所笼罩，沃尔金和峡谷虎将成为一切的中心。就像你所看到的，一切都太晚了。”

斯内克：“不，这一切都还不算晚。”

索科洛夫：“你是什么意思？”

斯内克：“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只需要在他们量产之前毁掉这个型号和整个设施就可以了，你只要告诉我怎样才能毁掉这个地方？”

索科洛夫：“好吧，火箭推进器所使用的液态燃料存放在油罐里，如果你能想办法炸掉它……一些 C3 应该足够把库棚炸上天。”

斯内克：“C3？你是说那种最新的可塑性炸药？”

索科洛夫：“它可以被捏成各种形状，一种未来的炸弹。”

斯内克：“我该怎么得到它呢？”

索科洛夫：“武器库里原本有一些，但是被几分钟前在这里的女间谍给偷走了。”

斯内克：“你是说夏娃？”

索科洛夫：“不，那不是她的名字，她叫塔缇亚娜，她到这里伪装成沃尔金的情人。”

斯内克：“我还以为她是你的情人。”

索科洛夫：“我的情人？不不，她是沃尔金的情人，这才是我的爱人。”

索科洛夫掏出几张照片。

索科洛夫：“这是我的妻子和女儿，她们都在美国。”

斯内克：“我想起来了，你的家人被 CIA 保护着。塔缇亚娜来这里多久了？”

索科洛夫：“才几个星期。”

斯内克：“那就是贞节行动的前几天，她说是赫鲁晓夫派她来的，你刚才给了她什么？”

索科洛夫：“所有峡谷虎的实验数据。求你了，毁掉峡谷虎才是关键。”

斯内克：“我会的，但是我首先得想办法把你弄出去。”

索科洛夫：“不，我哪儿也不去，赫鲁晓夫已经抛弃了我，我不能回到祖国，我会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Gulags）的。”

斯内克：“那美国呢？”

索科洛夫：“我曾经这样想过，我的家人还在那里等着我，但即使我逃到美国去，

我还是会去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去哪里到头来都一样，我还是个武器科学家，老实说，我已经累了……每天我都在制造一些无用的东西，事情往往不是它原本的样子，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得不到别人的称赞，我的发明并不能造福人类，它们只是政客的工具而已。我真正想制造的是太空火箭，但相反的是，美苏两国之间的太空竞赛把它变成了政治的牺牲品，太空竞赛和武装竞赛都是一样的，导弹和火箭又有什么区别呢？科学家总是被利用……拜托，照看好我的家人……"

正说到这里，门外忽然传来脚步声，斯内克赶紧换上伪装，可是却没有骗过上校特别的"识别手段"，虽然斯内克的CQC技术可以制伏毫无准备的上校，但是对刚刚走进来的引领者却无能为力。

引领者："这个伪装真可笑，它会让你失去自我的。"

看着摔倒在地的斯内克，沃尔金正要补上一枪，又被引领者一把拦下，使用同样的CQC将上校推开。

沃尔金："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叫你引领者了，这是什么招数？一种柔道吗？"

引领者："不，这叫CQC，近距离格斗的基本招数，是他和我共同创建的。"

沃尔金："真不错，下面让我来接手吧。"

引领者："你打算杀了他吗？"

沃尔金："当然，不过我要先让他为伤害伊万付出代价！"

沃尔金挥起老拳向斯内克拼命打去，雨点般的攻击频率让斯内克无从还手，引领者不忍心看斯内克被施暴，独自推门而去，而斯内克在被殴打中逐渐失去知觉……

也不知道昏迷了多久，斯内克被上校的呵斥声吵醒过来，却发现自己被绑吊着无法动弹，上校似乎在用酷刑折磨着索科洛夫，而塔缇亚娜只能无助地哀求。

沃尔金："告诉我！"

塔缇亚娜："住手啊！"

沃尔金："你刚才跟谁说话？"

塔缇亚娜："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沃尔金："你最好给我开口！"

塔缇亚娜："求你了，住手吧！"

沃尔金："谁是赫鲁晓夫的哈巴狗？"

塔缇亚娜："你怎么能对他这样？"

沃尔金："我知道你把资料给了别人！"

塔缇亚娜："他从未做过这种事情！"

随着索科洛夫的一声惨叫，便再也听不到索科洛夫的动静。

塔缇亚娜："你这个畜生……"

沃尔金："我想他已经死了，那么现在……我希望你能比他让我更爽一点，让我们先看看你的体格，嗯……你的确是久经战场考验过的，你运气不错，让我来给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地狱，让我们开始吧！"

沃尔金每提出一个问题，都伴随着一记老拳落在斯内克的身上。

沃尔金："你的目的是什么？是峡谷虎吗？还是索科洛夫？还是那份遗产？回答我！是谁在帮你？谁放你进来的？你还真能捱啊，不过你总有极限吧？而我可是相当有耐心的……"

沃尔金提着一桶水把斯内克淋了个透湿，神志稍微清醒了一些，可是头上的面罩让他什么都看不见。

沃尔金："现在才是真正有趣的部分，我的身体带有一百万伏特的电压，让你尝尝这个滋味！"

沃尔金把双手扶住斯内克的肩膀，强劲



的电流瞬间穿透斯内克的全身，斯内克在这时似乎感觉到灵魂都已经被电出了体外，这种超乎想象的痛苦是在以前的训练中从未体验过的。

沃尔金："现在！回答我！CIA到底知道多少？他们也盯着这份遗产，是不是？你真正的目的是哲学家的遗产，是不是？"

更强劲的电流贯穿了斯内克，他已经没有任何意识，甚至连被折磨的痛苦都已经感受不到了。就在这个时候，引领者推门走了进来。

引领者："没用的，他不会说的，他被训练成不会投降，是我亲手训练的！"

沃尔金："是这样啊，你是在寻找遗产的位置！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三方强大势力设立的秘密基金！被分散藏在世界各地的1000亿美元！你是在寻找存放这些资金的记录，对吧！别担心，哲学家的遗产正在我的安全看护之下，就在格罗兹尼格勒的地下拱顶里！你一个指头都别想碰！"

沃尔金又是一拳捶在斯内克的身上，无数电流又一次吞噬着斯内克的意识。忽然，一个发报机从斯内克身上掉了下来。

沃尔金："这是什么？一个发报机？这是谁干的？"

引领者："这是我放在他身上来跟踪他行动的。"

沃尔金："为什么？"

引领者："如果眼镜蛇部队知道他的方位，这样他们就可以伏击他了。"

沃尔金："你这样让我很为难，引领者，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我必须要求你证明一下你跟他不是一伙的。"

引领者："你不相信我，是吧？"

沃尔金："不是这个意思，但他是你的弟子……"

引领者："那你要我怎么做？"

沃尔金："让我想想……那么挖掉他的眼睛吧，我不喜欢他的兰眼珠。对于士兵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眼睛了，你把他训练成士兵……那么现在你就废了他吧！是啊，多么动人的场景啊，他完全属于你，来吧！废了他，就像他对眼镜蛇部队一样！"

引领者显然是有些不忍心下手，她走到斯内克面前，扯下他的面罩，突来的光线让斯内克一下子睁不开眼，当他恢复视力的时候，眼前除了引领者那熟悉的脸庞外，还有一把明亮的军刀正指着他的眼睛。刀尖已经几乎碰到斯内克的眼珠，正在这时，塔缇亚娜突然冲过来一把将引领者手上的刀打落，这一举动让沃尔金大吃一惊。

沃尔金："你这是干什么，坦娅（Tanya，塔缇亚娜的昵称，译注）？"

塔缇亚娜："他吃的苦已经够多了！"

一直在旁边看戏的左轮山猫这时走了过来。

左轮山猫："哼哼，你为什么要护着他？瞧瞧你身上的气味，塔缇亚娜！你就是间谍！"

塔缇亚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左轮山猫："这个气味我很熟悉……"

说着左轮山猫忽然抓向塔缇亚娜的胸部，对于这种无理举动塔缇亚娜只能一个耳光招呼过去，左轮山猫的脸上立刻出现一座五指山。

沃尔金："够了，左轮山猫，你对她也有兴趣吗？"

左轮山猫："不，我对这个女人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只想试试她，我要让这把左轮来决断，看着这个！"

左轮山猫用左轮对准塔缇亚娜，正要开枪的时候，斯内克眼见情况紧急，只能摆动自己的身体撞向左轮山猫，左轮山猫猝不及防，一个踉跄失手扣动了扳机，但是枪口却指向了斯内克的右眼，一声惨叫过后，斯内克的右眼再也无法看见任何东西。引领者冲上去又给了他一巴掌。

引领者："这下你满意了？"

沃尔金："嗯，这的确挺爽的，走吧，我回房去了"

上校大概也玩够了，看到斯内克已经没有了一只眼睛，也不想再继续下去，转身离开了牢房。

左轮山猫："你能从上校的酷刑中挺过来，看来你还真的挺不错啊……"

说罢左轮山猫也转身离开了牢房，引领

者也不忍心看着斯内克的惨象，随后也走了出去，塔缇亚娜看到他们都走开了，悄悄走近斯内克，小声在他耳边说到。

塔缇亚娜："我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后路，逃出去，往西走，然后从连接桥的下面向北跑，你会在那里找到下水道的检修孔，从那里下到下水道，下水道北面尽头的门没有锁，你可以从那里跑出要塞。我已经拿到了你的装备，我们待会儿见。我不能太靠近你的牢房，你得自己想办法到那儿，保持联络。"

这时两名敌兵走了进来，塔缇亚娜赶紧离开了牢房，斯内克被这两人拖着进了牢房，躺在床上昏迷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斯内克从噩梦中惊醒过来，门外的士兵已经给他送进来食品，斯内克根本没有心思吃东西，把食物还给了那名士兵。

士兵："嘿，看来你还不算太坏啊，我想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不如狗吧？"

斯内克："你真的这么想？"

士兵："你知道吗？战争开始前我也曾住在美国，我甚至还有妻子和孩子……"

斯内克："你一定很孤独吧？"

士兵："是啊，我真的很孤独，是真的孤独……"

斯内克："你孩子叫什么？"

士兵："强尼（Johnny）。"

斯内克："强尼？好名字！"

强尼："真的吗？你喜欢这个名字？不过既然你这么说，我相信你！实际上，我的名字也叫强尼。"

强尼拿出一张他们全家的合影给斯内克看，斯内克却在照片背面看到了一串神秘的数字，他心中似乎明白了什么。

强尼："我们家族每第一个出生的男婴都叫强尼，我爸爸叫强尼，我的孙子也会叫强尼的……"

斯内克："强尼一族啊。"

强尼："为什么要冷战呢？这两个国家曾经是多么好的盟友啊，我只想再看看我的家人，大概是奢望吧……不过刚才你也够受的。"

强尼从怀里掏出一个白色的盒子递给斯内克，这是斯内克用的迷雾剂。

强尼："拿着这个，这是我趁上校不注意从你的装备里面顺出来的，我只能做这些了。"

斯内克："那你有没有想过放我出去？"

强尼："啊？我可不能这么干！你不觉得你的想法很可笑吗？如果你想逃跑，我只能开枪了。我说得太多了，我得走了。"

强尼离开了牢房，而斯内克用刚才在照片背面看到的数字呼叫这个频道，果然牢房门自动打开了，机不可失，斯内克赶紧跑出了牢房，躲开一路巡逻的士兵和军犬，来到了夏娃所说的那个下水道，这时夏娃的呼叫也来了。

夏娃："斯内克，你已经到下水道了吗？"

斯内克："夏娃？是的，我刚到这儿。"

夏娃："我已经来和你汇合了，北边尽头的门是开着的，对吧？"

这时从耳机里忽然传来一阵警报声。

夏娃："等等，斯内克，我们有麻烦了，上校已经发现你逃跑了。"

斯内克："知道了？还真快啊。"

夏娃："是的，现在整个格罗兹尼格勒已经拉响红色警报了。"

斯内克："但是我现在已经出来了啊？"

夏娃："你逃不出去的，要塞如果处于红色警报状态，他们会封锁下水道的。"

斯内克："你别开玩笑了。"

夏娃："我说真的，这样看来我指明的逃跑路线已经被封锁了……他们已经派出小队来追捕你了，你得快点，他们马上就到了。"

斯内克："但是出路被封锁了啊？"

夏娃："你径直向北跑应该可以出去的，赌一把，斯内克，如果他们找到你，你就死定了。"

斯内克无奈只能往下水道的北面跑去，就快要到达出口的时候，左轮山猫带领着他的小队追了过来，将斯内克逼到了下水道的尽头，而下面就是无尽的悬崖。

左轮山猫："我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其他人别插手，是该结束的时候了……"

左轮山猫举起了左轮，斯内克眼见就要

死在他的枪下，可是他义无反顾地向悬崖跳下去，左轮山猫对斯内克的搏命举动也无可奈何，只能扔下一句“别让我失望……”

斯内克落下悬崖后坠入水中，等到起身时却发觉自己身处燃烧的树林中，斯内克只能艰难地在齐腰深的水道中前进，忽然一阵电闪雷鸣，天空下起大雨，而前方的水面上，突然出现一个浮在水面的人影，斯内克警惕地举起手枪。

斯内克：“你也是眼镜蛇部队的一员吗？”

悲哀者：“悲哀啊……悲哀……悲哀的主人……你也是其中之一……”

这人转过身来，露出了他的真相，他正是经常出现在引领者身边的那个幽灵！

悲哀者：“我叫悲哀者，和你一样，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哀，这是一个悲哀的世界，战争带来死亡，死亡带来悲哀，活人听不到这些，但是死亡却不会沉默，现在就让你感受一下你所终结的生命的悲哀！”

悲哀者的左眼流出血来，而斯内克的周围开始不断有幽灵出现，这些幽灵都是斯内克这一路上所杀死的士兵，苦痛者等人也出现在他们中间，斯内克不断躲避着这些幽灵，这一切就好像噩梦一般，斯内克怎么也醒不过来。终于走到了路途的尽头，斯内克忽然看到了悲哀者的尸骨躺在那里，他忽然想起在贞节行动里受伤的时候，躺在河边疗伤时看到的那具体无名尸骨正是这个！斯内克正要上去看个究竟，却一下子失去了知觉……

昏迷当中，斯内克似乎听到了引领者与悲哀者在战场上的对话。

引领者：“我不能！”

悲哀者：“开枪吧！你必须要完成任务，不是吗？那你就得向我开枪！”

引领者：“……”

悲哀者：“战士的精神将永与你同在，不用悲伤，我们终有一天会再见……”



斯内克好像又看到了悲哀者流血的眼睛，一阵恐惧向心口袭来，惊醒之间，斯内克发现自己还沉没在水中，就在要被溺毙之前，斯内克挣扎出了水面，爬上岸来，发现自己被河流冲到了一处森林里。刚刚坐定，立刻接到了少校的呼叫。

少校：“斯内克，你还好吧？刚才真是危险啊！”

斯内克：“我刚才怎么了？”

少校：“你几乎淹死在河底，差点就去见了上帝……”

斯内克：“上帝啊……我还真差点就看到了……”

少校：“怎么了，斯内克？”

斯内克：“少校，眼镜蛇部队是不是曾有个人叫悲哀者？”

少校：“是的，我曾听说过他，他是在引领者身边战斗的一名离奇的士兵。”

斯内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少校：“他是一个……有着特殊力量的人，他拥有超感觉的知觉（ESP，Extrasensory Perception 的缩写，译注），那时苏联曾做这方面的研究，他是一个天生的通灵者。”

斯内克：“通灵者？”

少校：“也就是说可以和灵界沟通并能召唤亡者灵魂的人，换句话说，也就是能和亡者对话的人，传说他可以通过和战死的士兵对话来了解战场的状况。”

斯内克：“那他和引领者之间有什么故

事？”

少校：“具体我不太清楚……你可以问问希金特。”

希金特：“我曾经研究过悲哀者，有些事情想必你们也知道了，他在两年前就已经死去了，就在采利诺亚斯克的悬崖下面，你上次受伤的地方，并且……是引领者亲手杀死他的。两年前，引领者被CIA派往采利诺亚斯克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在那里她遇到了他——在战争结束和眼镜蛇部队解散之后回到苏联的悲哀者，但是这次却是以敌人相见，引领者亲手杀死了悲哀者，完成了她的任务——至少记录上是这么说的。”

斯内克：“……所以他从未离开过阳间，因为他放不下引领者……”

希金特：“你还好吧，斯内克？”

斯内克：“我还行，看来还不到我死的时候。”

希金特：“希望如此，任务所剩时间不多了，我们相信你，斯内克！”

斯内克转而接通了夏娃。

斯内克：“夏娃？”

夏娃：“斯内克，你没有呼叫我，我担心死了，你还好吧？”

斯内克：“还行，只不过走了一次阴阳路。”

夏娃：“你说什么呢？”

斯内克：“没什么，我说我已经回来了。”

夏娃：“很好，但你是怎么从下水道逃出来的？”

斯内克：“我跳进了河里。”

夏娃：“从那么高的地方？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斯内克：“是啊，我被激流冲走，差点淹死。”

夏娃：“那真是太好了！”

斯内克：“你什么意思？太好了？”

夏娃：“我是说如果在河里，我知道有个好地方，让我们在那里碰面吧。你一直往上游走，会看到一个瀑布，瀑布后面有一处山洞，我们在那里碰面。”

斯内克：“瀑布后面的山洞，明白了！”

斯内克沿着河流往上游前进，在尽头的瀑布后面找到了夏娃说的那个山洞，山洞里有一堆刚刚熄灭不久的干柴，看来事先已经有人来过。稍事休息片刻，山洞外传来一阵摩托的马达声，夏娃驾驶着摩托飞过瀑布冲了进来，身上还穿着塔缇亚娜的军装，但是已经浑身湿透。

夏娃：“很高兴见到你，斯内克，我是塔缇亚娜。你的装备在这里。”

斯内克：“夏娃，你该用毛巾擦擦了。”

夏娃：“你也是。”

二人在山洞内升起了篝火，夏娃脱下湿透的军服，只穿着比基尼坐在斯内克对面，正在烤蛇吃的斯内克也不得不被夏娃那迷人的身材吸引住了目光，他把手中烤好的蛇肉递给夏娃。

夏娃：“不，不用了，谢谢。你喜欢蛇吗？”

斯内克：“你在克格勃没吃过蛇吗？”

夏娃：“我训练时可吃的都是大餐哦，法国菜，意大利菜……”

斯内克：“这样啊……标准的玛塔·哈莉。”（Mata Hari，1931年上映的一部电影，玛塔·哈莉就是片中的一名女间谍，译注）

夏娃：“你至少应该叫我辛西娅吧？”（Cynthia，1947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同样是一部间谍片，片中的女间谍就叫辛西娅，译注）

斯内克：“跟我说说，在自己的国家进行间谍行动感觉如何？”

夏娃：“我当然不能说感觉很好，但这是我的工作。”

斯内克：“但不用在任务中吃蛇，对吧？”

夏娃：“我宁愿吃了你……”

夏娃性感地爬到斯内克身边，紧挨着他坐下。

夏娃：“这次任务结束后，你得好好的请我吃一顿。”

斯内克：“那你想吃什么？”

夏娃：“让我想想……寿司怎么样？这是一道日本菜，听说现在很流行，应该是用生鱼片做的。”

斯内克：“活鱼？那可是我的生存技能之一。”

夏娃看着斯内克那用眼罩遮住的右眼，

忽然紧紧地抱住斯内克。

夏娃："谢谢你，斯内克，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眼睛。"

夏娃捧着斯内克的脸庞开始狂吻，可是斯内克却不为所动，轻轻地推开夏娃，这让夏娃大为不解。

夏娃："你怎么了？"

斯内克："这并不意味着我什么都看不见，我还有一只好眼，我还可以进行瞄准。"

斯内克站起身来，开始穿上自己的衣服的装备，夏娃见斯内克如此，也只好开始着装。

斯内克："夏娃，你是不是从要塞里面偷了一些炸药出来？"

夏娃："C3，一种从西方流传过来的高效炸药，它可以像黏土一样被捏成任何形状，比如说这个。"

夏娃一下子就把手中的 C3 捏成一颗心的形状。

夏娃："它的威力足以毁掉峡谷虎和研究所，不过这玩意儿用起来还得有点小技巧。峡谷虎的加速装置使用的是液态燃料，燃料罐就放在武器研究所里存放峡谷虎的主楼里，燃料罐一共有四个，想炸掉那个机棚，你必须要在每一个燃料罐上安放炸药，这个对你来说自然是不费吹灰之力。另外，虽然今天科学家们都休息，但是仍然有士兵在那里把守，炸药上有计时器，一旦启动就会开始倒数，倒数结束的时候炸药就会引爆，你大概有 20 分钟的时间。一旦第二形态的测试完成，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杀掉这些科学家来灭口，所以你必须得抓紧时间！"

斯内克："我会注意的。对了，夏娃，你是不是从索科洛夫那里拿到了峡谷虎的资料？"

夏娃："是的，那是我任务的一部分。"

斯内克："是赫鲁晓夫直接下达的？"

夏娃："是的，美国拿到也没什么用，对吧？但我也没有忘记我的另一个任务，帮你逃出去。沿着洞穴一直走，从尽头的楼梯上去，你就会来到要塞里武器研究所的西南面，你还记得当时去营救索科洛夫的路上，从东翼二楼进入主楼时有一个锁住的门吗？那就是进入峡谷虎机棚的门，用这把钥匙开门。"

斯内克："好的，我明白了，那你呢？"

夏娃："我会为我们的逃跑做好一切准备，在北方有一座铁桥，我会在桥上安放 C3 的。"

斯内克："好的，那我现在就去武器研究所。对了，留心左轮山猫，他已经开始对你的身分产生怀疑了。"

夏娃："别担心，上校依旧还相信我，我有我的办法，没有一个活着的男人能够抵抗我的魅力，当然，除你之外。"

斯内克："我只是提醒一下你，那我们出发吧。"

夏娃坐上摩托，正要带上头盔。

斯内克："看起来你天生就和摩托分不开似的。"

夏娃："如果我每天不开一会儿，我恐怕会死的。当我飞驰的时候，风打得我好疼，这种疼痛让我忘记装扮成他人的痛苦，每天欺骗自己的滋味可不好受，我只有在摩托上的时候才能感到自由，感受到真正的自我，我只在两种情况下才下车，陷入爱河或者生命终结。"

斯内克："你叫什么名字？"

夏娃："塔缇亚娜。"

斯内克："不，我要你的真名。"

夏娃："那坦娅怎么样？"

斯内克："OK，坦娅，不要让任何人发现你。"

夏娃忽然扭动胸前的一颗纽扣，用纽扣照相机给斯内克拍下了一张照片。

斯内克："你这是干什么？"

夏娃："为了保险，以免你给我耍两面派。"

夏娃调皮地看了看斯内克，将摩托朝向了瀑布外面，准备冲出去。

斯内克："嘿，你又会湿透的。"

夏娃根本不理会斯内克，头也不回地驾驶着摩托像刚才冲进来一样又冲了出去。斯内克这时接到了少校的呼叫。

少校："斯内克，我看你打算潜入到机棚去。"



斯内克："是的，峡谷虎就在那里。"

少校："如果峡谷虎的第二形态完成，将对西方造成极大的威胁，我们不能允许它开始量产，你必须要毁掉它。"

斯内克："夏娃已经拿到了峡谷虎的资料，你认为这样安全吗？"

少校："我不能说这是安全的，但赫鲁晓夫是个胆小怕事的领导人，我不能想象他除了拿这个作为威慑手段外还能干什么。但沃尔金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打算拿峡谷虎把冷战引入高潮，我们不能让他得到资料。"

斯内克："好的，我明白了。"

少校："除此之外你还只剩下一件任务了。"

斯内克："引领者……"

少校："是的，斯内克，但现在你得集中精力来毁掉峡谷虎。"

斯内克："是的，长官。"

斯内克成功地潜入到存放峡谷虎的机棚内，在机棚的四个角落找到了燃料罐，装好了炸药后，计时器的倒计时也已经开始，正在他准备离开机棚的时候，背后忽然传来沃尔金叫了他一声，回头一看，左轮山猫和沃尔金正站在峡谷虎前面，而在他们脚下躺着的，正是装扮成塔缇亚娜的夏娃！看来夏娃已经被他们识破了伪装，这时引领者也出现在斯内克的面前，自然又是很快将斯内克制伏。

沃尔金："这女人在我的地下拱顶里鬼鬼祟祟地晃悠，当我抓到她时，猜我从她身上找到了什么？哲学家的遗产！这个微缩胶片里包含了所有有关遗产的信息，可以说这个胶片就是哲学家的遗产！"

左轮山猫："是她身上的气味出卖了她，不过不是香水的味道，是汽油的味道，摩托车的汽油，她身上都是那股味儿。"

沃尔金："难以想象可爱的塔缇亚娜居然是间谍，我们还找到了她的电台，这么可爱的女人……杀了她连我都觉得可惜。"

沃尔金说罢一脚重重地踢在夏娃的肚子上，夏娃疼得几乎都喊不出来，要不是被左轮山猫用枪顶着，斯内克恐怕已经冲过去了。

沃尔金："是啊，她曾经多么温顺，就像个小宠物一样，是不是？"

沃尔金又是一脚踢了过去，夏娃试图用口红手枪来反击，却被沃尔金轻易打落。沃尔金抓起夏娃，将电流输进她的身体，夏娃痛苦地开始抽筋。

沃尔金："你这个肮脏的荡妇！老子已经玩够了！索科洛夫可不配有这么漂亮的情人，克格勃送了这么个尤物过来，也免不了一死！"

斯内克："哲学家的遗产到底是什么？"

沃尔金："哼，杀了你之前也可以让你死个明白。在上次战争中，美国、苏联和第三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这份协议的蓝图是打败轴心国并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这三个大国集中了他们各自的资源来进行一些非常秘密的行动和研究——例如原子弹、火箭技术等，

并且汇集了非常庞大的巨额资金来作为这个计划的基金，这些钱足够进行五次这样的战争，这笔财富就是‘哲学家的遗产’。战争胜利之后，这三个国家计划瓜分这笔财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和苏联能在战后很短的时间里偷走了德国最高精尖的科学技术。但是我伟大的祖国远远超过了它可怜的对手，我们持有了大部分的财富以及最尖端的科技和压倒性的权力，这才符合一个大国的身分！我的父亲是负责掌管‘哲学家的遗产’的人之一，在战后的混乱时期，他想方设法让苏联掌握了对遗产的绝对控制权，这些钱被分散到世界各地的银行进行‘洗钱’——瑞士、澳大利亚、香港……这个微缩胶片包含了所有这些交易的记录。我父亲去世后，我从他那里获得了这个秘密和这个微缩胶片，有了这笔钱和勃列日涅夫以及他的军队支持，我建造了这座格罗兹尼格勒要塞和格兰宁设计局，但是由于那个无用的废物格兰宁什么都没搞出来，我被迫选择了赫鲁晓夫的狗腿子——索科洛夫以及他的发明——峡谷虎。我在格鲁乌的地位导致我无法亲自对索科洛夫下手，但是那个秘密协议建立的间谍网还存在，我通过这个网络联络到了引领者并劝说她叛变，引领者也同意了我的看法，这个世界曾经是一体的，但是哲学家之间的纷争让它一分为二，我们要用这份遗产来弥补这道裂痕，让世界重新合为一体。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强大的力量，一张能给这个世界建立新秩序的无可阻挡的王牌，峡谷虎和眼镜蛇部队就是这张王牌！我已经失去了眼镜蛇部队，但是我还拥有峡谷虎和遗产，美国佬想阻止我们就是徒劳！”

沃尔金将胶片递给引领者，要她好好保管，引领者接过胶片后看着斯内克。

引领者：“他不会毫无理由的回来，C3已经被偷了，他一定在计划搞破坏，我得去看看有什么‘惊喜’等着我们，那个女人就由我来处置吧。”

引领者转身走向夏娃，将她从地上拉起来，小声地在她耳边说了句“一切都交给我”，夏娃一脸惊愕，但还是乖乖地跟着引领者走了。引领者走时不忘记跟沃尔金说一句“像个战士一样战斗吧！”左轮山猫有些迫不及待地跳到斯内克面前，有些蠢蠢欲动。

左轮山猫：“让我来面对他，我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是报仇的时候了，别再给我耍柔道，也别再耍花招……”

沃尔金：“够了，他是我的，你还是在一边乖乖地看着吧，明白吗？”

左轮山猫：“上校，让我……”

沃尔金：“住嘴！别再说了！”

左轮山猫拗不过上校，只能退到一边去。沃尔金启动了升降电梯，将他和斯内克降到地下，就好像一个决斗场一样。

沃尔金：“抱歉让你久等了，让我们开始吧，这是一场毕生难逢的决战，让我们好好玩玩！”

上校浑身放出电流，将外面的军装震了个粉碎，露出身上穿着的红色铁甲。

沃尔金：“现在只剩下你跟我了，我要好好享受一下，你是我的了，引领者之子！”



话毕沃尔金就对斯内克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虽然他的正面几乎无法靠近，但是过度的自信让背后露出不少破绽，由于定时炸药已经启动，给斯内克留下的时间也不多，这场战斗只能速战速决，斯内克使用娴熟的CQC将沃尔金完全置于劣势，几个回合下来，沃尔金明显有些吃不消。他吆喝着左轮山猫来帮把手。

沃尔金：“朝他开枪！你没听到吗？朝他开枪！”

左轮山猫："抱歉，上校，恐怕我不能这么做。"

沃尔金："不能？你这是什么意思？"

左轮山猫："我答应过引领者。"

沃尔金："住口！我才是你的上司！你这是在挑战我的权威吗？"

左轮山猫："像个男人一样战斗，沃尔金！"

左轮山猫说完便径直离开了机棚，这令沃尔金有些暴跳如雷，这时广播中传来了警报，炸药即将爆炸。时不我待，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沃尔金明显有些急躁，这给了斯内克不少机会，沃尔金最终倒在了斯内克脚下。斯内克赶紧在爆炸之前跑出了机棚，这时爆炸已经开始，而夏娃却令人意外地驾驶着摩托车在机棚外等着斯内克！

夏娃："快跳进来！"

斯内克："夏娃，你怎么……？"

夏娃："引领者放我走的。"

斯内克："引领者？为什么……？"

夏娃："我待会儿在告诉你，现在我们得赶快去湖边！"

斯内克："我们不能走，我还有一项任务……"

夏娃："……引领者已经在湖边了……"

斯内克："啊……？"

夏娃："她已经在湖边了，她在那儿等着你，我真希望我不告诉你这些……我不想让你和她战斗……"

夏娃扑到斯内克的怀里开始抽泣。

夏娃："但是我开始了解你和她之间那特殊的关系，有些事情我不能理解，那种超越了男女之情的关系，我嫉妒你，真的，我想这是我无法体会的。她要我告诉你一些事情，'我从未看过如此清澈的眼睛'，就是这个，我已经说了，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正在这时，机棚那边突然传出沉闷的巨响，棚顶被某种东西撑破，冲出来的居然是峡谷虎！而传来的居然是上校的怒吼！

沃尔金："还没完呢！你们无路可逃了！"

夏娃："我们失败了！快上来，我们走！"

夏娃驾驶着摩托车带领着斯内克冲了出去，一路上不但要被峡谷虎追击，而且其他的士兵也对他们进行堵截，幸好这些杂鱼对斯内克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二人就这么配合着冲出了要塞，冲过了铁桥。根据夏娃的指示，斯内克利用精准的狙击技术，在峡谷虎达到桥上之时，引爆了夏娃安置在桥梁上的C3，随着一声巨响，峡谷虎和一同追击的敌兵坠入了河中。二人以为这次可以大功告成，谁知上校控制峡谷虎脱离了后半部分，仅用更为轻巧的前半部分冲上岸来，落到了斯内克他们面前。

斯内克让夏娃驾驶着摩托车在峡谷虎周围绕圈子，并利用RPG来攻击峡谷虎背后的薄弱环节，几发炮弹过去之后，这个大家伙终于哑了火。谁知沃尔金从峡谷虎里面钻出来，用自己的电能来控制峡谷虎！这下斯内克只能让夏娃驾驶着摩托去吸引沃尔金的注意力，而自己则找机会来偷袭沃尔金，虽然颇费了一番周折，但是沃尔金最终倒在了斯内克的枪下，即使他还想困兽犹斗，但一道闪电从天而降，彻底终结了他的生命，他身上绑的弹药开始像礼花般绽放。

虽然干掉了这个大魔头，但是却没有时间留给斯内克和夏娃来庆祝，背后的追兵依然死咬住他们不放，二人只能继续向湖边逃去。就在他们刚刚甩开追兵的时候，斯内克忽然发现摩托车的油箱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击破了，而当夏娃低头查看时，前方突然出现的一个树干，夏娃躲避不及，摩托车生生地撞了上去，二人也被惯性甩出车外，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

斯内克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看到夏娃正坐在一旁的地上，赶紧跑过去查看，一根树枝从夏娃的左腹背后穿透过来，相信夏娃这时一定很痛。

夏娃："斯内克，我看起来怎么样？"

斯内克："……不太好……"

夏娃："你怎么样，斯内克？"

斯内克："别担心，我很好。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这儿离湖边还有一段路。"

夏娃："别管我，斯内克，引领者还在湖边等着你，给我一把枪……"

斯内克："胡说！不行！我们要一起走

出去！”

夏娃：“我们离湖边还很远，我到不了那儿。”

斯内克：“我真不能相信，你会表现得如此懦弱……夏娃，听我说，我们必须要一起出去，我需要你……”

夏娃：“你再说一次？”

斯内克：“我需要你，夏娃，我一个人可开不了飞机。”

夏娃听到这里，忽然大笑起来，也许是斯内克那真诚的话语是她从未听过的吧。

夏娃：“好吧，那么……我想我该帮你逃出去，有我是你的运气……”

夏娃挣扎着，忍住巨大的痛苦站起身来，将穿透的树枝硬生生地抽了出去，脚下一软，又倒在了斯内克的怀里。斯内克赶紧联系少校和实习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紧急处理了夏娃和自己的伤势，虽然未能使她痊愈，但是看起来要好多了。二人互相搀扶着往湖边走去，由于摩托的爆炸引来的不少敌兵，但是对于斯内克来说都只是小菜一碟。

终于来到了湖边，美丽的景色令人流连忘返，夏娃向停在湖边的飞机走去，而斯内克却忽然止步不前，夏娃似乎明白了斯内克的心思。

夏娃：“还有引领者，对吧？那我先去启动飞机，让你们独自相处，但是一定要活着回来，好吗？答应我！”

斯内克在湖边的白花丛中遇到了引领者，这个拥有他一半生命的，如慈母一般的女人，也许这就是宿命的安排……

引领者：“生命的尽头……不是很美吗？这几乎是一场悲剧……当生命终结的时候，它会散发出久久不能散去的芬芳……光明只是黑暗送给那些走向死亡的告别礼。斯内克，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等待着你的出生，等待着你的成长，直到今天的结局……”

斯内克：“引领者，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引领者：“为什么？为了让世界再次成为一个整体。这个世界本为一体，但是随着二战的结束，哲学家们开始互相争斗，世界也被一分为二。眼镜蛇部队，我的同志们，曾被训练与我并肩战斗，也被解散了。政治的无能和时间的步伐能像改变风势一样那么轻易地将朋友变成敌人，多么荒谬，不是吗？昨天的盟友变成今天的对手，冷战？回头想想，当我领导眼镜蛇部队的时候，美国和苏联曾联合作战，现在却变成了各自21世纪的敌对势力。我曾经怀疑过，敌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而我们士兵是在被迫扮演这个角色。你今天的这个样子和我的教导无关，所以我们才能面对面地战斗，”

斯内克：“士兵的技能不是用来伤害朋友的、”

引领者：“那么什么是敌人？有绝对的永恒的敌人吗？不，从未有过也绝不会有，因为敌人也是和我们一样普通人，他们只是在相对的时间里成为我们的敌人。世界必须要再次成为一体，哲学家们也必须要重新汇聚起来，为这个目的我奉献我的本事，有了上校的资金，我就能达成目的！就像我曾经创立了眼镜蛇部队，也许我再也不能怀上孩子，但是我依然有家庭。在1951年11月1日，我在内华达沙漠参与了核试验，‘内华达’这个词来自西班牙语，‘被雪覆盖，似雪洁白’，我真的在内华达沙漠看见了白雪，它让我的血液结成白色。斯内克，你在比基尼珊瑚岛也参与过核试验，对吧？这也是我被你吸引的原因之一，你和我都一样，都会被各自的命运所吞噬，等我们年老的时候也不会安详地死去，我们没有明天，但我们依然拥有未来的希望。

在1960年，我从太空看到了未来的理想蓝图，3年前，苏联成功地将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这对美国造成了极大的震撼，为了作出回应，美国倾其所有投入了它的载人飞行研究——水星计划中，当苏联把他们的宇航员送入太空的时候，美国还在火箭里拿黑猩猩做试验，政府方面想要人类的试验数据，所以他们秘密地将一个人送入太空，那个人就是我。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技术能阻挡宇宙射线，无论送谁上去都将受到非常严重的辐射，这就是他们选择我的原因，因为我是曾经受到过辐射的，当然，在史书里面你是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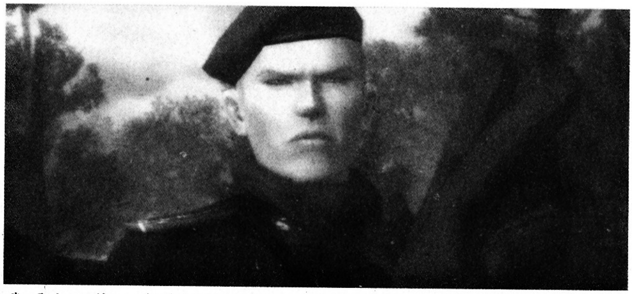
事的记载。我可以从太空中看到这颗星球的模样，同时我也了解到，太空探索也不过是美苏之间权力斗争的一场游戏而已，政治、经济、军备竞赛……都在进行毫无意义的竞争，我相信你现在也能明白这一点。但是地球本身是没有任何界线的，没有东方，没有西方，也没有冷战……而讽刺的是，美国和苏联耗费巨资在太空计划和导弹竞赛上却是为了一样的目的。

在21世纪，每个人都会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地球这个小行星上的居民而已，一个没有任何主义的世界……才是我想看到的世界。但是现实却不断地在欺骗我，1961年，我被派往古巴的猪湾（Bahia de Cochinos，古巴地名，译注），那是被CIA伪装成将古巴流犯送回祖国的入侵行动之一，但是美国政府欺骗了他们，我们优柔寡断的总统召回了空军支援，那些流犯毫无防备地被古巴军队消灭殆尽，而我能做的只是静静地观望，我被这个我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来保卫的国家和政府所欺骗，我被推到谎言面前，而真相却被掩盖。

然后，在两年前，我在战场上遇到了我的老同志——悲哀者，他曾经是我的朋友，但是我们中的一个必须死去，我别无选择，悲哀者将他的生命交给了我。我们之间并没有敌意，但是一个必须活着，一个必须死去，这就是任务，而交给我这个任务的就是哲学家们。在20世纪早期，美国、新近成立的苏联和第三国中真正的实权者们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后来被称为‘智者议会’，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商定的协议标志着哲学家组织的开始，但是最后一名发起人也在30年代去世了，在这之后，这个组织开始群龙无首，‘智者议会’也蜕化成一个空壳。今天的哲学家们已经没有善恶之分，他们的影响力延伸到每场战争所波及到的国家和组织的方方面面，他们已经成了战争本身！战争的牺牲导致时代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导致新的冲突和战争，就像原子的连锁反应一样，每一次冲突都会导致无休止的循环……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斯内克’？

哲学家们想要维持这个循环永久持续就需要通过牺牲我和你，是我的父亲给我解释了这一切，他也是其中之一。你知道吗，我是哲学家们的最后一个后代，但当我被告知真相后，我的父亲就被这个无形的组织给干掉了。并且我的父亲不是哲学家们惟一从我这里夺走的东西，1944年6月，眼镜蛇部队和我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我们被指派了摧毁V2火箭的最高机密任务，我在那时怀孕了，悲哀者就是孩子的父亲，我在战场上生下了一个漂亮的男婴，但是哲学家们夺走了我的孩子，看看我胸前的这道伤疤，这就是我曾经是一名母亲的证明，我为国家牺牲了自己的孩子和身体，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仇恨，也没有遗憾。但是有时候在深夜，我还是能感觉到痛苦像一条蛇一样在我的身体里面流淌……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这么多关于自己的事。谢谢……谢谢你听我说，斯内克，我感到……很满足……

斯内克，让我们开始吧，我养育了你，



我爱上了你，我给了你武器，传授你技巧，教导你知识，我已经没有什么可给你了，惟一剩下能被你亲手拿去的——只有我的生命，一个必须死去，一个必须活着，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生存下来的将会继续战斗，这是我们的宿命，活下来的这个人才有资格继承引领者的称号，而继承了这个称号的人将继续面对永无止境的战斗！

我给你 10 分钟，10 分钟之后，米格会将这里轰成地狱，你必须在 10 分钟之内击败我才能有机会逃生，让我们把这 10 分钟铸成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吧！杰克，你是一名士兵，完成你的任务，证明你的忠诚，来吧！"

洁白的花丛中，宿命与宿命正在交战，这是命运的碰撞，这是辉煌的篇章！

老人必将逝去，新人定会取代，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

引领者倒在花丛中，将手中的'爱国者'枪递给斯内克。

引领者："拿着它……好好保留……这是我们惟一的希望……"

斯内克："'爱国者'？为什么要把它给我？"

引领者："杰克……或者我该叫你……斯内克？你是个了不起的人，杀了我吧……这里只能容下一个引领者，一个斯内克……"

斯内克举起了沉重的手枪，颤抖着对准了引领者的胸口，看着这张熟悉的脸，斯内克怎忍心让她失去生气……许久许久，斯内克都没有扣动扳机……枪不知何时被扣响了，引领者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洁白的花丛霎时如鲜血般殷红，风声似乎都在悲悯……引领者的坐骑慢慢地踱了过来，这匹白马似乎有灵性一般，为它的主人送行，而在它的背后，斯内克似乎看到了悲哀者和引领者正携手向他微笑……

斯内克走上了飞机，夏娃也大概能猜到他此时的心情，并没有多问。随着引擎的启动，飞机开始缓缓在湖面上滑行，风从斯内克的脸上滑过，带走了他手中那一片鲜红的花瓣，飘散在空中变成白色，斯内克关上了舱门。

忽然飞机一阵剧烈的颤动，一个引擎被炸毁，而机舱外，左轮山猫竟然驾驶着飞行器追了过来！他撞开了舱门，与斯内克在机舱内搏斗了起来，看来他学会了不少 CQC 的招式，不过到底还是斯内克技高一筹，虽然斯内克打算放过他一马，可是左轮山猫却掏出左轮来！

左轮山猫："我又学到不少新招啊！虽然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感觉并不太好，不过我已经想通了……"

斯内克向夏娃大喊一声，夏娃赶紧将左轮扔给斯内克，可是斯内克接到枪之后对着左轮山猫连连扣动扳机却未能射出一发子弹，而左轮山猫的枪里也是空膛！左轮山猫笑着扯下脖子上挂着的那颗子弹。

左轮山猫："那我们最后再来赌一把，怎么样？"

斯内克将手中的左轮递给左轮山猫，左轮山猫在其中一把里装上那颗子弹，然后又耍弄起他的耍枪技术，就在眼花缭乱之际，将两把左轮都放在了地上。

左轮山猫："你叫什么名字？"

斯内克："斯内克。"

左轮山猫："不，不，不是这个名字，你不是蛇（Snake），我也不是山猫（Ocelot），我们都是有着普通名字的普通人。我叫亚当斯卡（Adamska），你呢？"

斯内克："约翰。"

左轮山猫："约翰？很好，很朴素的名

字，但是我不会忘记。来吧，挑枪吧！”

二人各自从地上拿起一把左轮，按照传统的决斗方式，背靠背各自走了三步，然后回过头来互相射击，斯内克将扳机扣过一轮也没有射出子弹，心说不好！只听得左轮山猫手中的左轮响了，可是响声过后斯内克发现自己并未受伤。

左轮山猫：“一颗空弹，有意思……”

左轮山猫笑着拍了拍斯内克的肩膀，走到舱门边说了句“我们后会有期，约翰”便纵身跳了下去，此举让斯内克若有所思。

可是由于引擎被炸毁一个，飞机的飞行高度出现问题，不过在斯内克和夏娃的共同努力下，总算把飞机拉了起来。正当二人以为可以庆祝之时，两架米格突然出现在天空中，而雷达显示其中一架米格已经锁定了他们！

夏娃显得有些绝望，而斯内克一时也毫无办法，他只能握住夏娃的手，难道二人也走到了尽头？就在这最后关头，两架米格似乎接到了什么命令，改变了方向后消失在天空，消失得如出现那般突然。这时少校的呼叫也到来了。

少校：“干得好，斯内克。”

斯内克：“米格放弃了……”

少校：“好像是直接来自赫鲁晓夫的命令。”

斯内克：“他用这种方法来帮助我们？”

少校：“谁知道呢？或许他只是不想让事情闹大，也可能是他想我们欠他一个人情，重要的是你活着出来了，只要赫鲁晓夫站在我们这边，我想他们不会再追过来了。你现在可以放心向阿拉斯加飞去了，我会派人在加利纳空军基地(Galena Base)接你的。”

斯内克：“接我？”

少校：“国防情报局和总统本人正在兰利市等你呢，别让他们久等了。”

飞机朝着太阳的方向飞去……

在苏联边境外，一间舒适的小屋里，斯内克和夏娃正坐在炉火前，细细地品味着手中胜利的红酒。

斯内克：“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回到克格勃？”

夏娃：“你想要我怎么办呢？”

斯内克：“你从未想过回到美国吗？”

夏娃：“我不能回去了，我已经背弃了美国。”

斯内克：“但是你救了这个国家啊。”

夏娃：“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斯内克：“我还欠你一顿大餐呢。”

夏娃：“这也是你任务的一部分？还是一个命令？或者是一个邀请？抑或求婚……？”

斯内克：“我现在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

二人如干柴烈火般拥吻在一起，此时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了……

第二天清晨，斯内克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夏娃已经离开了这间小屋。

夏娃：“学者告诉我们，历史上第一个间谍是《创世纪》里的蛇，在故事里，夏娃被伊甸园里的蛇所诱惑，但这一次，是我诱惑了那条蛇，并且带走了知识的禁果。请原谅我，斯内克。”

斯内克拿起桌上夏娃留给他的照片，背后有夏娃的唇印和“再见”二字。斯内克按下了录音机，这是夏娃给他的留言。

夏娃：“早上好，斯内克，睡得还好吧。首先，我应该向你道歉，我并不是赫鲁晓夫



派来的，我也不是克格勃的间谍，我也从来没有为国安局工作过。我的真正身分是第三国总参谋部第二分部的特工，一切都是谎言，我欺骗了你……对不起。哲学家们依然存在于这个国家，我的任务是找出沃尔金藏匿的‘哲学家的遗产’并偷走它，所以我装扮成克格勃的间谍潜入了基地，那两个在 1960 年叛逃的安全局破译员其实都是男的，真正的亚当并没有出现在约定地点，省掉了我杀掉他的麻烦，我假扮成夏娃潜入到那里，你、索科洛夫和沃尔金都相信了我。‘哲学家的遗产’原本应该是美国、苏联和第三国共有，我们不能让俄国人和美国佬独占这笔财富，我国政府也盯着这笔遗产。我拿到了包含遗产和峡谷虎导弹发射资料的胶片，5 年前，苏联停止对我们进行核武器技术的援助，因此我国的原子弹、氢弹以及太空火箭计划远远落后，但是有了这些数据，我的祖国就可以开发自己的核弹，就能创造另一个与美国和苏联分庭对抗的力量，一切都如计划的那样……谢谢你，斯内克。

我，也是哲学家组织的一员，是哲学家们派遣的特工，毕业于他们的一所‘魅力学院’，我成长于中美苏三国之间的部门，为了成为一名匿名间谍。这都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在那个时候，他们从世界各地搜罗小孩子，最终我和一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别无二致，所以你和沃尔金没有认出我来我一点也不奇怪。但是，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了，这是因为在战前，她也是哲学家组织属下学校的一名讲师，引领者是我惟一无法骗过的，她是惟一知道我伪装的人，她将一切都告诉了我，为什么她要向我敞开心扉？那时我还不能理解，但现在我明白了，斯内克，她是想要你知道真相，她选择了我来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她要救我，我骗了你很多次，但这一次不是，我的任务是获取遗产并杀掉所有知道真相的人，也就是说，我本应该杀掉你，但是我不能，并不是因为你救了我，而是因为我们彼此爱上了对方，因为我答应过引领者，而我应该言而有信。我只想让你知道，你应该活下去！”

在兰利市的总统办公室里，斯内克正要去接受总统的授勋。

夏娃：“斯内克，听我说，她没有背叛美国，相反，她才是为国捐躯的英雄，她明知将要发生的一切，却依然忠于职守牺牲了自我，因为，这是她的责任……”

总统亲自将一枚徽章戴在斯内克的胸前。

总统：“你已经超越了引领者，所以，我授予你大首领（Big Boss）的头衔，你是真正的爱国者！”

斯内克接受完授勋之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间令他有些恶心和恼怒的办公室，在他身后，有两个人在窃窃私语。

A：“你知道吗？我们应该在军队中建立像狐狸小队那样的渗透部队，就像这个人一样，可以为我们执行一些最高机密的潜入行动，”

B：“一个同时拥有士兵和特工技能的人……”

斯内克丝毫不理会这些官员们，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夏娃：“引领者的叛变只不过是美国政府策划的一场诡计，是华盛顿方面为了得到‘哲学家的遗产’上演的一出好戏，而引领者就是主角，他们计划这样才能同时既拿到遗产又能毁掉峡谷虎，只有像引领者这样的传奇英雄才能获得沃尔金的信任，继而才能找出遗产的所在，一切原本都按照计划在进行……但是，一个无法预知的意外发生了，沃尔金上校向索科洛夫研究所发射了一枚美制核弹头，赫鲁晓夫要求美国政府证明此事与他们无关，他们无法中止这个行动，所以对计划进行了延伸和修改，华盛顿方面为了证明他们的清白，不得不除掉引领者……并且必须由自己人来做这件事。公众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永远也不，这件事情必须被掩盖起来。引领者不允许活着回到美国，也不能自杀，她的生命必须被她心爱的弟子所解决，这才是政府方面想要看到的，这也是引领者被授予的任务，她必须要完成它……她死在你的手中是她必须要履行的责任，因为这个责任，她背叛了她的同志，一个弱女子怎能承受如此重担……耻辱的污点将伴随她入土，后人将永世唾骂她，在美国，

她是一个毫无荣誉感的可耻的叛徒，在苏联，她是一个制造核灾难的凶手……在官方历史里，她将被作为一个战犯而记载，没有人会理解她……这就是她最后的任务，像一名真正的士兵那样，自始自终忠于职守。但是我想她想让你知道真相，她想在你的记忆里永生，但不是作为一名士兵，而是作为一个女人，但是，她被禁止亲口告诉你真相，这就是为什么她告诉我的原因。斯内克，历史将永远也不会知道她所作出的贡献，没有人能够知道真相，她的事迹只在你的心里永存。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的祖国，她将她的生命和荣誉奉献给了她的祖国，她才是真正的英雄，她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斯内克站在引领者的无名墓碑前，墓碑上写着“爱国者，拯救世界的人，192×－1964”，斯内克将一束白花和‘爱国者’枪放在引领者的墓前，然后饱含着热泪，庄严地行了一个军礼……

左轮的最后通话

是的，格罗兹尼格勒和格兰宁研究所都被彻底摧毁了……

我明白，长官。但那是必要的牺牲……

是的。CIA 自己解决了引领者……

我相信白宫会很满意的。

赫鲁晓夫已经完了。

您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是的，美国总统要靠我们来掩盖整个事件。

我们已经掌握了主动。

这在未来的谈判中将是一张非常有价值的王牌。

是的，总局长，当然。

我会和克格勃保持沟通……

（挂断电话，又拨通另一个电话）

是的，是我。

引领者完成了任务。

哲学家的遗产现在是我们美国的了……

有了这笔钱……是的，哲学家组织就可以复兴了。

我们交出去的胶片是假的……

……恐怕是的。

只有一半的钱回到了美国……

克格勃肯定还拥有一部分遗产……

是的，武器已经被毁掉了……

是的，格罗兹尼格勒已经被我们带去的‘戴维·克罗科特’抹掉了……

是的，那也是引领者的任务……

说到这里，我在格兰宁那里找到了一些你可能会感兴趣的东西。

一种革命性的新型核攻击系统，也许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是的，我们得感谢约翰——我是说斯内克。

赫鲁晓夫也深信不疑。

……是的，他们相信这个说法，我不认为他们会因此手忙脚乱，二级警报已经解除。

苏联仍然没有发现我的真实身份，他们不会知道我是三重间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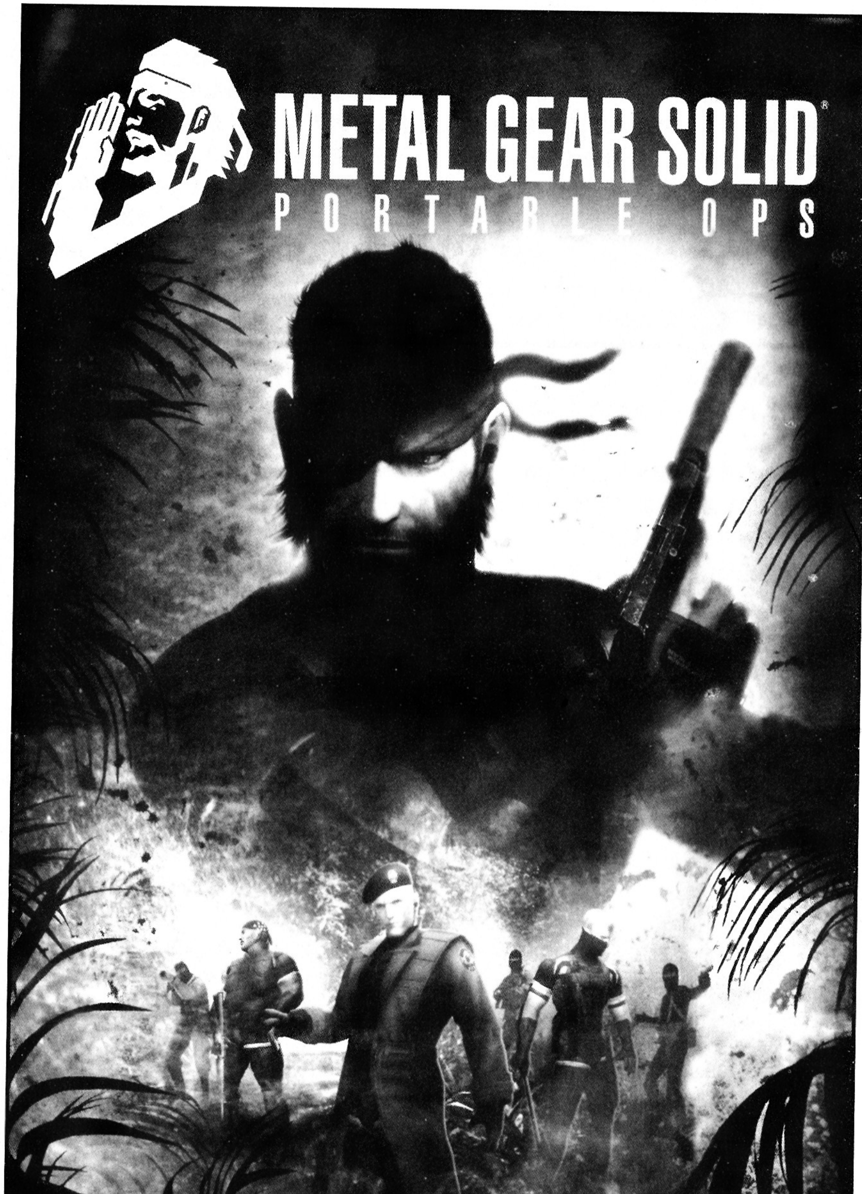
我会继续为新政府进行联系。

……是的，显然没有人知道我就是亚当。

当然。我始终听从 CIA 的命令……

局长先生。





文 多边形 美编 心の永恒

潜龙谍影 掌上行动

游戏原名	Metal Gear Solid Portable Ops		
机种	PSP	发售日	2006 年 12 月 21 日
游戏类型	动作	发行商	Konami

主要人物介绍

斯内克 Snake



食蛇者行动后，虽然他获得了大首领（Big Boss）称号，但因为得知引领者的真相而对政府心灰意冷的他从狐狸小队退役并隐居起来。过了六年后，他被一只神秘小队绑架到南美洲的一处荒芜之地，并被要求交出“哲学家的遗产”。他凭借自身超绝的本领逃出生天，并揭开了整个事件的黑幕。

派森 Payson



前狐狸小队成员，斯内克的老朋友，拥有冰冻的超能力。在一次严重受伤后，被中央情报局进行过人体改造，并作为“灭蛇者（Anti-Snake）”以打败斯内克为目的而存在，但最终被斯内克所折服。

罗伊·坎贝尔 Roy Campell



在一次调查苏联新导弹基地的行动中，坎贝尔所在的小队被突袭，他是惟一的幸存者。幸遇大首领斯内克后，协助他完成脱逃计划。

吉恩 Gene



“继承者计划”（Successor Project，一种优化基因遗传的人体培育计划）的优秀产品，拥有超能力的一名战争狂人，因不满政府的所作所为而试图独自建立所谓“军队天堂”，笼络一批核武工程师与雇佣军建造核弹，并妄图以此造成世界的混乱。

爱丽莎 Elisa 乌苏拉 Ursula



两者其实是一个人，在人工增强她精神力的试验中被分裂成两个人格，拥有超强的精神力，被吉恩利用来控制Metal Gear RAXA。

努尔 Null



“完美士兵”计划的实验品，拥有超强的战斗技能。由于在实验中被清除了所有的记忆，而成为一个纯粹的战争机器。

坎宁安 Cunningham



原属狐狸小队，曾为中央情报局的陆军少尉，擅长酷刑逼供。因受到吉恩（Gene）的蛊惑而加入了他的反叛行动中。

第一章 监狱

1970年11月2日 食蛇者行动过后六年

南美洲，一所无人知晓的监狱内。

斯内克猛然从牢房那冰冷的床架上坐起来，一身的冷汗好似经历了一场噩梦一般，右手扶着还有些疼痛的左臂，靠在墙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六年前食蛇者行动之后，对于政府已经心灰意冷的他从狐狸小队退役，隐居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时间一眨眼就是六年。

而目前斯内克所能回忆起来的，就在十来个小时之前，一支神秘的小队突袭了他的居所，久疏战场的他对这一切没有丝毫的防备，而一名貌似忍者的战士趁其不备令他失去了知觉……

门外的动静惊醒了他的本能，伴随着金属与地面碰撞的声音，一个黑影出现在牢房门那刚刚能透过一点光线的栅栏外。

"醒来的真是时候啊。"门外的黑影似乎知道他会在这一刻醒来。"药效刚好是十二个小时，我想你的梦应该还不错吧……大首领？"

"你在说的什么？我完全不明白……"斯内克意图试探一下对方的口气。

"别再跟我演戏了！"这人完全不吃斯内克那一套。"我对你了如指掌，大首领。或者，我应该叫你裸蛇？（译注：斯内克在食蛇者行动中的代号。）"

"听起来你好像认识我一样，你是谁？"斯内克稍稍吃惊了一下。

"我叫坎宁安（Cunningham），四周前我还是中央情报局的陆军少尉。"门外的黑影报上了自己的名号。

"坎宁安？狐狸小队的那名审讯专家？"斯内克对这个名字早有耳闻。

"能被您听说过在下的名字还真是我的荣幸啊，斯内克。"坎宁安对斯内克完全知根知底。

"那就是说，之前袭击我的人，就是狐狸小队了？你们到底想怎么样？我已经从狐狸小队退役了！"

"退役？是啊，对于外界来说，你的确是已经退役了。"坎宁安一边说着，一边推开牢房的门走了进来，斯内克这才注意到刚才金属与地面碰撞的声音原来是坎宁安的右腿假肢。"别担心，我不是来给你下达新任务的，我只是想问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六年前，作为狐狸小队的一员，由于成功阻止了一场全面核战争的爆发，你被视为真正的爱国者，并被总统亲自授予大首领的称号，但随即你就离开了狐狸小队，放弃了你的军衔和一切福利，这太奇怪了，你不这样觉得吗？你在任务中究竟发现了什么？在格罗兹尼格勒又看到了什么？"

坎宁安的一席问话令斯内克无从回答，这让他回忆起了那段不愿回想却又不可能忘却的往事，他想起了许久没有音信的夏娃，想起了他的恩师引领者……

"遗产到底在哪儿？"坎宁安的问话打断了斯内克的思路。

"你说的是'哲学家的遗产'？"斯内克很奇怪坎宁安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是的，就是那笔二战中由三个大国汇聚的巨大资金，它究竟在哪儿？"

"如果你想知道有关遗产的事情，你应该去问中央情报局。六年前任务结束后，是他们拿走了遗产……"

斯内克话音未落，一记电棒就招呼在他身上，还未等斯内克做出任何反应，坎宁安又操着假肢一脚踢过来，斯内克奋力用双手握住假肢，否则这玩意儿要是招呼到身上，恐怕不是断两根肋骨那么轻松。

"在准确的位置上用适当的力度让犯人吃一点合适的苦头，这就是我的审讯方针，并且我发现这非常行之有效。"坎宁安对他的审讯手段很有自信。"中央情报局在食蛇者行动之后只从苏联方面回收了一半的遗产，你一定知道另一半去哪儿了！"

“中央情报局……只拿到了一半？”

“都说了不要再跟我演戏了，你打败了引领者并且活着回来，你一定知道另一半遗产去哪儿了！现在你就得告诉我！”坎宁安加大了脚上的力度。

“我什么都不知道……”斯内克用尽全力在抵抗着坎宁安的假肢。

“那真是太糟了……”坎宁安收回了假肢。“……我真不愿意用这个方式来对付你，我的同志。”说完，又是一记电棍敲在斯内克的脑袋上，令其几乎昏迷过去。

在迷迷糊糊中，斯内克看到坎宁安走出了牢房。“不用担心，我们有的是时间，你迟早会想起来的。”

“等等，这不是正式任务，对吧？零点少校在哪儿？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坎宁安！”斯内克挣扎着坐起来，擦掉嘴边的血迹。

“这就是一次正式的狐狸小队任务……就现在而言，哈哈哈哈哈……”坎宁安狂笑着走了出去。

斯内克忍着疼痛站了起来，虽说肉体上的痛楚无法被轻易抹去，这样的折磨对他来说不值一提，反而能让他的头脑更加清醒，随时保持警惕对他这样一名战士来说应该是一种本能。

“斯内克……这就是你的名字，是吧？”对面牢房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斯内克走到门边，看见对面牢房里一名金发的中年男子正看着他这边，满脸的胡茬和疲惫意味着他在这里也有不少时日了。“这名字还挺酷的。”陌生人还想套套近乎。

“你是谁？”对于斯内克来说，任何陌生人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和你一样，是这里的囚犯。”

“美国人？”斯内克听出了这人的口音。“像你这样的美国人怎么会沦为这里的阶下囚？”

“说来话长……不过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你有想过逃出去吗？”

“你有办法？”

“仔细瞧瞧床下那个管道，那个盖子是松的，你可以穿过它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那盖子就是我弄松的。”陌生人脸上露出一丝不经意的得意。“但不走运的是，还没等我来得及用这个管道，他们就把我换了一个牢房。如果你能逃出去，不介意给我帮个忙吧？”

“想要帮什么忙？”

“别紧张，不会让你太为难，反正你又不吃亏。”

“那好，一言为定。”

斯内克钻到床下，那扇看起来严丝合缝的管道盖稍一用力就拿了下来，果然正如陌生人说的那样，狭隘的管道直通隔壁的牢房，而这间牢房因为没有犯人，所以连门都没有锁上，简直是天助斯内克。斯内克出门来到陌生人的牢房前。

“天，果然是斯内克，或者我应该叫你大首领？你真的是那个人吗？”陌生人似乎也认识斯内克。

“你知道我？”

“你不是开玩笑吧？你可是隐秘行动界的传奇人物啊，像你这样的英雄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还真是问倒我了，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根据气候判断……似乎在赤道附近……如果要我猜的话，难道是在南美？”

“猜对了，我的大首领。准确的说，是在圣海洛尼莫半岛（San Hieronymo Peninsula），这里被当地人称为‘死亡半岛’。这地方实际上远离哥伦比亚中部海岸，更靠近古巴南部。”

“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地方？”

“你当然没有听说过，这地方不会出现在任何常规地图上——它由苏联军队所管辖。”

“苏联军队？在哥伦比亚？”

“1964年，苏联方面曾给哥伦比亚最大的反叛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FARC）提供过军事援助，作为回报，该组织把这个岛屿交给了苏联方面。”

“1964年……贞节行动那一年……”斯内克对这个年份十分敏感。

“在那两年前，也就是1962年，苏联意图在古巴建立中程弹道导弹（IRBM）基地的计划失败了，如果当时他们能成功在古巴部署可以装载核武器的导弹基地，那么每一个美国主要城市都将处于导弹射程的威胁之内……”

“你是说古巴导弹危机！”斯内克猛然一惊。

“正是。那次事件最后，苏联方面放弃了在古巴部署导弹基地的计划，不过有传闻说他们实际上在寻找新的地点，一个可以让他们秘密建造基地的地点。”

“这个地点就是圣海洛尼莫半岛？”

“是的，但是不太确定……不过显然，建造导弹基地的计划还没有完成就放弃了。”

“放弃了？”

“因为国际关系缓和了。苏联和美国在庞大的军事预算上同时感到棘手，他们无法像六十年代那样耗费巨大财力来继续维持冷战状态。去年，他们开始协商制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目的是为了互相制约对方弹道导弹的数量。”

“嗯，这就意味着没有必要再建造新的导弹基地了。”

“是的，但是实际上，那个设施已经完成了一部分，我们被派往调查该项目的进度如何，但在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前，他们——狐狸小队——伏击了我们，我的小队一眨眼工夫就被他们消灭得干干净净，恐怕我是惟一的幸存者。”

“狐狸小队在苏联基地干什么？”

“这个不清楚，恐怕我知道的不比你多多少。”

“我早就不是狐狸小队的成员了……”

“明白了……不过，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么多。”

“好吧，你等一下，我想办法把你弄出来。”一边说着，斯内克一边扭动牢门的把手，显然这锁不是用蛮力就可以搞定的。

“这没用的，我试过很多次了，这门的锁需要一把特殊的钥匙才能打开。你现在最好先逃出去，在这所监狱东南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通讯基地，你可以在那里呼叫增援。你应该可以通过卫星与政府取得联系，不过这里的频段很可能都已经被监听了，除非你可以使用某种加密频道。”

“这恐怕有些够呛，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办到，但是我能做的事情也只有赌一把了。”

“那太好了，我知道你能行的，大首领！”

“叫我斯内克吧……”大首领这个名字，会让斯内克想起引领者，这让他不太舒服。

“那是我的荣幸，斯内克。我叫坎贝尔，罗伊·坎贝尔。”

第二章 同志



这所监狱因为有着天然的地形优势，所以在看守的配备上并不是那么严密，这让斯内克很轻松地就避开了敌兵的巡逻，来到了坎贝尔所说的那个通讯基地。这个基地规模并不大，但是却有着让斯内克都惊讶的通讯设备，显然这种最高档次的通讯器材与整个基地的级别格格不入。而最让斯内克头痛的是，他一时想不起来该和谁联系，政府方面他不敢抱以任何信任，零点少校也下落不明，对他来说，似乎只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他的希望。

“这里是斯内克，有人能听到吗？听到请回话。”斯内克呼叫了一个已经六年没有呼叫过的频道。

“斯内克！”耳机里突然窜出一个熟悉的尖叫，兴奋得都有些失态了。“真的是你吗？真的是裸蛇吗？”

“这个声音是……空降护理（Para-Medic）？”虽然六年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但斯内克还是马上就分辨了出来。

“是的是的，就是我！好久不见了啊！听到你的声音真高兴！”话筒那头显然乐

得不行。

“我也一样，如果不是在这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对了，你还在使用这个频道？”

“这是零点少校坚持保留的，他说如果你安然无恙的话，一定会试着用这个频道来联系我们，不过说老实话，我从未期望你会呼叫这个频道，但你总是能给我惊喜，我真高兴！”空降护理依然那么调皮。

“是啊，我也是……不过为什么是你接听，少校呢？”

“……零点少校……上个月被军方逮捕了……”空降护理的语气忽然低沉了下来。

“军方……你是说五角大楼逮捕了少校？为什么？”

“他被怀疑有叛国行为，具体细节我不清楚，但是一个月前，隶属中央情报局的一支小队偷走了由军队把守的一种最高机密武器并逃到国外，军方指控少校策划了这次行动，你也同时被指控了，斯内克，军方认为你是这次行动的带头人。”

“你不是在跟我说笑吧？我早就从狐狸小队退役了！”斯内克显得有些愤怒。

“我知道，斯内克，你冷静一下听我说完，这次执行偷窃行动任务的中央情报局小队，名字就是狐狸小队，但这不是以前的狐狸小队，所有没有参加这次行动的狐狸小队队员都被杀了，整个小队已经支离破碎。你应该知道军方为什么怀疑你，对吧？把所有能够执行单兵作战任务的队员集合起来，并且杀掉所有的反对者，然后执行这样的任务，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只有一个人——就是你，斯内克。”

“……这都是我那过分被夸大的名声给闹的……你那边只有你一个人吗？”

“目前是的，不过希金特（Sigint）在五角大楼的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那边协助我，你可以试着跟他联系一下，你还记得他的频道吗？”

“好的，我去跟他联系一下。”斯内克说完打开了希金特的频道。

“哟，斯内克！好久不见了！”希金特好像知道斯内克会联系他一样。“听说你现在也是惹了一点麻烦？”



“希金特……”斯内克对于希金特的“冷笑话”总有些不适应。“……看起来我要麻烦的是你……”

“噢，那太棒了，我们好久没大干一场了。”希金特似乎还有点兴奋。“凭你的本事，逃出监狱也不是太难的事情，当然这远远不够，你得抓住这次叛乱的罪魁祸首，就算抓不到活的，死的也成啊。我们需要证据来证明你的清白，否则就只能让军事法庭来‘帮’你了。”

“我明白你所说的，但是我做不到，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狐狸小队的散兵游勇，他们还拉拢了大批苏联士兵站到他们一边。”

“嗯，这个我们也听说了，看起来他们接管了这支被秘密部署到哥伦比亚境内的苏联军队的指挥系统，而正是因为如此，美国和苏联方面都不愿意被公开卷进来，如果让公众知道了苏联在哥伦比亚建造了核武基地，而美国方面最先进的武器被窃，那可真是天下大乱了。这些人正是利用这一点在美国与苏联之间周旋，并作为谈判的筹码，他们想成为独立的阵营。”

“难道他们想建立新的军事帝国？”斯内克不免有些吃惊。“意思就是说，他们掌握了强大到足以支持他们疯狂行径的武力而我又得不到任何支援，但你又指望我单枪匹马去抓住他们的头头？”

“当然，我没说要你一个人去干，假如这些叛军能够说服本地军队加入他们阵营，你难道不能做同样的事情？这也不是太复杂的事情，对吧？就地拉拢盟军，这不正是你擅长的地方吗？”

“你不是在跟我说笑吧？”斯内克觉得希金特的想法太过疯狂。“你要我去说服那些苏联士兵和叛军站到我这边？你以为这是抓鱼捕蛇啊？”（译注：在《MGS3》

中，斯内克依靠在战地捕食小动物来补充体力。）

“你总得试试吧，要知道现在所有人都把枪口对准了你，无论是这些叛军还是五角大楼那边。不过，我还有些好消息要告诉你，我们曾派遣了一支特种部队到这个半岛上收集信息，不久前刚刚与他们失去了联络，相信应该还有幸存者活着，如果你能找到他们，他们会给你帮把手。”

“你说的是绿色贝雷帽吧？（译注：Green Berets，美国特种部队）”斯内克想起了什么。“好了，我想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我会尽力的。”

斯内克没有告诉希金特，他们给予希望的这支部队只剩下了一个人。同样，对于斯内克来说，能成为他帮手的，也只有这一个人了。斯内克只得又返回了监狱里。

“斯内克，你回来这里做什么？”坎贝尔看到斯内克这么快一个人出现在牢房里，觉得有点吃惊，他原以为斯内克会带着一票人马杀回来。“你呼叫救援了吗？”

“没有人会来……看起来所有人都认为是我在带领这支狐狸小队，并且是我消灭了你的队伍……”斯内克多少有些失望。“除非我能洗净这些不白之冤，否则他们是不会让我回到祖国的，我们也就别指望会有人来救我们了。”

“洗净不白之冤？怎么洗？”坎贝尔看着斯内克。

“我需要找到狐狸小队叛乱的真正主谋，我需要你的帮助，你不是绿色贝雷帽的么？”

“斯内克，我并不是说你这个想法很疯狂，只是……”坎贝尔指着自己的腿，面露难色。“……你看看我这个样子，这条断腿让我走路都困难，而且我还发着高烧……”

“没关系，我不需要你走路，但我想要你开车。”斯内克打断了坎贝尔的话。“刚才我出去的时候，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了一辆运输卡车，我估计偷偷开走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再说，你也不需要用腿来开枪，对吧？怎么样，跟我一起干，给我帮把手吧？”

斯内克的话令坎贝尔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作答，虽然身为一名绿色贝雷帽成员，但是身体的因素让他感觉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虽说自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可要是因为自己拖累了大首领，怕是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罗伊！”斯内克的喊声让坎贝尔一惊，他抬头看着斯内克那坚毅的眼神和表情，顿时明白自己该干些什么。

“好吧，我跟你一起干。”坎贝尔看着斯内克说到，同时他在心里悄悄地说，没想到传说中的大首领竟然是如此坚定。

“太好了，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斯内克很高兴有了这么一位帮手，一位既可以给他提供帮助，又不会干扰他独自行动的帮手。“首先，我们需要有关这次行动的情报，你觉得我们该从哪里开始？”

“我们部队在布拉格堡（译注：Fort Bragg，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某军事基地的名字）当时被指派的第一个侦察任务是这里的一个苏军前哨站，我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这里聚集了不少的士兵，很多情报也会通过这里传送到各个地方，所以这里应该是我们首先要侦察的地点。”坎贝尔还记得当时他和他的小队被指派的任务，他相信原有的计划应该能给斯内克带来不少帮助。

“好的，那么就让我们开始行动吧。”趁着夜色的掩护，斯内克带着坎贝尔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出了监狱，并驱车来到了坎贝尔所说的苏军前哨站。这个前哨站规模很小，但是却有着相当数量的士兵在把守，所谓人多嘴杂，斯内克决定先探探虚实，看看从士兵嘴里能偷听到些什么。果不其然，两名开小差的苏联士兵对话引起了斯内克的注意。

士兵甲：“嘿，你别乱说，电影看多了吧？”

士兵乙：“我可没跟你开玩笑，我是听那个美国军官说的，就是我们老大带进来的那位。”

士兵甲：“你说那个脸长得像屁股的军官？”

士兵乙："对，就是他。谈到有关那个武器的时候，他说有一份机密文件刚从总部送过来，里面一定有很重要的情报，我可没跟你开玩笑。"

士兵甲："说起这个，我实话实说，想到有个武器正对准自己祖国，我就浑身不自在，这不就是自杀么？"

士兵乙："不是说这只是个威胁手段吗？"

士兵甲："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次搞到的到底是个什么武器？"

士兵乙："不清楚，但肯定不是什么核武器，这我知道。"

对话中谈到的机密文件一定包含着很重要的信息，斯内克这样想着，同时也这样做着，这种潜入行动对他来说简直是轻车熟路。也许是晚上的缘故，前哨站的巡逻兵多少有些懈怠，这给了斯内克非常好的机会，如探囊取物般就轻易找到了这份机密文件。然而，这份文件的内容，却令坎贝尔大吃一惊。

"斯内克，你不会相信这份文件说的是什么，这次叛乱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用被偷的武器，而我们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坎贝尔发现事态很严重。

"不可能吧，华盛顿和莫斯科不正在谈判期间吗？就算发射计划成功实施，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没什么好处啊！"

"这个不好说，你想想他们干掉我们绿色贝雷帽的时候可没有一丝怜悯，我们也算是自己人吧？我不认为他们明白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希望我是错的，但就他们的认真程度来看，这也许会引发一场全球性的危机。斯内克，我们是目前惟一能够阻止这一切发生的人，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现在只有我们两人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多争取一些盟友。"

"你有什么主意？"斯内克也觉得目前光凭他们两人的确很棘手。

"斯内克，你刚才听那些士兵说话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他们有人对现状不是很满意的？"坎贝尔想从敌人的薄弱环节下手。

"嗯，其中有些人的确显得烦躁不安。"斯内克回想了一下。

"这么说吧，你觉得说服这些士兵让他们投靠到我们这边的难度有多大？"坎贝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们可以利用他们这种左右为难的态度来说服他们加入我们，散布谣言来挑起敌人内部矛盾，这种心理战的基本要素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使用了，你觉得怎么样，斯内克？"

"希金特也提过这样的建议……"斯内克也觉得这是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这倒是值得一试。"

"嘿嘿，斯内克，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我们首先得找个合适的人来探探口风，你可以去抓个人到卡车上来，这样我们就能和他单独谈谈来加入我们的抵抗运动。"坎贝尔露出不经意的笑容。"哦，对了，还有个事情，我知道这次叛军首领的名字了，他叫吉恩（译注：Gene，有基因之意）。"

"吉恩？"斯内克对这名字似乎似曾相识。

"先不说这个了，让我们开始行动吧，你还记得哪个小兵比较抱怨吗？"

斯内克想起刚才开小差的两名士兵，那名士兵甲似乎对这次行动的目的不太满意，斯内克决定从他下手。回到刚才的地方，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巡逻，真是天赐良机，斯内克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弄晕并拖回到了卡车上。

军人到底是军人，虽然暂时性地失去了知觉，但是眼睛才刚刚睁开，整个人立刻再次投入到战斗状态中，抬手就向斯内克袭来。斯内克对此早有防范，右手顺势借力拨开他直冲面门的拳头，左手钳住他的手肘，整个手臂的攻击方向马上就对斯内克失去了威胁。这小兵也不是吃素的，眼见斯内克已经架开了他的招式，马上借助斯内克拨开他手臂的力量，假装整个人被斯内克推开，而真正的目的却是直接扑向一旁的坎贝尔。由于身体不便，毫无防范的坎贝尔被他勒住了脖子，腰间的手枪也在这一瞬间被他夺走，坎贝尔心说"不好"，却因为被制住了要害也无法动弹。

没想到这小兵并未继续威胁坎贝尔，而是一把从背后推开坎贝尔，并利用反作用力将身体远离了坎贝尔和斯内克，同时用枪口对准了他们。正要开枪射击，却发现眼前少了斯内克，原来身经百战的斯内克早就看穿了他的图谋，还未等他反应过来，就已经冲到他眼皮底下，左手直接卡向他的脖子，左腿别到他身后，一个标准的CQC招式将其重重地摔在地上，然后顺势用膝盖压住他的胸口。被卡住要害的小兵再也无反抗之力，只得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你恢复得够快的，脑子也转得快，他们把你训练得不错，你算是个不错的士兵。"斯内克有意无意地调侃着他，如同猫调戏老鼠一般。

"你……你到底是谁？"士兵已知不是此人的对手，倒也没什么其他的想法。

"叫我斯内克吧。"

"斯内克？这是个代号吧？你一定是美国方面的，你是狐狸小队的吧？"

"我既不是美国方面的，也不是狐狸小队的，我只是一名普通士兵。"

"普通士兵？那你为什么……"他不相信一名普通士兵会有这样的本事。

"我们是来阻止狐狸小队叛变的。"坎贝尔打断了他的问话。"一名名叫吉恩的狐狸小队成员背叛了美国政府并偷走了一种秘密武器，他计划在这个基地中使用这个武器以及核弹头，并把这个作为和你们国家谈判的筹码，当然他要的不止这些，我们就是来阻止这一切发生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圣海洛尼莫半岛上所有被吉恩控制的士兵解救出来，并抓住所有狐狸小队的叛徒。我知道你为什么害怕狐狸小队，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帮我们解放这些半岛上的苏联士兵，你能加入我们吗？"



"你是说……你是来救我们的？你希望我帮你们打败吉恩？"说完这些，这名士兵忽然仰天大笑起来。

"这有什么好笑的？"坎贝尔转向斯内克。"你认为……他是不是被洗过脑了？"

"洗脑？你这样以为吗？"大笑的士兵听到这个字眼，突然严肃起来。"真可笑，恐怕你们俩都想错了。我们叛乱并不是因为吉恩，是我们的国家先背叛了我们！"他的语调忽然变得激动起来。"我们之前被派遣来守护这个鸟不拉屎的基地，由于任务的高度机密，我们不允许和家人或者朋友联络。这个地方气候恶劣，并且缺乏补给，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战友被疾病夺去生命，或者在与哥伦比亚政府的冲突中成为炮灰，但我们依然坚持执行我们的任务，我们依然坚信这样的努力是为了我们的祖国，但你知道我们的祖国怎样报答我们？他们抛弃了我们！"

"你说的是苏联政局的变化吧？"坎贝尔试图向他解释一下所发生的事情。"如果这个基地的存在被曝光，所带来的政治冲击将严重破坏勃列日涅夫（译注：Brezhnev，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力图推进的美苏两国之间的战略武器限制条约，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政治理论。"士兵打断了坎贝尔的话，越说越激动。"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祖国完全无视了这个基地的存在，他们没有将我们送回家，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切断了一切通讯方式以及所有补给，他们想将这个半岛孤立起来，故意造成的迹象就好像这些都只是一群不听指挥的士兵所为，我们被自己的祖国抛弃了！"

"所以你们就决定投靠吉恩？"坎贝尔问到。

"吉恩告诉我们他会为我们建立一个国家，一个不会依靠士兵，但却为士兵服务的国家。我们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投靠吉恩，他会给我们带来正义，而我们惟一所恐惧的事情，就是失去这样的正义。这才是我们跟随他的原因，而不是你们说的洗

脑什么的，你们永远不可能阻止他！”

“正义？”听到这里，斯内克忽然松开了士兵，这让士兵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所谓正义的含义每天都可能发生变化，一名职业士兵永远不会带着正义去执行任务，他为之战斗的惟一理由只是为了活着去战斗，这是我的恩师教导给我的。政治变幻莫测，它们随着时间而改变，只要我们对国家保持忠诚，我们这样的士兵是不需要信仰的，她就是因为忠诚而死，不是因为正义，也不是因为她的国家，她是为了她自己，为了任务……”

“你的恩师……教导你这些战争的道理……她是谁？”士兵听到这些话，忽然感到有些触动。

“他们叫她引领者，我亲手杀了她……”斯内克的语气黯淡了下来。

“引领者！你是说那个传说中的士兵！”这名士兵显然听闻过引领者的大名。“那么……斯内克……你就是大首领？！你就是在格罗兹尼格勒战胜了沃尔金上校的英雄！”

“嗯……”斯内克对于这些虚名有些不屑一顾。“像一名士兵那样证明你的忠诚，这是引领者传授给我的，但是我至今仍参不透其中的含义。”

“证明你的忠诚，并不是为了正义，也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士兵若有所思地重复着这几句话。“吉恩真的打算威胁我们的祖国吗？”

“是的。”坎贝尔接过了士兵的问话。“斯内克从前哨站获取的一份机密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吉恩部署的武器可以攻击苏联任何一个主要城市，我知道这很难让你相信……”

“不，我相信你。”士兵似乎明白了什么。“并不是因为我是苏联军队的一员，而是因为我是一名士兵。斯内克，我决定跟着你了，我叫乔纳森，给我下达任务吧！”乔纳森主动向斯内克伸出手去，但这次不是攻击斯内克，而是紧紧地握住了斯内克的手，这代表着一名士兵的信任，在战场上，没有什么比多一名盟友更好的事情了。

第三章 疟疾

有了乔纳森的协助，很多事情都变得好办多了。看得出来乔纳森在部队里面也是很吃得开的人物，不仅在很多地方都有他的“朋友”，并且他还帮助斯内克拉拢了不少志同道合之士，当然斯内克并不想太过大张旗鼓，他只需要几名精干的士兵来帮他做做掩护工作即可，并不想在一切尚未明了之前在这里兴起一场起义，那样也许只会适得其反。可就在这个时候，坎贝尔的病情似乎加重了。

“大首领，坎贝尔他……”耳机里传来乔纳森的声音。“看他的症状，似乎是某种我以前见过的热带疟疾……”

“什么？”斯内克比较担心坎贝尔的状况。“你确定是疟疾吗？我记得他好像吃过某种预防药……”

“我不是医生，我也不能确定，但这个症状……嘿，你别起来！”听起来好像坎贝尔挣扎着坐了起来。

“斯内克，是我……”坎贝尔的声音听起来很痛苦。“我糟透了……这该死的疟疾……”

“别着急，坎贝尔。”斯内克安慰着自己的战友。“看来预防药没有起到作用，也许一开始就吃错了药也不一定……看来我得找我的‘家庭医生’去咨询一下才行了。”

“家庭医生？”坎贝尔和乔纳森同时感到奇怪。

“就是空降护理，要知道她可不止一次救过我的命。”

“那你又得冒险回到通讯基地……斯内克，我看算了吧，挺一挺说不定就过去了，别给自己找麻烦。”坎贝尔生怕自己拖累了斯内克，可是耳机那头已经不再回

应，斯内克已经开始行动了。趁着基地内的巡逻兵与乔纳森插科打诨的时候，斯内克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电台。

“斯内克？”空降护理仍然不忘与斯内克调侃两句。“你是不是想我了？特想和我说话，是吧？”

“是啊，”斯内克已经习惯了她的调皮。“我这边有人染上疟疾了。原本给他吃了一些预防药，但似乎没有什么作用，你有什么法子吗？”

“你确定是疟疾吗？”

“毫无疑问。”

“这可真是麻烦，你知道人是怎么感染上疟疾的吗？”

“知道啊，”斯内克奇怪她怎么会问这个问题。“疟疾病毒不是通过蚊子来传染的吗？”

“不，这不是病毒，是寄生虫。”空降护理纠正了斯内克的说法。“就好像体内的小虫一样，这种寄生虫首先在寄生在雌性疟蚊身上，然后在疟蚊吸食人血的时候传播到人体内，通常来说药物可以预防症状发生，但疟疾寄生虫有不同的种群，某些种群是具有抗药性的，要对付这种疟疾寄生虫，必须要对症下药。”

“对症下药……可是我怎么知道是哪一种疟疾寄生虫呢？”虽然有着丰富的战地急救经验，但斯内克毕竟不是医学专家。

“你去当地的医疗设施找找看，一般都会有针对当地疟疾寄生虫的专用药物。”空降护理在这方面的确拥有更丰富的经验。“但你得抓紧了，有可能你也已经被这种寄生虫感染了，症状的发作也许只是时间问题。”

“明白了……”

告别了空降护理，在己方士兵的帮助下，斯内克很快找到了医疗所的位置。在前往医疗所的路上，一名士兵告诉了斯内克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就在几天前，这名士兵曾看见过一大批药品以及医疗设备被运往这个医疗所，但这批货品的装载量对于这个位于山区内的小型医疗所来说实在是太多了点，他认为这其中也许另有乾坤。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这所医疗所，到处走动的都是医疗人员，巡逻的士兵倒也不是很多，不过在搜索了一番之后，斯内克并没有找到空降护理所说的药品，而这里所储备的药物以及医疗设备也很有限，根本不像那名士兵所说的刚刚运抵了一大批药品以及医疗设备，也看不到任何曾有大批货品被运送过来的踪迹。坎贝尔建议斯内克去官员的办公室看看，如果有货品运达的话，在他们那里应该会有相关的记录。

在一间办公室，斯内克找到了相关记录，上面的确显示曾有一大批货物被运送到这里，但是紧接着又被送往医疗所附近的研究所，斯内克不明白此举的意义何在。正在这时，办公室窗外忽然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斯内克条件反射似地马上闪到窗边，偷偷观察着天上的一举一动。

直升机上，坎宁安正坐在前排，不断地往通讯器里抱怨着斯内克越狱的事情，并要求将一名叫派森（Paython）的人调回来带领搜索队，并加强对研究所附近的防范措施。后排坐着另外两人，一名戴着贝雷帽的男子显得极为稳重，有意无意地听着坎宁安的抱怨，眼睛一直看着窗外，似乎这一切与他无关一样；另一名身着军装的女子表情严肃，眼睛一直盯着经过的医疗所，忽然她的表情一变，好像发现了斯内克的踪迹一般，凌厉的眼神突然向斯内克所在的房间扫来。这道目光如此犀利，仅仅是那么一瞬间的目光相撞也令躲在窗后的斯内克感到一丝不安，赶紧将身体从窗口移开，听着直升机逐渐远去，而不敢再探出去看哪怕一眼。

直升机远去的方向，是医疗所的北方，这也正是研究所的方向，斯内克隐约感觉到其中必有关联，便在乔纳森的带领下，往研究所前进。刚刚靠近研究所，斯内克就发现了刚才直升机上的一伙人，于是便悄悄跟在附近，想看看还能不能偷听到什么情报。这伙人走在一栋正在建造中的大楼旁，坎宁安依然走在前面，和旁边一名貌似科研人员的白大褂说着话，贝雷帽和那名女子依旧一言不发地慢慢跟在后面。

“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坎宁安问着身旁的白大褂。

“我们刚刚在培养柜重洗了他的记忆，并重新调整了他的感觉神经，我估计至少还需要十二小时。”白大褂的话引起了斯内克的注意。

“还要半天？”白大褂的话显然令坎宁安很不满意。“他每次行动之后都需要重新调整，这比一个试作品好不到哪里去。”

“恕我直言，长官。”白大褂试图辩解一番。“培养液需要时间来准备，但就目前的设备和人手，重新调整努尔（Null）并不是……”

“这我知道……”坎宁安打断了白大褂的话。“所以我特地请来了一位专家。越狱的逃犯还没有找到，我们正需要完美士兵（Perfect Soldier）来做这件事情。培养液一旦稳定就启动培养柜，你去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

说到这里，贝雷帽和那名女子忽然停住了脚步，这一突然的举动令坎宁安莫名其妙。

“长官……”一直沉默不语的女子这时开口了。

“我知道了……”贝雷帽打断了她的话，然后盯着坎宁安说到。“坎宁安，不要动。”

还未等坎宁安头上冒出问号，上空突然崩裂出金属断裂的声音，几根钢材带着啸叫从天空急坠而下，几乎是擦着坎宁安的鼻尖死死地砸在了地面上！坎宁安额头瞬时被冷汗占据，连残腿都忍不住抖动起来，好似灵魂出窍。而一旁的贝雷帽和那名女子却纹丝未动，脸上的表情如冰封一般，丝毫看不出刚刚躲过一场大劫。

“长官！少尉！你们没事吧？”负责的士兵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腿都吓软了。“实在是对不起，长官，您没受伤吧？”

“我们没事，别担心，命运不会看着我受伤。”贝雷帽的语气平静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为给大家带来的紧张感表示道歉，千万不要以为我没有把各位以及各位的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你们正在建造的这所建筑与我们新国度的强大根基息息相关，但永远不要忘记你们自己才是这个国家至高无上的财富，这个国家将拥有史无前例的最强大的军队，战士将占据主要地位。我们将终结把士兵作为政治工具用于战争然后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时代，而你们——士兵和军事工程师——将成为她的头等公民！成为她的财富！成为她战斗的灵魂！我只能祈祷此等无价之宝不会白白牺牲！”

贝雷帽的一席话令在场士兵无不肃然起敬，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穿透了每个人的心扉，以一种特殊的魄力征服了所有人。但是身经百战的斯内克却并不为之所动，反而从这一席话中认出这名贝雷帽就是坎贝尔提到过的敌方首领吉恩（Gene），吉恩好像有某种超能力（译注：EPS，extrasensory perception的缩写，意即超感官知觉，是一种超能力）一般，能够通过言语来鼓动人心。虽然这招对斯内克来说难以奏效，但是对于这些被国家所遗弃的士兵来说，却好像在黑暗中找到的一丝光明，身不由己地向往。

等吉恩他们走远之后，斯内克继续在研究所里寻找治疗疟疾的药物，但依然一无所获。坎贝尔提醒他，刚才坎宁安提到的“培养柜”说不定和药物以及医疗设施有关，于是斯内克决定去探个究竟。

在研究所内部的一处房间里，斯内克找到了这个“培养柜”，这个像棺材一样的长方形盒子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个人，虽然没有死去，但似乎对外界没有任何反应，这难道就是坎宁安他们提到过的“完美战士”？

“是谁？”忽然一名女子推门进来，斯内克来不及躲闪。“你没看到门口的告示吗？未经允许，不得入内……嗯？你……”说到这里，这名女子小小地吃了一惊，好像她见过斯内克一样。

“小孩？”斯内克见来者年龄尚小，不禁有些奇怪。“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是这里的负责人。”这女子显然不满意斯内克小瞧了她，而斯内克对此则半信



半疑。正欲问个究竟，门外突然传来敌兵的声音，似乎他们正在搜索斯内克的踪迹。

“这边，斯内克，躲在这个衣柜里。”女子脱口而出斯内克的名字，令斯内克大为惊讶。“快进去！”容不得斯内克多想，她一把将斯内克推进了衣柜。刚刚关上衣柜的门，两名士兵就推门而入。

“你们在这里干嘛？”女子走过去，用身体把士兵挡在了进门的位置。“尸体防腐室必须有许可才能进入。”

“爱丽莎小姐，您是一个人吗？”显然这位爱丽莎小姐的军阶要高过这些普通士兵。“您发现附近有什么可疑踪迹吗？”

“没有，有什么事情吗？”爱丽莎故作惊讶。

“我们收到报告有人闯入了研究所，而有人在这附近发现了一辆可疑的卡车。”

“这里没有其他人，只有我……还有他。”爱丽莎指了指培养柜里面的“完美士兵”。“你们会惊醒他的，我不得不要求你们离开这里。”

“是的，小姐。如果您发现了闯入者，请立刻通知我们。”两名士兵乖乖地退出了房间。

等到士兵离开后，斯内克从衣柜里面走出来。

“这下我可全看见了，一个小女孩负责这样的机构，为什么你要帮助我？”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这么做……”爱丽莎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你也是狐狸小队的吗？”

“不是。”

“但是……你的制服……”斯内克伸手拉开爱丽莎上身的白大褂，想看看下面是不是隐藏着一件作战服，但他只看到一对含苞待放的年轻女子的胸部包裹在紧身背心下。爱丽莎哪遇到过这种事情，本能地发出一声尖叫，并赶紧拉上自己的衣服。

“不……不是这样的……”斯内克也觉得有些失礼。“我记得你和坎宁安他们在直升飞机上的时候……”

“那是我的姐姐，”爱丽莎明白斯内克认错人了。“她叫乌苏拉（Ursula），她的确是狐狸小队的一员，我只是医护人员。”

“但……你太年轻了点吧？”

“呵呵，你第一次投身战场的时候应该和我差不多大，是吧，斯内克？”爱丽莎调皮地笑了笑。“……或者我应该叫你‘大首领’（Big Boss）？”

斯内克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对他来说，这种调皮的小女生要比战场上凶狠的敌兵难对付得多。

“乌苏拉和我在东德的实验室长大，”爱丽莎开始介绍她自己。“他们把所有具有超能力的小孩子都送往那个地方进行研究。我的力量很弱，但乌苏拉却截然相反，她是这个世界上意念力最强大的人之一。通过特殊的训练，乌苏拉获得了更加强大的超能力，但随着她能力的一步步强大，她却一点点在丧失人类的感情，以至于到最后她已经无法与我进行正常的交谈。四年前，吉恩从东德把我们带走，那个时候他正在执行狐狸小队的任务，中央情报局方面想在超能力方面插上一手。”

“然后你们就加入了他的革命？”得到爱丽莎肯定的回答后，斯内克把话题转移到了培养柜里面的那个人身上。“这就是你们说的‘完美士兵’吗？他也有超能力吗？”

“不，他只是个普通人。”爱丽莎否定了斯内克的猜测。“通常情况下……算是普通人。不过他是通过特殊方式成长起来的，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为了把他培养成一名强大的战士。他没有任何情感或疑问，他是一名终极作战工具，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完成任务，他没有人类的记忆，他惟一记得的事情就是作战的技能，每次任务结束之后，他都会被送回到这里进行

重新调整，就像这样，躺在培养柜里，并完全切断五感，大部分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立刻变得神经错乱。就像婴儿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一样，‘完美士兵’的感官就如锋利的刺刀一般锐利，他能够感觉的敌人的一举一动，并以极快的速度掌握它，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什么样的人能够忍受这样的极端训练方式？”斯内克觉得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

“实际上，没有人能够坚持下来，”爱丽莎继续说到。“这项‘完美士兵’计划最后以失败告终，而他是惟一成功的实验品，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给他的代号叫努尔（译注：Null，在英文中的意思是“为零的，不存在的，无效的”），他是不为人所知的一员，他没有任何感情和记忆，甚至连个计划编号都没有。千万不要和他硬碰硬，你几乎没有胜算的，斯内克。当然，你可以现在就把他干掉，但在这之前你得先干掉我。”

“我不是来行刺的。”斯内克看着爱丽莎。“射杀没有防御能力的士兵也不是我的风格。”

“你是个好人，斯内克，我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爱丽莎转身从药柜里取出一些药品。“拿上这个，这是专门治疗‘抗氯喹（译注：一种治疗疟疾的特效药）疟疾’的药物。”

“你怎么知道？”面对斯内克的疑问，爱丽莎笑而不答。这时，爱丽莎的通讯器响了起来，原来坎宁安想启动努尔，而爱丽莎还想拖延一点时间，但坎宁安决定派个人过来看个究竟。爱丽莎马上带领斯内克来到房间的一处秘密出口，并告诉他从这里去港口就能找到他想要的东西，在斯内克离开的时候，爱丽莎又嘱咐了斯内克另外一件事情：

“斯内克，如果乌苏拉出现在你的面前，不要有任何犹豫或迟疑，立刻结果了她，否则，死的那个人就是你。”

第四章 派森

在间谍组的帮助下，斯内克很快摸清了港口的情况，稍感棘手的是，要去往港口，就必须通过一座大桥，而这座大桥已经被重兵把守，必须要有坎宁安亲自签署的通行证才行，而除了坎宁安亲自部署的部队之外，其他人根本无法获得这个通行证。坎贝尔建议来个调虎离山之计，在基地周围制造一些骚乱，吸引敌人的兵力和注意力，如果闹得足够大就可以把驻扎在桥上的敌兵引开，斯内克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而且还可以充分利用在各处已经投诚我方的士兵来协助这个行动，坎贝尔颇为得意地为这次行动命名为“牵制行动（Operation：Diversion）”。

在基地各处引爆了几枚“礼花”之后，坎宁安以为受到了什么大规模的袭击，赶紧调动部队前往事故各处查看情况，这正中斯内克他们的下怀，大桥的兵力被严重分散，剩下的守卫对于斯内克他们来说形同虚设，他们轻而易举地就突破了大桥的防卫，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来到了海港附近。这个海港的规模并不太大，仅能停靠一艘大型货轮，而这个位置已经被一艘俄国货轮所占据。货轮周围的看守似乎都心不在焉，斯内克轻轻松松就来到了货轮内部，而刚刚靠近货仓附近，斯内克发现货仓里有两个人正在争吵，而其中一人，正是坎宁安之前提到过的派森——斯内克的老朋友，前狐狸小队成员。

“站住别动！”另外一人一口浓重的带着俄国口音的英语，看样子是个苏联人。“你这条美国走狗，把你的爪子从我的收藏上拿开！”

“哎呀呀，这不是斯克朗斯基上校（Colonel Skowronski）吗？”派森的话音里带着一丝冰凉的寒意。“我听说你被通

缉了，没想到你这样一名基地指挥官会躲藏在这样的地方。"

"你给我闭嘴！"斯克朗斯基上校喝断了派森，但言语中多少有些酒精的味道。"你以为你这样的无赖可以在我的基地里面为所欲为吗？等我的援军从苏联赶来之后，我们就把你像一只虫子一样踩死！让你明白这里谁说了算！吉恩那个王八蛋也一样！"

"真是可怜……"派森故作同情状。"……光杆司令的滋味很难受吧？"

"闭嘴！"斯克朗斯基不再废话，举起手中的AK-47就射向派森，可是这一梭子子弹飞到派森面前都变成了冰渣，无力以继地掉在了地上，而派森也自然毫发无损。

"你……你……你到底是什么人！"斯克朗斯基酒醒了大半。"你这个怪物！"

"你想杀死一个人，然后叫他怪物？"派森死死地盯着上校的眼睛，突然用手抓住AK-47的枪管，而一瞬间，机枪和上校的手就被冻成了冰块，吓得上校大叫。"我听说这里有闯入者而特地过来看看，结果却一无所获，我还指望会碰到老朋友……对吧，斯内克？我不就是为这个来的吗？"（译注：raison d'etre，法语，意即"存在的目的或理由"）派森又像对斯克朗斯基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至于你，根本不值得我动手，但我也不能让你像这样在这周围随便游荡。"说完，派森一把将上校扔进一个笼子里，用冰封锁住了笼门。

"你……你怎么能把我像头牛一样关在笼子里！"斯克朗斯基狂叫着，好像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少废话！这个冰锁说不定在你饿死之前就会融化，你还是省点力气吧。"说完，派森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只留下在笼子里面咆哮的斯克朗斯基上校。

"派森……你还活着……"斯内克一边小声嘀咕着，一边走到笼子旁。

"谁……是谁！你回来要杀死我吗，美国走狗！"斯克朗斯基看见有人过来，惊慌得大叫。"卫兵！快过来！干掉这个人！这是来自斯克朗斯基上校的直接命令！"说完，自己却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你不是刚才那个人，别担心，我的命令只有聋子才能听见。四个礼拜……就在四周前，吉恩那个狗崽子到了这里，在这四周里，一切都变了，这个人用四个礼拜就控制了整个半岛！"

"他说他要建立一个佣兵国家，是吗？一个士兵的国家……"斯内克问到。

"哈？佣兵国家？荒谬！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斯克朗斯基一脸的不屑。"我才不会上当呢！他的手段再简单不过了，利用了人类心底最脆弱的欲望：贪婪，而在贪婪的背后就是恐惧，他很轻松地就探到了这些人的心理防线，然后在最脆弱的地方施以力道，那就是恐惧！比起这个人所带来的恐惧，你手上的武器简直微不足道，你根本不知道这人到底什么来头！"

斯内克一时听不懂他说的什么，抬头看到一个集装箱上用俄文写着"拉沃奇金LA-5 (Lavotchkin La-5)"，不禁问到。"这不是二战时期的战斗机吗？"

"这是我的收藏之一！"谈到这个，斯克朗斯基顿时来了精神。"它曾经是苏联战斗机之王！它可以单挑福克·沃尔夫（Focke-Wulf）和梅塞施米特（Messerschmitt）！"（译注：Focke-Wulf和Messerschmitt是德国空军使用过的著名战斗机。）

"你是战斗机飞行员？"

"当然。"斯克朗斯基脸上居然浮现出一丝骄傲。"只要我有了米格（MiG）……或者苏霍伊（Sukhoi）……我就可以把吉恩打成马蜂窝！来人啊！给我拿架飞机来！一架飞机！哈哈哈哈……"（译注：MiG和Sukhoi是苏联空军使用过的著名战斗机。）

斯内克明白已经无法和他交谈下去了，这个可怜的俄国老头已经处于半疯癫的状态。斯内克向笼门的冰锁开了两枪，打开了笼门的锁，转身离开了这里，只留下身后斯克朗斯基那近乎疯狂的大笑……

斯内克继续在货轮内搜索着他想要的东西，虽然他找到了几个标注着"美国制造"的集装箱，但是这些集装箱却已经空空如也，看来敌人的行动还是比他们要快

一步。斯内克与坎贝尔正在商量对策，坎贝尔认为这些东西应该和核武器有关，就在这个时候，通讯器里突然传来一个神秘的声音，这个声音令斯内克感觉似曾相识，但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听到过。

“你是谁！？”斯内克问到。

“噢，抱歉，我应该和你打招呼的，关于你对付过的沃尔金（Volgin），我对此心怀感激。”神秘人说到。

“沃尔金……你说格罗兹尼格勒（Groznyj Grad）？”斯内克又想起了六年前的事情。

“是的，现在你应该想起来了吧？很抱歉我现在不能透露我的名字，你就叫我‘幽灵’吧，名字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幽灵不愿透露自己的身分。“我刚才偷听到了你的谈话，似乎你对某种原型武器很感兴趣。”

“你知道这个？”

“你还记得‘峡谷虎’（Shagohod）吗？”

“你说索科洛夫（Sokolov）建造的那个怪物？”斯内克不禁一惊。“那台可以在任何地形发射核导弹的核装载坦克……你的意思是说……吉恩偷走的原型武器是核坦克？但是‘峡谷虎’只能发射中程弹道导弹，它无法攻击苏联的主要城市啊？”

“看起来你慢慢想起来了。”幽灵轻轻一笑。“是的，旧型的‘峡谷虎’的确做不到这一点，但是美国方面已经研制出了一种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译注：MIRV，是Multiple Independently targetable Re–entry Vehicle的缩写），它可以使一枚导弹携带多枚核弹头以攻击不同的目标，虽然这玩意儿的命中率很低，铺设的造价很高，而且在发射之后很难控制，但吉恩偷走的原型武器正是针对这个弱点研制的。新设计的弹道轨道可以让导弹轻松到达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境内，而没有任何反弹道导弹（译注：ABM，是Anti–Ballistic Missile的缩写）可以阻止它。作为一个装载多弹头导弹的核武发射平台，它完全可以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渗透到敌国，同时也不用在意地形的影响。”

“难道他们想把‘峡谷虎’绑上洲际弹道导弹（译注：ICBM，是Inter 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的缩写），然后把它发射到敌国？这不可能！？”

“实际上，对于‘峡谷虎’来说，这是有可能的。只要有某种更轻巧更具移动性的行动坦克，或者用某种比‘峡谷虎’更具动力的推进器，就像阿波罗登月舱上的土星火箭一样。”

“行动坦克……”斯内克似乎想起了什么。“我记得在索科洛夫研制‘峡谷虎’的同时，格兰宁研究所（Granin lab）也在格罗兹尼格勒里同时开发一种两足步行坦克叫做Metal Gear……幽灵，你不会就是设计Metal Gear的格兰宁吧？不对，不可能，格兰宁已经被沃尔金杀害了……”

“格兰宁……这个名字也带给我许多回忆……”看来幽灵也听说过这个人。“不过你要是想把我当做格兰宁也行。”

“那就是说Metal Gear的确是一种可以携带多枚小型核弹头的行动核坦克了？”

“是的，不过这目前还处于准备阶段，离发射阶段还有点远。美国方面被窃的只不过是Metal Gear机体本身，吉恩应该是想把这个半岛上储存的苏制核弹头装备在它上面。”

“它能使用苏制核弹头吗？噢，等等……Metal Gear的设计蓝图原本就是苏制的……”斯内克开始觉得事情越来越糟糕了。“……我倒是很惊讶他们是如何把这么大的玩意儿偷运出美国的。”

“他们收买了一名政府官员，据说这人已经死了……不过我想这不过是个障眼法罢了。”

“我明白了，只要能端掉这个半岛上的核武储存设施，我们就能阻止Meta Gear的发射。”

“我将尽我所能来帮助你，就算我是个幽灵，我也不想看到他们把Metal Gear发射到祖国的土地上，我想你一定能阻止Metal Gear！”

斯内克很快就找到了存储核武器的安全基地，不过吉恩他们正准备再次转移这里的核武器，虽然不知道这一次又要被转

移到什么地方，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先切断敌人的运输线路为好。核弹头必须要通过基地内专用的运输装置才能被转移走，斯内克决定先破坏这些运输装置，再考虑破坏核弹头，在众多投诚士兵的帮助下，斯内克在这个基地内各个重要关节部位安装了遥控炸弹。正当一切就绪，斯内克准备按下引爆器的时候，却发现开关已经失灵，还没等斯内克搞清楚怎么回事，一股透心的凉气出现在自己眼前，派森终于找到了斯内克！

“你应该更小心点，斯内克。”派森带着寒气想斯内克走来。“这里的墙壁要比它们看起来脆弱得多，你这样安置炸弹的话，爆炸会非常剧烈，你会把你自己的退路都切断。你太专注于完成任务了，连自己的死活都顾不上了，你这臭习惯还是改不了啊，斯内克？”

“派森……是你拆除了炸弹？”斯内克看着派森手里被冻成冰块的炸弹。“你怎么可能有足够的时间？”

“时间？我有的是，我只要快速将炸弹冷冻，它们就‘噗’地一声，再也响不了了。”派森将手里的冰块扔到地上。“只是这个地方还真够热的……”

“派森……你一直还活着？你身体怎么了？”斯内克看着派森头上那些奇怪的东西。

“这就说来话长了，斯内克……”派森似乎有不少话要说。“我们上次并肩作战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差不多有十年了吧？我们那时还都很年轻……”

“是的，当引领者（The Boss）突然消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究竟干了些什么……是你救了我，你是少数几个我在战场上可以信得过的人。但我以为你死了，那次越南的机密任务中你受了很严重的伤……”斯内克也回忆起不少事情。

“是的，那个时候我距离死亡也只有咫尺之遥，我的身体失去了控制体温的能力，体内的体温不断在升高，我觉得自己都会把自己烧死！若不是这件作战服和填充的液态氮，我恐怕活不过半天，而这件作战服也使我成为了一名超级战士！”说完这些，派森突然向体外放出氮气，冰冷的气体恨不得将房间里的空气也凝固住，连斯内克都几乎要发抖。“看看这个，在这里我说了算，你拿手的CQC对我完全起不了作用！”

“为什么？派森，告诉我为什么？你是个善良的人，为什么要加入吉恩的叛乱？”

“这是我在赎罪，斯内克。”派森的语调突然沉重起来。“你知道中央情报局为什么让我活这么久吗？那是因为他们害怕你，斯内克，你是一个传奇，一个英雄，中央情报局知道是你亲手杀死了引领者，所以为了防止你背叛，他们需要一名能够压制你的战士，他们选择了我……我就是‘灭蛇者’（Anti-Snake），我是惟一能打败你的人！自从我回到狐狸小队以来，我一直都被分派一些见不得光的任务，但这让我的暗杀技能越来越锋利无比。你还能回忆起你在战场上杀死的人吗，斯内克？我就可以！这让我每晚都噩梦连连，他们挥之不去！为了改过自新我已经流了够多的血，这一切都将在今天结束！这一刻我等了很久了，等待我们在战场上作为对手面对面的这一刻，斯内克，杀了你我就能圆满了！动手吧！”说罢，派森将枪口对准了斯内克，一场恶战不可避免。

面对自己昔日的队友，斯内克尽量克制自己不要把他当做敌人来对待，一招一式都留了三分，这也使得战斗趋于胶着状态。但大首领毕竟是大首领，抓住派森一个破绽，斯内克命中了他的软肋，令派森倒地不起，但斯内克并没有继续给予致命一击。

“太令我吃惊了，斯内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中央情报局那么惧怕你，看来我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我毕竟还是完成了赎罪……”

“够了，派森，别再说话了。”斯内克俯下身去，用手去按住派森作战服上的漏洞，想堵住泄露的液态氮。

“你知道你在干嘛？”派森对斯内克的举动很是吃惊。“别这样，斯内克，你的

手会被冻僵的！”

“看来你也没怎么变啊，派森。”斯内克依然死死地按住漏气的位置，丝毫不在乎已经挂上冰霜的手臂。“冰冷的衣服下面依然是火热的躯体，别忘了上次打牌你还欠我钱呢，我可不能让你就这么给赖账了！”

“哈哈哈哈……”听到这里，派森会心地笑了起来。“……我明白了，我会继续盯着你的。你要记住，斯内克，我跟着吉恩是因为他答应过给予我们补偿，而我们这样的士兵无论是在国家的利益上还是在对敌人的憎恨上都不会得到补偿，士兵们需要一个英雄，他们需要一个心甘情愿为之献出生命的人，你能挑起为你手下性命负责这副重担吗，斯内克？如果做不到，你永远也无法打败吉恩……”



斯内克扶起派森，慢慢走了出去，令对手折服，不仅仅是要从肉体上让对方五体投地，更重要的，是要从精神上让对方心服口服。而此时的派森，已经被斯内克所感动，两位昔日的战友，再次并肩……

第五章 努尔

由于之前被派森所牵制，斯内克并未能阻止核弹头从安全基地中被运走，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任务失败，只不过可以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小了，他们现在只有摧毁Metal Gear才能阻止发射了，惟一可以值得安慰的事情，就是Metal Gear的目标要比一枚核弹头大得多，想要找到它的踪迹并不是那么困难。

斯内克想起之前在与幽灵的对话中，幽灵曾提到吉恩他们收买了一名政府官员，不过据说这名官员已经死了，但这也可能是障眼法。间谍组报告在机场附近有不少高级政府官员模样的人出没，斯内克决定去那里探个究竟。

很显然斯内克不可能把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抓来审问，但是有个人却引起了斯内克的注意，这个人的表情和其他人不一样，充满了悔恨与愁云，眼神也时常游离，与周围的人显得格格不入，斯内克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人一定有些来历。

正如斯内克所判断的那样，此人果然参与了帮助吉恩将Metal Gear运送出美国的行动，虽然他因此获得了丰厚的报酬，但是却从此与家人两地别离，倍受思念之苦，心中早已充满了后悔与悲伤。听闻斯内克是来阻止吉恩的行动，他很高兴与斯内克配合，希望以此来获得一点心灵上的安慰，同时也寄望于斯内克在将来他回国受到国法制裁的时候，能帮忙说点好话。

此人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核弹头已经运往小岛东部的发射井，正在做发射前的最后部署，斯内克带领着小队立刻赶往该处。也许太过急于完成任务，斯内克对这里部署的兵力有些估计不足，不小心引发了警报，不仅招来了大批敌兵包围，更引来了一个神秘的对手——完美士兵努尔。

努尔一看到斯内克，二话不说就拔刀相向，斯内克赶忙举枪射击，谁知几枚子弹悉数被他用刀挡下，眼见努尔向自己冲过来，立刻又是一梭子弹送了过去，而这波子弹更是轻而易举就被努尔挥刀切开，斯内克正惊讶之际，努尔早已跳到了空中，挥舞着利刃向斯内克砍过来，斯内克本能地向后一退，刀尖就在离斯内克鼻尖咫尺之遥划过，真是千钧一发。

不仅斯内克惊讶于努尔的武艺，一下未能结果斯内克的努尔也有些迟疑。“为什么？为什么你还活着？没有人能够在战

场上活着遇到完美士兵，但你却还没有死，为什么？”

话语间，努尔再次挥刀横扫过来，斯内克躲过这一招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什么。“这招……我见过这招……那是在……莫桑比克！”斯内克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个小孩挥刀的身影。

听到“莫桑比克”这个词，努尔忽然十分痛苦地抱住了脑袋，好像勾起了什么痛苦的回忆一般。这时，更多的士兵蜂拥而至，将斯内克和努尔包围在中间，而带领这群士兵的，正是拖着瘸腿的坎宁安。“待在那儿别动，斯内克，你现在不占优势啊，尝尝这个。”说罢，一枪托狠狠地砸在斯内克的后脑勺上，斯内克当即晕了过去。

看见斯内克晕倒在地上，努尔正欲拔刀了解斯内克的性命，坎宁安赶紧阻止了努尔。“干得好，完美士兵。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努尔，你可以稍息了。”听到坎宁安的话，努尔乖乖地收起利刃，坎宁安看到这一幕，心里暗暗地说。“也不过一个傀儡而已……”

与斯内克失去联络的坎贝尔正在召集各路人马寻找斯内克的下落，而被坎宁安拖回牢房的斯内克正在被酷刑折磨着。这时，吉恩走进审讯室。

“你在他身上花了不少力气……”吉恩看着斯内克，又看看一旁的坎宁安。“通过酷刑获得的情报并不可靠，我以为一个老练的讯问者不会依仗这种施加痛苦的方式。”

“你是对的，长官。”坎宁安一直盯着斯内克。“但这也要看看是什么情况，这个人是前狐狸小队成员，对他来说，这点折磨根本不算什么，至多只是打个招呼罢了。”

“这我知道，同样作为狐狸小队成员，你知道他的忍耐极限，想从他嘴里掏出情报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吧，坎宁安？”

“呃……他的确很能扛……”吉恩的问话让坎宁安有些摸不着头脑。“……现在，我想首先搞清楚剩下的遗产在什么地方。有个办法，虽然我不太擅长这个……”

“你是说用药？”吉恩猜到坎宁安就想用这招。“这种能使人吐露实情的麻醉药对狐狸小队成员来说没什么效果。”

“但这是一种新配方，研制这种配方的时候他已经退役了。”

“用药物逼供也不足为信，而且你用的量越大，可信度就越低。”吉恩看来并不想急于从斯内克嘴里掏出什么。“说不定还不等你问问题，他就已经被你整死了，你比我还清楚这一点。干嘛这么着急，坎宁安？让我先跟他谈谈吧。”

坎宁安虽有些不太情愿，嘴里嘀嘀咕咕，但他毕竟是个军人，听从命令是天职，乖乖地走出了审讯室。待坎宁安出去之后，吉恩回头看着斯内克。

“你一直都醒着的吧？”吉恩很容易就识破了斯内克，他知道斯内克不是一般的战士。“你是个令人敬畏的对手，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继承了大首领的称号。”

这时，斯内克脑海中突然闪现出当年总统亲自给他授勋的场景，还有引领者（The Boss），还有夏娃（Eva）……“你到底效忠于谁？你为什么战斗？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士兵？你没有看穿这一切吗？这就是你从狐狸小队退役的理由，但你现在又回到了战场上，一旦你继承了战士的灵魂，你就无法离开战场。”……而这些，却好像是被吉恩强制勾起的回忆。

“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吧，”坎宁安将话题一转。“这整个偷窃 Metal Gear 的事情，其实是一场中央情报局一开始就设好的棋局，他们一开始就计划把这台美制 Metal Gear 送给苏联，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把自己研制的新武器送给敌人吗？这是为了继续维持冷战状态。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败，苏联的国力一落千丈，而得益于引领者的功劳，他们又失去了‘哲学家的遗产’，苏联已经无法再维持冷战所需的大笔军费开支了。而现在的美国，因为获得了这笔遗产，已经成功研制出了可以用于战争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这让他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上占据了军事优势。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世界势力平衡将很快被打破，冷战也会随之结束，如果这样的

话，中央情报局的重要性将大不如前。”

“你的意思是说中央情报局把Metal Gear送给苏联以维持势力平衡？”斯内克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

“Metal Gear是一种比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还要先进的武器，它将成为莫斯科方面最有价值的王牌，更可令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译注：SALT，是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的缩写，1969年11月17日，处于冷战中的苏联与美国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就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性武器会谈进行了协商，目标是削减双方战略性武器的数量。）变得一钱不值，整个世界将远离融合与和解，并将再次一分为二，士兵与间谍的时代再次降临。中央情报局给狐狸小队的命令是在Metal Gear被运送期间不予保护并偷走它，然后假装投降到苏联，这个计划对于中央情报局的聪明之处在于一切都是为了保证组织的利益，这就是你所谓‘国家’！”

“不……不，我不相信……”斯内克觉得这不可能。“……这就是你上演叛乱的原因？”

“我将会建立一个我心目中的世界，”吉恩根本不理会斯内克，继续讲着他的故事。“就好像士兵需要有才能的军官一样，人民都需要有才能的领袖，一个可以引领世界的领袖，而我就是因此而被创造出来的。”

“创造出来？”斯内克有些听不懂。

“你没有听说过‘继承者计划（Successor Project）’吗？”吉恩说出了一个斯内克从未听说过的名词。“这是美国政府秘密进行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创造终极战场指挥官，他将拥有发动战争的能力、高超的战略智慧、从战场上活着回来的忍耐力、以及让士兵心服口服的超凡魅力，我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威力，是‘继承者计划’的另一项产品。而被他们原来选为模范领袖的士兵，就是那个传奇人物——引领者，而我从他们那里继承了这个位置，斯内克，你继承了大首领的称号，你是她最后的弟子，你和我好似兄弟一般，正是因为这些，我现在还不能杀你。好好保重吧，兄弟，希望你能亲眼目睹我的新世界被创建。”说完这些，吉恩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审讯室，



只留下斯内克在那儿苦苦思索着他刚才说的那些话。

从审讯室出来之后，吉恩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是我，不知何故我就知道会是你……是的，与克里姆林宫的谈判非常成功，他们不会出手干预的……我应该谢谢你的帮助，当他们看了 Metal Gear 的弹道数据之后就不会再怀疑什么了，中央情报局现在应该在抓狂吧，我想这应该都是你的计划……那么再多告诉我一些吧，你自己不可能获得这些数据的，对吧？你背后一定有人支持，是谁？……别介意，我大概能猜到你是谁，你应该知道这么做是在背叛你的雇主吧？……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不是在利用我吧？……没关系，我们还会见面的，就在我创建的新世界里，到那个时候，我的朋友……山猫（Ocelot）……"

刚刚挂上电话，两名士兵慌慌张张地破门而入。"请……请原谅我们，长官……完美士兵……他……"还未等把话说完，努尔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一刀杀死了他们。

"努尔，你这是什么意思？"吉恩喝住努尔。

"我一定要完成我的任务，他还活着，我还没有完成我的任务。"努尔面无表情，眼睛直勾勾盯着审讯室的方向

"你说斯内克？他已经被捕了，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退下，努尔。"

"不，他还活着！我一定要完成我的任务！我一定要杀了他！"努尔不顾一切地向审讯室走去，几名士兵冲上来想包围他，努尔抬手就结果了他们。这时的努尔，好像一头红眼的猎豹一样，眼中只有他的猎物，站在一旁的乌苏拉正要上前阻止，却被吉恩拦了下来。而疯狂的努尔居然向站在面前的吉恩发起攻击，凶猛的刀锋向吉恩要害直冲而去，只见吉恩轻松地往旁边一闪，躲过了努尔的攻击。扑了个空的努尔忽然发现双手双腿的关节部位不知什么时候被扎入了四把匕首，还未等他反应过来，吉恩又在他胸口狠狠地给了一掌，耳中似乎听到吉恩在说"你将听从我的指令，我是你的长官"，摔在地上晕死过去。没想到吉恩不仅仅拥有极具煽动力和感染力的嘴上功夫，在万军丛中来去自如的努尔完全不是他的对手，仅仅一个回合便彻底令努尔失去作战能力，其真正的实力深不可测。

吩咐手下将努尔送回去之后，吉恩喃喃自语道："完美士兵在每次任务后都会清洗掉记忆，而仅仅一次遭遇，你就能让他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斯内克……"

第六章 Metal Gear

斯内克赤身裸体地躺在牢房冰冷的地板上，坎宁安在折腾够了之后暂时放弃了拷打，他毕竟还是想从斯内克嘴里套出"哲学家的遗产"在哪里，如果在这之前把斯内克搞死就太不划算了。这时斯内克听到门外有些动静，原来是爱丽莎用一份午饭贿赂了看守，让她进入牢房看看"这个从完美士兵手下活过来的人"，看守经不住爱丽莎的恳求，只得答应了她。

"看来你被折磨得够呛……"爱丽莎看到斯内克身上新鲜的伤痕。"……很高兴还能看见你活着，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能够在与努尔的战斗中活下来。"斯内克故意咳嗽了一声，爱丽莎才注意到斯内克原来是赤身裸体，红着脸把餐盘放下，并转过身去。"呃……你吃点东西吧，别担心，这里面没下药。"

突然，爱丽莎低声对斯内克说："不要动，保持安静，好吗？"接着不顾斯内克还光着身子，一下子抱了上去。斯内克除了感受到爱丽莎那温暖的体温之外，还感觉爱丽莎正通过心灵感应传话给他。"能听到我吗？别说话，安安静静听我说，以我的能力不能说太久，吉恩已经开始准备

通过 Metal Gear 发射核弹了。"

"什么？这太早了点吧？美苏之间的谈判破裂了？"斯内克感觉事态严重。

"我不知道，我和乌苏拉都不知道吉恩在考虑什么，为什么要和美国与苏联两方面谈判，可能他无论谈判结果如何都要启动 Metal Gear，但我无法阻止他……至少当乌苏拉在他身边的时候我一个人是不行的，你是我惟一能指望的人。他们可能已经把 Metal Gear 从港口运往装配厂，这样他们就能给它装上核弹头，如果你现在毁了它，你至少可以阻止吉恩发动核攻击。"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斯内克不禁有些奇怪。

"我曾预见过你摧毁了 Metal Gear，不过我的预兆不总是会实现，但我知道你一定可以阻止一场核武屠杀。"

"那你能救我出去吗？"

"还不行，耐心点，斯内克，你的运气就要来了。"

"是嘛？你这么说让我觉得好多了，我几乎高兴得都要笑起来了。"斯内克不忘调侃一下爱丽莎，这时爱丽莎因为力气耗尽而瘫软了下去，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这一幕恰好被门口的卫兵看在眼里，他大概以为爱丽莎与斯内克在行男女之事，见差不多已经完事，便提醒爱丽莎时间到了。爱丽莎在离开牢房的时候不忘嘱咐一句："求你了，斯内克，你一定要相信我。"

就在斯内克饱受坎宁安折磨之时，坎贝尔那边组织的救援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地进行之中，很快他们就打听到了斯内克被关押的地点，并立刻策划将斯内克救出来。斯内克正躺在牢房里，想着如何找机会逃出去的时候，牢房外一阵骚动，门一下被打开了，斯内克定睛一看，原来是乔纳森带领着几名士兵冲了进来！

"……你们来救我？"斯内克大为意外。"你们甚至还不知道我是否活着，为什么你们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

"因为你是我们的大首领，"乔纳森一边帮斯内克解开手铐一边说到。"并且，我们知道你不会让你自己死在这样的地



方。我们需要你，斯内克！"

"要知道来这里……"斯内克有些感动。"……好吧，让我们先离开这里。我知道 Metal Gear 在哪里，这是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众人扶着斯内克，趁着夜色悄悄离开了这里，由于斯内克身上还带着伤，他们只能尽快提高行动的速度。正当众人以为逃离了追捕之时，一道强光突然射向他们，把四周照得通亮。斯内克抬头一看，原来是坎宁安驾驶着飞行器追了过来！

"到此为止了，斯内克！"坎宁安大喊着。"你的手下还挺能干的，我从没想到一个身为单兵潜入行动专家的狐狸小队特工，会有同志来救他，这是我的失误，你差点就从我的指缝里溜走了，我一定得记着感谢乌苏拉，虽然她对我来说过于神秘，但是她还是有她的用处。既然我们都在这里，我们可以继续拷问了！遗产到底在哪儿？我知道你偷走了克格勃(KGB)的一半，告诉我在哪里！"

"克格勃？你到底在说什么！？"斯内克不记得遗产会有克格勃的事情。

"还在跟我演戏啊！那我就一个一个杀死你的同志，直到你改变主意！"话音未落，坎宁安抬手射杀了斯内克身边的一名士兵。"遗产在哪里？告诉我！"

"我不知道！"伴随着斯内克的回答，另一名士兵又倒在了地上。"给我住手！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发誓！"

"你在骗我！你一定知道遗产在哪里！五角大楼告诉我……"

"五角大楼？！"斯内克的疑问令坎宁安意识到说漏了嘴。"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有关遗产的事情，坎宁安？你关心的是什么？"

"够了，你最好开始回答我的问题，否

则……”坎宁安又掏出抢来准备向士兵射击。这时，一辆卡车突然从黑夜中冲出来，由于坎宁安将飞行器降得过低，而卡车速度又太快，来不及飞起来的坎宁安被卡车撞了个正着，一声惨叫从飞行器上摔了下来，而这开卡车的不是别人，正是爱丽莎！

“斯内克，快上来！”爱丽莎把车停到斯内克旁边，冲斯内克喊道。

“爱丽莎？你怎么在这里？”

“别问了，快抓紧时间！”爱丽莎催促着斯内克。

斯内克扶起身边受伤的士兵，将他抬上车以后，自己才最后一个进入卡车。在追击敌兵子弹的“欢送”下，爱丽莎驾驶着卡车冲出了大门，消失在夜色当中……

卡车在一处树林前停了下来，看来斯内克他们已经摆脱了追捕。下车后，斯内克关照了一下那名伤兵的伤势，而坎贝尔从车里走出来，对斯内克说：“我以为你只是单兵作战任务方面的专家，但看起来你也可以带领小队。”然后他看着爱丽莎问斯内克：“这位女士是……？”

“她叫爱丽莎，是她帮助我们逃跑的。”斯内克介绍了一下爱丽莎。

“你劝降了一名吉恩身边的士兵？”坎贝尔把斯内克拉到一边，小声说到。“我只是有点好奇，你到底是怎么搞上这么漂亮的小丫头的？你不觉得她太小了点吗？我是说如果再过五年她准是个万人迷，但……”

“我们出发吧，斯内克。”爱丽莎打断了他们的窃窃私语。“我们要趁着夜色去打探一下发射平台的位置，灯光会把我们引向那边。”

“好的，你带路。”

在路上，斯内克走到爱丽莎身边，小声说到：“爱丽莎，关于刚才坎贝尔说的……”

“你是说再等五年的事情？”爱丽莎调皮地笑了笑。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斯内克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想知道你背叛吉恩而帮助我的原因，你从未说过这个，我以为你会忠于吉恩。”

“我不是说过吗？我希望你毁掉Metal Gear。”爱丽莎看着斯内克。“我一开始也以为我会忠于吉恩，但现在我还是很感激他，在东德的时候，是他救了乌苏拉和我。但无论德国还是美国，要的都是我们俩的超能力，他们想把这种超能力用于战争，所以我只能跟吉恩走。”

“那你为什么还要背叛他？”

“都是因为核武器……没有人应该使用核武器……我是原子弹的受害者，斯内克。我的父母是在苏联工作的核物理专家，克什特姆（Kyshtym）工厂发生意外的时候，他们都在那起爆炸中身亡。”

“克什特姆……你说那起发生在乌拉山区的核灾难？”斯内克知道这个事情。（译注：这里说的是1958年的克什特姆事故，官方说法是当时位于苏联乌拉山区的车里亚宾斯65号城的一个再处理厂的核废料槽发生爆炸，方圆30个城镇约4万2千平方公里的地区从此从地图上消失。而另外一个说法是苏联当时在那里试验氢弹发生意外导致的。）

“是的，乌苏拉和我是爆炸余波的受害者，至今仍是我的梦魇，我在梦里眼睁睁地看着父母死在爆炸里，我看见死亡的灰烬从天空落下。”爱丽莎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回国过后不久我们俩就拥有了超能力。”

“我也曾经遭受过核辐射，”斯内克能够理解爱丽莎的心情。“那次在比基尼岛的核试验……这难道是你救我的原因？”（译注：1964年美国曾在这个地区进行多次核试验）

“也许吧……我想我可能是想为未来留下一点希望，但我这样的身体是不能生孩子的，所以我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我想你将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

“很抱歉，爱丽莎，我可能永远都不能成为父亲……”

说着说着，他们已经来到了发射基地附近，明明已经是深夜了，基地却还灯火通明，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这令斯内克很是奇怪。

“努尔正在处于重新调整期，我走了

之后他们得花上好几倍的时间才能搞定，这是我们的机会，斯内克。”爱丽莎说到。

“看来我们惟一要防范的就是坎宁安了。”

“不，你错了。”爱丽莎否定了斯内克推断。“吉恩才是你真正要注意的，‘继承者计划’就是为了创造能够控制完美士兵的战地指挥官，虽然我没有看过吉恩亲自出手，但我想他的反应应该比努尔还要敏捷，而他的战斗技术则是来自引领者。”

“你害怕了吗？”

“是的，但是……”爱丽莎脸上露出微笑。“我相信你，斯内克。我的姐姐预见你会给世界带来恐怖，而我预见你将阻止Metal Gear，这是我们第一次出现相反的预测，我相信你。”

在爱丽莎的带领下，斯内克一路来到了基地内部，在这里，静静地躺着一个庞然大物——Metal Gear，此时的它好似一具雕像一般，虽然气势磅礴，但总归是个死物。斯内克招呼士兵开始在这里安置TNT炸药，而此时，吉恩带领着一票人马已经杀到这里，把斯内克一伙堵个正着。正当斯内克准备要拼死一搏之时，一直在身后纹丝未动的Metal Gear忽然发出低沉的鸣叫，看样子是有人启动了它，但会是谁呢？启动后的Metal Gear抬枪就射，然而这一梭子弹并不是冲斯内克去的，而是将围在门口的吉恩带领的士兵扫倒了一片，但却未伤到吉恩一根毫毛。

座舱内，驾驶者低声咒骂着，“居然打偏了……是什么力量……有了这个武器，谁也不能流放我！看看你这可怜的背叛者！让我来给你上一课！滚出去，闯入者！这个基地是我的！”爱丽莎听出来，原来驾驶Metal Gear的人是斯克朗斯基上校，这个半醉半疯的老头子是什么时候摸到这里来的？

趁着斯克朗斯基对吉恩发疯的功夫，斯内克从背后悄悄摸到吉恩的身后，用枪指住了他。“不许动，吉恩！看来是个不怎么有趣的结尾，这就是你的王牌？要你的人放下武器！”

“呵呵，王牌？”吉恩笑了起来。“戏演得真不错，斯内克，连我都没想到斯克朗斯基会来。为了表示我的欣赏，我让你看看我真正的王牌！苏醒吧，乌苏拉！”

“什么？”斯内克一时没听明白，回头看着爱丽莎，眼前的一切让他大吃一惊。爱丽莎好像被精神控制了一般，正在痛苦地挣扎之中，抱着头哀求着斯内克：“斯内克，向我射击！快，在乌苏拉醒来之前杀了我！向我开枪！否则……否则……我……我就会……就会……就会杀了你！”说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爱丽莎的口气忽然变得冷漠无情，眼神中失去了那份天真与纯洁，取而代之的是冰冷与无神。“我要杀了你，斯内克，在你的后代诞生之前杀了你！”斯内克顿时感到一股强大的意念力向他袭来，离他还有些距离的乌苏拉手足未动便将斯内克推倒在地上。

“乌苏拉和爱丽莎原本是一个人格，”吉恩看着躺在地上的斯内克说。“但在进行人工增强她精神力的过程中，分裂成两个人格，乌苏拉获得了强大的力量，而代价是失去了她的情感。那个Metal Gear也许仅仅是一台没有完成的原型机，但乌苏拉却可以弥补它所有的不足！”

这时Metal Gear突然狂暴起来，把斯克朗斯基甩出了驾驶舱，机体两侧张开了巨大的类似翅膀的装置，整个Metal Gear好像处于暴走状态，不像一个冷冰冰的机器能做出的反应。斯内克抬头一看，乌苏拉正飘在天空，慢慢落进了Metal Gear的驾驶舱，现在的Metal Gear已经完全由乌苏拉用意念力在控制了！

原来机体两侧像翅膀一样的装置是Metal Gear发射导弹的地方，猛烈的炮火向斯内克蜂拥而来，幸好这场战斗发生在基地内部，Metal Gear可活动的空间并不大，这让斯内克有了很多喘息之机。而作为半成品的原型机，在设计上还是有很多致命漏洞，虽然乌苏拉的意念力控制让Metal Gear比平时要机动许多，但是致命的地方依然致命，斯内克利用一次机会给予了它毁灭性的打击。冒着浓烟的Metal Gear有

气无力地趴在地上，猛烈地机体震荡最终化为一声巨响，而失去了知觉的乌苏拉——爱丽莎并没有及时走出驾驶舱……

在场所有的士兵都看傻了眼，如此威力强大的庞然大物被一个血肉之躯打败，若不是亲眼目睹根本无法令人信服，所有人都感到了绝望，原本Metal Gear是他们建立新国度希望所在，而随之烟消云散的，还有他们对新国度的期望与向往……灰心丧气的士兵们纷纷扔下了手中的武器，对于一个士兵来说，这已经表示他从心底里放弃了作战的信念。

"太棒了！"在斯内克与Metal Gear作战的时候，吉恩已经来到了上层的控制室。"只有你可以打败乌苏拉控制的RAXA（译注：本次Metal Gear的代号，读音与Russia十分接近），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左轮山猫（Revolver Ocelot）这么关注你了！"

"格鲁乌的左轮山猫少校？他也和这个有关？"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斯内克预感情况的不妙。

"我喜欢你，斯内克，你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够了！已经结束了，吉恩！我已经毁掉了你的Metal Gear，你不能再用核弹威胁这个世界了，放弃吧，你已经完了！"

"你毁掉了我的Metal Gear？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正在这时，斯内克的通讯器响了起来，原来是幽灵发来的信息。"幽灵，现在可不是时候！"

"斯内克，还没有结束，还没有！"这个声音并不是来自通讯器，而是来自斯内克附近。斯内克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索科洛夫！"那不是发射导弹的Metal Gear，那只是Metal Gear RAXA，只是为了评估而制造的，仅仅是一个试作型而已！"



"索科洛夫，你还活着！"斯内克记得索科洛夫死在了沃尔金手里。"原来你就是幽灵！你设计了'峡谷虎'，自然你也知道格兰宁Metal Gear的事情……原来是这样！"

"哦，原来是你一直在给斯内克提供情报啊，索科洛夫同志。"吉恩明白了为什么一直以来斯内克总能掌握自己的动向。"所有人里面，我从未想过你会背叛我。"

"……是的，我的确要感谢你把我从苏联的监狱里救出来，要不是你我无法与我的家人团聚，大恩大德无以回报……"索科洛夫说着便激动起来。"但是向苏联发射Metal Gear，我无法原谅，我不能眼看着我的发明用来对付我的祖国！"

"所以你就勾结上了斯内克？"吉恩很反感索科洛夫的爱国言论。"索科洛夫，是你设计了世界上第一辆核装载坦克，你是一个火箭科学家，你叛变到了美国，你参与了Metal Gear的研发，你就应该知道这玩意儿总有一天会用来对付苏联！"

吉恩的一席话令索科洛夫无言以对，这时，斯内克听到了外面有运输直升机的声音。"那才是真正的Metal Gear吗？"

"是的，RAXA不过是个诱饵而已，乌苏拉帮我们争取了不少时间。"说完这些，吉恩转身准备离开。"如果你想向我开枪，那么就扣动扳机吧，斯内克，但请你扪心自问，你有资格扣动这个扳机吗？你虽然继承了大首领的称号，但你不也从未停止过追求你所想要的未来吗？"说完，吉恩又开始向那些士兵施展他语言攻势的超能力。"士兵们，听我说！冷战就要结束了，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再有实力和权力按照他们的意愿运筹这个世界！即使美国陷入越战的泥潭无法自拔，他的西方盟友依然取得了惊人经济增长，而随着计划经济的土崩瓦解，苏联再也无法维持军事上的巨大开销，但是冷战的结束并不等于和平会到来，从世界超级大国中解放出来的国家主义很快将成为政治全球化背后的推动力，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将成为

国家与国家之间仇恨的导火索！核武器将不再是超级大国的专利，全世界都会拥有它，这样谁都不会知道落到自己头上的核弹来自哪里，今天的同盟也许就是明天的仇敌，甚至可能更糟的是，来自同一国家的士兵也会自相残杀，就像你们现在这样！谁敢保证你们明天不会把枪口对准你身边的战友？或是你的同志？或是你的家人？你知道是谁在反对你？是谁在嘲笑你？又有谁真正需要你？而谁又敢说没人想杀了你？”

吉恩的言论像病毒一样迅速在士兵心里扩散，人群中出现了躁动和不安，斯内克意图阻止吉恩不要继续说下去，但这正好中了他的下怀，他立刻将攻击矛头指向斯内克。“我有个手下正站在你们中间，他是被指派来杀死你们这些叛徒的。你们的敌人就站在你的身边，这个星球就像一个巨大的炸弹，只要一颗小小的核弹就能立刻引爆它，或者更准确地说，只需要一颗小小的子弹……哈哈哈哈，看，他来了！”说罢，吉恩悄悄扔出一把匕首，扎入了某个士兵的胸口，而一直被吉恩的演讲所蛊惑的士兵根本不知道匕首来自何方，倒地之前本能地扣动扳机乱射起来，这下就好比在滚烫的油锅里掉入了几滴水，瞬时间炸开了锅，士兵们乱作一团，机枪乱射，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自相残杀在这群几分钟前还并肩作战的战友中爆发。

斯内克想要大家停火，但是这群血脉喷张的士兵那还听得进去他的声音，最后连斯内克都被不知从何而来的子弹所击中。斯内克要吉恩阻止他们，可是吉恩一点也没有停止的意思。“如果你想他们停下来，为什么你自己不去阻止，斯内克？Metal Gear就要启动了，这个基地已经没用了，我不需要杀死任何人，让他们自相残杀去吧。人类是一种脆弱、愚蠢且充满暴力的生物，你自己看吧，看看人类的本质！”与吉恩说话的斯内克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两颗子弹向他飞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士兵跑过来用自己的肉身替斯内克挡下了这两颗子弹，斯内克定睛一看，原来是乔纳森！斯内克还来不及感谢乔纳森，乔纳森就已经没了生息……想起乔纳森当初加入我方时对斯内克那充满信任的一握，斯内克悲愤交加，纵使他有擒龙伏虎之能，他也无法挽救这些不明真相自相残杀的士兵生命，怀里抱着乔纳森那逐渐冰冷的身体，他只能仰天长啸……

第七章 真相



告慰逝去战友的最好方式，就是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任务，安置好乔纳森和其他战友的遗体后，斯内克和坎贝尔带领剩下的士兵继续他们的征程。根据间谍组的情报，装备了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已经安置在发射井中，而为了拖延他们的进度为我方争取时间，必须先将供电的电站给端掉。这个电站在一处山谷内，由于吉恩现在将重兵把守在发射井那边，斯内克他们很轻松地就在电站中安装了定时炸弹，但当他们原路返回的时候，却发现电站内已经是一片尸横遍野，原来应该还处在重新调整阶段的努尔不知道怎么跑了出来，嘴里叫嚷着要找斯内克一决高下，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他现在一心想着要杀死斯内克，所有干扰他这个意愿的人都是他的敌人，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忽然，努尔发现了站在眼前的斯内克。“我终于找到你了，告诉我，为什么你还活着？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我同志的梦，他们带着强大的武器与和蔼的微笑来救我，但当我醒来的时候，却一无所有，没有开心，没有悲伤，没有仇恨……没有任何记忆。当我从黑暗中醒来的时候，我只能看见我杀死的人躺在我的眼前，我的记忆和这些尸体一样是个谜。我知道，人人都会死，犯罪、疾病、意外、战争……无论你是多么高贵的人，无论你是多么优良的士兵，

无一例外，就算我不杀了他们，他也最终也会死。这是一个充满死亡的世界，但你却没有被杀死；为什么？为什么你还活着？你活着的意义在哪里？"

说罢，努尔又使出他最擅长那一招向斯内克袭来，斯内克躲过之后，忽然想起了什么。"我知道你的名字了，四年前，在莫桑比克（译注：这里说的是1962年成立的全国性民族解放组织——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从1964年开始领导人民进行的反对葡殖民主义统治的武装斗争。），在一支游击队里有一名可以独立作战的儿童士兵，他用一把小刀就杀死了许多政府军队士兵，他先利用敌兵对小孩的天真无邪疏于防范的心理解除他们的防备，然后像一名猎人捕杀猎物一样用最残忍的方式结束他们的性命，由于他说话带一点德国口音，他的敌人称他为'弗兰克·耶格'——真诚的猎人。"（译注：Frank Jaeger，Frank在英语中有真诚的意思，Jaeger是德语中猎人的意思）

"弗兰克·耶格……我的名字……"努尔似乎想到了什么，但又想不起来什么。"不，我是完美战士，我存在的地方就不允许其他士兵存在，所以我不需要名字，我只是虚无的存在罢了，等你死了之后，我又将回归虚无！"

努尔义无反顾地杀向斯内克，但是在身经百战的斯内克面前，过于执着于杀死斯内克这个信念的努尔却陷入了自我意识中无法自拔，好比一头有勇无谋的猛兽，虽来势汹汹却招招落空，而当斯内克看清了努尔的套路与破绽之后，斯内克便像驯服一头猛兽一般让努尔臣服，失败后的努尔反而恢复了记忆，想起了他失去的记忆。

"我想起来了……大首领……尽管如此，你是惟一能击败我的人，我被作为一个战争工具成长起来，但你击败了我，俯视着我……大首领，你总是在救我，你填补了我内心的空白……"

"别说了，都怪我，我以为你在那里会很好……这都要算在'哲学家'头上……我们走吧，该炸掉这个地方了……"扶起地上的努尔——哦，应该说弗兰克，斯内克他们离开了电厂。

由于定时炸弹爆炸后五分钟内发射井那边就会启动后备电力，所以留给斯内克的时间并不多，就在斯内克坐电梯准备去往发射井内部的时候，他又遇到了那位驾驶着飞行器的"老朋友"——坎宁安！

"真高兴能在这里看见你，斯内克，老实说，我还真的有些吃惊，你走的比我想像得要远多了，看来他没有看错你。很快你就不需要再战斗了，你的任务结束了，斯内克。"

"他？任务？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坎宁安？"斯内克听不懂坎宁安的话。

"哈哈哈哈……好吧，斯内克，让我慢慢解释给你听。"坎宁安似乎又有新的故事。"我并不服从于吉恩，虽然中央情报局控制着狐狸小队，但我也不听命于他们，我受雇于美国国防部。目前为止你看到的所有事情……你知道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之间并不是那么珠联璧合，对吧？这种不和并不是来自预算纷争，1961年的古巴猪湾入侵事件、北越的隐秘行动……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军事事务上的影响力通过这些事件逐年增长，而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们感到了威胁，然后他们发现了'Meta Gear计划'，于是征召了狐狸小队的领导人物吉恩并指示他偷走了准备运往苏联的Metal Gear，你认为如果吉恩对准苏联发射Metal Gear会怎么样？中央情报局就会颜面尽失，而军队的影响力就会急剧上升。"

"难道你想故意让吉恩使用核武器？你疯了吗？这会引发全面的核战争！"

"你又错了，斯内克。吉恩不过是个叛徒罢了，这个基地是俄国人建造的，Metal Gear以及它所携带核武器的蓝图也是苏联研制的，而你能怪华盛顿方面吗？另外，在这之后也不会留下任何证据，看到这个了吗？"坎宁安从身后拿出一个轻便导弹，斯内克一眼就认出这是'大卫·克罗基特'（译注：Davy Crockett，核武运输系统的代号，以美国传奇英雄的名字命名）。"正确，一种微型核弹头，但这枚是苏制的，吉恩

启动了Metal Gear之后，我便会让这个基地蒸发掉，连一棵草也不留下。”

“那这里的士兵怎么办？”

“你说这群苏联叛军？你有没有搞错？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坎宁安大笑起来。“但你不一样，斯内克。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你完全是按照他和五角大楼计划的那样。你想知道为什么你被送到这里吗？这是因为我们需要有人可以单独潜入敌方领土，并在当地说服敌兵加入，然后逼得吉恩不得不启动Metal Gear，只有你——传奇士兵，大首领——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到目前为止你完成得非常好，但我们现在需要吉恩启动Metal Gear，这也是五角大楼计划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允许你从中破坏。基地顶楼有一架直升机，你回到飞机上去吧，一旦Metal Gear被启动，我们就送你回到美国，等这个地方成为灰烬的时候，你会再次成为英雄！当然中央情报局是不会恭喜你的，但想你也应该无所谓。”听到这里，斯内克突然拔出枪来对准了坎宁安。“你在干什么，斯内克？你还相信你所效忠的中央情报局吗？想想中央情报局对狐狸小队都做了什么？他们给我们派遣最不人道的任务，而当我拖着瘸腿归来的时候，他们随便把我扔到一个办公桌上，他们对你也是一样，他们把引领者——我们部队的缔造者——派往海外并让她就死在了那里！别告诉我你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这里的苏联士兵，可怜的蠢货，回直升机上去吧，我不会让你再走一步的！”

“我不会让你使用Metal Gear的！”斯内克想起了他身后活着的和死去的战友。“我做这些是来自我对自己的忠诚，我不会让我像引领者那样死去！”

一场恶战不可避免，虽然坎宁安依仗着飞行器占据着空中优势，但高高在上远不如脚踏实地更有安全感，经过一番苦斗，斯内克终于让坎宁安尝到了苦头。

“为什么，斯内克？如果你能按我所说的做，你和我在回国的时候将会被授予一名士兵所能被授予的最高荣誉，而现在……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但我不会就这样死去的……”丧心病狂的坎宁安竟然将核导弹对准了斯内克。“……我要让你给我陪葬！”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还未等坎宁安来得及按下发射按钮，早已摇摇欲坠的飞行器爆炸了，一切都化为烟尘……

斯内克终于在基地深处的控制室找到了吉恩，吉恩一个人站在控制室里，几名身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员躺在地上，看来早已死去。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斯内克。”

“这些都是Metal Gear的工程师！你杀了他们！”

“不，是他们杀死了他们自己。”看来坎宁安又用了那一招。“他们都对自己的罪行感到绝望而但求一死。”

“罪行？你是说这一切都是五角大楼的阴谋？”

“阴谋？我明白了……坎宁安又在宣扬他的秘密了，可怜的蠢货，到死他都不明白其实他才是惟一的傀儡……”

“难道你不是傀儡吗，吉恩？是五角大楼想除掉中央情报局！”

“不，你错了。”吉恩看着斯内克摇了摇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要发生的一切：五角大楼的计划……坎宁安会背叛我……一切一切，而我正好利用了这一切，来执行我真正的计划，我不会把Metal Gear射向苏联。五角大楼一定对坎宁安可能无法抹尽证据做好了准备，他们说不定正在与苏联军队进行谈判，就算我现在向苏联发射Metal Gear，这也不足以引发一场战争。我的真正目标是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和五角大楼，‘哲学家’的两个窝点将被掀个底朝天！这将引起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混乱，最坏的情况是美国将不复存在，现在这个世界将分崩离析，苏联也难逃一劫。Metal Gear将从一个苏联核导弹基地发射，在国际恐怖主义的风暴下，《华沙公约》将在第三世界失去作用，甚至将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产生正面武装冲突！”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这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摆脱‘哲学家’

的控制，而我将创造一个我自己设计的全球势力平衡，我的目标是创建一个雇佣兵的全新国度，这里只有名副其实的优秀士兵。但这个半岛并不是最佳地点，我们国家将成为一种阴影般的组织但不会以任何形式存在，我们会隐藏得很深，但会介入世界上所有的冲突与纷争，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我将用众多优秀的士兵填满‘哲学家’的空壳，这个组织将成为真正的‘死亡半岛’，我称它为‘军队天堂’！我会让这个世界再次成为一个整体，因为我是继承者！”

“你不过是个独裁者罢了！”斯内克听到这些怒不可遏。“你使用恐惧让士兵听命于你，你用谎言欺骗你的盟友，你剥削那些把你当作导师的人，榨干之后就扔在一边！你建立的国家根本不是士兵的天堂，他们所需要的根本就在你的天堂之外！”

“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吧，斯内克。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一次伟大任务的一部分，相比起这个责任，某个士兵的个人意愿简直不值一提，他们必须要献出他们那微不足道的生命，就像引领者曾做到的那样。”

“你别再骗你自己了，你根本没有资格提及引领者这个名字！”

“看来，你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六年前，在食蛇者行动中，沃尔金向索科洛夫研究所发射了一枚美制核弹，这导致了后来计划的变更，美国政府不得不杀死自己的特工——引领者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你扮演的就是刺客的角色，斯内克。你以为沃尔金是愿意犯下那样可怕的罪行吗？这只不过是从一开始就安排好的一场戏罢了：沃尔金发射核弹……引领者的死……甚至你前往格罗兹尼格勒的任务，这都是你祖国的杰作！”

“你说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斯内克不敢相信这一切。“是谁？”

“引领者献出了她的生命，就算这是被设计的，她也是为了她的责任而死，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行为……”

“回答我！是谁设计的？”斯内克已经出离愤怒了。

“你不需要知道答案，你只需要知道你的责任就够了，你的祖国不能救你，你的老师和你所谓的朋友也不行。加入我吧，杰克（Jack），我会给你责任！”

“我的责任我自己会找到的，你和你那假模三道的主意可以去死了！”

“你毕竟还是个士兵……看来我们永远也无法达成一致……”吉恩走向控制台。“那么……谈话时间结束了，斯内克。”吉恩将手伸向发射按钮，斯内克举枪阻止。“太晚了，发射Metal Gear的所有准备已经就绪了。”说罢，吉恩按下了按钮……

“轰————！”一声巨响，但这不是发射Metal Gear的声音，吉恩所在的控制台发生了大爆炸，令人惊讶的是，原本以为在之前的战斗中死在Metal Gear里面的爱丽莎居然还活着，正是她阻止了Metal Gear的发射。“不能使用核弹头，这种武器太可怕了，一切都会因它而死，人类……动物……树木……地球……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哭泣、他们的恨意……”

吉恩趁爱丽莎不注意，抬手扔出一记匕首，但是匕首飞到爱丽莎面前被一堵无形的墙挡住了。“乌苏拉，你读了我的心……不过，就算你能读我的心，你的动作还是没我快！”霎时间，吉恩瞬间移动般来到了爱丽莎面前，狠狠地给了她一下，爱丽莎毕竟是个弱女子，根本无法承受这一击，晕死在地上。

由于控制台被毁坏，吉恩不得不离开了这里。斯内克抱起奄奄一息的爱丽莎，爱丽莎告诉斯内克，他们已经输入了Metal Gear的轨道数据，而在附近还有个后备控制室，吉恩应该是去那里了。躺在斯内克怀里的爱丽莎运用最后一点超能力，看到了斯内克的未来。“斯内克，我看到了，这一次我们姐妹俩看到的未来是一样的了，你会毁掉Metal Gear，你还会创造一台新的Metal Gear，你的后代……‘魔童计划（Les Enfants Terribles）’……你的儿子将把这个世界带向毁灭……你的儿子……将会……拯救这个世界……”斯内克完全不明白爱丽莎说的什么，但此时爱丽莎已经停止了呼吸……

放下爱丽莎冰冷的躯体，斯内克赶往

后备控制室，吉恩已经在那里了。

“一切都结束了，斯内克。”吉恩看来已经做完了该做的事情。“Metal Gear 已经进入了发射模式，轨道运算和目标确定已经完成，现在没有人能够停止它了，就算你打败我也不行。不过我想你不会因此放过我的，而我也找到了与你战斗的理由：为了证明我是真正的继承者，让我们来看看谁是真正的继承者吧，斯内克！让我们做个了断！”

可以说，吉恩才算得上是斯内克真正的对手，他不仅身手敏捷超乎常人，一手高超的“小李飞刀”技术也是出神入化，而神奇的意念攻击更是令斯内克头痛，但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吉恩虽说身怀绝技，但随着战斗的一步步白热化，破绽也一一显现出来，最终还是败在了顽强的斯内克手下。

落败的吉恩靠在栏杆上，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我不相信……‘继承者计划’的优秀产品……竟被你这样的血肉之躯打败……看来你才是引领者真正的继承者……关于‘战士基因’的事情……或许是真的……你才是真正的‘继承者’！”

“我不知道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快告诉我怎么阻止 Metal Gear 发射！”

“没办法了，一旦发射倒数开始就没法停下来了，快离开这里，斯内克。”吉恩从口袋里掏出一卷胶卷扔给斯内克。“拿上这个，这原本是我计划建立‘军队天堂’所搜集的装备、人员和资金……所有的数据都存在这个胶卷里面，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个。”

“你为什么给我这个？”斯内克感到很奇怪。

“因为你我有共同之处，总有一天你会用得上，在战斗中存活下来的人应该得到这笔遗产，这是我们的命运……我该说的已经都说了，去吧，斯内克，你将继承我的基因，你是真正的‘继承者’！忠于你自己……前进吧……找到你自己的责任……”说完这句话，吉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含着未尽之愿的遗憾告别了这个世界……

一声巨响引起了斯内克的注意，原来 Metal Gear 的准备阶段已经完成，开始进入发射倒计时了，他赶紧呼叫索科洛夫。

“索科洛夫，你听到了吗？Metal Gear 发射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控制面板已经被锁死，没有任何反应，我怎么才能停止它？”

“我从这里可以看到。”索科洛夫在监控室查看着这里的一举一动。“控制回路已经被锁死了，但 Metal Gear 的固体火箭发动机没有后点火油量控制装置，一旦它进入发射模式，就无法停止了！如果你能在点火之前拆除掉整个装置，也许还有机会……Metal Gear 不仅仅是个核导弹，它在目标上空 3000 尺会从推进器解体，然后利用降落伞缓降到地面，如果在发射之前搞掉 Metal Gear 部分，那么就算你不能阻止发射也可以避免核打击。但是，Metal Gear 专门针对这一点特别设计过，这个部分的装甲要比其他部分厚得多，如果火箭本身受到冲击，有可能把整个发射井都炸掉！”

“只要能阻止核弹，我才不管会不会把整个基地炸掉，我不能坐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世界被毁掉！”斯内克决心已定，他不顾一切地举起手持火箭筒向导弹顶部的 Metal Gear 部分发射过去，一阵烟雾过后，高高在上的 Metal Gear 部分毫发无损。这时，现场的苏联士兵纷纷举枪向 Metal Gear 部分射击起来。

“你们在干什么？这种武器对它来说其不了什么作用，你们赶紧逃命吧！”斯内克冲那些士兵喊道。

“你刚才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我们的祖国，现在该我们来保卫你的国家了！”带头的士兵看着斯内克。“是你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理由去战斗，大首领！”

被这些士兵所感动，在倒数即将结束之前，斯内克拼死又发射了一枚炮弹，在炮弹命中 Metal Gear 部分的同时，导弹也点火发射了，呼啸着带着火舌向既定的目标飞去，而处在发射井底层的斯内克淹没在发射之后的烟雾当中，耳边还依稀听到索科洛夫的呼喊：“斯内克！斯内克！你听到了吗？！Metal Gear……Metal Gear 已经发射了！斯内克！！！”

第八章 尾声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大楼的地下室通道里，一名夹着公文包的高级官员在保镖的护卫下正行色匆匆，忽然一名手持左轮手枪的男子出现在他面前，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真不错啊，”这名男子首先开口。“我从没想到在中央情报局的楼下还有这样的设施，狐狸小队还在的时候我都没机会到这里来逛逛，我是被派来见你的，局长先生。我叫亚当（Adam），想起来了吗？”

“亚当……为‘哲学家’效力的三重间谍，你就是左轮山猫啊。你说你是来见我的，有什么事情？”

“我们已经确认Metal Gear已经进入了发射模式，第一波核打击将在30分钟内到达这里。”

“我正担心这个，我正在尽快前往庇护所，但我不能把这些档案留在这里。”局长拍拍手中的公文包。

“档案？和‘哲学家’有关吗？”

“是的，上面记载着‘哲学家’的名单，还有遗产的一些信息，只要我们有这些资料，就算美国在核战中不复存在，‘哲学家’组织也会重生。”

“太好了，正是我想听到的。”话音未落，山猫抬手就是两枪，将局长身边的两名保镖轻松干掉。

“你这是干什么！？”局长感到事情不妙。“你不是要背叛‘哲学家’吧？”

“背叛？哼，我可不是想背叛他们，我是要消灭他们，然后我就可以把你们偷走的东西拿回来，我们将坚持真正的爱国者精神！而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那一半的‘哲学家的遗产’！”还未等局长开口，山猫便一枪结果了他……

与此同时，正坐在回国专机上的斯内克接到了坎贝尔的电话。正是归功于斯内克在最后一刻冒死射出的炮弹，虽然导弹最终还是成功发射，但是装载着核弹头的Metal Gear部分在飞出大气层后，因为松动而脱离了火箭，没有进入预定轨道，并在坠入大气层的时候因为摩擦而燃烧，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变成了一堆废铁。

“斯内克，听说他们给你准备了一个隆重的庆回归欢迎仪式。”

“坎贝尔，你的伤怎么样了？”

“嗯，恢复得不错，我等不及要出院了——这里的护士素质太糟糕了……这都怪你，把我安排在这个鬼地方。”

“弗兰克怎么样了？就是那个来自莫桑比克的儿童士兵。”

“他还活着，不过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的创伤太严重了，我想他还得在医院里待上好一阵子，有可能他无法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了，我就知道这些。听说他们又把狐狸小队叛乱这件事给掩盖起来了？”

“是的，他们的说法是我被派往摧毁苏联导弹基地的任务……”

“不管他们怎么说，斯内克，你又一次拯救了这个国家，你配得上这些荣誉，这是你应得的，没人比你我更清楚这一点了。那么……下一步你打算干什么？”

“不知道，但我想到一些事情……我是只适合在战场上生存的人，所以我必须要为自己寻找战斗的理由，我要把我继承的传递下去……”

“多保重吧，斯内克，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电话那头，坎贝尔坐在窗边，轻轻地挂上电话。在电话旁边，一份公文静静地躺在床头灯下，这份公文上有一个狐狸叼着匕首的标志……



最后的电话



真没想到，居然是你一直在给我提供信息……

……DCI（译注：之前被山猫打死的局长）的死被说成自杀了，说他因为 Metal Gear 的事情而畏罪自杀，我们可以继续了……

……目前一切都还在掌握之中……

……DCI 以为美国真的会遭受核打击，带着“哲学家的遗产”情报来找我……

……是的，吉恩的确发射了核弹，不过我们的“保险”还是很可靠的，他干得相当出色……

……现在我已经得到了遗产，这也在你的计划之中？……

……这样玩弄狐狸小队和他，这只有你才能办到，不过你别再利用我了……

……完美战士的战斗数据？嗯……

……我看到了，我会帮你实施这个计划的，不过有个条件……

……我想要他加入，对，大首领……

……这样我们就能成为“爱国者”(Patriots)！



MAX PAYNE 2
THE FALL OF MAX PAY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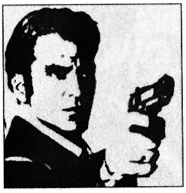


文 多边形

美编 心の永恒

马科斯—佩恩2

游戏原名	Max Payen 2		
机种	PS2	发售日	2003年12月2日
游戏类型	动作	发行商	Rockstar Games



马科斯·佩恩 Max Payne

游戏主角，身分是一名探员。在前代中，因为调查出某种毒品与政府有关，他身为律师的妻子与未满周岁女儿被杀人灭口，他为了复仇不得不在黑白两道之间周旋。他的名字（Max Payne）亦有“巨大的痛苦（Max Pain）”之意。

莫娜·莎克斯 Mona Sax



一名职业女杀手，为了给她的姐姐复仇而卷入黑帮的火拼中，并与马科斯·佩恩邂逅。后来又被雇佣去杀死马科斯·佩恩，两人的感情也由此产生纠葛。

前代剧情提要

佩恩的妻子是一名律师，在一次调查案件证据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一种政府研制的毒品——一种用在军事途径的兴奋剂，却因此连同自己未满周岁的女儿被杀人灭口。佩恩在从警局下班回家时目睹了这一惨剧。为了报仇，佩恩接下了调查这种毒品的卧底任务，却落入了敌人的陷阱，被指责为他搭档遇害的嫌疑人。在通缉逃亡的路程中，他干掉了妓院老板维尼（Vinnie）的背后大头目鲁皮诺（Lupino），并且第一次邂逅了莫娜·莎克斯（Mona Sax）。

莫娜的身分是一名职业杀手，她是为了给她的双胞胎姐姐报仇而卷入其中。她的姐姐嫁给了纽约黑帮老大庞齐内洛(Punchinello)——鲁皮诺的后台老板，却在这个魔头手里倍受虐待。莫娜为了不让佩恩阻挠她的行动，用那种毒品让佩恩沉沉地睡去。佩恩也因此被捕。而孤身一人的莫娜也失败了。

名叫维拉迪（Vlad）的俄罗斯军火商在这个时候“救”出了佩恩，他们之间进行了一笔交易：佩恩帮维拉迪抢回被偷走的军火，而维拉迪供给佩恩复仇所需的武器。在维拉迪的“帮助”下，佩恩杀入了黑帮的巢穴，并且遇到了真正的幕后黑手妮科尔·霍恩(Nicole Horne)。她是一位有着政府背景的大型跨国企业总裁，正是她控制了这批毒品的销售，也正是她授意杀死了佩恩的妻子和女儿。单枪匹马的佩恩在这次鲁莽的行动中几乎丧命。

就在佩恩走投无路的时候，另一个黑帮头目阿尔弗雷德·沃登（Alfred Woden）向佩恩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可以运用手中的政府关系为佩恩洗脱罪名，交换条件就是要佩恩干掉他们的对手——妮科尔·霍恩。

佩恩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只得再次冲入虎穴。在那场混战中，佩恩再次遇见了莫娜——她是被霍恩雇佣来杀死佩恩的，却为了保护佩恩而身负重伤，最后不知去向。

佩恩终于报仇雪恨，他胜利了吗？他也不知道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



序章

她躺在我的怀里，身体已经逐渐变凉，几分钟之前她还在调侃她自己和我，可是现在……

其他的人都死了，除了我之外，都死在爱情之下……

我爱她吗？我能够选择吗？

过去的回忆就像星空中的黑洞，你越是想着逃离它，你就会陷得越深。惟一的办法就是回头面对它，那种感觉就像看着自己的坟墓一般。你所能做的就是准备一颗子弹，随时让脑袋开花。

外面传来了警笛声和警察的叫喊声，一切的开始也是一切的结束。

我用手抚摸着这张美丽的脸庞，感受着苍白的眼神。我轻轻地吻了一下那冷冷的嘴唇，只有这样才能感觉到她那曾经涌动过的生命，脑海中想起了今晚早些时候的情形……

耳边充斥着医生惊惶失措的叫喊。

"快！快！这个人不行了，枪伤！"

"强心针准备！急救室准备！"

"完了完了，他快死了！"

这些嘈杂的叫喊令我昏迷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觉自己竟然还活着，只身一人躺在病床上，周围全是白的，病房、床单、绷带、仪器……看来在我不省人事之时只有它们守候在我的身旁。我拔下了身上的针头，勉强站立起来，随即又跪在地上，我的身体已经不能支持我站立。

她死了，因为我，她死了。可是她是谁？

我不能待在这里，我只能这么告诉我自己，挣扎着穿上枷锁般沉重的衣服，肌肉的疼痛直接进入了脑部，不断地刺激着回忆的神经。

医院里空无一人，这有点不正常。

果然是不正常的，我居然在房间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而冲进来的另一个人也被我的子弹送入了他的行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剧烈的头痛令我思绪混乱，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塞了我的思维，那个被堵住的应该就是答案吧？我想。

我跌跌撞撞走进电梯，我要离开这里，这是我惟一的念头。

"你为什么杀了她？"我的顶头上司——警长吉姆·布拉尤拉（Jim Bravura）在我走出电梯的时候大声呵斥我。突如其来的诘问让我一时语塞，我不知该怎么解释，我也不知道要解释什么。

不知从何处飞来的弹雨扑向我们，本能的反应让我躲进了电梯，而老迈的吉姆则在颤抖中倒在地上，最后的遗言是："他妈的！"

一旁被引爆的氧气瓶叫嚣着冲进了隔壁的电梯，巨大的爆炸把电梯和我变成自由落体，义无反顾地坠落到底楼。猛烈的冲击让我开始有些清醒，碎裂的回忆逐渐在我脑中荡起波澜。

从电梯的废墟爬出来的我发觉自己身处停尸房，虽然这里特有的阴森气息让人不寒而栗，但对于思维混乱的我来说，却有着司空见惯的感觉。

温特森（Winterson）的尸体躺在那里，身上湿漉漉的衣服还混合着血迹。

我想起来了，她就是温特森，我的搭档，是我杀了她。

大雨敲击玻璃窗的声音，还有回荡在雨夜的警笛声把我从回忆的黑洞中拉了回来，怀中的莫娜仍然安详地永远地沉睡着，这也许是她惟一能够好好休息的办法，我不忍心吵醒她，我也无法唤醒她。

我曾经骗我自己一切都结束了，但是一切都没有结束，而且，在一切结束之前，一切将变得更糟……

第一章 黑暗内幕

上次的事件（注：指一代的故事。）让我困惑不安，我以为我会受到法律无情的惩罚。可是迎接我的却是欢呼和掌声，我成为了一名犯罪克星，一名城市英雄，一名正义化身——这一切都是沃登给予我的，他说他是一个守信的人，在他政治手腕的戏法下，我被赋予了天使的光环。

这些虚伪的叫好声让我很不舒服，每当面对这些的时候总是让我想起我那死去的妻子和女儿，我虽然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但是也不想失去什么，只有平静的生活才能让我略觉舒适。我申请回到了纽约警局干我的老本行。

"……仓库发生枪击，附近人员请火速赶往现场！" 我不喜欢待在警局的办公室，那种环境让人压抑，所以我经常开着警车在外巡逻。那不是我的管辖区域，但是我仍然决定前往，因为那里是我"好友"维拉迪米尔·列姆（Viladimir Lem）的仓库，这个俄国佬喜欢我叫他维拉迪（Vlad）。

我把车停到仓库门口，这里看起来一片安然的景象很快被枪声打破，在照例请求了支援后，我开始向着仓库深处前进。刚进入仓库就听见了女人无助的哀求和男人兽性的吼叫，可是那只不过是电视机中播放的电视剧《糜乱正义（Dick Justice）》的台词罢了，我虚惊一场。

在下一个房间，我叫住了一名清洁工，他显然很乐意为我带路，不过他那友善且不慌乱的表情下面隐藏的东西让我的食指不敢离开扳机。很不幸的是接下来他那愚蠢的举动让这条贱命魂归西天。

其他人并没有被在空旷仓库中回荡的巨大枪声所惊动，这群"清洁工"仍然在清理着犯罪现场——裹尸袋、血迹、弹壳，口中还在对刚才的屠杀场景谈笑风生。对于这样禽兽不如的东西我只能让他们去见上帝。

我在三楼的一间屋子里找到了安妮（Annie），她是维拉迪的人，以前看守着这个军火仓库。不过现在她被绑在椅子上，冰冷的枪管正顶着她的脑袋。我未能挽回她的性命，这对我来说是个再坏不过的凶兆：每次都是以一个无法挽回的女人的死做开头，而我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到痛苦的命运之中。

这一次那群白痴听到了同伴发出的警告，而他们冲我来只能是死路一条。在这场不得不进行的滥杀中，我在仓库的电梯旁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莫娜！自上次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她。而她看起来也不愿意再看到我。"我可不想总是在这种情况下和你见面！"还没等我过去拉住她，她已经乘电梯下楼了。



等我沿路追出去的时候，在门口迎接我的不是莫娜，而是温特森——在警局里小有名气的优秀探员。而我在逃离现场的匪徒驾驶的车身上只模糊记住了"斯魁基（Squeaky）清洁公司"和字样。这也



许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普通案件，但是由于莫娜的出现，那么这个案子不再简单。

回到警局后，警长布拉尤拉果然开始对我不等待支援就冲入现场的鲁莽行为大动肝火，不过他还是把这宗牵扯了维拉迪的案子交给了我。另外他还给我看了一张嫌疑犯的照片——莫娜，她被怀疑和参议员赛巴斯迪安·盖特（Sebastian Gate）遇刺事件有关，这个案子是由温特森负责的。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在仓库见过莫娜，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隐瞒，我并不是有意要拖延案子的进展，只是觉得她是上次事件除我之外惟一的幸存者，我想找到她。

我想这时我应该去看看我的“老朋友”维拉迪，他新买下的伏特加（VODKA）夜总会正在装修，这个时候他一定在那里。只是没想到我去敲门时，迎接我的是枪战声和维拉迪的呼救声。我不想再呼叫增援了，因为他们总是出现在一切都结束之后。从后门冲进去，迎面遇上了牛仔麦克——维拉迪的一个朋友，他对我是大名久仰，而我只知道他现在对我很有利用价值。至少，他比那帮警察有用得多。

袭击维拉迪的是全城最大的皮条客——维尼·高戈里迪（Vinnie Gognitti），现在的他显然已经混出了不小的名堂，不过还算识相，见识过我的厉害之后带着残兵败将逃之夭夭。

“佩恩，我的朋友，你又救了我一次，我真想亲你一口！”刚才还吓得像一只雏鸡一样的维拉迪立刻恢复了绅士的风度，不过当我告诉他安妮的死之后，他的脸上居然浮现出一丝伤感。他告诉我维尼最近想做一单大买卖，并且想借此垄断军火市场，那么身为大军火贩子的他自然是重点“关照”的对象。“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干这个了，我现在只想把钱洗干净，做一个上层社会的人。”

虽然我们是行走在两条道上的人，但是如果没有彼此的帮助，他和我都没有今天。而且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想也问不出什么，便径直驱车回到家中，那个充满悲伤回忆的甜蜜的家……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许是睡得太久，当我睁开双眼时，感觉自己还行走在梦中。

有人在敲门，那个“咚咚咚”的声音好像在敲我的头，等我走过去的时候，只发现门缝下塞进了一张照片，一张嫌疑犯的照片——莫娜。

我打开门，门外空无一人，我只听见远处似乎有莫娜的呼喊。我拼命试图跑过去，但是每一脚都好像踩在棉花上。推开尽头的门，却来到了尸检处，映入眼帘的是躺在尸盘上莫娜的尸体，她死了？“马科斯，我吵醒你了吗？”我猛然回头，发现她坐在桌子上，依然那么迷人，我如释重负。

一旁的电话响个不停，拿起电话后却听见了门外警笛的啸叫，推门而出，看到的是我自己被布拉尤拉和警察们围在中间，我想跑，但是子弹却让我失去知觉……

再次睁开眼睛时，我已经坐在警局的审讯室里，温特森和布拉尤拉正在不停地问着我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不由自主地拿

起桌上的手枪。是他们先开火的，我发誓！

又是敲门声把我吵醒，难道还是梦吗？特别是看到莫娜站在我的面前，我一时还未能从刚才的迷乱中清醒过来。

“你现在有危险了，我们已经踩上了同一条船。”她咬了一口手中的苹果，那个颜色和她嘴唇一样的苹果。

“这里没有‘我们’，你是被通缉的嫌疑犯，我是警察。”我想隐藏自己，逃避一切。可是窗外狙击枪的瞄准镜让我回到了现实。

“他们找到我了，我来这里真是个错误！”她夺门而出，我却成了靶子。

我追出了门外，莫娜已经不见踪影，只留下了几具“清洁工”的尸体——对我来说这就是她行动的“路标”。公寓里的住户听见枪声都锁紧了房门，只有一位生猛的老太太愿意让开我一条路，这条路逼迫我不得不像蜘蛛侠那样在窗外跳来跳去。

找到对面楼层那个狙击手的房间，也找到了满屋子都是我的照片——莫娜说的对，他们已经监视我很久了，我早就处在危险之中。

出门之后，就听到了身后传来的巨大爆炸声，我不用回头就可以猜到那是我的房间，我那个充满悲伤回忆的甜蜜的家，燃起的火焰无法烧掉我的过去，它只会让那个黑洞愈发深邃……

楼下的那个乞丐般的糟老头子是个警察，对，是和我一样的一个警察，他曾经很努力的工作，仅仅为了那微薄的俸禄，可是他的妻子无法忍受整日担惊受怕而拂袖离去，万念俱灰的他开始堕落而不求上进，终于被上司调到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小子，我当警察的时候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面包还多！”看着这样一个苟延残喘的落魄警察，我忽然感到一丝凉意：假如不是沃登为我树立的光辉形象，我的今天会是怎样呢？

他和一个妓女还有我，我们三人组成了有趣的搭档，关掉了地下室的煤气阀门之后，我们从那个烧成灰烬的房间走了出去，一辆“斯魁基清洁公司”的货车拦住了我的去路，我从未想到离开家和回家一样困难。

在警局，布拉尤拉已经习惯我捅篓子，而我只能编些瞎话应付他的质问——我现在只想自己找出真相。而温特森则敏感许多，“别干蠢事！”对于这样无谓的警告我怎会放在耳朵里。其实对于我来说，莫娜比这个案子更重要，我按她给我的号码打了过去，她已经回到家中，并且给了我地址要我也过去。我能拒绝吗？

《地址未明（Address Unknown）》，曾经是纽约市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最吸引观众的地方就是它那别具一格的场景设置，不过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有个倒霉鬼因为一次事故死在了摄影棚里，于是再也没人敢去碰这个烫山芋。



我还是第一次走进这个摄影棚，那些曾经在电视上风光无限的道具现在全部成了无人问津的废纸板，还有那已经不再骇人的声效，虽然这一切都不再真实——当

然他们也从未真实过，但是走在这个活棺材里，我的脑海中充满了神经质般的回响，一种莫名的恐惧贯穿全身。

莫娜就住在摄影棚背后，她的门锁着，我听到了里面传来淋浴的声音。我从二楼的窗户跳了进去，她对我出现在浴室门口并不意外，而且她那天造的身材和娇人的挑逗几乎令我失去清醒和理智。"我换衣服的时候，你可以站在我的身后。"

"现在有人想我们死！"我觉得她这样说是故意想把我们两个捆在一起，因为就目前而言，真正有危险的是我不是她。她至少只被警方通缉，而我不知道被哪个躲在暗处的黑帮追杀。

"还记得'内部关系圈（Inner Circle）'吗？"她提到沃登的那个集团。"不过这和沃登没什么关系，有个内层人士想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我们必须亲自去一趟。"

驱车来到莫娜所说的地址，我又看到了"斯魁基清洁公司"的货车。大楼的大厅里躺着几具已经冰冷的尸体，看来"清洁工"已经动手了。我把莫娜留在监视台，一方面是给予我行动中的协助，另一方面，我想自己搞清楚整个事情。

我找到了莫娜说的那个人，科克兰（Corcoran），不过他再也不能给我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了。他死了。我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合影：科克兰、盖特和沃登——莫娜说的没错，这个集团开始介入此事。看来整个事情越来越复杂化了。

我已经不能从原路返回了，窗外的升降机倒是不错的选择，不过耳机里莫娜那边传出的交火声让我感到慌乱。我匆匆赶到大厅，正在四处搜寻的时候，电梯的门打开了，里面走出的那个小头目就是考夫曼（Kaufman），在维拉迪的仓库里，我听到"清洁工"们提到过这个家伙。这位显然不是个善主，一场充满血腥气味的恶战在所难免……

大厅里只剩下我一个活人，安妮应该可以瞑目了。电梯里的喇叭传出电台的广播："现在是'谁能成为百万富翁'的最后一个问题，只要嘉宾马科斯·佩恩先生回答出主持人温特森小姐和布拉尤拉先生的问题，他就能获得百万巨奖！这个问题就是……'你今晚来这里干嘛？'"真他妈该死，我竟然不知道怎么回答。

"叮"的一声，电梯来到了一楼，门外几支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我，枪口后面是温特森，温特森后面是被擒的莫娜。"佩恩！你到底在干什么？"莫娜对我大声诘问。

真他妈该死，我竟然不知道怎么回答。

第二章 左右为难



每次从布拉尤拉的办公室出来都没什么好事，武器被收缴了，案子也不让我调查了，最心烦的是还要上交一份完整的报告——没有比这个更糟的了。我回到办公桌旁，试图用电脑来帮我整理一下思绪。

温特森的电话响了，她正在审讯室让目击证人指认嫌疑犯，莫娜是其中一位。我



帮她接起了电话，刚刚开口，那边就挂了电话。

我走进审讯室，莫娜已经被证人指认出来，温特森脸上隐隐有一丝得意："我已经尽力了，可是你不听奉劝，我也没办法。"然后面无表情地从身边走过。倒是那个证人在一旁喋喋不休，从他无意的话语中我听出一点疑惑，明明知道是那群"清洁工"把整栋大楼弄得乱七八糟，为什么温特森非要揪住莫娜不放呢？我得去找温特森谈谈。

"……他们还在调查，这两个人知道不少……嗯……她被捕的时候佩恩在场……"在她办公室门前我听到这样令人生疑的话语。她面对我的质问坦然自若，虽然知道她告诉我的理由是编造的，但是我找不出反驳的理由，反倒是她劝我好自为之。

我在地下室的牢房里找到了莫娜，她要我想办法放她出去，因为她认为这里有警察收黑钱，她会随时丧命的。我办不到，也不想办到，在我看来，没有比监狱更安全的地方了。"你去给沃登打个电话，他会证明我说的事情。"我照办了，但是沃登不在，我留了留言在他的录音电话机上。

一连串沉闷的爆炸声从楼上传来，警员一股脑冲了上去，而"清洁工"趁机冲进了牢房。莫娜显然对此早有防备，在一片混乱中偷得钥匙跑了出去。等我追出去的时候她已经不见踪影，不过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她。

一辆汽车停在我的身旁，开车的是维拉迪。没有比巧合更巧合的事情了。车后放着一个棒球小子的等身玩具——当下最流行的卡通明星，维拉迪对这个感兴趣？

"如果你惟一的选择是错误的，那么它就不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宿命。"

在他说的一大通废话里，这一句我最赞同，最不赞同的是对莫娜的出言不逊。

"你在怕什么？你想得到什么？"我在老地方见到了莫娜。她比我更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激情、缠绵、拥吻、干柴烈火……

"清洁工"的枪声把我从陶醉中拉回现实，看来他们一直咬住我没放。本来应该和莫娜一起跑向她的住所，但是断裂的铁架再次把我们分开。我又回到了《地址未明》的摄影棚，莫娜拿着狙击枪在摄影棚顶上为我清理道路，我所要做的只是在那些余息尚存的人脑袋上补上一枪。我喜欢这种被呵护的感觉——就像刚才短暂的令我陶醉的温存。

出口处我奋力跳上了想要逃跑的车辆，我不能被他们这样无止境地玩弄下去。我也没时间等莫娜，"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稍后再联络吧。"就像维拉迪所说，这就是我惟一的选择，没有对与错，只有宿命的安排。

下车后的第一时间，我就告诉莫娜这里是卡斯林保险公司的建筑工地。

"小心那些红色的盒子，它会要了咱们的命！"那些杂碎嘴里嘟嘟囔囔，不过他们没想到我会比红色盒子更可怕。等我摸索到顶楼之后，莫娜的电话来了，她到得还真快。



这里一点也不像一个建筑工地，更像一个土匪的军火库。我倒是不用担心没有子弹可供宣泄。而那些“红色的盒子”更是成了我的得力助手，比如拿来放放烟花什么的。大概这里的武器都是上次袭击维拉迪的仓库缴获来的吧。

随着一步步地深入，我开始觉得这里的情况好像有点超出我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我打电话给莫娜要她通知警察，“让通缉犯去通知警察？去死吧，佩恩！”是啊，我怎么会有这个该死的念头。

我一时无所适从，但是破门而入的“清洁工”帮我打破了尴尬，只是那群笨蛋的子弹射中了弹药箱，这次我看来是离烟花太近了一点。气浪将我重重地摔在墙上，我几乎失去意识。

跑，赶快跑，离开这个地方。我惟一的念头。

大火、浓烟、爆炸、塌方……我觉得自己好像行走在地狱的夹缝里。我没有时间和莫娜通话，但是她一定听到了这震耳欲聋的动静。地狱是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我只能把自己赌博般的扔出窗外，然后如同一个自由落体一样从高空坠落……堕落……

莫娜亲眼目睹了我从高楼摔到地面的情形。她精确的狙击为我赢得了不少时间，足以让我清醒过来并从那堆随我落下的废墟中爬出来。一群群恶狗般凶狠的匪徒向我这里扑来，莫娜没有浪费一发子弹。我必须从这里出去，可是没有一处有利于我反击的地形或障碍，如果不是莫娜的火力掩护，我想我早就成了马蜂窝。就在一个个堵死的门几乎让我绝望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这一刻，我感觉莫娜就是我的守护天使。

莫娜对从远处传来的警笛声有些不快，不过那和我没关系。我们来到了约定地点见面，却碰到了我们都不想看到的人——温特森。她用枪指着我身后的莫娜对我说：“我劝你还是别管这件事，你现在是停职期间！”

“她和他们是一伙的，她是来杀我的。”虽然莫娜保持着镇定，但是谁都会在死亡面前颤抖。

“佩恩，站到一边去！”温特森有些歇斯底里。这可是我从未见过的表情和眼神。

我忽然发觉我又是只有一个选择：站在她们中间。

瞬间的凝固之后，枪响了。

开枪是一道选择题，YES or NO。

我选择了 YES。是我开的枪，倒下的是温特森。

“走！快离开这里！警察就要来了！”我回头对还在发怔的莫娜喊到。垂死的温特森没有放过我，她用她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在我回头的一霎那对我射出了一颗子弹。我又一次体会到了坠落的感觉……堕落的感觉……

第三章 噩梦醒来

我在我的梦中醒来。

我梦见了我的妻子。

我梦见了莫娜。

在她们之间，我选择了后者，然后开枪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而莫娜对我扣响了扳机。

我在我的梦中醒来。

莫娜喊着我的名字。

我不由自主地追上去。

从医院追到了……监狱。

每个牢房都关着我自己，妄想的我，偏执的我，疯狂的我，精神分裂的我。

莫娜的呻吟再次呼喊着我。

我来到了爆炸后的警局。

莫娜和温特森正在对峙着。

我不知道该站在中间还是站在哪一边。

她们把我放在枪口下。

同时扣响了扳机……

其实我已经意识到这是梦境。

但是问题在于，无论你醒来多少次，

你依旧还是在梦中。

亲吻并不代表什么，我只是想让我清醒一些。

我又一次醒来了，只身一人躺在病床上，周围全是白的，病房、床单、绷带、仪器……看来在我不省人事之时只有它们守候在我的身旁。

在停尸房，我看到了温特森的尸体，是我亲手杀的。我还发现了另外一样东西，一盒火柴，火花上印着“伏特加”，这不是维拉迪的东西吗？

“清洁工”们仍然没有放过我，他们就堵在门口，而我却是赤手空拳。在拿到武器之前，我只能抱头鼠窜。从一名死去保安的身上，我找到了我需要的东西，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又一次的走投无路，我只有去找一个人——阿尔弗雷德·沃登。

他在他的别墅等待着我的到来，坐在轮椅上，已经是一个癌症晚期患者了。这次整个事件还是因为他引起的，并不是他干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是个快死的人。手中原有的权势在慢慢地随着他流逝的生命一点点的消失，一场黑帮内部争权夺利的战斗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维拉迪米尔·列姆。”其实不用沃登告诉我这个名字，我也能猜到了，一直在纠缠着我的“清洁工”们就是他的手下。所有的一切都是维拉迪干的。

“等到维尼被干掉后，就该轮到我了。”沃登平静地说，面对死亡的人通常都这样。

我居然一直都在被维拉迪利用，这是我无法忍受的一点。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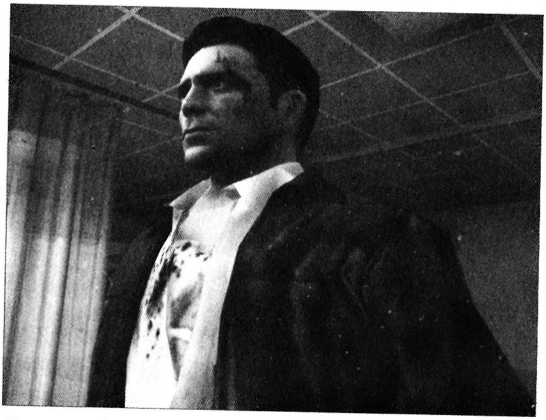
我对维拉迪的伏特加酒吧进行着大清洗，嘈杂的扬声器里有个消息让我为之一振——有个女人比我先到一步。

是莫娜？

在维拉迪的办公室我遇到了牛仔麦克，曾经与他并肩战斗，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我了结了他的生命。在办公室的电话留言里，我证实了一直以来的猜想。莫娜是对的，温特森就是内奸，她一直在给维拉迪通风报信，难怪维拉迪每次都可以出现在“巧合”的地方。维拉迪已经去找维尼了，看来我得去那里和他碰面。

我开着清洁公司的车子去找维尼，却被维尼的手下误认为是维拉迪的干将。不过他们已经乱了阵脚，几乎已经不分敌我，而我却不得不和两派人同时交手。在这场规模庞大的黑帮火拼中，我不知道该扮演什么角色，我只知道我要活下去，要找到维拉迪，要找到莫娜。但是我居然找到了维尼，我们同时被对方吓了一跳。我大概是除了维拉迪之外，维尼最不想见的人。而我也不明白维尼为什么穿着一个棒球小子的玩偶装——就是我在维拉迪的车里看到的那个。其实，他这身装束还是很配合





术台上。医生未能挽救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在 2 点半与这个世界告别。

在警局，我找到了凶手，我自己。我自己向我开枪射击，然后转身逃跑，我开始追击我自己，这条走廊好熟悉。一边的电视机里正在播放问答游戏，维尼没有回答出维拉迪的问题，电视机旁的棒球小子玩偶的头被炸飞了。另一边电视里也在播放节目，维拉迪拉拢莫娜加入，莫娜射伤了他的手

他现在的慌乱神情和语无伦次，或者说他的慌乱神情和语无伦次很配合他这身装束。我们之间达成了协议：他帮我找到维拉迪，我帮他逃出生天。

这次的护送工作显得十分特别，维尼已经完全没有往日嚣张的气焰，只像个胆小的老鼠一般可以被任何动静所吓倒。而蜂拥而入的维拉迪的手下与其说是来干掉维尼的，倒不如说是冲我来的。不过最终我们还是离开了这个地方，维尼早早就钻进了车里。我现在只能去一个地方，《地址未明》摄影棚，莫娜的住址。

维拉迪已经等候在那里，我的预感总是那么灵验，特别是坏的预感。这次维拉迪给了我两个选择，被炸死，或者滚开，我却无法决定。不过，我的"好友"维拉迪帮我做出了选择。莫娜在远处再次目睹了我的堕落，是她把我从火场中救了出来。

所有的事情都被混淆在一起，能够实现这一切的只有梦境。在你死亡的前一刻，你可以知道很多事情：杀死我全家的其实是维拉迪，而莫娜一直在暗中阻挠维拉迪。"绅士是会为他女人的死报仇的，你杀了温特森。"这是在维拉迪扣动扳机前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在梦里你可以死很多次。

布拉尤拉在警局等着我，指着躺在地上的我的尸体对我说："你是惟一能找到杀害你凶手的人，他本来是想找到真相，但是找错了地方。你应该在你的脑子里寻找。"但是等我回过神来，布拉尤拉又躺在了手臂。天空被鲜血染红，四周弥漫的雾气让我感到窒息。我打开一扇又一扇门，为的是打开一扇又一扇门。我怀疑这些门永远也开不完。

"马科斯，该醒过来了。"我突然听到了莫娜的声音。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她，因为我觉得只有自己可以相信，我举起手枪。

"这可毫无意义。"她轻轻地拨开枪口，"我脑中的子弹带我来找你。"

这次该睡美人亲吻王子了。

维拉迪终于要开始对沃登下手了，我必须去救他，这是我惟一的选择。

与其偷偷摸摸地进入别墅，不如大开杀戒。虽然莫娜并没有和我在一起，但是我们的配合依然天衣无缝。我们汇合在沃登的门前，她极为熟练地打开开关。看来维拉迪在这一点上没有骗我，莫娜是为沃登工作的。浑身的伤痛让我失去了往日的敏捷，我被莫娜击倒在地。

"我都说了不要你来，我只负责清理这里。你现在也是其中之一了。扔掉枪！"

当有人不惜一切为你带来希望，而你甚至可以为之献出生命。那就意味着你已坠入爱河。

莫娜看着监视器，"我做不到。佩恩，你是个混蛋。"她垂下了枪，但是我看到了维拉迪。我想站起来，我想制止这一切。莫娜却倒在了我的怀里。

"我就等着这个时机呢，看着你们自相残杀。"维拉迪在冷笑。

沃登终于出现了。他试图阻止这已经不可能停下的一切，但是维拉迪却说与其在天堂混事不如到地狱作威。沃登突然从轮椅上站起来，揪住维拉迪的衣领。两声枪响之后，维拉迪终于完成了他的愿望。

我无法再无动于衷，拼尽最后的力气和维拉迪肉搏，混乱中他按下了手中引爆器的按钮，我和他一起摔了下去。他比我幸运的多，但是他找不到他的枪，只有把怒火撒在我身上，然后离开了这里。我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去做：把压在我身下的手枪还给维拉迪。

我一直追到顶楼才找到他，一路上的爆炸反而让我精神百倍。他明明想做地狱的主人，却非要站在高处扮演上帝，他即将面临灭顶之灾！维拉迪米尔·列姆让我多次体验到了堕落的感觉，这次该他了。"佩恩，我最亲爱的朋友，我应该成为英雄……"

她躺在我的怀里，身体已经逐渐变凉，几分钟之前她还在调侃她自己和我，可是现在……

其他的人都死了，除了我之外，都死在爱情之下……

我爱她吗？我能够选择吗？

过去的回忆就像星空中的黑洞，你越是想着逃离它，你就会陷得越深。惟一的办法就是回头面对它，那种感觉就像看着自己的坟墓一般。你所能做的就是准备一颗子弹，随时让脑袋开花。

外面传来了警笛声和警察的叫喊声，一切的开始也是一切的结束。

我用手抚摸着这张美丽的脸庞，感受着苍白的眼神。我轻轻地吻了一下那冷冷的嘴唇，只有这样才能感觉到她那曾经涌动过的生命。

睡美人的童话也会变成现实。只要我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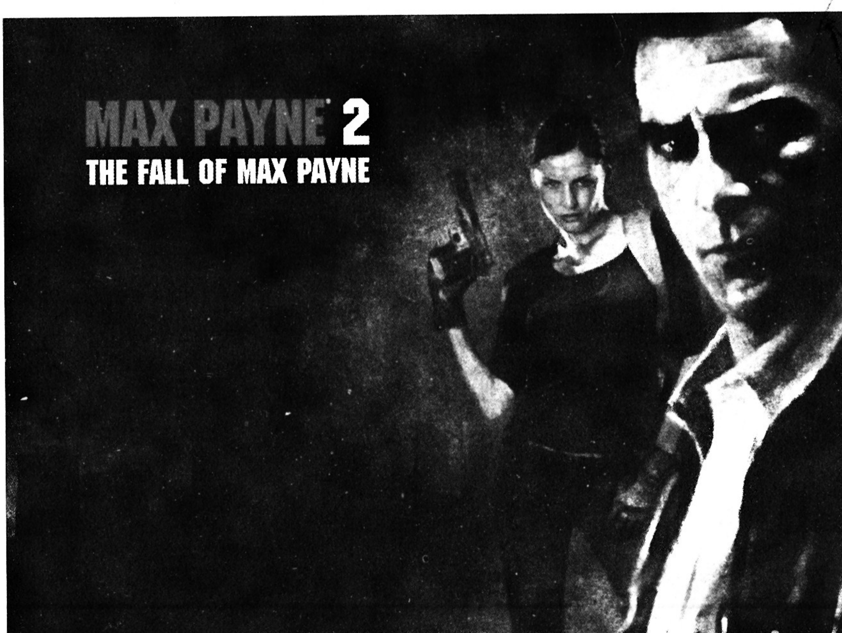
"这里有两名幸存者，快叫救护队进来！"

我又一次梦见了我的妻子。

她死了。

这不意味着什么。

THE END



文 邪魔天使 美编 心の永恒



《荒野兵器4》剧情 空色的冒险

荒野兵器4

游戏原名	WILD ARMS the 4th Detonator		
机种	PS2	发售日	2005年3月24日
游戏类型	动作角色扮演	发行商	SCEJ

人物介绍

捷多·玛维里克



本作的主人公，出生在谢尔村的 13 岁少年，对于 10 年前席卷整个法尔该亚的战争毫无所知。也许是因为从未接触过外界，他对任何事都无所畏惧，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并且性格淳朴，是一个很活泼的小孩。他是先天的 ARM 基因适合者，全世界也没有多少个这样的人。与同是基因适合者的尤莉的相遇，改变了他的命运。

使用武器 ARM（XERD_003SS）

在世界大战时开发的决战兵器 ARM 的第 3 号机，不是基因适合者是不能使用的。原本是以沙粒的状态保管在谢尔村，但在捷多的呼唤下具现化。它能够根据使用者的意志变成枪、剑、盾等形态，所以又被称为“Shape Shifter”。另外，它可以激发适合者的身体能力，并让适合者拥有超加速行动的能力。

阿鲁诺·G·瓦斯奎兹



在谢尔村的事件中与捷多结识的 18 岁青年，自称具有“剃刀般敏锐的思考能力”，是一个善于用脑的“候鸟”。但虽说如此，他还是不得不到外面去奔波找工作。他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迄今为止已经完成过多项委托，并标榜自己是个“成熟的男人”，但实际上却是一个软弱、遇到事情就逃跑的胆小鬼。他的人品还不错，在卷入了捷多和尤莉引起的事件后与他们同行。阿鲁诺是一个极端的味觉白痴，拥有什么东西都能吃的特技。

使用武器 魔术

在法尔该亚这个世界，所谓魔术就是人为地操纵被称为术式的物理现象的一门学术，而阿鲁诺运用术式的级别已经达到了高级。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职业是候鸟，所以并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只知道他在攻击魔术方面比较擅长。另外，在面对魔术无效的敌人时，他会用羽毛手里剑进行攻击。

拉克薇尔·阿普盖特



独自在荒野中旅行的女剑士，她的伙伴就是那把巨大的双手剑，她的愿望就是亲眼看到残留在法尔该亚的美景。与她19岁的年龄不相符的是，拉克薇尔行事冷静，话不多，让人无法轻易接触，这也使得别人也不愿意靠近她，但实际上她却是个喜欢照顾他人的温柔女孩。在港町她与捷多意气相投并答应与他同行，用她那卓越的见识和剑技帮助捷多度过了很多困难。她的兴趣是绘画，会将旅途中看到的美景都画下来，但她从来没有将作品给捷多他们看过。

使用武器　大剑

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学习了大剑的基础用法，之后在旅途中将其用于实践进而磨练出一套自己的剑技，能将带有护甲的怪兽一刀两断。她所用的大剑平时是按普通双手剑的用法挥舞，但使出必杀一击时会将附加的剑柄拉出，以枪的形态进行攻击。

尤莉·阿特蕾迪



后天拥有抑制ARM能力的15岁少女，原本与养父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但其力量被发现后被进行秘密活动的议会骑士团囚禁。性格认真善良，但对于自己能够通过ARM带来灾难的力量感到非常恐惧。也许是因为惧怕自己的力量，所以她拥有强烈的想保护他人的欲望，因此进行了圣修女的修练，掌握了祈祷的圣词以及治愈的力量。

使用武器　守护兽

尤莉对ARM的适应能力与捷多不同，捷多拥有的是让ARM按照他的意志进行变形的能力，而尤莉则是拥有对ARM进行调整和控制的能力。她通过手上的腕轮能够与卫星轨道上的人工卫星马尔度克相联，利用输送指令将散布在法尔该亚的极小的ARM颗粒具现成神话中的守护兽，这种局部控制气象的守护兽程序正是她最强力的武器。

特殊局 布琉纳库

故事中在暗中进行活动的是最高机关“枢密院”，它的前身是议会骑士团，其特殊情报机关就是布琉纳库。在世界大战时布琉纳库是枢密院的机密组织，战后在局长拉姆达·泽尔维加的努力下重新编制了新的布琉纳库。在拉姆达下面是多名拥有特殊能力的司令官，每一个都有匹敌一个军团的力量。

法尔梅尔



布琉纳库的副局长，年龄为30岁，拥有守护拉姆达之“盾”的异名。她的行为老是大大咧咧，爱开玩笑，看起来是个比较轻浮的女子，但是为了保护拉姆达，她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赛斯



拥有高超的魔力以及空间控制的能力，据说他属于法尔该亚的传说中的吸血种族“高贵之红”，他身边的女性叫贝莉艾尔，是给他提供血液补给的“血库”。

阿格斯特



拉姆达的左膀右臂，是一个在暗中运筹帷幄的男人。与其他的司令官不同，他没有强大的力量，但其卓越的才能与敏锐的头脑却是组织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拉姆达



领导特殊任务局布琉纳库的男人，具有非常准确的判断力和钢铁般的意志。为了更高效率地完成任务，他的手中总有在当时最有效解决问题的王牌，由此可以看出他那精密的计算能力。而布琉纳库的成员们，就是在他的率领下开始对尤莉进行追捕。

雨果



其能力是能够压缩时间，并能在停止的时间中自由行动的“绝对的彼岸”，在他的面前，单纯的超加速行动是无效的。

杰雷米



一个喜欢用自己强大的力量践踏弱者的虐待狂，他所用的机枪能拥有将一栋大楼摧毁的力量，拥有的特殊能力是“无法抑制的炮火冲动”。

菲奥蕾·艾夏



原成员西斯制造的双胞胎人偶，也许是因为西斯对她们偏执的爱，让她们觉得总有一天能拥有生命。由于是双胞胎，所以擅长使用连携攻击。在西斯死后，代替西斯执行谍报的工作。

艾妮尔



拥有能够读取对方心中的不安，并将其实体化的“暗夜细语”的能力，利用对手心中的弱点将其击倒正是她的战斗方式。

库尔斯尼克



布琉纳库的副局长，拥有“枪”的异名。性格与法尔梅尔恰好相反，是一个对待事物非常认真的 24 岁青年。为了完成任务，而已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一个为了目的永不罢休的男人。他的实际身分其实是尤莉的哥哥。

巴尔盖因



认为只能在战斗中才能体会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在旧布琉纳库时就已经加入。拥有机械化的身体，手持的电锯能轻易切断一辆战车。

爱绝不是和平的，
爱就意味着战斗。

战斗是因为有坚定的信念，
而不是因为有强大的武器。

因为爱是这个世界上最激烈的战争。

孩子们，
请铭记于心吧！

第一章 突变

一天中最惬意的事莫过于在下午的凉风中小憩，如果是在一棵大树上，靠着坚实的树干，感受透过树叶空隙的阳光的温暖，那就更棒了。不过人虽然休息了，但肚子里的馋虫却没有休息，特别是对于一个一大早就开始练剑的少年来说。于是我们的主人公在先选择了翘课之后，现在准备回家大快朵颐一番。

娴静的小村谢尔，这里是一个与世无争之地。这里的人都过着日升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上一次的大战似乎对这里的影响甚少，所以大家的

生活过得都还很充裕。

捷多一大早就起来到师傅亨利那里去练剑，不过对于贪睡的年轻人来说，一大早就起床的确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于是向师傅编了一个身体不舒服的理由，然后爬到树上去睡大觉了。但人虽然休息，肚子却没有休息，再加上捷多本来就属于长个子的年纪，很快他就感到饿了。

"老妈！我回来了！饭做好了没有，我饿了！"捷多一进门就对屋里一阵大叫。

"怎么了？"一名中年美妇从房间里悠然地走了出来，黄色的紧身毛衣包裹着她那凹凸有致的玲珑身段，枣红色的长裤将她修长的美腿完美地再现，平坦的小腹不禁让人怀疑她是否是生过孩子，一根蓝色的带子扎在头发上，将略微松散的头发略微束住。最令人惊讶的是她的眼角没有一丝鱼尾纹，不施粉黛的脸还是那么光滑细嫩。不知道的人如果听说她已经有个13岁大的儿子了，一定会把下巴吓得掉到地上。

"怎么了？这么快就肚子饿了？今天应该不会那么快就饿吧？"艾赛尔达把手插在腰上，看着自己的儿子，眼神似乎在说：好小子，在自己的老娘面前装傻，你还太嫩了。

"不好，穿帮了！"看到母亲那诡异的眼神，捷多立刻就明白了母亲已经知道了自己翘课的事。

"刚才你师傅亨利过来了一趟，他说你身体不舒服，想来探望一下。"艾赛尔达不紧不慢地说道，她看着捷多，似乎在看这小子还有什么花招要使。

"惨了，连师傅也知道了，我的练习内容一定会加倍了。"捷多发出了悲鸣。

"现在去还不晚，如果你努力练习比平时多两倍的内容，饭菜的美味也会增加一倍。"

"练习……待会儿再说！"捷多不管了，撒腿就往外跑。

"待会儿？那是多久！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艾赛尔达大声说道，不过捷多的身影早就跑远了。

"果然，只靠我一个人只能惯坏那个孩子。"艾赛尔达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这个时候如果那个人在就好了。"

捷多此时也懊悔不已，本以为能把昨天吃剩的炖肉热一下填填肚子，谁知道事情居然穿帮了，如果现在去找师傅一定死得很惨。忽然他想到亨利师傅所说的话——如果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的话，那就还不如跟着感觉走。现在捷多就决定跟着感觉走，既然家里吃不到东西，那就去森林里去采坚果吃吧，反正总比饿死强。

森林的坚果不少，但捷多知道森林中部的要美味得多。才走了几步，天空中传来了一阵巨大的爆炸声，蔚蓝的天空上居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



"天空……裂开了……"捷多大吃一惊，在他居住在谢尔村的这十几年，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他回过神来之后，他发现几艘战舰已经从大洞里飞了进来，并且向森林的方向飞去。

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显然打乱了捷多"觅食"的计划，而且从这种粗暴的方式来看来者不善，于是捷多决定弄个清楚，看看这帮人到底是些什么家伙。对于这个森林，捷多已是轻车熟路，顺着几条隐秘的小路很快就走到了战舰降落的位置。捷多躲在草丛后看到一个矮胖的，看上去像是军官一样的人在对着身旁的副官怒喝着。没多久一个身着白色夹克的青年走了上来，一身牛仔的劲装打扮，脖子上还围了一条并不是很搭配的黄色围巾。青年与军官说了几句，不过很快军官就怒目圆睁一拳将那个青年打飞了，就在那个青年被打飞的同时他似乎看到了站在远处的捷多。

"真衰……那个人没关系吧？"捷多看着那个飞出去的白色人影同情地说道，但现在显然不是同情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现在必须把它弄清楚。

进入到森林的内部，捷多发现这里已经被那帮穿军服的人完全占领，地上也满是机枪之类的武器。绕过那帮巡逻的士兵，捷多灵巧地从集装箱上窜进了战舰的内部。

"嗯？是歌声？"一进战舰没走多久捷多就听到一阵悠扬的歌声，那是一个少女的声音。虽然歌曲很舒缓，但不知为什么，捷多感到唱歌的这个人有些伤感。顺着歌声朝前走，捷多看到一个船舱中有一丝光亮传出。当他蹑手蹑脚地走近那个船舱，透过窗口往里面看时，他惊呆了——一名紫衫少女平静地坐在床上哼着歌曲，少女面目清秀，那楚楚可怜的样子让人不由得产生想保护她的欲望。少女的声音是那么柔美，但她的眼睛中流出的并不是一个少女应该有的神情，她的眼神是那么忧伤，她的眉头紧皱，似乎有什么心事，捷多不由地看痴了。

“谁？”少女忽然感到有人正在窥视她，吃了一惊。

“啊，抱歉。”捷多连忙道歉，的确，这样盯着一个女孩子确实很失礼，“也许你不相信，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像你这么大的女孩子。”

“我的歌吵到你了吗？”虽然透过一层窗户，但捷多还是能听出这个女孩的声音很温柔。

捷多摇了摇头，回头看了看是否有人，继续说道：

“我叫捷多，你呢？你是住在这里的吗？”

“不……我是被那些穿军装的大人抓来的……”女孩说道。

“那等我救你出来，说定了。”还没等那个女孩说什么，捷多就跑开了。

战舰中的巡逻士兵数量不少，捷多好不容易来到了一个仓库，在一阵翻箱倒柜之后捷多找到一把剑和一串钥匙，虽然不知道钥匙能开哪些门，但拿着总是要好些。一想到现在居然遇到了这样的场面，捷多就不禁感叹要是之前学剑技的时候没那么偷懒就好了。

“该死。”就在捷多准备原路返回的时候，他发现路已经被巡逻兵堵死，只有另找新路。

“飞在空中的机械、手持武器的大人……”捷多现在还是不知道这帮家伙的来历，忽然他想到了刚才那个被军官一拳打飞的青年，“那个人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同伴……可能不是，不管了，碰到了就知道了。”

另外一条路上的士兵数量也不少，躲过他们的视线，捷多溜到了战舰的另一侧。这次他在一个与关押那个女孩相同的房间里看到了刚才那个被打飞的青年。

“啊，你是那个时候那个……”青年很快反应到屋外有人，抬头一看居然是刚才那个目睹自己糗相的少年。

“问一下，你不是坏人吧？”捷多问道。

“你为什么这么想？”青年觉得有点搞笑，难道坏人会说自己是坏人么？

“因为你和我一样都是小孩子嘛。”

“居然被你这样的小孩子说成是小孩，真是败了。”青年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道，不过捷多拿出钥匙在他面前晃了晃就让他乖乖地闭上了嘴。

“太好了，终于可以出去了！”看到捷多打开了门，青年很激动，但随即想到这里还有那么多巡逻兵又开始感到沮丧起来。

“我们要快点，我还要去救那个女孩子呢。”捷多催促道。

“女孩子？你见到那个女孩子了？”听到捷多见到那个女孩，青年有些惊讶。

“是啊，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女孩子呢。”

就在两人交谈之际一队巡逻兵刚好走来，青年一把将捷多拉到了房间里才躲过了一劫。

“现在出去很容易被发现，我们还是等一下吧。”

捷多点了点头，决定先待在这里，等天色晚了之后再展开行动，不过在这之前捷多决定与那个青年多交流交流，了解一下情况。

“你刚才说你叫捷多是吧？你是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青年问道。

“是啊。我到这片森林来的时候看到天上破了一个洞，一些机械飞了进来。你们都是住在天空的那边吗？嗯……”由于青年没告诉他名字，捷多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

“啊，我叫阿鲁诺。”青年连忙自我介绍，“先不管这个了，你对你自己所居住的村庄一点都不清楚吗？”

“我是在谢尔长大的，有什么奇怪吗？”捷多不解地看着阿鲁诺。

“看来你真的不知道了，那么那个女孩为什么会被带到这里你也不知道了？”

“对了！我还答应她要带她出来呢！”经阿鲁诺提醒捷多才想起那个女孩子的事。现在门外已经没有了巡逻兵，整个战舰已经变空了。当捷多来到那个女孩的房间时只剩下虚掩的门，那个女孩已经没了踪影。

“奇怪了，这里除了我们村庄就没有其他地方了啊。”捷多有些不解。

“那就去你的村庄！这里没地方可去，只会去你们村庄。”阿鲁诺一脸的严肃，似乎他已经预见到会有什么事发生。

战舰外的森林显得异常平静，看来不仅是里面的士兵，可能所有的士兵都前往谢尔村了。途中遇到的机械陷阱让捷多更不安，他真不敢想像村子会变成什么样子。很快捷多和阿鲁诺就来到谢尔村，他们悄悄地从村子后面潜入，刚进村就看到村民已经被集中在了村子广场，士兵们都荷枪实弹地用枪指着他们，捷多一眼就看到了母亲。

捷多正要冲出去却被阿鲁诺拉住。

“你疯啦，这样出去之后怎么办，拜托，动动脑子！”阿鲁诺的一阵臭骂让捷多冷静了下来，但怎么看那个指挥官都不顺眼。捷多从阿鲁诺那里得知那个叫托尼的家伙一直都飞扬跋扈，最爱出风头，是一个一直想升官发财的讨厌家伙。

“你们还是老老实实拿出来比较好，这样我也不需要使用暴力了，希望你们的选择够聪明。”托尼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们的选择就是在这里生活，不去干涉这个世界，而你所说的‘聪明的’选择看来是有利于你们自己的吧。这种靠武力的交涉，你不觉得羞耻么？”捷多的母亲艾塞尔达严肃地说道。

正在这时有士兵上前报告找到了他们想找到的东西，接着几名士兵就扛着一个棺材状的巨大箱子走了上来。

“你们如此祈求战争遗留下来的罪孽，你们到底想干什么？难道又想重蹈覆辙吗？”看着这帮士兵努力地将那个沉重的箱子抬上来，艾塞尔达的眼中并没有惊慌，反而有些悲伤。

“这就是‘力量’，是开拓未来所需要的力量。”托尼的眼中充满着贪婪，他自信满满地看着艾塞尔达。

“在力量面前像看到玩具一样陶醉、只会夸夸其谈的男人，还是现实一点吧。”艾塞尔达的眼中是对眼前这个男人的可怜，“你还是放弃吧，这东西你又用不了。难道是因为不能用才来拿它的吗？能够得到 ARM 的只有……”

没等艾塞尔达把话讲完，托尼向手下使了一个眼色，这时他身后的一名士兵走了上来，而跟在他身边的正是那个被关起来的少女。

“不能用才拿来用，没想到你这么聪明的人还会说这样的蠢话。”托尼得意地看着艾塞尔达。“难道这孩子是基因适合者！”

艾塞尔达的惊讶让托尼更得意了，他将女孩带到那个箱子前，但女孩的眼中充满着恐惧，她那娇小的身体颤抖着，似乎眼前存在的是一个恶魔。

“那个女孩在害怕！怎么办！怎么才能过去？”捷多显得非常焦急，他并不希望那个女孩受到任何伤害，但眼前的情形让他无能为力。

“其实……也不是很难……”阿鲁诺用很怪异的声调说着，捷多一回头发现阿鲁诺一脸苦笑地望着他，在阿鲁诺的脑后一杆黑洞洞的枪正指着他的头，士兵用力一捅就将阿鲁诺和捷多赶到了广场上。

“捷多！”忽然看到儿子出现在自己面前艾塞尔达吃了一惊。

“把大家放了！还有那个女孩！”捷多并没有害怕眼前的一切，而是向托尼提出了挑战，但托尼只是冷笑了几声，并没有将这个小孩放在眼里。

“小子，我在小的时候也醉心于这种英雄游戏，但太过分的话是要受到惩罚的，就让我来好好教育你一下吧，作为大人，当然要对孩子的教育倾注热情了。”托尼的嘴角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向身旁的士兵使了一个眼色。士兵们立刻举枪向捷多和阿鲁诺射击，但每一下都射在他们脚边的地上，丝毫没有伤到他们。

“不要！不要这样，我答应你们！”女孩大叫着，但托尼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

“喂！就因为你才出了这么多事，快点想办法！”阿鲁诺边对着捷多大叫，边躲避着子弹。

“现在想办法有什么用，刚才剑都被搜走了！”捷多同样叫嚷着狼狈地满地乱窜。



“哎呀！”乱窜中的捷多无意中撞到了那个箱子，箱子倒在了地上，盖子被撞开，一些银色的细沙从箱子里倾泻了出来。

“可恶，这个时候要是有武器的话……”捷多懊恼地一拳打在了那些银沙上，当他的手碰到那些银沙时，忽然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当他反应过来时，一柄闪耀着暗银色的枪已经在他的手上了。

“处于基本状态的 ARM 在捷多的呼唤下出现了，看来已经没退路了。”艾塞尔达看着那柄枪，眼中流露出痛苦的神情。

“这是怎么回事！”阿鲁诺发出了惊呼。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是武器，而且好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一样。”捷多了摇了摇头说道，虽然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但起码手中有了反击的武器，于是他毅然举枪向托尼发出了挑战。托尼慌忙爬上了自己的战车，虽然战车的体积以及火力都很大，但在更强大的 ARM 面前，就显得有些不堪一击了。

“呼，这家伙干得不错嘛。”看到形势已经逆转，阿鲁诺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但捷多却显得有些异常。他紧握 ARM 的双手在不停地颤抖，眼神呆滞，ARM 发出了诡异的光芒。

“唔……哇！”忽然捷多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他的身上闪着刺眼的红光，一个红色障壁将他包在了里面。

“不好这样下去村子会……”艾塞尔达知道这样的情况一定是 ARM 暴走造成的，但现在的她却无能为力。

“不要在战争中失去自我，这并不是仅仅为战争而存在的力量。”女孩快步跑到捷多身边将他扶起，奇怪的是 ARM 的力量并没有伤到她分毫。与此同时，ARM 的力量在不断回收消失，很快那红色的光芒就暗了下去。

“太好了，你没被那帮坏人抓走。对了，你叫……”捷多也恢复了神志，看到女孩，他也松了



一口气。

“尤莉，尤莉·阿特蕾蒂，谢谢你救了我。”女孩对捷多笑着说道。

但现在并不是悠闲的时候，村子的结界位置装置的动力已经无法保持，也就是会说谢尔有可能立即坠落。

“我们将中断行动返回，这次的行动全部是这个男人的独断行为。”托尼的副官阿切波尔特说道，“我不会说请你们原谅我，但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和平地解决问题。”

“哼，你们这帮大人只会说这种任性的话。”

“捷多，快走！你不是要救那个孩子么？”母亲的一句话将捷多叫醒了过来，“在谢尔村外面是你所不知道的世界——法尔该亚，与谢尔不同，荒凉的法尔该亚对你不会这么温柔，但你一定不要输给这个世界，要活下去！”

“那母亲你……”

“我的事你不用管，去找你师傅亨利，他那里有救生艇。放心吧，我们随后就脱离。”

捷多跑到了师傅安利的住所，安利已经准备好了救生艇，但村子里的其他人却并没有走的迹象。

“大家怎么办？”捷多向母亲问道。

“要脱出的虽然多，但这里有我们大人要做的事情，等解决了就去。”

“母亲！”捷多大叫着，但艾塞尔达并没有离开的打算。

“捷多，任何人永远都不可能是小孩子。今天，你已经觉醒了，这件事该不该后悔，你以后再自行考虑吧。”艾塞尔达亲吻了一下儿子的手背，在沉默了一阵后毅然放开了手，“快关上舱门，我们也会马上离开！”

救生艇的舱门缓缓关上，眼前已经变得漆黑一片，不知道当再次打开它时见到的又是什么样的情形。惟一能肯定的是那一定不是这个娴静的小村，只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第二章 旅行

救生船很顺利地就离开了谢尔，当捷多打开舱门时，救生船已经漂到了一处沙滩上。外面的世界对捷多而言都是非常新奇的，但现在并不是欣赏的时候。在猜拳结束之后，可怜的阿鲁诺托着他疲惫的身体又开始寻找出路的工作，而捷多和尤莉则坐在沙滩上静等他的佳音。

“你身体还好吧？”两人沉默了许久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还是尤莉打开了这个僵局。

“没什么，只是感觉比以前更轻了。”捷多笑了一下，免得尤莉担心，“这不关你的事，发生那样的事情只能怪我没能好好使用那个力量，而且要不是你阻止我，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更严重的事呢。对了，我的这种力量，还有你抑制ARM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那个……”尤莉面露难色，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这个问题很难吗？”捷多问道。

“不，只是如果知道的话就不能回头了，我知道这会让你陷入危险，所以我不能回答。”

“连你也说我不知道的话，看来老妈他们也是这么想的。但什么也不知道的我却在不知道任何事的情况下破坏了一切，所以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知道你很害怕，对于我而言谢尔村和那片森林就是我世界的全部，一想到以后的事我也会感到不安和害怕，但我认为这是不行的，所以……”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大人们都干了什么，我不想伤害你还有任何人，对不起。”虽然捷多救了自己的命，但尤莉还是不想告诉他，因为这样只能使他更难受。

“尤莉怎么老是在道歉啊，不要把什么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还有我帮你嘛。如果那些大人们对你做了过分的事情，那么这次我会保护你，在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我就不是说过了吗？”

“这不是理由，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尤莉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抱歉，说实话，我是想用我的力量去保护什么东西，因为我无法很好地使用我的力量，所以村子还有大家都……所以我现在很想快点掌握它，如果能用它保护你，我想我是不会讨厌这种力量的吧。难道这还不是理由吗？”

“捷多果然是男孩子啊，比我坚强多了。”听了捷多所说的话，尤莉笑了起来。

“要是老像小孩子那样，一定会被老妈骂的。”尤莉这一称赞反而让捷多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你们两个家伙，我猜拳输了也不至于这么折磨我吧！”

阿鲁诺的出现打断了两人的谈话，这里除了他们的救生船就没有看到其他的了，现在三人的肚子都已经唱起了空城计，如果再不找点吃的别说找人了，连自己的生存都成了问题。沿着街道向前走，阿鲁诺想起了这附近应该有个港町，顿时让众人有了希望，而对于捷多这个未经世事的少年而言，这更让他兴奋不已。

"哇！好利害！"当捷多进入港町罗扎利亚的时候不禁发出了惊叹。这里比谢尔不知大了多少倍，街上的行人也熙熙攘攘，街上跑来跑去的小孩，叫卖的小贩以及互相交换着最近有什么新闻的妇人们，更让捷多惊讶的是停靠在港口的那些商船，这些他以前只能在书上见到，从没想过能在现实中看到它们的真正样子。不过现在还是填饱肚子要紧，在找到一家餐馆后三人决定大快朵颐一番。俗话说肚子饿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是美食，当饭菜送上来后捷多立刻开始狼吞虎咽起来，连漂亮的招待小姐也觉得惊讶，她还从来没见到过这么喜爱这家餐馆饭菜的客人。

"砰！"一声的粗鲁的开门声响起，三名士兵得意洋洋地走了进来，而他们那身衣服捷多永远也不会忘记。三名士兵一进餐馆就开始大喊大叫，并开始对女招待毛手毛脚，让人看了很不是滋味。

"是那帮进攻村子的家伙！"捷多正要发作，阿鲁诺拉住了他并向他使了一个眼色，毕竟如果现在暴露身分损失太大，既然好不容易跑了出来，那就不要这样轻易被抓回去。

"我说，你们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安静一点？不是说大人都很注意别人能很快乐地进餐吗？在公共场合如此吵闹，不觉得惭愧吗？"一个略显冷酷的声音响起，接着，一个身着长衣的女性站了起来。她并不能说是一个绝世美女，但五官长得很精致，再加上她那无表情的脸，就是一个冷美人。说她是少女，但那眼神决不是一个少女应该有的，她的眼神里更多的是冷漠；但又不能说她是个成熟女性，因为成熟女性绝对不会在头上用两根红色头巾扎两根缎带。

"哟，小姐，好强啊，要不要陪我们玩玩？"士兵们用下流的语调说着，并不时夹杂着猥亵的笑声。

"哼，真是些没品的家伙……"少女哼了一声。

"你说什么……"一名士兵正要发作，但一柄巨剑已经放在了他脖子面前，将他把要说的话硬生生地逼了回去。只见少女举着一把与自己身材极不符合的巨剑，那柄巨剑的剑尖离士兵的咽喉只有一两厘米，只有经过严格训练的人才能具有如此精妙的剑术。

"我只有一个人，对于剑我还是有那么一点心得，但我并不可爱。跟我玩没关系，不过希望你们受得了我。"少女的声音并不大，但她那冷漠的语调足以让这帮士兵吓破胆，他们叫骂着离开了餐馆，虽然扔下了几句狠话，但一看就知道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帅呆了！"少女的举动让捷多佩服不已。

"呵呵，现在该我出场了。"阿鲁诺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到了少女面前，"我们本来也想帮忙，没想到你这么厉害，有没有兴趣一起吃饭呢？"

"你是谁？是刚才那帮家伙的同伴吗？没兴趣。"少女瞟了阿鲁诺一眼冷冷地回答道。

"啊，不是不是，只是我们看到你刚才的样子很佩服，所以……"捷多连忙解释道。

"多谢。"少女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但还是没有解除戒备的心理。

"你一个人旅行吗？像你这样一个人旅行很危险啊。"阿鲁诺连忙上前献殷勤，可惜少女根本就没有瞧他一眼。

"怎么可能，她那么有型，会有危险吗？"

"笨蛋，有型和危险有关系吗？"阿鲁诺翻了一个白眼，真不知道那小子是怎么把这两样东西关联在一起的。

看到两人在那里争吵，尤莉赶紧向少女道歉，但少女却摇了摇头。

"友情是好东西，但有争吵也说明友情也更深厚啊。"

"这也算得上友情深厚吗？"捷多好奇地问道，但少女并没有回答，准确的说是正要回答时被阿鲁诺那小子打断了。

"我当然要和你加深友情啦，首先告诉我你的名字吧！"

少女向他瞟了一眼，并没有理他而是向捷多和尤莉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她叫拉克薇尔·阿普盖特，现在正在世界旅行。当她听到捷多的遭遇时也有些惊讶，眼前这个年纪轻轻的少年居然有那样的遭遇。

"那你准备怎么办？"拉克薇尔问道。

"不知道……"一提到这个捷多就完全没有头绪。

"对了，拉克薇尔是为了什么而旅行的？"看到捷多如此痛苦，尤莉决定换一个话题。

"为了看法尔该亚还残留有什么美景。"

"……"没想到拉克薇尔的目的是这个，这倒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拉克薇尔出来旅行的目的很普通，那就是看这片法尔该亚大陆的美景，当她走到哪个地方听



到有什么好的观光地时就会前往。考虑到以后的生计问题，阿鲁诺提出护送她前往目的地，而她也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就这样，原本没有交集的四人聚集在了一起，他们并不知道以后在他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但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

布琉纳库基地，这里是议会骑士团直属的特殊局的所在地，现在局长拉姆达正召集所有布琉纳库的成员召开一次会议。拉姆达是一个极具军人气质的男人，那深白色的军服似乎就是为了他而存在的一般。他的目光犀利，似乎能够洞察一切。

"上次大战已经结束了10多年，不知道是谁说'已经没有战争'，但现在战争结束了吗？战争没有结束，过去战争所引起的混乱已经蔓延到现在，成为遮住未来的乌云。为了穿透那片乌云，我们将成为枪，这才是布琉纳库！"

站在拉姆达身边是副长法尔梅尔和指挥官阿格斯特，法尔梅尔是一名成熟美艳的女性，千万不要被她的美貌和身材所迷惑，当她挥舞手中的盾时，没人能接得住几招。阿格斯特是个看上去很普通的中年男人，他是布琉纳库中的另类，他没有任何特殊能力，但他的智慧却是布琉纳库不可或缺的力量。

"看来都到齐了，我的精锐们。枢密院下达指示，保护那名少女。另外根据报告，确认ARM已经觉醒。"拉姆达向下面扫了一眼说道，而ARM觉醒的事情让布琉纳库的成员吃惊不小。现在布琉纳库已经展开了行动，寻找尤莉已经成为了他们现在的一个重要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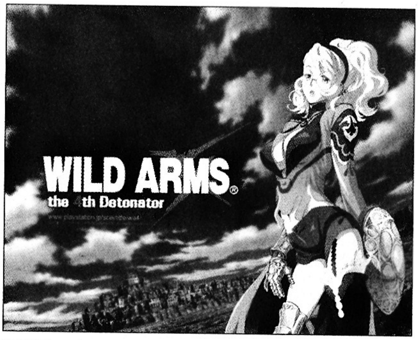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布琉纳库

虽然布琉纳库采取了确保安全抓回尤莉的行动，但成员中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很好地服从。并没有参加会议的杰雷米就开始了单独行动，虽然他被捷多打败，但布琉纳库成员的高超能力却让捷多四人吃惊不小。

在旅行的途中，正好路经尤莉以前所在的孤儿院，但当众人进去之后，才知道尤莉过去的生活是多么残酷——这里虽说是孤儿院，但里面却设置有高精密的仪器，与其说是孤儿院，不如说它更像一个医院。尤莉回忆起当年的朋友一个个离开自己，连自己的哥哥最后也没有逃过命运的安排。

"哼，终于找到你们了。"穷追不舍的杰雷米也追到了这里，但与他同时出现的却另有一人，那就是布琉纳库的副局长库尔斯尼克。

"住手！"库尔斯尼克将手中的枪对准了库尔



斯尼克。

"你想怎样，背叛者！"杰雷米恶狠狠地说道。

"背叛者是你！你不遵守命令！"库尔斯尼克冷静地说道。

"怎、怎么会……"当尤莉看到库尔斯尼克的脸时不经大吃一惊，因为他的脸和哥哥长得一模一样，"哥哥……库尔斯尼克哥哥……"

但现在并不是感动的亲人相认时间，见两人正剑拔弩张地对峙，拉克薇尔向捷多和阿鲁诺示意之后，拉着尤莉就跑。但他们很快就中了布琉纳库的圈套，被困在空中战舰里。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布琉纳库中第一个真正的强敌——赛斯。在这位自称是"高贵之红"的吸血鬼后裔面前，阿鲁诺的魔法显得是那么软弱无力。赛斯的空间制御能力完全可以用可怕来形容，在他面前，阿鲁诺的软弱显露无疑，他甚至吓得连滚带爬躲在一角里发抖。

"啧啧，看看你们的同伴，真丢脸。"赛斯朝着捷多得意地说道，还装出一副惋惜的样子。

"不对！阿鲁诺不是懦夫！"捷多拦在了赛斯面前。

"他不是那谁是？"赛斯轻蔑地说道。

"我说不是就不是！他是我的同伴！保护同伴，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捷多的话让阿鲁诺吃惊不小，这也给了他无穷的动力，他按下了按钮，救生机落下向赛斯砸去。

"可恶，质量太大！"没想到阿鲁诺会突然发狠，赛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就被掩埋了。

但捷多并不知道，现在他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可恶，你们这帮家伙！"赛斯身边的贝莉艾尔忽然浮向空中，她的眼睛变成了金色，巨大的空间制御场在她身体周围展开，原来她才是真正拥有空间制御能力的吸血鬼，而赛斯不过是有嗜血症而已，赛斯的能力也是来自于她的血液。

贝莉艾尔的空间能力展开将捷多四人吸了进去，这里是一个诡异的空间，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飞机、飞船的残骸，除此之外就只有空间中暗

黄色的云彩。

“你们就好好在这里玩玩吧。”贝莉艾尔嘲笑着就离开了。

不过很快捷多就找到了贝莉艾尔的所在地，虽然她有些惊讶，但愤怒的贝莉艾尔不可能原谅这帮杀死赛斯的凶手。愤怒似乎压过了她的理智，以至于出手发生了偏差，在捷多四人的精妙配合下终被击败。贝莉艾尔的战败直接导致空间开始发生崩坏，他们从空间掉了出去。当他们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片森林之中，虽然不知道这是哪里，但起码知道自己安全了。

“肚子好饿，什么时候可以吃饭？”捷多永远都是那么直接，不管遇到什么，总能很快恢复。

“那好，我来做饭。”尤莉说道，不过这让众人都有些吃惊，因为他们以为这女孩什么都不会做呢。

“那好，我和捷多到森林去检查一下，做饭就拜托你了。”阿鲁诺说道。

两名女性留下来做饭，两名男性去观察周围的情况，分工很顺利地就完成了。不过两位男士在巡查归来后还带了一个附属物——一个饥肠辘辘的中年男人加文，看他那狼吞虎咽的样子，按照捷多的说法就是他吃饭像一台洗衣机。从他的口中大家知道原来他在森林的出口附近看到一个需要救助的人，当捷多赶到时才发现那个人居然是谢尔村的雷蒙德大叔，这让他吃惊不小。他们赶紧将他抬到了附近的不夜城找医生，很快雷蒙德就清醒了过来，捷多询问他母亲的情况，但遗憾的是当时从谢尔村逃离的时候，雷蒙德并没有和艾赛尔达在同一个救生艇。此时捷多并不知道，母亲和那些从谢尔村逃出来的村民现在已经身处布琉纳库军用列车“银星章”的特等车厢中，坐在她面前的正是布琉纳库的局长拉姆达。

“怎么，我沏的茶不好喝么？”拉姆达微笑着对艾赛尔达说道，但艾赛尔达还是一脸的防备，她并不是太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

“放心，你是我们重要的客人，我不会加害你的。”拉姆达很有绅士风度地说道。

“你想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这辆‘银星章’军用列车你还满意吧？”拉姆达并没有正面回答艾赛尔达的问题，“隐居的地方被击落，救生艇在海上漂流，一定很辛苦吧。我想带你们去我们的根据地‘狮子之爪’，到时我们再详谈。”

“我们的研究都已经放弃了，现在对你们而言我们已经没用了吧？”

“真伤脑筋啊，要怎么说才能让你们答应合作呢？”拉姆达敲了敲脑袋作苦恼状。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我们不想理会你们的那些空想。”艾赛尔达的态度很坚决，“‘神剑’这些东西，不过是泛国家统合星府做的玩具罢了。”

“我们布琉纳库原本是收集情报的机关，我们会确认传闻的真伪，不会说假话。永久中立自治领伊尔兹贝尔，收押A级战犯的监狱岛，你们把那遗产隐藏在那里了吧。”

“难道那里已经陷落了吗……”一听拉姆达这么说，艾赛尔达也知道事情已经无法隐瞒，“即使是兵器，如果使用者没有用在歧途上，我想还是可以开拓未来的吧。”

“怎么使用我不知道，‘神剑’用在什么地方，是由市民选出的代表商议来决定的。‘神剑’并不是由军人来挥动，而是由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民来使用的。”

“看来站在你们身后的是那些议会骑士团的亡灵啊……”

“开拓未来不是靠兵器，也不是靠神，能够开拓并支撑这个星球未来的人是那些无名平凡的人啊。”

捷多继续着自己的旅行，不过现在他们身边多了一个加文。

“加文，你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捷多问道。

“找人，10年前的战争中行踪不明的人。”加文的回答很简单。

“谁啊？”

“战犯。”一提到这个，加文那原本笑嘻嘻的脸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战犯？那他是不是做了坏事？”捷多问道。

“坏事？怎么说呢……我问你，你认为什么是‘坏事’？”

“哎？”被加文这么一问，捷多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10年前的战争……战争，是啊，战争……世界上反复着无数的悲剧，充满着血与泪。但战争的一切都是‘坏’的吗？战争是愚蠢的，是不能再发生的悲剧，那么在战场的士兵都是些坏人吗？他们中有些人为了父母、妻子、孩子以及心爱的家庭拿起武器，为了保护朋友、恋人、故乡以及那些珍贵的东西将自己的身体当成了盾牌。即使现在我所寻找的那个战犯，我认为他也不是一个坏人。”

“那加文你认为什么是‘恶’？”捷多反问道。

“不能坚守自己心中的信念，也就是‘义’的软弱，那就是‘恶’。不能坚守义的人，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人。我所寻找的那个人，为了义而战，所以我认为他比谁都强。”

“如果大人们都像你那样就好了。”捷多不禁感叹道。

“怎么，你有烦恼吗？”

“我们的旅行……我们正在被一帮士兵追逐，好像叫什么……布琉纳库。”

“布琉纳库！”一听到这个名字加文大叫了起来！双眼睁得老大，不可思议地盯着捷多。

“怎么，你知道？”拉克薇尔问道。

“哪里，我也不怎么喜欢他们，对了，我们就在这里分开吧，我还有事要做呢。”

与捷多道别之后，加文马上就离开了。而捷多也继续开始了自己的旅程，为了去列车车站，他们必须穿过布拉塔巴纳回廊，这里是一个熔岩地带，一进去就有一股热浪袭来。但在这里，尤莉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哥哥……”看到库尔斯尼克，捷多有些紧张。

“过来尤莉，为了法尔该亚的未来，我们需要你的力量。”库尔斯尼克伸出手温柔地说道。

“你是尤莉的哥哥吧，为什么要让你的妹妹那么痛苦。”捷多厉声质问道。

“谢谢你一直保护我妹妹，但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因为这是我们兄妹的问题。”库尔斯尼克对尤莉说道，“尤莉，你还记得那天的约定吧，我说我会保护你。这个誓言现在我还铭记在心，为了保护你，我也想保护这个世界的未来。”

“那么哥哥，我想问一个问题。”尤莉顿了顿说道，“你要带走我是哥哥你自己的意愿还是别人的意思？”

“当然……是……我的……”被问到这个问题，库尔斯尼克回答有些吞吞吐吐。

“如果你想保护你妹妹，那就回答得爽快点！如果不想，你会让尤莉不安的！”一看库尔斯尼克这个态度，捷多就很生气。

“什么也不失去就想得到一切，这不过是小孩子的幻想罢了。”库尔斯尼克冷冷地说道，他的手一举，一台 ARM 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为什么！”尤莉吓得捂住了嘴，“在那个孤儿院我、哥哥以及其他的小孩都应该不能空手具现 ARM，为什么……”

捷多也具现出 ARM 与库尔斯尼克交手，忽然库尔斯尼克捂住嘴，似乎很痛苦。

“抗冲动！”捷多赶紧上前想用自己的力量抑制库尔斯尼克的 ARM，但发现有些不对，“不对……精神和肉体都在拒绝 ARM，ARM 在侵蚀哥哥……”

这时库尔斯尼克拿出了一把药吞了下去，这让尤莉全明白了，原来库尔斯尼克是在药物的作用下才能使用 ARM 的。

“尤莉，跟我走，我有东西要交给你。”库尔斯尼克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不，我不会跟哥哥走。如果你想给我什么，我希望你能亲手给我，但我现在不能去，也不想去。”

此时托尼那家伙又出现了，捷多将愤怒全发在他身上后赶紧离开了布拉塔巴纳回廊。

捷多的冒险继续着，在他的面前出现的敌人也越来越多，难得的休息已经成了他最奢侈的享受。

“呼……”走在一条人工小河边的捷多显得是那么惬意，少许的放松对他而言都是一种享受。这时一个箱子从他面前漂过，而箱子里居然有一只可怜巴巴的小狗。

“啊！”看到小狗惊慌失措的样子，捷多决定帮他一把，运用自己的超加速，他很顺利地将小狗抱了起来，但回岸的时候却有些力不从心了。忽然一只大手将他拉住，将他拉到了岸上。

“谢、谢谢……”看着眼前这个高大的中年男子，捷多有一种压迫感。

“我看到你向着小狗跑去，本来我也想去救它，但没想到你早了一步。”男人的声音很低沉，有些沙哑，但不知为什么，捷多听上去却有种亲切的感觉。

男人将手伸了过来，捷多跟他握了握手，但当捷多的手握住男人的手时他的脑海忽然闪现出一段记忆的影像，那是那个男人站在一片废墟上惨叫的样子。

“啊！”捷多吃了一惊，这时他听到尤莉正在叫他，但当他转身看那个男人时，那个男人却失去了踪影。

在经过几天的路程之后，捷多终于来到了车站。

“列车……”当捷多来到车站时，汽笛声已经响起。

“看来已经发车了。”阿鲁诺遗憾地说道。

“！”当捷多看到站在车尾的那个人的身影时不禁发出了叫声——那是捷多的母亲！

捷多向四周看了看，发现了一辆自行车，立刻就骑了上去。接着，他以惊人的速度骑着自行车追赶着列车。

“可恶……”捷多一发力，使出了超加速的能力。

“你疯啦！这是布琉纳库的军用列车！”忽然加文从车厢中探出身来。

“我知道，但我有必须坐上这辆列车的理由。”



捷多一咬牙奋力地一蹬脚踏板跳到了车厢里。

“你真是乱来。”面对这个执著的少年，加文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过加文你在这里干嘛？”

“啊，那个……工作需要。”加文支支吾吾地说道，但捷多此时也并没有在意，因为他现在已将注意力全部放在了母亲身上，此时阿鲁诺、尤莉以及拉克薇尔也上了车。但他们面对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突破，二是怎样找到捷多的母亲。于是，捷多决定每一节车厢进行地毯式搜寻，虽然途中有士兵招待他们，但很快就被击倒了。

“什么！”当阿鲁诺看到车厢中的战车时吃了一惊，“这里怎么会有战车！太不符合常理了！”

战车黑洞洞的炮管已经瞄准了众人。

“快闪！”拉克薇尔一声大叫，众人马上向四周闪开。就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时，一个人忽然飞了过来。他的背上背着飞行包，手中拿着一台电锯。那个人以飞快的速度接近火车，然后用电锯将两节车厢截断。

“什么！这简直超越一般人的常识！”阿鲁诺惊叫道，看着已经站在他们面前的巴尔盖因，不禁让人有些害怕。

“我的伙伴是对战车级的，将列车切开有什么好奇怪的。”巴尔盖因哼了一声，将背上的飞行器卸了下来。

“这家伙……很强。”捷多感到此时他紧握的拳头手心已经渗出了汗水，面对眼前的这个巨汉，他感到巨大的压力。

“能够与使用ARM的小英雄交手，我真要感谢神呢。”巨汉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你在感谢战斗吗？你难道不知道伤害别人很痛，被别人伤害也很痛的道理吗？”

“你们这些对战争一无所知的小孩懂什么！”巴尔盖因怒喝道，“战士只会在战斗中生存，面对死亡才会充实你对生存的渴望，寻求死亡的场所，才能继续战斗下去！战争结束了，直到今日我还只能在无为中苟且偷生，小英雄，你能给我死亡的场所吗？你能再次给我战争的喜悦吗？”

“为什么大人们都那么喜欢战争？正因为那样美化战争，所以这个世界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有战争。”

“人只要还是人，战争就不会消失，只要没有进化到更高的形态，争斗的欲望就不会消失。小英雄，你能引导全人类进化么？”

“难道大人们只会想这些复杂的问题么？”捷多听了巴尔盖因的话有些生气，“明明自己都没努力，却叫嚷着让别人去干，这种事情最讨厌！”

巴尔盖因笑了一下，高举手中的电锯向捷多发出了挑战。但在ARM面前，纵使他的身体机械化也没有作用。

“这就是传说中的ARM的威力……小英雄，你的道路会延续到哪呢？”失败的巴尔盖因并没有露出沮丧的表情，脸上反而有一种兴奋的神色。

“我的道路会在大叔你的身后延续，我会救出母亲，保护尤莉，与世无争地生活。”捷多严肃地说道。

“这就是和平？那还不是在战争的背后？你现在所开拓的道路，是靠战斗来开拓的道路，但如果在你的前面有你所想追求的东西的话，那就去吧……要全力以赴，因为这样时间可以……缩短一点……”

和平还是要靠战争去换取，不管说得多冠冕堂皇，它还是靠流血换来的。也许现在捷多还不是很明白，但当他明白的时候就会直到其中的残酷了。

“老妈！”捷多跑过几节车厢，终于看到了母亲的身影。

啪！一阵清脆的鞭子声响在捷多的脚下，阻止了他再往前进。长鞭的主人正是拉姆达，他站在艾赛尔达的前面得意地看着捷多。

“把母亲还给我！”捷多叫着，但拉姆达还是很平静地看着他。

“列车的连接！”拉克薇尔忽然发出了惊呼，这时大家才注意到拉姆达已将车头与车厢分离。现在车厢已经处于无法控制的状态。

“趴下！”加文大叫着，接着车厢就冲出了轨道。

位于加拉·德·里昂的黑玛瑙之间的枢密院的五位骑士很快就知道了巴尔盖因死亡的消息。

“拉姆达的布琉纳库只剩6人了。”

“不用管那些，只要抓到尤莉·阿特蕾迪就行。”

“副长法尔梅尔。”骑士们将法尔梅尔召了进来。

“是。伊尔兹贝尔监狱岛的‘神剑’已经发掘完毕，接下来就等异端技术者把试验体少女带来就行了。”法尔梅尔向五位骑士汇报目前的情况。

“泛国家统合星府那帮家伙，难道他们想把封

印在伊尔兹贝尔底下的那东西抹消么？如果这样我们就用收监的那个囚犯把它挖出来。"

"恕我直言，'神剑'是什么？异端技术者又在干些什么？还有那个被试验的少女尤莉·阿特蕾迪……"法尔梅尔问道。

"这不是你的事情，副长法尔梅尔。战争罪人的追踪和确保都是为了未来，其他的事你不用管，你只要专心做你的事就可以了。"

"是……"法尔梅尔低下头静静地退了出去。

第四章 黑衣的死神

"唔……"一阵疼痛传来，阿鲁诺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你醒了。"阿鲁诺睁开眼第一眼看到的是正在做饭的拉克薇尔，"我给你做了应急处理，应该没什么大碍。"

阿鲁诺这才想起刚才从列车上被甩了出来，他向四周望去，这里是一个阴暗的废墟，到处都有废弃物，四周更是没有一点生气。

"唔……"忽然拉克薇尔捂住嘴开始作呕。

"你怎么了！"阿鲁诺焦急地问道。

"没什么。"

"什么没什么！之前就看到你这样过，受伤？还是生病了？"

"不是伤，可以说是病吧。10年前我在这个地下身体就已经坏掉了，这是无法治愈的。"拉克薇尔好不容易止住了作呕，慢慢地说道。

"地下？身体坏掉了？无法治愈的伤病？你……"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拉克薇尔问道，阿鲁诺看了一下周围，摇了摇头，"这里是菲尔克雷伦，因为突然的崩坏而消失的城市，是我的故乡。"

"真是悲剧……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你有药吗？"

"没有，没用的，我这个坏掉的身体任何医生都无能为力。"

"你不是开玩笑吧？"

"不信？那你可以看看我的身体。"说着，拉克薇尔就要解开上衣。

"不必了，我相信。"阿鲁诺连忙制止，"这下我终于明白你所说的你旅行的目的是为了看法尔该亚残留的美景了。第一次听到你说的时候，我还不能理解，现在……看来大家都背负着什么啊，看来只有我旅行没有任何理由了。"

"难道没有理由就不能旅行了吗？如果没有，那就去找，在旅途中发现。来。"说着拉克薇尔递过来一碗汤，"还热着，不过我不敢保证味道好哦。"



"好喝。"阿鲁诺喝了一口赞道。

"是吗？"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赞美自己的料理，拉克薇尔的脸不禁有些发红。

"是啊，再来一碗。"

正在两人交谈之际，捷多终于发现了他们，但还是没看到尤莉的身影。

"那个……我们要去哪？"尤莉怯生生地问走在他前面的那个红发中年男人，当她醒来的时候就发现了他，那个男人一直都不说话，只是抱着上次救下的小狗，尤莉也只好默默地跟着他走。途中她有几次向引起话题，但看到男人那裹在围巾里那张阴沉的脸只要硬生生把话吞回去。

"到了。"男人将尤莉带到一个宽广的地方，但四周的残破以及人为破坏的痕迹证明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斗。

"这里是……"

"战争留下的东西，我希望你能解放那些死在这里的人的灵魂，圣修女你应该能做到吧？"

尤莉点了点头开始咏唱祈祷的咒文，忽然她感到有无数的思念以及悲伤涌到她的身体里，当她回过神的时候发现已经是泪留满面。

"谢谢你让他们脱离痛苦，在许多年的今天，在这里有无数生命被剥夺，就在一瞬间……不仅是这里，法尔该亚的许多人都失去了性命。抱歉，让你看到了这么多悲伤的思念。我是战争的参与者，我让他们感到恐惧。把世界从战争中解救出来，我的希望只有这个……"

尤莉看着那个红发男人，似乎能从他的眼睛中看到无限的悲伤，那是一双让人看了都会觉得心痛的眼睛，尤莉不禁有些痴了。

"尤莉！"忽然捷多的叫声让尤莉回过了神，四人再次回合。有一段时间未见大家都很高兴，捷多看到那个男人是自己在河边见到的那个红发男人，准备向他道谢。但当捷多和男人的手相握时，捷多看到一个男人正痛苦地在一个巨大半球形机

械上狂叫着。接下来他仿佛回到谢尔村，村里的人都没变，但惟一让捷多感到奇怪的是村民都穿着学者的白袍，他们谈论这ARM，似乎对科技非常熟悉。但是在这里，他看到一个陌生人，虽然穿着同样的白大褂，但捷多却从来没见过他。

"上次见到他就这样，为什么……"捷多正要提问，但一道刺眼的灯光射了下来，四周响起了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接着一个人从灯光中走了出来。

"加文！"捷多不禁吃了一惊。

"我以前说过我在找人，那个人就是我要找的人，他的名字叫汉泽·贝里克威尔，上次大战的英雄，战争结束后现在是被当作战争犯而通缉，人称黑衣的死神。"

捷多一下子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捷多，你退下，我会确保你的安全。"加文顿了顿继续说道，"你跟我来，尤莉·阿特蕾迪，特殊局布琉纳库会确保你的安全。"

"怎、怎么会这样？"突如其来的情形让捷多不知所措，眼前的加文不再是他认识的那个豪爽而邋遢的大叔，俨然一副军人的样子。

"我是布琉纳库的一员，加文·布拉迪亚。"

"你一直都在欺骗我们吗？"捷多握紧了拳头，强忍住心中的怒气。

"不，我真的很欣赏你们，但是……算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那不过是你的想法，你想不想听听我们的？"拉克薇尔一字一句地说道，"尤莉是我们不能缺少的同伴，不会就这样交给你。"

"随便你，但大人的工作不会就这样轻易放弃。"加文手一挥，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立刻包围了所有人，空中也飞来几架战斗用的直升机，"这是专门对付英雄的铁壁般的阵势，不要想很容易就能打倒。"

"那种力量只会让星球燃烧，你这种想法只能引发战火，为什么你还不明白！"汉泽大声说道，他高举右手，立刻一架ARM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住手！不要让这里的那些无所可去的思念更痛苦，你也不希望这样吧。"尤莉轻声说道，她的力量很快分解了汉泽的ARM，说着她转身对加文说道，"我跟你去，不会作任何抵抗，但你不要伤害在这里的所有人。"

"尤莉！"

"不用担心，捷多。"尤莉对捷多笑着说道，"我已经发过誓，不会再逃避。哥哥在他们那里，我想他会明白我的。"

"但是……你不害怕吗？"虽然尤莉这么说但捷多还是很担心。

"不用担心，如果笑着分别的话，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第五章 死别

"神剑"挖掘顺利，尤莉·阿特蕾迪已经找到，从事ARM研究的异端技术者也已经护送到了，黑衣的死神也抓住了，这似乎都在表明拉姆达所期待的未来越来越接近。但他认为还有许多不确定的要素，未来还是被一层乌云所覆盖。为了捕获尤莉，失去了太多的布琉纳库成员。但枢密院的骑士们却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用尤莉启动"神剑"获得无限的ARM的力量，利用ARM的无限修复能力获得永恒的生命，这样他们就会成为绝对的统治者。对于有这样想法的枢密院，拉姆达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但枢密院却说要下令冻结拉姆达的所有权力以及布琉纳库。

与此同时，捷多、阿鲁诺以及拉克薇尔三人的尤莉拯救作战计划已经开始展开，在打听到布琉纳库的沙漠移动战舰的位置后，三人决定闯一闯。沙上战舰不愧是移动的军事要塞，这里的机关也多如牛毛，捷多就差点被激光削掉了头皮。

"没想到你们这么容易就潜入进来了，对于我这个布琉纳库成员而言还花了一番力气呢。"当捷多正缓慢前进的时候忽然一个声音响起。

"这个声音……"对于这个声音捷多再熟悉不过了，"库尔斯尼克，你又要妨碍我？你可是尤莉的哥哥啊！"

"不，我想让你们救我的妹妹。"

虽然阿鲁诺和拉克薇尔并不相信他的话，但捷多还是相信。在找到尤莉之后，虽然尤莉极力劝说，但库尔斯尼克还是决定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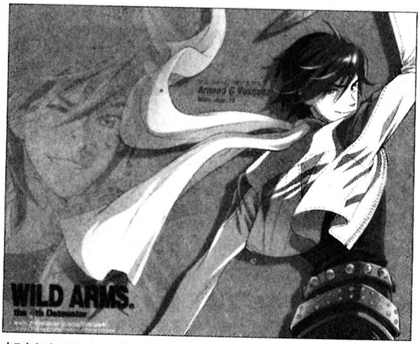
"怎么，有什么事吗？"法尔梅尔看着库尔斯尼克平静地说道。

"我提出违反行为规定的报告，我希望以一级叛逆行为受到惩罚。"

"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么死脑筋。"法尔梅尔笑了一下，她向黑玛瑙之间指了一下说道，"局长在里面，你进去吧，不过说不定对你而言有些刺激啊。"

库尔斯尼克看了一眼法尔梅尔，再看了一眼那黑洞洞的门，狐疑着走了进去。当他来到黑玛瑙之间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枢密院的骑士们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你们这帮只知道藏在地下，躲在盔甲和生命维持装置里的垃圾。软弱！丑恶！像你们这样的人还敢宣扬什么正义？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们也变成那些胆小的大人了吧？既然标榜自己是大人，那就要像个大人的样子！像你们这样的家伙什么



都创造不了！什么也留不下来！”拉姆达怒斥着。

“软弱的存在是创造不了未来的，这是你说的吧，拉姆达？那我问你，由民众开设的议会是靠什么运营的？不错，就是民众自己！民众是什么？你回答不上来了吧。告诉你，所谓民众就是在集团中埋没，失去个性的东西，就是你所说的堕入无知深渊的人类！你想把世界未来托付给这些家伙？笑话！”

“砰！”拉姆达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手上的扳机。

“即使是这样，我也会把法尔该亚的未来托付给他们。民众是软弱的，只要他们变坚强就行，因为生命会是越变越强的。”

“你有什么事？”拉姆达忽然察觉到身后的库尔斯尼克，回头问道。

“不，那个……我……我违反了规定所以前来报告……”库尔斯尼克吞吞吐吐地说道。

“违反规定？”拉姆达笑了一下，“现在布琉纳库已经重生了，不再是枢密院的下属机构，以前的事情就一笔勾销。”

“但是……”库尔斯尼克正要说什么，法尔梅尔示意他不必再说什么了。

捷多很快就在战舰上找到了母亲以及谢尔村的其他人，在来到这个战舰上之后，这些技术高超的技术者就已经对整个战舰做了手脚，很快就会因为过热而毁掉。虽然在途中遇到阿格斯特的阻击，但捷多还是很快打倒了他。

“从这里脱离后，妈妈你还是要回他们那去吧？”捷多对自己的母亲问道。

“对，我要战斗，要阻止‘神剑’。”

“为什么妈妈你非战斗不可能呢？”

“因为我在战争的时候研究了ARM，但ARM却变成伤害法尔该亚的兵器，我不想重蹈覆辙，我必须亲自去赎我过去所犯下的罪，为了未来。”

“法尔该亚的未来是不是比现在好谁也不知道，妈妈你不明白吗？这样你还要战斗吗？”

“为了未来，为了阻止‘神剑’，我必须战斗，因为你妈妈我还是知道一点未来的样子。好了，你的救生船已经准备好了，快！”艾赛尔达催促道，她知道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

捷多顺利地坐上了救生船，在一阵激烈的震动中被弹了出去，他看到母亲和谢尔村的人也顺利地上了救生船，不禁感到庆幸。但就在那一瞬间，救生船前方忽然发生爆炸，巨大的火焰吞噬了艾赛尔达所乘坐的救生船，救生船就像一颗弹头被弹了出去，熊熊的火焰在空中划出了一道火红的血痕……

“妈妈！”看着燃烧着的救生船，捷多发出了凄惨的悲鸣。

看着远去的救生船，不禁让人的心情越来越沉重。

失去了母亲的捷多陷入了沉痛的悲伤，但在三名同伴的劝说下总算有所好转。毕竟他是艾赛尔达的儿子，他知道，如果自己这么软弱，是一定会被母亲笑话的。为了前往监狱岛，他们前往前线都市哈里姆。

“那个是军队的……”一来到前线都市哈里姆捷多就看到那身熟悉的军服，而其中一名中年男子捷多认识，那就是那个托尼的副官阿齐波尔特，而这里的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

“可恶……”捷多正要冲过去，但一只大手将他牢牢按住，“亨利师傅！”

捷多这下吃惊不小，没想到会在这里再见到自己的老师。原来他们在坐救生船脱离后被托尼的一个小队捕获，在没收了研究资料和武器后准备将他们被送往议会骑士团的基地，但此时阿齐波尔特放走了他们，原来他也早已想离开托尼那个白痴了。在让捷多弄清了情况之后，亨利让他去找阿齐波尔特，因为现在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哈里姆村庄遇到一点麻烦。这里原本是收留那些在战争失去家园的人的地方，但在开发作业中挖到了当年一些还没有爆炸的炸弹，这些炸弹都是会散发有毒气体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虽然他们将炸弹解体，但没想到还有一枚仍然埋在地下，现在它流出的毒素已经污染了水源，而要让村子恢复生机就必须找到仙草阿尔尼姆。捷多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前往村庄附近的溪谷。虽然途中遇到了一些小麻烦，但好在还是平安取回了仙草。

当拉克薇尔将仙草交到孩子们的手中时，阿鲁诺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眼中的惋惜。看到她悄悄地走到一角，阿鲁诺也跟了上去。

“呕……”拉克薇尔捂住了嘴巴拼命压抑住呕吐的欲望。

“拉克薇尔……”阿鲁诺走到她的旁边轻声地说道。

“我之前说过我很乐观，但实际情况……我想你也看到了。当我把仙草给那些孩子们时，我的

确感到有些遗憾，但那些孩子比我小得多，他们有更多的未来。我已经知道无能为力，我已经对我的生命感到惋惜……”拉克薇尔的话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倾述什么。阿鲁诺没有说什么，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听。

“你想笑就笑吧，反正我也成不了大人。”拉克薇尔苦笑了一下有些怅然。

“我不会笑你，我现在很安心。”

“很安心？”拉克薇尔没想到阿鲁诺会这么说。

“是啊，我终于知道原来拉克薇尔跟我们一样都是有弱点的人。”

“因为我是软弱的人，所以你很安心？”拉克薇尔问道。

“如果你是个完美的人，那你就不需要我的支持了。”阿鲁诺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想在你的身旁支持你。”

“阿鲁诺……”拉克薇尔紧紧抱住了他，将自己的头埋在他的肩里，她的身体在颤抖，“我好害怕……像要被恐怖摧毁了。不知道这身体的温暖我还能保持多久，不知道我的力量还能保持多久……”

“我会跟着你，我会一直支持着你。”阿鲁诺轻扶着拉克薇尔的长发在她耳边温柔地说道，“如果你脚没力气了，我会背着你；如果你眼睛看不到了，我会告诉你世界的样子。我会永远在你身边，所以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用那么害怕了……我要一直和你在一起，永远……这就是我找到的我旅行的目的。”

“阿鲁诺，你真的好温暖……我知道了，一个人的温暖是为了温暖他人而存在的。别担心，有你在我身边，我不会害怕了……”

第六章　决意

终于要向神剑的所在地监狱岛前进了，当捷多一行人穿过沙滩来到港町罗扎利亚时不禁感慨万千。是啊，这里是他们和拉克薇尔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也是他们冒险的起点。现在在即将结束之际，又回到了这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运的安排吧。

“那个背影……”一进罗扎利亚的港口，尤莉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哥哥！”尤莉向那个人大叫着，但那个人连头也没回，转瞬就消失在了人群中。尤莉慌忙向四周的人打听，船老板告诉她，这个人是前一段时间到这里来的，每天无所事事，连饭也不怎么吃，现在住在镇上医生的家里。

“哥哥！”尤莉赶紧跑到医生的家里。没错！那个人的身材、相貌她永远不会忘记，是库尔斯尼克！

“你怎么了？难道是从沙上战舰下来时受伤了？”

“不，只是没什么斗志了，我心中的那杆支持我的枪已经折断了。”库尔斯尼克凄然地笑了一下，“即使能像现在这样活下去，但已经无法在上战场了，我已经……”

“我们要去伊尔兹贝尔阻止‘神剑’，我们需要你的力量。”捷多说道。

“我已经没有辅助药LiNKER了，连试作型ARM也用不了，现在的我……无法再和你们同行了。”

“失去支持自己的意志，身体就会变得虚弱无力，他就是个极端的例子。对自己失望，对周围环境失望，现在他就是这个样子。”医生对尤莉说道。

虽然觉得遗憾，但现在不能再浪费时间了。第二天，当众人准备出发时，一阵巨响让情况又陷入了混乱之中。

“让你久等了，我的兄弟，我从伊尔兹贝尔回来了，我也得到与你的ARM相同的力量。”

“杰雷米！”看到杰雷米，捷多发出了惊呼，但他吃惊的并不只是见到他，而是他那已经变得像怪物一样的身体。

“伊尔兹贝尔监狱岛到底发生了什么！”捷多质问道。

“去了你就知道了。”杰雷米狂笑着开始在港町中窜来窜去。

“哥哥！”尤莉又看到了库尔斯尼克的身影，“哥哥，我必须走了，但请哥哥你不要再离开了。哥哥你经常抱着爱哭的我，经常安慰害怕的我……没有了ARM，你还能干很多，以前你那双没有拿ARM的手为我做的事，我现在都好喜欢。我必须走了，但请你不要走，我一定会回来，当我回来的时候，我想看到你来欢迎我。”

“有ARM所能做的，没有ARM所能做的……”库尔斯尼克看着自己的手有些茫然，忽然他似乎明白了什么，“我在困惑什么，我的意志无论何时都是和我在一起的，我是布琉纳库的苍之骑士！”

当捷多面对杰雷米的强大力量有些无助的时候，他又看到了那蓝色的军服，和那一把巨大的ARM，那是布琉纳库的苍之骑士。

有了库尔斯尼克的加入，杰雷米很快就败下阵来，但库尔斯尼克还是没有跟捷多一起同行，因为他的道路是他自己的，他所面对的是他自己的问题，这都需要他自己去解决。

虽然杰雷米被打败了，但他破坏了船，但在



库尔斯尼克的提醒下，他们决定去附近的闭锁空港找飞机飞过去。但当他们来到空港时，他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哟，好久不见了。”

“嗯……好久不见。”

还是那么玩世不恭的语气，还是一副毫不在乎的表情，但现在大家都知道对方的身分，心中不禁有些复杂。

“告诉我加文，拉姆达使用‘神剑’到底有什么企图？”捷多问道。

“那个……是法尔该亚的未来。”加文严肃地说道。

“你真的那么认为吗？如果你认为拉姆达所做的是错误的话那就请让我们过去，我们要阻止‘神剑’！”

“不行。大人在工作的时候都会置身于其中，如果这样乱来，那就太没责任了。”

“如果阻止我们是你的工作的话，如果你真的必须这么做的话……”捷多摆出了架势，看来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对于孩子们而言，大人永远是一堵高墙！”加文也拔出了枪，“右边的枪 6 发子弹，左边的也是 6 发子弹，如果你们能贯彻自己的意志的话，那就来迎接我这 12 发子弹的高墙吧！”

12 发子弹，不多也不少，当加文将它们打完时，捷多还是站着的，他没有退缩。

“看来你无论如何也是要去的了？”

“嗯……”

“我真不想让你们去啊，毕竟我很欣赏你们。那家伙准备好了迎击你们的系统——冈尼尔，还有‘神剑’……这些危险会将你们撕得粉碎。”

“就算这样我们还是要去阻止‘神剑’！”看着捷多那坚定的样子，加文也不再多说什么。

“看着你们这些孩子奔赴死亡之地，难道要让我这个大人说什么保重的话么……”

“不用说什么永别，只要握手就够了。”捷多笑着向加文伸出了手。

飞机终于起飞了，但与此同时拉姆达也启动了冈尼尔防御系统，十几发导弹向捷多所乘坐的飞机袭来，这时加文忽然也驾驶飞机前来支援。

“拉姆达，你没有错，但你太早追求结果了！”

飞机的子弹已经用完，加文跳出了驾驶舱决定用枪来阻止！

“拉姆达，你是想保护世界的未来吧！你是想保护生活在未来世界的那些人吧！”加文精确地射击着，他的每一发子弹都击落一枚导弹，但当第 11 发导弹射过来时，他的弹夹空了……

“切！”加文啐了一口，扔出了已经没了子弹的手枪，这次他要用自己的拳头来阻止！

“孩子，都是会超越大人的。未来……就拜托你们了！”

现在的监狱岛已经布满了 ARM 的暴走体，它们被污染、被侵蚀，同时也在不断增值。ARM 的暴走体正源源不断地袭来，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意向。就在捷多苦战的时候，一束光束从身后射了过来将袭击他的 ARM 暴走体击落。

“哥哥！”尤莉发出了惊呼！但暴走体却残酷地将地面切碎，将捷多、库尔斯尼克与尤莉分开。

“别慌，即使我们走的道路不同，但我们的未来是一样的。我还有东西给你，所以我还不会死。”

“我知道，但我希望哥哥你亲手交给我，如果不是，我是不会接受的……”库尔斯尼克笑了一下，拉着捷多从另一条路前进。

“唔……”现在只有捷多和库尔斯尼克两个人，面对源源不断的 ARM 暴走体，库尔斯尼克已经感受到有些力不从心。

“怎么了？”捷多关心地问道。

“对于适合系数低下的我如果没有辅助药是无法使用 ARM，即使是试作型……我不像你是基因适合者，但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得到保护妹妹的力量……”

“库尔斯尼克……”看着库尔斯尼克痛苦的表情捷多不知道说些什么。

“其实我很讨厌你，永远都是个孩子，不需要生体调整。我无法做到的你都能顺利做到，所以我很讨厌你。”

“我也讨厌库尔斯尼克，作为哥哥总是让妹妹伤心，但你现在不会让妹妹伤心了吧？”

“当然，所以我才和你并肩作战。”

ARM暴走体已经逐渐蔓延到了整个监狱岛，同时岩石也变得极为脆弱，就在捷多和库尔斯尼克向前奔跑时忽然地面出现了断裂。

"啊！"捷多惊呼一声跳到了安全地带，但库尔斯尼克却滑了下去。

"哼，不完全的基因适合者的能力看来到此为止了。"库尔斯尼克苦笑了一下，他抬头看了一眼，见到是捷多那焦急的脸，"至少……至少把这个给尤莉……"

库尔斯尼克集中精神让ARM具现化，捷多一把抓住了它。

"放手，捷多，这个空洞维持不了多久了。"

"所以才要把你赶快拉上来啊！"捷多奋力拉着，但他的力量无法将身材高大的库尔斯尼克拉上来。

"这种情况必须采取最适合的选择！"库尔斯尼克喝道。

"要牺牲一个人，这算什么最适合的选择！我已经受够了！"

"听好了，捷多。我也想保护我的妹妹，但现在我无法再使用ARM了，能够跳出'现在'，在'未来'展翅高飞的只有你，捷多。尤莉……就拜托你了……"

"我也答应过会保护尤莉，所以你不要放弃啊！让我们一起保护她吧，库尔斯尼克！"捷多大叫着，他的手紧握着库尔斯尼克的ARM，不想放弃最后的希望。

"一起……对啊，你就和我的ARM一起保护我最重要的妹妹吧……"库尔斯尼克微笑了一下，松开了手。

"库尔斯尼克！"看着渐渐消失的库尔斯尼克捷多绝望地叫着，"库尔斯尼克……果然……我还是最讨厌你！难道牺牲是最好的方法吗？我讨厌你，我讨厌让尤莉伤心的你！但是……我答应你，我会保护尤莉。我，还有你的ARM，一定！"

捷多紧紧握住拳头，现在他的左手已经附上了库尔斯尼克的灵魂，那是他的ARM，现在捷多要用自己的ARM和库尔斯尼克的ARM一起保护尤莉。

终章 法尔该亚的未来

"捷多！"看到捷多的身影阿鲁诺激动得大叫起来！

"大家……"捷多一脸的沮丧，他低着头，没有看着任何人，尤其是尤莉。

"捷多，那家伙……"没有看到库尔尼克斯与捷多在一起，阿鲁诺已经有所预感，他一脸严肃地看着捷多，希望自己的心中的想法并不是现实。

"尤莉……那个……"

"哥哥……"看到捷多的神情，尤莉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也不想再多问什么，只是觉得心中有一丝隐隐作痛的感觉，那是失去至亲之人的痛苦。她心中不断地劝说自己，不想让眼中的眼泪掉下来。

"即使所走的路不同，但我们所向往的未来是相同的……我知道，哥哥他先走一步了吧？"

"尤莉……"捷多不知道这个时候该说些什么，他知道，这个时候不管是安慰还是鼓励都显得那么无济于事。

"我从捷多的左手感受到哥哥的意志，他一定是很担心我吧。我是那么不可靠吗？我现在还是个爱哭鬼吗？"尤莉继续说着，其他人也没有阻止她。

"为了不让哥哥担心，我一定要振作！"尤莉向捷多微笑着说道，"对吧，捷多？"

"是啊，如果不振作，一定会被库尔尼克斯那家伙笑话说我们是小孩子的！"尤莉的笑容也让捷多没有那么难过了，虽然他知道那个笑容下忍受的是多么大的痛苦，但他还是对尤莉的坚强感到高兴。

"走吧，尤莉！"

"一起去吧，捷多！"尤莉对捷多坚定地说道。

没走多久，捷多就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那身笔挺的军装与威严的表情将他军人的气质尽现无遗。

"欢迎来到世界被毁灭前的时刻。"

"你想干什么，拉姆达！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这就是为了世界？"捷多厉声质问道。

"如果要得到未来，这对于法尔该亚而言未免太严酷了，人类太脆弱，所以人类为了得到未来，就必须进化得更强。因此我们必须启动'神剑'，引起行星级别的灾难。"拉姆达平静地说道。

"你在说什么，我完全不明白。"捷多不知道拉姆达这些话的含义。

"不……也许我明白……但这是件令人感到不快的事情。"听到拉姆达所说的话，阿鲁诺的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

"什么意思？"拉克薇尔问道。

"这些人就是尤莉所在的孤儿院进行人工进化研究的那帮人。"

"脱离正常的过程，进行人为的促进进化，这就是让世界陷入毁灭危机的新的进化方法？"尤莉问道。

"有点不同，这并不是新的进化方式，而是回到以前的进化说，并实现它，是吧？"阿鲁诺看着拉姆达，想看看他的回答到底是什么。

“自然选择进化说。”拉姆达顿了顿继续说道，“以人类为中心，吞噬一切的 ARM 的暴走会给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创造一个残酷的环境。那些古老的，软弱的人类会死亡，那些通过考验存活下来的人类一定会进化成更强更完全的物种。”

“一定？那‘不一定’会怎么办？”对于拉姆达的解释，捷多无法赞同。

“那些没有进化的生命就不会适应环境，只能灭亡？”尤莉也觉得这样的方法太残酷了。

“不错。”阿鲁诺现在已经可以肯定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了，“在自然选择进化说当中，即使环境、条件符合物种的淘汰，但能够进化的实例太少了。采用这种不确定的方法，这是进化的理由吗？”

“这一切都是为了克服软弱……”忽然，两行眼泪从拉姆达的眼中夺眶而出，“所谓人类这个物种，他们有不得不进行战争的软弱，有战争结束后却无法维持的软弱，而且……还有连自己所生存的社会都无法正常运营的软弱！人类是缺陷的物种！”

“他……在哭？大人居然会哭？”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捷多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大人哭得如此撕心裂肺。

“人类要有未来就必须变强，就是要进化！我的能力就是要让我的眼睛所看到的未来成为现实。我知道，物种会在未来闭塞，为了守护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未来，不管有多少恶名我都愿意承担。”

“所以你就要牺牲更多的人吗？伤害这么多人你会心安吗？”捷多质问道

“人类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必须背负着伤害他人的因果报应，因为他的软弱……为了忍受这样的痛苦，就必须进化，你不是这么认为的吗？”。

“我怎么会这么想！”捷多厉声反驳了拉姆达那有些荒谬的提问，“在不知不觉中伤害到他人，如果知道了这一点，那就应该不这么做。只是变强就是进化吗？因为你是用含着眼泪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的未来，所以你所看到的未来不过是被谁的眼泪所模糊了的未来罢了。”

“大叔你不也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员吗？”拉克薇尔问道。

“相信自己、相信同伴、相信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未来就会发生改变，这就是我的想法。只要有自信，就没有不能完成的事。我们来了，我们可不想一直都待在这里。”面对拉姆达，捷多知道如果要前进就必须过了拉姆达这一关，虽然这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一场战斗，虽然许多事都是因为眼前这个男人造成的，但是他还是不愿意与拉姆达交手。但现实没有那么多如果，这是一场捷多必须面对的战斗。

虽然拉姆达很强大，但在捷多四人的合力之下还是败下了阵来。

“怎么不给我最后一下？你不是想给你母亲报仇吗？”拉姆达冷笑了一下，等着捷多给他的最后一击。

“从沙漠战舰上逃出的时候我的确不能原谅你，也想一定要报仇。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不能因为母亲的仇而和大叔你战斗，我是为了阻止‘神剑’而和你战斗的。”

“大人一直都是立在孩子面前的一堵墙，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阻挡住他们的去路。”

“到那个时候再说，反正我们会再次超越的。”捷多笑着对里面说道。

忽然地下通路开始发出了震动，头顶的钢柱也开始坍塌，就在一根巨大的柱子压下来时，拉姆达托住了它。

“我就将未来托付给你们了，法尔该亚的孩子们啊！‘神剑’就在前面，去吧，去改变未来吧！不，应该说用你们的手开拓新的未来吧。”

看着跑向神剑的捷多，拉姆达露出了微笑，但刚才的战斗以及为了保护孩子们已经消耗了他大量的体力。忽然一只手温柔地搭在了他的肩上，这种感觉拉姆达是不会忘记的。

“法尔梅尔……”拉姆达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搭档，但他很快就察觉到法尔梅尔身上的异状，“法尔梅尔，你的眼睛……”

“是啊，托它的福我到这里还有点辛苦呢。”到了这种时候法尔梅尔还不忘开玩笑。

“看来你和我一样，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拉姆达苦笑了一下。

“拉姆达，你和那帮孩子交手一开始就想输掉的吧？你让‘神剑’暴走，是为了看到闪耀在这即将毁灭的世界里人类那惟一的希望吧？”

“怎么说呢，我用了全力，但我输掉了，所以计划也跟着改变了。为了阻止‘神剑’，我不过是做了一点多余的事罢了。”

“真的？”毕竟已是多年的搭档，法尔梅尔还没蠢到被这样的话骗过去的地步，“如果你不手下留情，那帮孩子是过不去的。”

“但那帮孩子的确已经超过我了啊，那个孩子对我说，他并不是为了给母亲报仇而跟我兵刃相向。从他的眼睛里我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撒谎，而是出于自己的真心。所以我想，那就再相信一次人类的强大，将法尔该亚的未来托付给他们吧。”

“是啊。我也被他们同伴之间的信任所折服，所以我想我也该帮他们一下吧。‘相信同伴’，这些话很久以前我们就忘记了，没想到反而被小孩子说教。虽然有些难为情，但我们布琉纳库已经没有了的东西，正是他们力量的源泉啊。”



手的到来。忽然一只触手从神剑中伸了出来，它精确地瞄准了拉克薇尔。

“切！”

拉克薇尔的反应非常快，飞快地拔出了剑将那只触手斩落。但众人并没想到这是个声东击西的战术，就在大家注意拉克薇尔时，另一只触手趁机缠住了尤莉。

“尤莉！”当捷多注意到时已经为时以晚，尤莉已经被那只触手高高举起。

“没关系，这种状态正好可以直接接触‘神剑’。”尤莉倒是显得很冷静，因为她反ARM的力量这样反而比较容易起到作用。尤莉开始集中精神，缠住她的触手很快就变成了盐末散开，她也轻盈地跳到了地上，“这就像那些死者的强烈的怨念所引起的暴走一样，看来想要控制它已经不行了，只能让它的机能停止了。”

“如果神剑的启动被阻止了，那就麻烦了。”

“汉泽！”一阵白光之后，汉泽忽然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他那空洞的眼睛盯着捷多，然后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中的ARM。

“永别了。”汉泽的声音还是那么低沉，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就扣下了扳机。

“唔……”捷多挡在了尤莉面前，他用ARM制造了一个屏障，试图挡下汉泽的一击。

“哼，你以为你这个障壁能撑得了多久吗？它很快就会崩溃的。”汉泽冷笑一声看着眼前这个少年。

“可恶……”对方的力量越来越强，屏障受到的冲击也越来越大，看来真的会像汉泽说的一样，没过多久就会崩溃了。

“不要这样，捷多，你快逃吧！”尤莉叫道，但捷多却没有离开，他还是奋力地抵抗着汉泽的攻击，终于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将那股力量打消掉。

“攻击相抵了！干得不错啊，小子。”阿鲁诺激动得叫起来。

“那个ARM是……”看到捷多手上那柄狙击枪装的ARM，尤莉不禁发出了惊呼，因为这个ARM对她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没想到居然用试作型的ARM接下了我的攻击，用的还是不完全的力量……”虽然不相信，但眼前的事实还是让汉泽惊讶不已，但他毕竟是久经沙场的人，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我和库尔斯尼克约定了，要一起保护尤莉，

“‘你太想快点追求结果了’……现在我终于明白加文所说的这句话的意思了。”拉姆达想到老友所说的这句话，露出了微笑，“我们没有像那些孩子那样，相信别人。我只是认为，如果放任人类不管，自能走向灭亡。这样的想法太愚蠢了。我没有相信如果靠自己的意志会让世界向好的方向改变，没有相信人类的力量。我所看到的未来只是被人类的软弱、丑陋、残酷所蒙蔽的漆黑的未来。”

“所以你要用你的能力让那些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未来？”法尔梅尔问道。

“我看到的未来只是被眼泪所模糊的未来，而我真正想追寻的未来，却是我创造不了的……能够创造法尔该亚未来的人，只有法尔该亚的孩子们。”

“真遗憾啊，我还想看看你所创造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呢。”法尔梅尔俏皮地笑了一下。

“那你会跟我一起来吗，法尔梅尔？你现在已经不能动了，如果你想靠着我的话。”

“可以啊，如果你想代替已经看不见东西的我来凝视那个未来世界的话。”法尔梅尔笑着说道，他们已经不用去关心那些落下的巨石，对于现在的他们而言，一切都显得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们从孩子们的身上已经看到了希望，那已经足够了……

厚厚的一扇门，门的那边就是“神剑”，只要按下这个按钮就能看到它了。捷多看了那个按钮大约5秒钟，毅然按了下去，磨磨蹭蹭永远不属于捷多，想要做的事立刻就要去做，那才是他的性格。

巨大的神剑就在面前，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它是个有生命的个体，它就像个王者，静等着对



而且……库尔斯尼克的想法是他自己真正的想法，不是什么不完全的东西！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做！”捷多怒吼着，举着ARM向汉泽一脚飞踢了过去。但汉泽用一只手就轻松地接下了捷多这全力一击，就和之前一样，当捷多接触到汉泽时又出现了幻觉。这次是汉泽还有……妈妈！

“抱歉，艾赛尔达，我必须走了。”汉泽对艾赛尔达说道。

“菲尔克雷伦的试验事故……即使是战争的对手国，你还是要去，就因为你被称为英雄吗？那这样的话，赐予你英雄能力的我也要一起去。”

“不行，太危险了，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汉泽阻止了艾赛尔达那略显幼稚的想法，“事故中心所释放的热量与毒气会污染、侵蚀一切，如果放任不管，不仅是敌对国，连我们也会受牵连。不管是风还是大地，都会腐烂，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所以我不能带你去。”

“汉泽……”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艾赛尔达不知道说什么，但她知道，无论自己说什么，都不会阻止这个男人所下的决心。

“我接受ARM适合调整的试验，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没有战争，为将这个世界的未来交给下一代。所以我会将菲尔克雷伦的事故中心清除，守护这个世界的未来。”

“在枪背后的女人是无法阻止奔赴死亡之地的男人的吗？”艾赛尔达凄然地说道。

“但正因为女人守护着男人的归宿之地，所以男人才会义无反顾地奔向死亡之地啊……不用担心，我的ARM本来就是以改善环境而制造的，那些热气、毒气都会被ARM所阻隔和净化，即使接触到再生就行了。”

“但是……”艾赛尔达还是有点担心。

“我会成功的，我会活着回来，所以这里就拜托你了。”汉泽将艾赛尔达搂在了怀里，温柔地说道，“你马上就要当母亲了，所以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情吧？为了以后的孩子们，我们必须给他们创造一个没有战争的和平世界。”

“什么？难道……难道那是我的……”捷多被眼前的幻象惊呆了，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么汉泽岂不是是自己的……捷多已经不敢再想去了，此时汉泽的身体也发出了血红色的斗气。

“我被背叛了！我期望和平，想结束战争，所以我才将自己的身体当成了祭品。但为什么人类还是没有结束战争！那是因为人类是渴望战争的！如果争斗是人类的本性的话，那我就会灭亡人类！为了永久的和平，人类是不需要的存在！”此时血红色的斗气已将汉泽包围，他的外貌也随之发生变化，全身的肌肉已经变得机械化，准确地说变得更像ARM。

“因为你说你不需要人类了，所以才变成那个样子的吧。以前那个善良的汉泽到哪儿去了！”

“靠善良什么都不会改变。”汉泽冷笑了一声。

“没有人类的世界就是和平的世界，这不是很奇怪吗？”

“不知道战争为何物的小鬼是什么都不会明白的。”

“那不过是因为大人不相信和平，心里面没有正义罢了！这样一点都不像一个大人！”

此时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捷多知道，如果不在这里打败汉泽的话，他是不会明白的。捷多要让汉泽知道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如果用这样的方式能带来和平的话，那只会增加自己的痛苦。渐渐的，汉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意识，他只会一次又一次地变成一个怪物。这是一场充满着悲伤的战斗，虽然捷多知道汉泽的心中也是那么痛苦，但他不得不举起手中的ARM，因为为了那些孩子们的将来，这场战斗非赢不可。

“我们一个人的力量虽然小，但如果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会变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捷多向其他三人使了一个眼色，四人决定合力放出最后一击。

“Arc Impulse！”随着捷多的一声怒吼，白色的光芒贯穿了汉泽，同时神剑也安静了下来。

“神剑释放的能量的光已经消失了……好安静，结束了吗？”虽然神剑已经停了下来，但阿鲁诺还是保持着警惕，因为这种时候是最容易发生意外的时候。

“看来随着汉泽的消失，暴走的ARM所释放的波动已经消失了。”拉克薇尔向四周往了一下，

没发现什么异常。

“看来暴走的神剑已经停止活动了，侵蚀的阻止也已经坏死……”尤莉用她那反ARM的力量感应了一下，已经感觉不到神剑有任何有生命的痕迹了。但一阵地震突然传来让众人吃了一惊。

“侵蚀的组织坏死，看来这里的强度也明显下降了！”阿鲁诺第一个反应过来，照这样下去这里很快就会坍塌。

“不要说得很轻松的样子。”到这个时候拉克薇尔还不忘回阿鲁诺一句，但现在显然不是磨蹭的时候，众人决定赶快脱出。

“！”就在众人向外跑的时候，捷多忽然感到身后有异状，当他回头时，看到汉泽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

“够了！够了……”捷多并没有逃跑，反而迎了上去。他扑到汉泽的怀里，不知为什么，他觉得现在没有一丝危险，反而有种回到亲人身边的感觉。

“我和汉泽一样，都希望这个世界的未来没有争斗，我知道汉泽你是在守护这个世界，谢谢你。10年前你为了我们而战，谢谢……你为我们创造了未来，谢谢……不仅是你，我还要向那些为了未来而战的人说声谢谢。正因为你们在‘过去’守护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才能活在‘现在’以及‘未来’。所以你已经不需要拿着ARM了，你也不需要再愤怒了……谢谢，真的谢谢。今后，未来就靠我们这些你们所守护的这些小孩，就由我们去创造吧。我们会努力，努力让这个世界没有争斗，我想这才是人类的进化吧。而那一天，正是因为汉泽你保护了这个世界，而给了我们时间啊。”

“！”一只手温柔地放在了捷多的头上，捷多抬头看到的是汉泽那温柔的眼神和微笑，忽然他的额头裂开，身体也化成了碎片，在将世界的未来托付给这些孩子们之后，他也终于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宿了。

“怎么了，捷多？”阿鲁诺看到捷多还没赶来，返回来找他，却发现捷多在那里发呆。

“我、我……哇……”终于忍不住，捷多扑在阿鲁诺怀里痛哭起来，这突然的变化让众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汪汪！一阵狗叫将众人从恍惚中拉了回来。

“啊，是那个时候掉到河里的小狗！”捷多叫了起来，小狗向捷多叫了一声，又向身后的洞口示意了一下，“我知道了，我不能在这里磨磨蹭蹭，快，它一定知道安全的出口，跟着它走就可以离开了！”

“走吧，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世界去吧！”阿鲁诺笑着说道。

自上次战斗已经过去了若干日子，捷多在哈里姆村为母亲和谢尔村的人盖好了坟墓，而且他也决定留下来。虽然战斗已经结束，但要做的事情却更多了，因为他要完成与汉泽的约定。

“阿鲁诺，你和拉克薇尔真的要走？”捷多看着正收拾行李的阿鲁诺问道。

“是啊，我好不容易找到我的目标，我要治好她的病。”阿鲁诺显得信心十足。

“那么大家就……”这样一来四人就要分别，捷多有些依依不舍。

“你不是要帮助村子的开拓吗？尤莉不是也要照顾村子里的小孩吗？”

“我以为我们还会在一起呢。”

“笨蛋，虽然大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未来都是一样的啊，我们一定会再重逢的。”

“我们要离开村子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拉克薇尔问道。

“我没注意到，是尤莉察觉的。”捷多摇了摇头说道。

“那是因为阿鲁诺鬼鬼祟祟的啊。”

“呵呵，想不到说谎的天才居然会被发现。”捷多诡笑着看着阿鲁诺，阿鲁诺无奈地耸了耸肩。

“总之为了治好拉克薇尔的病，我和她会再次旅行。”阿鲁诺说道。

“虽然要这家伙帮我有点不好意思，但这样我又可以去寻找那些残留在法尔该亚的美景了。和大家一起旅行的这段日子，我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被抛弃的。”

“那你们要小心啊。”尤莉笑着祝福两人的旅途顺利。

“放心吧，有阿鲁诺跟着我，不用担心，这个男人还是有点可靠的。”

“如果觉得可靠，那阿鲁诺起码应该牵一下拉克薇尔的手吧。”

“说、说什么傻话！”被尤莉这么一说，拉克薇尔的脸变得通红。

“呵呵，和这个料理超烂的男人婆……放心，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会那么做的。”阿鲁诺做了一个鬼脸。

“你还真敢说！”拉克薇尔二话不说就操起手中的巨剑向阿鲁诺砍去，没想到自己给了一点好脸色，那个家伙就开始耍无赖了。

“好了好了。”在尤莉的劝说下两人才结束了追逐的闹剧。

“我们走了，捷多，尤莉，要保重身体啊。”阿鲁诺说道。

“如果我身体好了，我会马上回来，所以我希望你们今天能笑着送我。”

“那就这样约定好了，我们四人会再次在这里

相聚。"捷多顿了顿继续说道，"说老实话我很讨厌这样简单的离别，我还有好多话要说。但要说的话就留到下次吧，等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说个痛快！今天我们会笑着送你们，所以阿鲁诺、拉克薇尔，你们也要笑着离开啊。"

阿鲁诺和拉克薇尔向捷多和尤莉笑了一下拿起了行李，看着两人离去的身影，虽然有些惆怅，但也为他们高兴，因为大家都有了自己的目标，不管走的路如何，总有一天会相聚的。

"他们走了……"尤莉轻声说道。

"是啊，但会马上再见到他们的，因为这是我们的约定。"

"嗯，我也不会输给他们。"

"尤莉会照顾村子里的小孩吧，这工作很适合你哟。"

"是吗，捷多？你这么说我很高兴。"

捷多向尤莉示意，两人走出了房间。温暖的阳光照在脸上觉得分外舒服，这才是法尔该亚真正的阳光啊。

"啊，这个是……"忽然捷多看到一个精致的八音盒放在一个木箱上，而那首乐曲是那么熟悉，"这首曲子……"

"嗯。"尤莉捧起了八音盒，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神色，"这是以前就常听到的曲子。"

"是谁忘在这儿的？"捷多问道。

"那怎么办？"

"那尤莉你就先拿着吧，在失主找来之前先放在你那里。"

"别人的东西我才不要。"尤莉摇了摇头把八音盒递向了捷多

"但放在我这里丢了那就不好了。"说着捷多撒腿就跑。

"捷多真坏！"尤莉踱了一下脚立刻追了上去。

"哈哈，这和刚才阿鲁诺和拉克薇尔的情形一样了呢。"捷多大笑起来。

"对了，捷多。"尤莉忽然问道。

"什么事？"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打算？帮助这个村子的开拓工作。"

"不，再以后的打算。"

"嗯……现在还不知道。"捷多想了想继续说道，"但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我才不能停下来啊。我要成为一个大人，我要成为一个不被之前的那些大人们所笑话的一个真正的大人！我想我应该可以的吧。"

●●●●十年后●●●●

捷多 · 马维利克

成为了一名年轻的森林保护官，守护着这片免于战火的森林。在远离哈里姆村的山里搭了一间小屋，与野生动物们生活在了一起。也许是因为这样，他还保留着当年的一点稚嫩。

尤莉 · 阿特蕾蒂

留在了哈里姆村当上了一名教师，在这繁忙的开拓村，每天都一群孩子包围着，因为是名优秀的老师，所以很受学生的喜爱，擅长的料理其水平更上了一个台阶。

阿鲁诺 ·G· 瓦斯凯斯

为了治好拉克薇尔的病与她一起旅行，途中与拉克薇尔结婚，不久就有了一个女儿。之后在途径的一个小镇落脚，开起了餐厅。现在照顾这女儿和餐厅，生意也非常兴隆。

拉克薇尔 · 阿普尔凯特

虽然没有找到治好病痛的方法，但据说却找到了残留在这世界上的真正美丽的东西。握着才生下的女儿的小手，她安祥地结束了自己的旅程。

虽然他们没有实现再次相聚的约定，但法尔该亚的未来现在还在继续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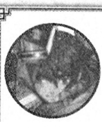


文 玛娜　美编 NINA

荒野兵器5

荒野兵器5			
游戏原名	Wild Arms 5		
机种	PS2	发售日	2006年12月14日
游戏类型	角色扮演	发行商	SCE

人物介绍



迪恩

出生于边境之村的开朗热血少年，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巨像兵猎人，面对任何事都毫无畏惧。勇往直前的他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周围同伴的决定，在和同伴的旅途中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



瑞贝卡

迪恩的青梅竹马，两人一起在边境之村中长大，虽然平时看起来比较闹腾，但是瑞贝卡其实是一个十分细腻温柔的少女，大多数时候她都把自己的心事藏在肚子里，像成熟的大人一样默默地支持着迪恩的前进。另外，从小就练习曲击的她枪技也相当了得。



阿维莉尔

随着巨像兵的一只手腕一起坠落到珐尔盖亚的神秘银发少女，除了"强尼·阿布鲁希德"这个名字之外，脑海中什么记忆都荡然无存，但是从穿着和谈吐来看都不是等闲之辈。为了寻找失落的记忆，她和迪恩以及瑞贝卡一起开始了旅行。



恰克

看起来稍稍有点轻浮的年轻人，虽然年轻，但是却已经拥有了迪恩梦寐以求的巨像兵猎人资格。在略显轻浮的表面下，其实是一个善良真挚的好人。



古雷格

因为复仇而开始成为巨像兵破坏者满世界奔波，曾经的仇恨和亲人的误解让他始终背负着沉重的枷锁，或许只有手刃仇人的那天，才是他真正放下心防的时候。

序章 从天而降的一万个麻烦

找不到。

不管怎么找也找不到，把整个卡波布隆克翻了一遍还是找不到那个重要的东西，瑞贝卡不禁快要抓狂了。

"万一被人看到里面的东西……简直是一生的耻辱啊。"

她紧锁着的眉头突然因为看见什么东西而舒展开来，那是个十分精神的女孩——虽然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紧张。

"迪恩！那不是我的日记本吗？"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瑞贝卡一把抢过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少年手中的东西，趁着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赶紧藏好。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你是不是看了里面？"

"嗯，啊，一点点，在地上捡到，因为不知道是谁的。"

好像完全不觉得有什么，迪恩大咧咧地说着，而且立刻把话题转移到了不相干的事情上。

"对哦，我打算去众神之寨，总觉得今天有种很与众不同的感觉。"

棕色耐用的外套，鲜红围巾，热情单纯的眼神，以及随时都扛在肩上的大铲子，迪恩永远对挖掘古代遗产和冒险的事情充满激情，这一切都要拜自称和巨像兵关系密切的托尼爷爷教导。

"好，那我也去。"瑞贝卡理所当然地答着，完全就是一种习惯。

——如果要回忆起来，一切事情都是从这句漫不经心的回答开始。

两个人像平常一样来到了众神之寨，大约从两个人开始不安分起来，对到处乱跑产生兴趣之后，这里就成了一个乐园。而且说起来，当两个人都是孩子的时候，这还是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呢。踏着熟悉的山坡和漂浮着圆木的溪流一路走下去，除了偶尔斗斗嘴之外一切都和平时没什么区别。

"你听到了什么没有？"只是除了一阵从远处传来的古怪的夹杂着风声的响动，就像是有什么东西突然由空中掉落，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转眼间就直接坠落到了地面，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巨大的冲击。

"危险！"

在冲击到来之前，迪恩一把拽住瑞贝卡，将她按倒在身下。

"刚才是什么？地震？"震荡转瞬即逝，瑞贝卡立刻从地上跳起来。

"不知道……"望着前方声响的来源———个黑乎乎的洞口，还在不断向外翻飞着被吹起来的尘土，两人小心翼翼走进去，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所惊呆。

一个巨大的机械手腕，至少有十多层楼那么高，就像怪兽一样躺在两个人面前，手腕的周围留下了深深像陨石坠落一样的土坑，已经失去威力的怪物，但是仅仅从体积就给人以惊人的威慑。

洞穴的天顶已经被穿出了个大孔，多少让瑞贝卡有些慌乱，而一边的迪恩早就像小马驹一样开始撒欢了。

"好棒！Yeah！唔哦哦哦！巨像兵！这是巨像兵，这绝对是巨像兵，不会错的！"随着一个极具戏剧效果的舞台动作和因激动而语无伦次的吐字，迪恩华丽地跪倒在机械手腕之前。

"黑黑的，硬硬的、大大的，真的是爽到不行了，瑞贝卡也一起过来享受一下吧。"

"你是笨蛋吗？这么危险的事！"

"没关系的。"迪恩突然表情严肃地站起来。"这只手腕是左手，所以不会有危险。"

"……难道我，我才是笨蛋吗？为什么完全听不懂你说的意思。"

"因为，右手是拿筷子的手，左手是拿碗的手，是吧？"

迪恩认真地比划着。

"大多数人是这样没错。"瑞贝卡应合着。

"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右手是吃饭的手，也是拿武器的手，所以不拿武器的左手就是安全……"

"啪！"

毫不犹豫，铁青着脸的瑞贝卡捡起石头丢向迪恩，正中脑门，发出了一阵闷闷的响声。

"这种白痴一样的话你还有完没完了！"

"看，我就说吧，瑞贝卡的右手就很危险。"

"你说什么！"两人的战火刚要点燃，巨大的手腕突然有所动作，随着原本握成拳头形状的手掌展开，里面闪现出一个人的身影来。

银白头发，绿色与金色交织的华丽服装，沉睡在巨像兵手掌中的美丽少女怀中抱着一个硕大

的金属物体，随着手腕的展开，慢慢滑落下来。滑落在不由自主被这个景象所吸引的迪恩怀中。

"强尼·阿布鲁希德。"

睁开眼睛，少女吐出了一个从未听说的名字，而接下来的事情，就因为受到震荡而突然崩塌的洞穴而显得混乱不堪，在慌慌张张一同离逃了这个洞穴的同时，映入眼帘的除了不断摇晃的岩石地面、纷纷扬扬的尘土、爆发力十足的响声，就只有怀中少女近于落寞和悲伤之间的复杂表情。

以及，银发少女不知为何洒落空中的泪水。

第1章 巨像兵猎人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迪恩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巨像兵猎人，这是珐尔盖亚大陆上最伟大、最流行、最能无限接近于自由的职业，但是和以前盛行一时的职业渡鸟不同，想成为巨像兵猎人首先要经过官方的考试，而且是相当麻烦的考试。但比起成为巨像兵猎人之后得到的荣誉和好处，这些微不足道的麻烦仍然吸引了众多年轻人。

就像迪恩一样不安分，对未来充满美好期待的年轻人。

现在就是一个绝好的时机。

"是吗，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么你之后有什么打算？"把自称为"阿维莉尔"的银发少女带回家，听她说完自己除了"强尼·阿布鲁希德"这个名字外什么都不记得之后，连托尼爷爷都为她担心起来。

但是阿维莉尔自己却好像压根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的模样。

"应该是去找叫这个名字的人吧，找到之后大概就能想起来之前的事了。"

"爷爷，我想护送阿维莉尔一起去。"抓住这个时机，迪恩提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想法。

尽管被说着"这件事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吧"这样的话，迪恩已经决定下来的事情似乎是怎么也不能更改了。

"我想看看保护了阿维莉尔的巨像兵本体，而且，阿维莉尔把自己宝贵的武器都送给我了，这样放她一个人上路不是太危险了吗。"迪恩晃晃手里的枪，这是回来的路上阿维莉尔托付给自己的。

要知道，武器对于迪恩这样渴望冒险的少年来说是多么珍贵的礼物，更何况，还是如此漂亮帅气的双枪。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这么贵重的宝物交给自己的阿维莉尔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女神。

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告别了托尼爷爷，和听说了这件事强行追上来要一起出村的瑞贝卡一起，三个人踏上了寻找强尼·阿布鲁希德和巨像兵足迹的旅途。

但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命运从这刻开始已经由不得他们的选择，而是向着更加遥远的方向走去。

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旅行。

从养育着自己成长的村庄出发，接触那些以前未曾见过的土地、人、风和天空。

说实话，不安如此巨大，让人难免担忧。但是，越过这个考验，我们也就能成长为真正的大人了吧。

从今天开始记下这些旅途中的日记。

希望我们能在这次旅行中成长，并一直将这本日记的点点滴滴延续下去。

——瑞贝卡日记 第一章

天路历程号

在与珐尔盖亚距离数千英尺的飞船中，充满科技与先进感的仪器似乎将人拉入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紧张而压抑的气氛充溢着这个空间，所有人的表情都异常凝重，除了沉重的呼吸声之外听不到任何响动，这简直就像是一场大战之前必将历经的那种沉闷。

"报告舰长！05号作战失败，现在已经失去了联络，阿维莉尔·梵·芙露尔也失踪了！"接



连而来的坏消息将原先的沉默打破。

“阿维莉尔现在在哪里？”

端坐在指挥台上的舰长不由皱起眉来，一道醒目的伤疤穿过这个充满男人味的中年人脸上，为其平添几分神秘。

“这个……还不知道。”

“莫非！冰之女王已经觉醒了？”

“十分抱歉，这个现在也没有得到证实！”

“万一让冰之女王觉醒，这个星球，珐尔盖亚的命运也就走上终结了。”

连巨像兵手臂部分也遗失，目前的情形可以说是相当不妙，为了让舰内其他陷入恐慌的成员变得振作一些，舰长像平时一样抛开自己的暂时消沉。

“但是现在还没必要这么绝望，为了守护珐尔盖亚，一定要坚信强尼·阿布鲁希德还活着，用尽全力把他找出来！”

沉睡了12000年终于觉醒的珐尔盖亚的引导者……强尼·阿布鲁希德，事态的发展似乎越来越有趣了。

神啊，我们和他们，你到底会站在哪一方呢？

在其他舰员离开之后，压抑着自己的舰长终于露出了对未来的不确定。

稳健派和强硬派的争斗将会以哪一方的胜利而告终，这将是一件足以改变珐尔盖亚将来的重大事件。

矿山之町米拉巴尔斯

米拉巴尔斯是一座建立在矿山之上的城镇，这里的居民都以采矿为生，镇中似乎永远被灰尘和敲击声所笼罩，高耸入云的重型机械、随处可见的矿车，构成了这里给人们的最初印象。在这个仍然延续着传统西部风情的地方，充溢着健壮的肌肉汉、手指粗糙的妇人、以及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过于沉重的工作和劳动使人们极力寻找一点闲暇时刻的放松，而这些放松往往会和争执联系在一起。

虽然早就作好了看到一群粗犷矿工的准备，迪恩等人还是被一阵喧闹吸引了过去。

围在一起的是四个男人，大声地正为什么事而争吵着，其中一个穿着流行的年轻小帅哥显然不是本地人，看样子此人似乎现在正陷入了什么麻烦之中。

“都说了镜子不是我偷的了，我只是在追踪那个偷了镜子的贼而已！”面红耳赤的小帅哥努力申辩着，不仅完全看不到效果，反倒被其他三人更紧咬不放的盘问起来。看样子和糙汉子们讲道理果然是行不通的事。

“我是巨像兵猎人啊，看到奇怪的人怎么能坐视不理呢。”被逼问的没有办法，年轻人只好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立刻将迪恩的魂勾到了这片混乱之中，这句话同时也引起围观者的一阵小声议论，原本还在窘迫不已的年轻人也流露出少许得意之色。

“口说无凭，把你的证明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啊。”

应合着对方的要求，年轻人伸手去掏自己的口袋，却像是摸到了毒蛇一样，表情僵硬起来。

“没有，没有，没有，这里也没有，奇怪，我确实是放在口袋里的啊。”

场面再度混乱起来，其中一个保安官模样的人冷眼相望，好像已经抓住了凶手一般得意起来。

正在年轻人哑口无言的时候，迪恩奋力挤进人群，任凭不想多事的瑞贝卡在后面一直拽着也无济于事。

“猎人执照是吧，我们来帮你找。”迪恩好像很顺理成章的说着我们两个字，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此行在官方上的说法是“寻找强尼·阿布鲁希德”。

年轻人的眼睛一亮，好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顺着年轻的猎人指的方向找到猎人之证倒只是区区的跑腿小事，但是带着猎人之证回到米拉巴尔斯后，摆在面前的可就是不折不扣的大事了。原先还能算得上镇静的年轻猎人在短短几十分钟之内就被送上了绞刑台，而执行绞刑的，是一个嚣张跋扈的执行者。

“呼呼呼，你已经作好准备了吧。”绞刑的执行者似乎很享受这绞刑前的一刻，虽然被连体的制服包裹着看不清表情，围观的人也大可听的出他的得意。相对来说，即将被结束年轻生命的小伙子显然无法理解他的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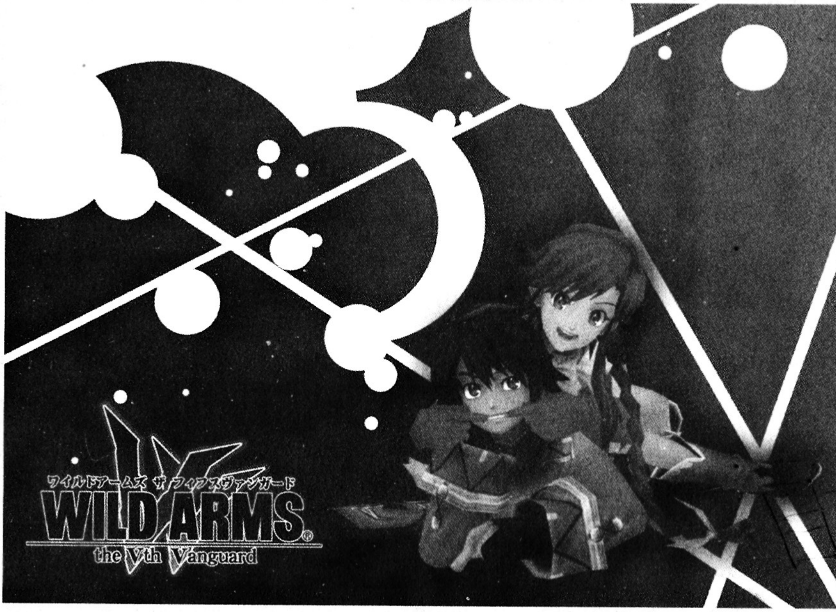
“我什么也没有干哪，简直不能相信，怎么能这样随随便便的就断定我是小偷！”看到了穿过人群赶到的迪恩，年轻人松了一口气，更加大声地叫起来，“看，那就是我的猎人之证。”

但是看不清表情的执行者对其嗤之以鼻。

“那又怎样，猎人之证是猎人之证，小偷是小偷，有猎人之证就能证明你是清白的么？”

原先还理直气壮的年轻人顿时显得有些萎靡下来。

“那个镜子是今天晚上仪式重要的道具，如



果不交出来的话，看来只好把你的脑袋作为替代品献祭出去了。”执行者转向众人，发出了类似宣告的言论。“真有趣，人类居然敢和我们尊贵的贝尔尼族顶嘴。”

虽然从偏僻的乡村里刚踏入世界的迪恩等人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贝尔尼族，但是多少也对其略有耳闻，在整个珐尔盖亚上，贝尔尼族都是让人害怕的势力。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就因为科技上的优势而开始渐渐地跃居人类社会之上，凭借着惊人的技术实力和战力开始实现了对人类的统治和管理，在贝尔尼族统治下的人类，渐渐被排挤出权力的中心成为底层阶级，多半被迫从事着危险繁重的体力劳动或是无足轻重的商业活动。长此以往，贝尔尼族也理所当然地将人类视为低等生物，两族之间的压迫与矛盾积累到了即将爆发的极限，不过事实就是，一旦爆发，必将以人类的全盘溃败而告终。

听到执行者的话，瑞贝卡情不自禁倒抽了口冷气，但是迪恩却完全不为所动，反倒更加大声地反驳起来。

“这和贝尔尼族还是人类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是刚从乡下过来的土包子吧？居然敢和我们贝尔尼族顶嘴？”执行者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少年身上，因为惊诧和愤怒声音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现在这个时候，听到贝尔尼族还不退缩的人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土包子，就是活得不耐烦的笨蛋。

“等、等一下！这可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委托他们帮忙找猎人之证而已！”

见风转舵的年轻猎人见状立刻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是这种墙头草的行为似乎完全不对迪恩造成困扰。

“总之，只要有镜子不就好了嘛。喂，你真的没有偷镜子？”

“没有，以猎人之证起誓。”

“明白了，那么，我就把镜子找回来和你换下他的脑袋怎么样。”

迪恩用力地点了点头，不会有人在猎人之证的面前撒谎，对此他坚信不疑，以至于又把此行的目的抛在了一边——不过对于这个乱来的个性，瑞贝卡早就习惯了，阿维莉尔似乎也没有流露出什么不开心的神色。

总之，在太阳下山之前把镜子找回来就好了，不过作为交换附加的条件是，万一迟到的话，米拉巴尔斯所有居民的脑袋也要送给愤怒的贝尔尼族作惩罚礼物，这可不是可以用来开玩笑的事了。

迪恩这个人，总会把事情弄得越来越乱，在众多镇民愤怒的逼视中离开米拉巴尔斯，瑞贝卡暂时短路的脑袋中除了羞愧和愧疚，就只剩下了对迪恩的抱怨。

第2章 神出鬼没的破坏者

“体型很大，还长着胡子……胡子，体型大……”瑞贝卡若有所思地念叨着年轻猎人所说的小偷特征，一脚踏进了阴暗干燥的矿坑里，“这里，不就是用来挖掘巨像兵的地方么。”

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由贝尔尼族控制的矿坑，挖掘出的巨像兵都是宝贵的科技遗产，米拉巴尔斯的居民、其他类似地区的居民，生活来源都依靠着这些埋藏了宝物的矿坑。尽管不知道之后这些巨像兵到底被用来干什么，但是丝毫也不妨碍迪恩因为和巨像兵共处一地而爆发的激动。

就在迪恩满地乱窜表示自己的满心喜悦之时，一个陌生的身影从矿坑深处走出，大概是因为门口一群孩子的喧闹，稍微停下了脚步。

“好高大……”瑞贝卡不禁脱口而出。

对面前这个奇怪的人只能用“大”来形容，比自己高出至少两个脑袋的高大身材，因为旅途颠簸沾染了尘土的衣服，腰间斜插一把对于这里的所有哈比人来说都异常庞大的枪，巨大的阔边帽把包括眼睛和鼻子在内的脸挡住了大半，露在外面的仅剩下轮廓清晰的下巴以及一点没有剃干净的胡茬。

两个特征都符合！迪恩迅速在心中对上了号，莽撞地跳过去。

“你就是偷镜子的贼吧！”

“镜子？”如果没有帽子的遮挡，现在这个帽子男应该流露出了诧异的表情，“什么镜子，完全不知道。”

果然是认错了人，话说回来，“高大，有胡子”这两个特征也太不足以取信了，高大的男人有几个没有胡子呢？

“那，那你看到过一个像你这么高大的手上拿了镜子的人吗？”

“说起来，从里面回来的路上似乎看到过……有个人手里一闪一闪的，估计是你说的镜子吧。”帽子男回忆着。

好不容易找到了线索，众人拔腿就向矿坑深处冲去，这时，帽子男漫不经心地提醒道。

“为了你们好还是不要进去吧，里面有炸弹，很快这里就会爆炸了。”

“炸弹？这里有巨像兵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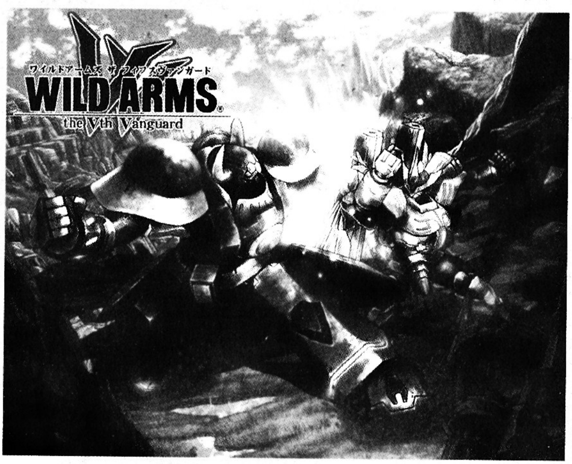
迪恩立刻慌张起来。

“快点，快点把炸弹解除掉！”

“很遗憾，这是不可能的，我就是为了破坏巨像兵才到这里来。”说完，不顾迪恩的阻拦，帽子男径自向出口走去。

“你难道不知道，巨像兵的技术是我们现在所欠缺的宝贵资源么。”看着因为巨像兵而丧失理智一味大叫着些丝毫没有说服力的话的迪恩，瑞贝卡叹了一口气，质问着已经走到门口的帽子男。

但是这也没能让对方产生什么动摇，瑞贝卡自己很清楚这点，她只是情不自禁地想帮迪恩把没法说出的话说出来而已，这种泛泛而谈的大道理是不可能让那个看起来异常执着的男人产生任何犹豫的，即便只是透过帽子的遮挡，瑞贝卡都可以感觉到在帽沿下所掩藏的坚毅的目光。



坚定的，为着某个目的而不顾其他一切的目光。

接下来，戴着巨大帽子的男人扭过头去，若无其事地消失在出口的光亮处。

不，不管巨像兵被炸了也好，帽子男走了也好，现在的首要目标是赶在时间的前面找到小偷，救回一群即将遭遇无妄之灾的镇民。好在迪恩也清楚目前的事态，只是不甘心地咬着牙，放弃了追上帽子男的想法。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和帽子男的第二次见面并没有相隔很久，甚至只是短短几个小时之后。

矿坑里偷走了镜子的贼比想像中还要难以应付，如果不是因为炸弹爆炸导致的矿坑坍塌给迪恩创造了浑水摸鱼的机会，单凭几个人的实力想在时间内拿回镜子基本是件不可能的事——即便如此，现在看起来也实在是太迟了一点。夕阳投射在地平线上的最后一丝光线已经正要散尽，通往米拉巴尔斯的道路从未如此漫长，如果再不快点赶到夕阳就要彻底消失了……

不，事实上是，它已经彻底消失了。

就在这个即将彻底由黄昏转入夜晚，并将所有人仅存的希望打破的时候，令人不怎么愉快的调侃般的声音从身边响起。

"原来搞得镇上一团乱的就是你们哪，真是遗憾，就要亲眼看着朋友被绞死的感觉一定不怎么样。"

在这种时候，看到说风凉话的人更是一件让人感觉不怎么样的事。

"还没有呢，太阳还没完全下山。"迪恩拼命否认着。

一声夹杂着叹气的冷笑从帽子男口中发出。

"太阳都已经落到山的那边去了，对贝尔尼族的人解释这些你觉得有用么。"

——他说得没错，对贝尔尼族的人解释这些确实完全无济于事。

即便看到了迪恩手中的镜子，执行者也丝毫没有产生任何抓错了人的想法，或者说，抓的人到底对不对，能不能找回镜子都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他所关心的是绞刑台的绳索能不能顺利地把年轻猎人的脑袋挂在里面，或者更关心能不能在众人面前展现出自己近乎绝对的权威。

"你们是笨蛋么，想想看之前说的是什么？是'在太阳落山之前把镜子带回来，我就放了这家伙'，但是你们看看，现在太阳已经落山了。"

听到这句话，年轻的猎人已经流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迪恩也几乎陷入了绝望。

"太阳都已经落到山的那边去了，对贝尔尼族的人解释这些你觉得有用么。"

"太阳都已经落到山的那边去了……"

山的那边……

"对呀！山的那边！"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迪恩拔腿冲向远处的了望台，爬上矗立在山坡上的了望台之后，山的另一边和黑暗的米拉巴尔斯小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未完全落下的太阳和混杂了赤红与金黄的阳光就像汹涌的奔流般一同映入眼帘。

"看见了没有！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呢。"站在了望台上，迪恩大声地说着。"说好的事已经实现了，快点遵守约定吧。"

"什么？我不承认！像你们这种人类，我怎么可能和你们约好什么。"

就连执行者也被迪恩的举动所惊呆，慌乱地强词夺理着，从一开始他就完全没有放了年轻猎人的想法，这个少年的坚持让他有些始料未及。

对于所有人来说，包括无辜的年轻猎人在内，迪恩所作的事都让人始料未及。

"约定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反悔的，约定了就一定要遵守。"

一直沉默不语的阿维莉尔突然出了声，手中捧着镜子的她此时看起来和平常有些不同，尽管只是说着简单的事实，但是异常认真的眼睛就已经让叫嚣着的执行者有所迟疑。

"谁、谁管那些无聊的玩意儿，总之这个人的脑袋我是要定了！"

没错，这才是执行者心里真正想的，只要杀掉这个人就好了，其他的事情谁管那么多。

"唔啊！"突然间一片刺目的白光刺得所有人几乎什么都看不清，执行者努力睁开眼睛看过去，白光流泻出来的方向……是捧着镜子的阿维莉尔，白色光芒环绕着阿维莉尔，与刚才的感觉不同，一股凛冽的视线直逼向执行者。

畏惧感，无法摆脱、深入骨髓的畏惧感。

为什么身为贝尔尼族的自己，居然会对这样一个小姑娘产生这样的畏惧。

就好像……就好像是看到了什么禁忌一样。

"不能原谅……不遵守和迪恩的约定。"

"不，不要过来！"看着逼近的阿维莉尔，执行者为了掩饰自己的慌乱狂笑着，"难道你要惩罚我吗？啊？呼呼哈哈哈！"

"破坏约定的人，不能原谅……"阿维莉尔只是一直重复着这句话，气势愈发逼人。

很快，被她所鼓舞的围观者也开始骚动起来。

"对！不遵守约定怎么能行！""你这个骗子！""放人！放人！放人！"

反抗的声浪突然间涌现出来，冷漠的围观者纷纷参与进来，局势瞬间已经不再为执行者所控制，即便是自恃甚高的贝尔尼族，在这样的情形下也无法独立和愤怒的人群对抗，只好灰溜溜地丢下一干人等离开了这里。

经历了人生大概是最大一次风险的年轻猎人恰克经过了一个晚上的休息，第二天才恢复到和平时一样轻松的表情，为了表达对迪恩等人的谢意，恰克十分慷慨地把通往魔天楼拉伊拉贝尔的火车票送给了三个少年。

"想知道'强尼·阿布鲁希德'的情报的话，就去拉伊拉贝尔打听吧，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知道，就能在那里问出来。"

火车票对于生活在珐尔盖亚的人类可以算是弥足珍贵的东西，在贝尔尼族的控制之下，所有人都被禁锢在土地上从事半强制性体力劳动，可以自由通往世界各地的火车票必须得到贝尔尼族的许可才能得到，惟一不受此限制的人类只有像恰克这样的巨像兵猎人。

而且除了可以自由乘坐火车之外，还有各种完全不同的特别待遇，无论是公共场所还是秘密地点，对于普通人类而言完全不可能接触的世界，在巨像兵猎人面前总会打开自己的大门。

换句话说，除了贝尔尼族之外，在这个星球上惟一能享受到自由之风吹拂的人类大概就只剩下巨像兵猎人了。

虽然所谓的自由，也只是很有限的那么一点点。

"总之这次实在是太谢谢你们啦，我还要赶时间去逮捕最近很嚣张的那个到处破坏巨像兵的通缉犯古雷格，下次遇到的时候再另行感谢你们吧。"

破坏巨像兵的通缉犯古雷格……说的大概就是那个戴着大帽子的男人吧，很讽刺的是这次之所以能救下恰克有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他的一句话。虽然在迪恩近乎单细胞的脑袋中，破坏巨像兵的人就等于超级大坏蛋，但是不知道为何古雷格却丝毫没有给他留下这样的感觉，反倒是好奇占据了心中的大半空间。

这一路上，让人摸不清头脑的事情已经太多了，不管是贝尔尼族和人类，还是恰克和古雷格，都是些在之前的村子中没有遇到过的怪人。

以及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的阿维莉尔……

说起来，如果要回忆的话，最后一次哭泣是什么时候呢?

大概是第一次得到属于自己的枪的那天吧。

在那以后，因为不想让迪恩担心，所以就算遇到什么事也不想哭出来。

但是，最近看着越来越不担心自己的迪恩。

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点点寂寞……

——瑞贝卡日记 第二章

第3章 是逃避吗？还是面对呢？

天路历程号

距离地面数千英尺的战舰中，紧张的气氛尽管历经时日也丝毫不见消退的迹象，一天没有找到阿维莉尔和强尼·阿布鲁希德的行踪，忧心忡忡的舰长就一天无法彻底放下心来，无论是属下每天都汇报的目前一无所获的废话，还是以沃尔森为首的强硬派近期愈发嚣张向稳健派挑战的行为，事态都在向着无法控制的方向前进。

"沃尔森是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男人，为了强硬派的未来什么都能做得出来，但是现在的事态发展成这样我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想到这里，舰长不禁轻声叹出了一口气。

"不，舰长，回归珐尔盖亚的过程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长时间在宇宙中生活所以受到了母星的抗拒和排斥而已。"

舰长的表情并没有因为舰员的话语而显得轻松起来。

"不只是那样，这也许是惩罚。"早在很久之前，舰长就开始思考着这样的问题。

"自从和原住民之间产生了阶级的差别之后，我们一天比一天傲慢自大，大概与此同时珐尔盖亚就开始对我们产生抗拒了。"

珐尔盖亚对贝尔尼族的排斥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明显，不管是各种古怪的病症还是日渐枯竭的资源无一不在预示着身为稳健派首领的自己必须要为之做出点什么补偿，而赶在强硬派之前找到强尼·阿布鲁希德就是首要的关键。

不仅仅是为了珐尔盖亚，也是为了所有衷心敬仰自己，为了稳健派而出生入死，随时可以抛弃生命的属下们。

造酒乡古诺恩

"强尼·阿布鲁希德吗？这里的特产酒就叫这个名字啊。"

"嗳？居然是酒的名字，还真想不到。"虽然这么快就从他人口中听到了这个名字，但是未免和迪恩想像中的偏差也太大了一点，就连阿维莉

尔本人也似乎相当吃惊。

"嗯，不过其实是为了纪念真正的强尼·阿布鲁希德才为此命名的。"

看起来有些臃肿的镇长谈到这件事似乎突然健谈起来。

"以前这个镇子的开拓者就叫作强尼·阿布鲁希德，你们知道第一个踏上新土地的人为了之后的开拓者，会种下一棵苹果树的传说吗？"

对于这几个过于年轻的少年来说，镇长所说的话完全闻所未闻。

"这个镇子的第一棵苹果树就是强尼·阿布鲁希德种下的，古诺恩能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真是当时完全想不到的事呐。"

强尼·阿布鲁希德居然已经是那么久之前的传说更是让人完全想不到的事，而且镇长口中所说的和阿维莉尔要找的到底是不是一个人也完全没有头绪，加上阿维莉尔本人对古诺恩一点印象都没有，虽然看起来似乎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其实事情的发展却更是扑朔迷离了。

踏出古诺恩最大的酿酒厂，一行人一时之间居然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之所以会来到古诺恩，之所以和镇长问起"强尼·阿布鲁希德"，之所以现在出现这种手足无措的感觉，说起来还是拜古雷格所赐。

不管怎么说，两天之内三次和古雷格发生纠缠不清的关系实在是太频繁了一点，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每次遇到这个家伙都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好不容易坐上了通往拉伊拉贝尔的火车，却莫名其妙地在车上撞见了古雷格，之后就莫名其妙地因为火车上的炸弹爆炸被迫弃车而逃，对大都市拉伊拉贝尔的憧憬随着散落成碎片消失在铁轨上的火车一起远去。

好端端的火车为什么会突然爆炸，古雷格怎么得到火车票出现在火车上，满脑袋巨像兵和"强尼"的迪恩才懒得去考虑这个问题，不过古雷格在火车即将爆炸的最后一刻将自己踢下火车救了自己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你们在找'强尼'？去附近的古诺恩吧。"

就这样，因为古雷格的一句话而来到了这个著名的造酒圣地，又因为镇长的一席话进退两难，穿过充满了阵阵因发酵的苹果而散发出香气的广场中央，三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为难的神色。

"啊，那个……"阿维莉尔的目光突然定格在一个方向，"那个人在做什么？"

阿维莉尔所指的方向是一片墓地，一片墓碑之中可以隐约看到一个中年男子的背影，脚下放着一束似乎是刚采下的花朵，阿维莉尔所说"到底在做什么"，很显然指的就是扫墓这件事。

"是献花，为了表达对死者的怀念，所以用花来祭奠死者的灵魂。"

瑞贝卡小声地解释着，但是在寂静异常的墓地中，即便是这么轻微的响声也足以惊动正在扫墓的中年男人了。

"那位连献花都不知道的小姑娘，你是贝尔尼族的人吧？"

被一群不速之客打扰了安静的扫墓时光，中年男子放弃了扫墓，向出口走去。

"为什么说阿维莉尔是贝尔尼族的人？"

比起因为打扰了他人扫墓感到愧疚而一个劲道歉的瑞贝卡，迪恩则直接得未免有些不合时宜。

"难道不是吗？贝尔尼族的人没有土葬的习惯，因为在宇宙里生活得太久，人死之后就直接焚化，骨灰撒在星海之中，所以不知道献花这件事……虽然在100年前才来到珐尔盖亚，不过现在倒已经成为珐尔盖亚的指导者统治这个星球了。"

经历了恰克事件之后的迪恩对此完全不敢苟同。

"统治？我看是到处逞威风制造恐怖还差不多。"

"有一部分确实是没错，不过人类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这块墓碑下躺着的是我的女儿和孙子，他们就是被人类所杀。"

一瞬间，原本压抑着的痛苦全都从中年大叔饱经沧桑的脸上爆发出来。

"从他们被杀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决定了，一定要亲手制裁犯人。"

就像是不想流露出更多情绪一样，大叔迅速离开了墓地，看着大叔远去的背影，不知为何让人想起古雷格曾说过的话。

"枪是非常方便的工具，但如果使用方法不对，也是拥有强大破坏力的杀人凶器。"

枪当然是杀人的凶器，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在很久之后才被迪恩所了解，不过古雷格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却很快就得到了解释。

只不过是稍微离开了古诺恩一会，再回来的时候整个气氛却都完全变了，原本宁静闲适并散发出阵阵甜香的镇子，现在却因为人群的喧嚣而沸腾起来。

"不得了了，那个家伙回来了，现在在墓地那边哩！"几个镇民跑来跑去传播着这个似乎很

重大的消息，夸张的口气让人不得不产生好奇心。随着人群冲到了墓地，迪恩才发现原来位于风波中心的两个人都是自己认识的熟面孔。

先前扫墓时遇到的大叔乔瑟夫，以及……神出鬼没的古雷格。

从远处看去，两个人之间的气氛似乎并不怎么友好，好在虽然看不大清表情，却隐约能听到交谈的声音。

至少可以清楚地听到古雷格标志性的低沉声音，而他说的是。

"好久不见，义父。"

"不要叫我义父！"乔瑟夫突然暴怒起来，"为什么回来，你难道不清楚自己的立场吗？"

古雷格沉默着，没有说话，整个墓地中，只能听到乔瑟夫带着各种复杂感情的声音传入人们耳中。

"我是……我是不会忘记那一天的。"

那一天……

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本来就是不可能遗忘的。

那一天，乔瑟夫的女儿梅琳和孙子泰多都因为受到了枪击而逝世，而在乔瑟夫回到家里的时候，惟一能看到的景象就是手中抱着一杆巨枪的古雷格。尽管古雷格反复声称不是自己所为，真正的凶手是一个左手被改造成枪的怪人，但是无论枪上的指纹、枪里的子弹还是古雷格因为开枪而被磨伤的双手，无一不在证明造成面前这个可怕现实的凶手就是古雷格，而且古雷格甚至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即便很想相信就像自己儿子一样的古雷格，即便想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真相，但是已经没有人能够告诉乔瑟夫任何事情了。

"每次一看到你，我就想起那天发生的事，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乔瑟夫完全不听古雷格想说些什么，径自离开了墓地。

"迪恩，听到了没，之前那个大叔说的'杀了自己女儿和孙子的人'……难道就是古雷格？"瑞贝卡小声地问着。

如果说瑞贝卡碰到这种事还只是小声询问的话，迪恩的声音就明显高了八度。

"古雷格，你真的杀人了吗？"

"我没有……我发誓。"谈到这个话题，古雷格似乎变得更加沉默。

迪恩似乎沉思了片刻，突然下定了主意，向着古雷格大叫道。

"喂，我相信你呀！你看起来也不像是坏人嘛……"

虽然这么说话的确有点不负责任的意思，不过迪恩无条件的信任似乎让古雷格有些开心——尽管他没在脸上表现出来。

"既然这样，还是按照最初的计划，就和我们一起去拉伊拉贝尔好了！"

虽然还是和以前一样，不考虑别人的立场就独自作出决定，不过这一次似乎没有遭到什么周围人的反对。

新的目标已经确定，古雷格看着少年意气风发的样子，甚至觉得自己似乎被什么东西打动了。这样率真坦荡的年轻人，自己当年是否也是其中的一员呢？

就这样跟着他们一起前进吧，也许能碰到更精彩的事呢……

走出村子，透过火车的腾腾蒸汽，低头凝视沙地上的串串脚印，熟悉又陌生的旷野在众人视线里再次露出它狰狞而又华丽的一角。

随着少年手指的方向，众人的目标再一次如此整齐。

在少年的周围，这样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第4章 无形的墙壁

"向荒野前进的时刻已经来临了——你也想成为巨像兵猎人吗？"

踏入魔天楼拉伊拉贝尔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巨大的电视墙上响彻云霄的广告，而出现在广告中的人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巨像兵猎人奈特班——迪恩长久以来一直崇敬的对象。

不管是雄伟高耸的的电视墙，还是街道上充满现代设计理念的建筑和经常可见的贝尔尼族，无一不在展示这个城市就是珐尔盖亚最大最先进的都市这个事实，如果不是古雷格的通缉画像不断在大街小巷的广告牌中闪现，拉伊拉贝尔倒像是个不错的地方，即便是看起来稍微清冷了一点。

"巨像兵猎人的大门随时向您敞开，等待着您的加入……"奈特班的声音仍然在电视墙上不断重放，不可否认这确实能激发出很多人的斗志，如



迪恩般的热血少年就是其中典型。但是兴致勃勃前往猎人协会报名的迪恩立刻发现了广告的虚假性，猎人之门并非所宣称的那样随时向人敞开，想成为猎人之前必须通过规定的考试，譬如说就像现在这样，消灭在弃民街密西兹密阿出没的魔兽。

弃民街就如其名一般荒凉，一眼看上去压根不像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在珐尔盖亚中或许有很多这样的地方，但是这个贫民窟紧紧邻接着拉伊拉贝尔，两者间的巨大反差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刺激。

人类和贝尔尼族之间永远有一道根深蒂固的鸿沟，不管人类怎么努力，面前也有一道坚固的墙壁，让人无法真正融入贝尔尼族的社会，弃民街和魔天楼，或许正像人类和贝尔尼族一样。

听着古雷格的论调，迪恩反驳着："但是奈特班就可以啊。"

奈特班是惟一以人类的身分融入贝尔尼族社会，而且与贝尔尼族拥有同等地位的人，不管怎么说，这个事例足以激励起迪恩这样的单细胞。

"既然奈特班能做到，我也能做得到，一定要越过人类和贝尔尼族之间的隔阂！"

不管怎么说，消灭这里的魔兽比越过人类和贝尔尼族之间的墙壁可要简单多了。

在回程的途中，瑞贝卡即兴演出了一场漂亮的花样射击，引得整个弃民街的小孩子都跑了出来，井里、木桶后面、地板下面……没有亲眼见到之前几乎无法想像这个荒凉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多孩子。而其中一个看起来比其他孩子都成熟懂事一点的少女芭丝苔尔引起了迪恩等人的注意，可以看出来其他人对她的依赖和信任。一群孩子中间总要有一个充当妈妈角色的人出现，或许是因为从小就开始照顾傻里傻气的迪恩，让瑞贝卡对芭丝苔尔更加有认同感。

"下次还会来给你们表演射击。"离开的时候，瑞贝卡和芭丝苔尔做了这样的约定。

回到了猎人协会之后听了完整的说明才发现，原来区区的消灭魔兽才只是万里长征的一个开头，想成为猎人见习必须完成13次这样的任务，成为猎人见习之后还要作出66次被认可的贡献才能拿到正式猎人资格，而且最关键的是由于想成为猎人的人太多，现在已经没有任务可以分配给迪恩了。

这对一心期望可以早日成为猎人的迪恩无疑是巨大的一瓢凉水，以至于他的脸色都开始变得有点发青了。

"说到任务的话，我这里倒是有。"

看说话的人高挑的身材应该是个男人，但是脸上却画了重重的浓妆，声音也有种说不出的怪异，使得阿维莉尔一时之间有些发楞，好在对方压根没有看出——或者说认为这样的反应很理所当然的自我介绍道："我叫杜奥，电视台的司仪，其实最近我们在作一个'街头少年'节目，看了你们在弃民街的表演，我觉得你们很适合参与进来。"

不管怎么说这个消息还是来得太突然了一点，特别是当杜奥面带娇嗔得赞扬瑞贝卡的射击很精彩，人又长得可爱，完全可以成为偶像的时候，瑞贝卡嘴上说着"这也太急了，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其实心中却偷偷萌动起来。

没有一个少女不想成为站在镁光灯下的偶像，迪恩似乎也很能理解这种心情，所以在古雷格觉得这整件事很可疑并提出异议的时候，迪恩完全没有因此而动摇，对于瑞贝卡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迪恩要做的事只是保护她不受到任何伤害就好了。

不管是迪恩还是瑞贝卡，这就是两个人长久以来的相处方式。

迪恩说过的话从来不会不去履行，至少在踏入电视台大楼的大门之后，之前的承诺就立刻有了最好的实现机会。

电视台的大楼里是一个如同斗技场般巨大的场地，抬头还能仰望到脑袋上的湛蓝天空，其中有一头巨大而笨重的龙型魔兽正向众人咆哮。

看来果然是被骗了，就如古雷格先前所说的一样。更可恶的是通往顶层的路上被装饰得色彩斑斓、千奇百怪，还有一大堆莫明其妙的解谜游戏，弄得人憋了一肚子闷气才总算爬到了高层，而先前的那个骗子杜奥就站在正中。

“啊呀，你们来了，刚才的实况录像已经全部收录在节目里了哦，格斗娱乐纪录片‘对抗！人类VS魔兽’，真是相当精彩。”

不管怎么说，这个转折也太巨大了点，原来从踏进电视台的大门开始，节目的录制就已经开始了，这是最近十分流行的强调真实感的制作方法，不过从在路上遇到的危险来看，这显然已经远远脱离正常制作的范畴，而应该说是类似看热闹的猎奇节目了。

在罪魁祸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身材火辣的女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贝尔尼族的人。

“人类和魔兽真刀真枪的对决，在贝尔尼族里最近非常受欢迎。”女人一开口就证实了迪恩的猜想，“现在自我介绍大概迟了点，我叫佩尔赛芙妮。”

佩尔赛芙妮，贝尔尼族强硬派四大天王中惟一的女性，以惊人的能力、刚柔并济的作风和美貌的外表在整个贝尔尼族都拥有相当高的人气，为什么她会出现在这个电视台的节目录制过程中？

“通常情况下当然都是人类失败，这次看来收视率会很高呢。”佩尔赛芙妮的嘴角滑起一丝浅笑。“当然咯，对于大多数贝尔尼族人来说，人类的死活根本无关紧要。”

佩尔赛芙妮趾高气扬的话让迪恩等人的怒火开始燃烧起来。

“不过呢，提出这个企画的可是个人类哦，人类策划的节目让人类送死，这也算是自作自受吧。”

伴随着佩尔赛芙妮的话，真正的始作俑者终于出现在众人面前。

“奈特班？”眼前的场景对于迪恩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以至于只能呆呆地张着嘴巴说不出一句话来。

真实的奈特班和电视墙上出现的没有任何不同，强大、稳重、值得信任，处处都流露出身为一个出色战士无以言传的魅力，但是他的做法却完全不像外表所展现给别人的印象。在他的说法中，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为了借着有勇气的人类给所有人类打气，以增加最新开设矿山的志愿者。

为了这个听起来没什么说服力的解释就可以把人类的生命当成道具来利用，一直以来都是迪恩偶像的奈特班居然是这样的人。

在奈特班以前辈的姿态的挑衅下，迪恩终于抑制不住和他打了起来，结果简直显而易见，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终究拜倒在出色战士的力量之下。

“作为这次录影的报酬，以后有什么要求可以来找我。”离开电视台之前，佩尔赛芙妮补充道。

回程的路上，迪恩一直在想着奈特班的事。

自己崇敬的奈特班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人。

事情总是接踵而至，不让人有丝毫喘息的时间，刚一踏出电视台的大门，几个穿着破旧，和整条街的气氛非常不合的小孩子就突然跳了出来。

是弃民街的那群孩子们，让人意外的是充当保护者角色的芭丝苔尔没有一起来，但是孩子们接下来的话很快解释了这个疑问。

芭丝苔尔突然病倒了，她得的是最近突然在全人类范围内流行起来的“砂食症候群”，为了芭丝苔尔，大家决定前去附近的神殿，那里还居住着一些珐尔盖亚的原住民巴斯卡，长期以人类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应该会有治疗“砂食症候群”的特效药。

在弃民街迪恩还遇到了一个名叫凯萝尔的小女孩，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随身携带着一块很显眼的石板，就像是个护身符一般，虽然形状和颜色多少有些区别，但是这个石板和托尼爷爷给迪恩的饯行礼物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

或许这也不代表什么，古雷格也随身带着类似的石板。

据凯萝尔自己说说一直养育她的教授突然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于是她只好跑出来满世界寻找教授。虽然这个小女孩有些胆小和笨手笨脚，却有着和自己年龄完全不相符的知识和礼仪，能教导出这种孩子的监护者想必也不是一般的人吧。

——至少在凯萝尔提到教授的特征是“体型巨大，有大胡子”，而且是个考古教授，喜欢满世界乱跑之前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体型巨大，有大胡子，这不就是上次偷了镜子的贼吗，如果没记错的话，他也确实自称过自己是个教授，之所以要得到镜子是为了作什么什么研究之类。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养父是个这么乱来的家伙，像小大人一样成长几乎已经是命中注定的事了。

“巴斯卡一直都住在那个神殿里，他们的研



究中最重要的课题就是星球的衰败和人类的关系。”为了解答众人的疑惑，一路上凯萝尔都在解释关于巴斯卡的事情。”知道关于古代文明技术的事吗？从现在开始算12000年前，这个星球上有非常先进的古代文明技术。”

“稍微知道一点，巨像兵和这个神殿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瑞贝卡接道。

“没错，那是一个很有活力的黄金时代，但是从巨像兵出现开始，机械生产制造出的污染物质开始慢慢削弱星球的生命。结果就是，珐尔盖亚的所有生物都受了影响，健康状况日益下降，空气、水、土地都受到了污染，这样下去当然会妨碍到星球的正常循环。”

瑞贝卡突然想到了什么，“那么说芭丝苔尔的病也是因为受到这个影响……？”

“很有可能。事实上贝尔尼族也有很多和芭丝苔尔患上差不多症状的病人，而且在最近好像越来越多……”

在凯萝尔的说法中，人类在12000年前为了让衰弱的星球得以恢复而舍弃了盛极一时的科学技术，情况终于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好转起来，但是最近不知道受了什么影响，生物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又开始提高，贝尔尼族和人类都在为奇怪的病症而苦恼。虽然贝尔尼族也研制出了一些特效药，但是贝尔尼族的身体结构和人类不同，药物无法通用。而现在要去见的巴斯卡，一直对人类的生态很有兴趣，他们的手中应该会有研究过程中制作出的针对人类的特效药。

“教授也说过，这个星球已经快到极限了，再过几年就没有办法再住人了，为了阻止这些事的发生，他一直在世界各地寻找解决的办法。”凯萝尔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

嗯，看来大概错怪了教授……

由于凯萝尔一直在不断地说话，很快就到了神殿的中心部，巨大的圆形大厅中挺立着一个醒目的映像投影装置，据凯萝尔说，这里面储存了关于珐尔盖亚的历史，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迪恩启动了装置。

前面的历史部分就如凯萝尔所说，不同的部分在星球渐渐枯竭的后期开始，产生了危机感的人类为之后的决策进行了很多争论和设想，最终对立的意见终于激化，珐尔盖亚进入了二个体制并存的分裂时期……

由于稳健派的妨碍而导致的冲击引发了次元乱气流，珐尔盖亚陷入崩坏的边缘，能量几乎完全消耗殆尽，强硬派的行星改造装置无法实施，于是终于抛弃了地球前往宇宙，寻找一个新的可以居住的星球，而稳健派则留了下来，和珐尔盖亚命运与共。

“强硬派……稳健派……好像以前在哪里听过……”阿维莉尔试图回忆起关于这两个词的记忆，但只引起了一阵剧烈的头疼。

……留在珐尔盖亚的稳健派开始汲取生物的能量回复星球本身，并建造了三个据点作为能量

注入点，珐尔盖亚的三力所，一处是这里，一处……

毕竟是年岁不饶人，没说上几句投影装置就被雪花点覆盖了，瑞贝卡连踹带踢才让它好歹恢复了元气。

……但是，除了据点之外还有其他媒介让人类和星球联系起来，那就是召唤兽石板。

召唤兽石板，确实在离开家之前托尼爷爷交给迪恩的东西就叫这个名字，在旅途中遇到的凯萝尔和古雷格也带着这种石板，难道说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最早的召唤兽石板经过确认一共有六个，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以复制其他召唤兽石板的复制石板存在，不过到底是谁制造了它，至今仍然是个谜团。

……追记，经历漫长岁月，舍弃科学技术以同珐尔盖亚共度危难的人类、从宇宙中归来的贝尔尼族，起源于同一种族的他们终于要再次共同迎接星球的命运和未来。

投影装置最后的追记部分显然震惊了所有人。

贝尔尼族和人类起源于同一个种族，这简直是一场天大的笑话。

第5章 阿维莉尔的过去

"强尼·阿布鲁希德？以前住在这里的一个男人好像就叫这个名字。"治愈了芭丝荅尔的病之后，再次踏上旅途的众人来到了以农业闻名的阳惠之村，在这里却听到了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

"不过……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接下来的这句话，立刻将所有人燃烧起来的热情之火瞬间浇灭。

不过，往好的方面想，至少也证明了强尼·阿布鲁希德确实是一个男人的名字。

为了帮助阳惠之村夺回被高布族抢走的粮食而向高布族的据点进发，在村子的出口处，一个穿着女仆装的少女吸引了迪恩的注意——那个少女似乎正在流泪。

"啊，不好意思，怎么了……？"少女很敏感地发现了这群陌生的来客，露出微笑询问着，就像是刚才根本没有哭泣一样迅速离开了村口。

这个场景让迪恩想起了第一次见到阿维莉尔的时候，阿维莉尔也是这样默默地流着眼泪。

"我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自然而然的就……"阿维莉尔只是这样解释道，而且从她的眼神中看不出说谎的痕迹。

女人果真是很复杂的生物。

不知道究竟是命运的偶然还是必然，高布族的据点是一个废弃了的神殿，在这个神殿的尽头，出现了类似在巴斯卡的神殿中看到的机械，看来这里就是珐尔盖亚的另一个据点。

这个机械的顶端有一个圆形的凹槽，还有一些奇怪的文字，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特别之处。

"把召唤兽石板放上去。"阿维莉尔轻声读出那些奇怪的文字。

在上一个据点遇到巴斯卡研究员时，他们曾经很惊讶地称呼阿维莉尔为"冰之女王"，还毕恭毕敬地送给大家一块石板，加上可以看懂这些奇怪的文字，阿维莉尔的身分看来确实有所蹊跷。

但是现在暂时不管这些，把召唤兽石板小心翼翼地塞进凹槽中，投影仪果然出现了画面。

画面中，正是迪恩和阿维莉尔第一次相遇时的场景。

再塞进凯萝尔身上的召唤兽石板，画面变成了凯萝尔和教授在一起的模样。

看来这是一个可以将召唤兽石板上的记忆转化为图像的机械。

接下来轮到阿维莉尔，如果真能将记忆重现，这无疑是唤回阿维莉尔过去的最佳办法。

随着一片黑暗，投影仪开始回放召唤兽石板上的记忆。

记忆中的阿维莉尔正从一个奇怪的建筑中走出来，在那建筑之外，一片空旷荒凉的不像是属



于珐尔盖亚的大地延伸出去，直到天际尽头，天色异常昏暗。荒野上早有五人等待在那里，迪恩、瑞贝卡、古雷格、凯萝尔，还有一个，是所有人根本不曾想到的人，恰克。

"为什么……大家的表情都这么沮丧？"凯萝尔小声描述着这个奇怪的画面。

从来不曾去过的场景，甚至都不曾见过，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而且，这个画面中的场所到底是哪里，即便是一直在世界环游的古雷格也对此毫无印象。

"我也不认识这个地方……"阿维莉尔努力回忆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种很怀念的重要地方的感觉……"

而且，真是个看起来很寂寞的地方啊。

除此之外，在回忆中相互注视的迪恩和阿维莉尔，两人之间似乎总有着什么难以形容的暧昧与牵连。

黑之舰船

巨大的谒见之间中，不管什么时候都充满了压抑和肃穆的氛围，至少对于贝尔尼族四天王之一的法利杜奥来说，这个房间始终让人浑身难受，即便他是强硬派四大天王中最受器重且忠心不二的人，也不能否认自己的主子沃尔森实在是个很难对付的麻烦人。

"行星改造装置启动造成的影响在下已经确认了，不过有件事情很奇怪……密西兹密阿地区有一个受了影响患上"砂食症候群"的人类，据说突然恢复了健康。"刚从电视台赶回来的佩尔赛芙妮正在向沃尔森报告。

"是巴斯卡那些家伙干的好事吧，那么强尼·阿布鲁希德又如何。"端坐在王位上的沃尔森皱起眉头，不可否认，这个看起来很年轻的统治者却有一股和自身美貌及年龄不符的威严。

"非常抱歉，这件事在下还没有查出来。"

"是么，那也没有办法。"虽然话是这么说，但从表情上看起来沃尔森似乎并不满意，"巴斯卡的那群研究员一直以来倒是都很听话乖巧，看在他们长期都保持中立的份上我向来都睁只眼闭只眼，不过这次偏向稳健派的行为看来是需要一点处置了。"

"千、千万不可啊沃尔森大人！巴斯卡的研究成果是左右到我族命运的关键。"佩尔赛芙妮慌忙答道。

"你的意思是现在对巴斯卡下手还太早了？法利杜奥，你的看法呢。"

法利杜奥一向不会因为感情或者其他原因而作出错误判断，因此他的意见对于即便是沃尔森这样的独裁者，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不管怎么说，巴斯卡是强硬派和稳健派都不可侵犯的领域，现在装置启动还没有完全成功，在下认为最好还是继续观察下去。至于强尼·阿布鲁希德的事，在下已经和卡尔克提亚找到了一些线索，一旦有新的发现就立即向您报告。"

稳重的回答让沃尔森的神情稍有和缓，"为了让我们种族繁衍昌盛，一定要找到强尼·阿布鲁希德。"

"但是，沃尔森大人，难道真的要启动行星改造装置吗？"

"怎么？你反对？"沃尔森的眉毛再度挑起，佩尔赛芙妮的突然插话让他非常不爽。

"没有，只是行星改造装置的危险性很大，虽然可以改善珐尔盖亚的环境，去除影响我族生活的有害物质，但是……环境的变化会造成其他生物的牺牲，珐尔盖亚的原生物一旦灭绝，必然会对生态系统造成重大影响，这点实在不能忽视……而且12000年前，启动装置时也导致了次元乱气流出现……还请慎重考虑。"

"我族的生死存亡迫在眉睫，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顿了一顿，似乎突然想起什么的模样，沃尔森突然问道："说起来，你的姐姐好像也是在珐尔盖亚的一次冲突去世的吧？"

"是，大约是五年以前。"

"那就够了。"沃尔森的决定一向不容置疑。"也是为了死去的同族，珐尔盖亚的改造计划不会改变。"

结束了让人压抑的报告，佩尔赛芙妮不禁回忆起在电视台中杜奥的问题。

"那个银发的阿维莉尔就是冰之女王吧，为什么不抓住她？亲手抓到冰之女王可是一项巨大的功劳哦。"

这个问题在佩尔赛芙妮的心中早有答案。

对于沃尔森，或许她一直都有所保留。

比起冰之女王，她更感兴趣的反倒是杜奥和奈特班。极力追求真实的杜奥，被虚伪的谎言所包裹的奈特班，一个贝尔尼族，一个人类；一个极端和另一个极端，但是这两人却一直可以在对方身上找到自己没有的东西，真是有趣的两个人，想到这里，佩尔赛芙妮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

眼尖的迪恩在地上发现了一块看起来很陌生

的召唤兽石板，听说强尼·阿布鲁希德曾经来过这个神殿，或许这个是他留下的也说不定。

总之先放进去看看再说，虽然偷窥别人的回忆不大地道，但是作为关系重大的重要情报来看也顾不上这么多了。

和之前看到的所有回忆都不相同，这次的影像只有黑白两色，状似平静的人类村庄中，行走着一个大约十多岁的银发少年，看外表很显然是贝尔尼族，但是感觉上来说，又有一些接近于人类。

这大概就是传说中贝尔尼族和人类的混血儿，虽然贝尔尼族和人类通婚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真正见过拥有两族血脉的混血儿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转眼间，场景从村庄变成了一个熟悉的神殿场景。

"啊呀？不就是这里嘛。"迪恩兴奋地叫起来，"果然是强尼·阿布鲁希德啊！"

相对于迪恩的激动，凯萝尔的冷静简直和年龄完全不成比例，"现在还不能确定，继续往下看吧。"只是一句话，就将众人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到画面上。银发的少年穿越了神殿的大厅，在那个机械前伫立许久，好似正在偷偷哭泣。

就在他背对着哭泣的时候，一团黑色的影子从死角处突然蔓延出来，不断膨胀壮大，开始向少年所在的方向移动，在这关键的时候，画面突然完全消失，不管之后发生了什么，这块召唤兽石板上的回忆已经全部重现完了。

尽管看到了些似乎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说到底其实还是什么都没有确定下来，带着沮丧的心情，众人拖着顺手从高布族那里取回来的粮食回到了阳惠之村，在村子最大的饭店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之前在村口哭泣的古怪少女，原来她是这里的服务生，从店主的口中得知她的名字叫露茜璐，因为之前的事情多少有些不放心的瑞贝卡顺口和店主聊起了关于露茜璐的事。

"这是她最后一次在这里上班了。"因为取回了粮食的缘故，店主对迪恩等人分外热情，"很快就要卖给贝尔尼族了。"

男人在矿山工作，女人被卖到贝尔尼贵族家服务，这就是出生在阳惠之村的人无法逃避的命运。当然，说是在矿山工作，倒不如说是强制性的劳动，从早到晚从来没有休息的强制性工作，去矿山工作的人从来没有一点消息传出来，甚至没有一个人回来。

阳惠之村的村民，惟一知道的只有每天从矿山中传来的挖掘机的金属声：砰砰，砰砰……因此，那个矿山被叫做"砰砰山"。

"所有事情都是从五年前矿山建成后开始的……如果不是这矿山，恰克也不会离开这里。"店主大婶叙述着沉重的事实。

"恰克？巨像兵猎人的那个恰克？"

第6章 抛弃迷茫吧

回忆起和恰克相处的短暂时间，虽然没有谈到过什么深入的事情，但是在稍稍有些轻浮的表面之下，恰克无疑拥有一些让人难以忘却的东西，或许这些东西，和大婶正在回忆的过去密不可分。

面对迪恩和恰克相识的事，大婶也显得十分惊讶。

"你们怎么会认识恰克？他就是和露茜璐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啊。因为朋友都被强迫去矿山工作，这孩子说了一句'不能让重要的朋友死掉'，就跑出村子了，是吗，现在做了巨像兵猎人了……"说着，大婶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

"恰克身边的人，包括双亲，朋友，都走得差不多了，这孩子一直觉得是自己的责任，但是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被贝尔尼族的诅咒毁掉的村子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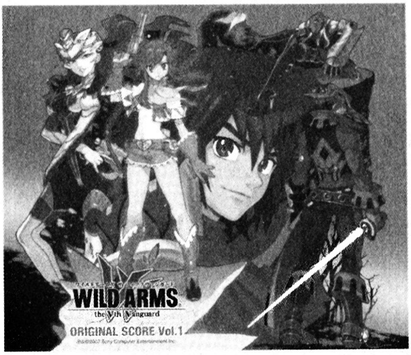
越是随着旅程的继续，越是见到更多贝尔尼族犯下的罪行，在迪恩这个单细胞而善良的脑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种下了改变这种错误现状的想法，但是光凭着势单力薄的几个人能作些什么，作到什么程度，谁知道呢。

走到村口的时候，刚才提到的恰克居然就站在小道中央，若无其事地向迪恩等人打着招呼。

赶在这个时候回到阳惠之村来，恰克的心思简直连个笨蛋都能猜到，但是提到露茜璐的事，恰克犹犹豫豫就是不肯跟着迪恩一起去追回正前往车站的露茜璐，就像是在逃避着什么一样。

恰克逃避的东西正如饭店的大婶所说，他一直将身边发生的不幸都归咎于自身的责任，胆怯让他甚至不敢接近自己关心的东西。

越是珍惜的东西，越是不敢靠近。



在迪恩的劝说和激励，甚至是恨铁不成钢的责骂之下，恰克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尝试努力一次。

从车站带回露茜璐的计划没有所想的那么简单，前来迎接露茜璐的人居然是贝尔尼族四大天王的法利杜奥，几乎不费力地将恰克打倒在地之后，法利杜奥带着露茜璐扬长而去，只留下因为力量悬殊深感挫败的恰克，以及无法介入这场两个人之间对决的迪恩等人。

看着沉默的恰克，迪恩甚至找不到一句话来打破这沉闷的空气。

虽然露茜璐被带走的事实让恰克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但是除此之外大家还是不可忽略的要面对一件事。

砰砰山，以及到了矿山之后就音讯全无的村民们，在那个矿山里一定掩藏着什么古怪的、无法放任不管的东西。

矿山里当然掩藏了什么古怪的东西，一踏进矿坑中大家就立刻被一只巨大的魔兽所袭击，好不容易才给了它一点教训。

有这样的魔兽把守着出口，难怪没有人能从矿山回来。

而这些，似乎都是奈特班的所作所为，联想起奈特班在电视台所说的"为了鼓励更多人加入新建的矿山"，奈特班到底是不是贝尔尼族压迫人类的帮凶这个问题好像更加难解起来了。

与此同时，瑞贝卡在恰克的身上，居然也看到了那块熟悉的石板，但是最让人惊讶的远远不是这个。

让人惊讶的是，这里所有的石板都是最初制造出来的石板。

阿维莉尔静静地描述着这个事实，"托尼爷爷交给了迪恩两块，巴斯卡送给我们一块，古雷格、凯萝尔、恰克都有一块，这样看来，全世界仅有的六块石板都在这里了。"

比起偶然来说，更多人宁愿相信这是命运的一部分，或许因为，不管命运这个词听起来有多俗套，都会让人变得更有勇气。

但是命运也会让人觉得无力，特别是当你知道它并不尽人意的时候。

顺着矿井一路走去，沿途错综复杂，四通八达的矿坑通路中还留有不少魔兽出现的痕迹，在一间如同监狱一般由铁栏杆组成的大房间里，关押着很多阳惠之村的村民，其中还有一个是恰克以前的朋友。

不管怎么说，找到了人就好，打开监狱的开关把村民都放了出去，迪恩也正打算离开这里，奈特班却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你不是上次电视台那个小孩吗？到底在这里干什么。"出人意料，奈特班对迪恩还颇有印象。

"我在干什么……应该是你在干什么才对吧，你为什么要背叛人类为贝尔尼族做这样的事？"

自己所崇敬的人其实是一个根本不值得尊敬的人，这个打击对于迪恩来说无疑是对信念的一次巨大冲击。

奈特班甚至连眉头都没有动一下，"你误会了，我是为了让人类的地位得到提高才把挖掘矿山这么重要的任务介绍给他们。"

"那么，这些监狱关着的人呢？"迪恩愤怒地指向已经人去楼空的几排铁格子。

"那些？在矿山干活可不是个轻松的差事，总有人想偷懒或者逃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出口那里的魔兽呢？你是用人类在饲养它们吧！"

"只不过是用来提升工作时的效率而已。"

与其说是提升工作的效率，不如说是逼迫更为恰当，奈特班的解释简直丝毫可信度都谈不上。

与此同时，一声巨响从出口的方向传来，像是什么东西爆炸的声音……

"对了，顺便提一下，为了防止这里的秘密外泄，所以出口安装了炸药，估计那些逃跑的家伙们已经上西天去了吧。"奈特班轻轻松松地说着，"不管怎么说这里都完蛋了，贝尔尼族当然不会对这件事保持沉默，如果要怪责下来，阳惠之村的那群人大概是第一受害者吧。"

毫无疑问，奈特班已经变成了贝尔尼族所操控的一个玩偶，曾经代表人类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自认为超越

了人类身分的腐烂的贝尔尼族走狗。

尽管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

但奈特班是一个重要到曾经成为迪恩人生道路目标的人，所以与这个男人之间的问题，终究还是要以男人的方式来解决。经过了这么久的刻苦锻炼，迪恩与奈特班之间的实力差距已经再没有之前那般巨大，而到了无限接近的程度。

甚至迪恩比起信念已经变质的奈特班来说，或许还要更强大一点。

"呼呼呼……让你失望了，你憧憬的奈特班不过是个虚假的幻象而已。"奈特班大概自己也未曾想过会被这样一个毛头小子打败，但是败下阵来的他看上去反倒有种放下了负担的感觉，"其实，很早之前我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一定要越过贝尔尼和人类之间的隔阂……不过现在的结果却是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越过隔阂'是错误的。"

"啊？"

"正确的道路应该是'打破隔阂'，'越过'是一个人的事，而'打破'才能解救全部的人类。"奈特班的眼睛中散发出激动的光芒，这是多么久违的感觉啊。"一个人越过隔阂能做到的十分有限，所以要打破隔阂，让全部的人类都独立，你能做到吗？"

迪恩以坚定的眼神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呼呼，我很期待哪，这个拿着，一定会用得上的。"奈特班把自己的猎人之证递给迪恩。

小心翼翼收起猎人之证，迪恩仍然有一件重要的事想问奈特班，为什么他会变成现在这样。

"……是因为我爱的女人……为了她我才想跨越人类和贝尔尼族的隔阂，但是她被珐尔盖亚所排斥，已经去世了。她去世之后我又变成了一个人，那种孤独感很可怕，那时候我才知道，一个人再怎么努力也有极限。"

但是迪恩和奈特班不同，迪恩永远不会是一个人，他还有一路走来的朋友们。



轰。

矿坑随着一声巨响突然之间剧烈晃动起来，伴随着在岩缝中传来的阵阵轰鸣，灰尘、小石块、甚至大块的岩石不断向下掉落，看来是刚才的爆炸和过度开采矿山造成的结果，这个地方随时都有崩塌的可能。在一片混乱中，一块巨石向着迪恩的脑袋砸过来，奈特班突然挺身而出，将迪恩推出了危险区域，自己却被压在石块之下。

甚至来不及考虑什么，迪恩就被古雷格拉着在矿山崩塌前逃了出去，随着石块坍塌砸起的尘埃和巨响，奈特班的身影消失在了众人眼前。

黑之舰船

砰砰矿山崩塌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内传到了贝尔尼族的耳中，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电视台所建立起的巨大的情报网，在黑之舰船中沃尔森就可以通过世界各地安装的摄像机看到几千公里之外发生的事。

"奈特班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请尽早下令派兵去矿山搜索……"佩尔赛芙妮向沃尔森请示道。

"奈特班身为人类妄想与我族平起平坐，对我族的女人有所居心，这是天罚。"沃尔森似乎并没有什么救奈特班的打算。

"但，但是，他也算是为了我族才牺牲的，属下斗胆，如果现在立即出兵搜索，或许还有生还的可能……"

"这么说起来，奈特班爱上的那个女人应该是你的姐姐吧……"

奈特班确实是和姐姐相爱，但是，爱上奈特班的不只是姐姐，还有佩尔赛芙妮自己。长久以来这份感情一直被她深深地埋藏起来，特别是在姐姐去世之后。

沃尔森突然提起这件事，让佩尔赛芙妮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怎样应对。

好在沃尔森想说的关键不在于此，"这就是妄想越过种族之间的墙壁引来的惩罚，我也是触犯了这个禁忌诞生的结果。"

沃尔森之所以如此憎恨人类和贝尔尼族的交流，正因为他是人类和贝尔尼族的混血。

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也曾经天真地希望建立起人类和贝尔尼族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为此拼命努力，但结果却是变成了两方所排斥的异类。曾经幻想破坏人们建立起的隔阂的人，最终变成竭力维持这个隔阂的人，沃尔森也好，奈特班也好，面对人力所不能与之对抗的强大力量，终究都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第7章 左手是枪的男人

恰克对露茜璐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呢?

虽然他自己不愿承认，但是喜欢一个人就是喜欢，行为举止不懂得说谎，不管是为了露茜璐回到阳惠之村，还是为了露茜璐想变得更加强大，在他人的眼中看得比当事人清楚得多。

瑞贝卡所担心的是，在别人的眼中，自己和迪恩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总之，再次见到露茜璐是在深窗之镇的一栋豪宅前，和之前所设想的凄惨模样不同，穿着女仆装的露茜璐看上去非常好，比起在阳惠之村时的忧郁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相较起来，一贯行事作风还算大大咧咧的恰克，就只能用扭扭捏捏来形容了。

之所以来到这个被称为是贝尔尼贵族居住区的深窗之镇来，还是因为杜奥的指点，在电视台节目之后，他一直尽职地挖掘着迪恩等人的事情并在电视中以纪录片的形式播出，魔天楼也好，弃民街也好，矿山也好，遍布全世界的摄像头都成为了现场报道的最佳利器——倒是十分符合他对真实性的要求。

虽然从电视台录制节目的事情发生之后迪恩就一直对他没什么好印象，但是这样看起来杜奥似乎也不是那么差劲的人，充其量是个追求真实性到走火入魔的怪人罢了。

特别是在得知奈特班的事之后，他似乎受了不小的刺激，让人难免有些担心。

不管怎么说，法利杜奥虽说是贝尔尼族四大天王，但为人颇为绅士得体，风评一向不错，再加上这个豪宅的主人妲伊阿娜——法利杜奥的外婆——也是一个十分和善的妇人，露茜璐平时休息还可以自由回家探望朋友，让大家暂时都放下心来。

“对了，我还和妲伊阿娜夫人一起看了电视上关于你们的报道。”露茜璐突然转向迪恩，“然后妲伊阿娜夫人说了，‘仅仅是自己跨越两族间的墙壁是不行的，要打破这道墙壁，让所有的人类都独立起来’。”

和奈特班所说的一样，没想到贝尔尼族也有这样想的人。

“‘让人类独立起来，这就是强尼·阿布鲁希德的想法’，妲伊阿娜夫人还这么说。”

妲伊阿娜认识强尼·阿布鲁希德?看来这就是杜奥指点大家到这里来的原因。



经过一番死缠硬磨，露茜璐终于败在了众人的坚持下，趁着法利杜奥不在的时候偷偷把众人引荐给了妲伊阿娜，如露茜璐所说，妲伊阿娜确实是个和蔼的妇人，不过似乎是因为不适应法尔盖亚的缘故，长期卧病在床。在妲伊阿娜的描述中，强尼·阿布鲁希德是很久之前认识的人，一个正义感很强的男人，就像现在的迪恩一样。而这次见面之后，妲伊阿娜就要回到贝尔尼族的圣地洛库斯·索尔斯静养。

这次谈话并没有触及什么实际的东西就被突然回来的法利杜奥打断了，不想正面冲突的迪恩等人只好通过暗道仓惶逃出这个豪宅，在途中遇到了神出鬼没的佩尔赛芙妮，出乎意料的是，她居然主动掩护大家逃跑。

在不知不觉之中，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似乎已经越来越难以分得清楚了。

种族之间的隔阂虽然巨大，但是不管在什么种族中，都有超越了种族界限来思考和行动的人，只要有这些人的存在，就让人对未来不禁充满希望。

逃回街上之后，担心会给露茜璐带来麻烦的迪恩等人又回到法利杜奥的府邸前，正巧看到露茜璐和法利杜奥交谈时那股让人熟悉的融洽和谐气氛，在法利杜奥与平时不同的温柔表情映衬



下，露茜璐显得羞涩而又幸福。

这是恰克从来不曾见到过的表情。

巴斯卡神殿

巴斯卡研究员们所在的这个神殿，经历了不知道多久的宁静时光，终于在教授到来时全盘崩溃，每次教授在茶余饭后，研究开始和结束之前，只要想起凯萝尔，就必定要大发一通神经，天才总是有和正常人不一样的古怪之处，不过尽管这么说，教授的古怪之处也实在是太多了点。

至少每次当他大声吼叫"凯萝尔，我的小宝贝，我好想你，你到底在哪里啊。"的时候，饱受折磨但是敢怒不敢言的研究员们，至少要为此损失数以万计的脑细胞。

和平常一样，今天的戏码也是如此上演。

待到教授发泄完之后，研究员们才敢汇报最近的研究结果。

"自从返回珐尔盖亚之后很多人感觉的排斥现象，原因已经调查出来了。在珐尔盖亚的大气中含有大量有害成分Ub，我们回到星球的时候这些物质就存在，但是近年来突然急剧增多，珐尔盖亚的原住民体内天生含有抗体所以不受影响，没有抗体的我族正是因为这些有害成分才出现了各种奇怪病症。当然，还有一个人工的补救办法，就是利用召唤兽石板将Ub转化成无害成分，不过很遗憾，制造召唤兽石板的技术现在我们还无法掌握。"

"根据你们的分析，要大量生产石板最少还要多久？"教授收起夸张的表情，严肃起来。

"要达到12000年前的科学技术……至少还需要100年的积累。"一个研究员小声回答。

在那之前，贝尔尼族大概早就灰飞烟灭了。

看着即将激动起来的教授，可怜的研究员连忙补充道，"不，不过，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到制造了石板的人，而且这个人的真实身分已经基本可以确定了。"

"谁？"

"有90%的几率是冰之女王。"

多年前的那一幕，从未在古雷格的脑海中消失，那一天，他失去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从此之后的生命只为了复仇而延续。

有的时候，看着单纯的迪恩，不知道为什么总能想起那一天挺身而出试图保护自己的儿子，正是因为这份奇怪的感情，让古雷格长久以来一直跟着大家东奔西跑。比起那些和种族有关的乱七八糟的事，古雷格的目的十分简单，想亲眼看着迪恩的成长过程，想知道迪恩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仅此而已。

但是古雷格不会永远这样一直跟着大家继续旅行下去，对于他来说最关键的事情当然是复仇，为了复仇，什么都可以不要。

在一个渡鸟的口中得知关于"左手是枪械的人"在哈马托第三居住区出现的消息时，大家都知道，那个转折已经近在眼前。

第三居住区是古雷格义父定居的地方，离那里还有一段路程的时候，就可以听到里面不断传来轰隆隆的声音，这个动静就算说是两支军队正在猛烈开火也不会有人怀疑，再靠近一些，就见古雷格的义父慌慌张张从里面冲出来，见到古雷格后说了一句"我看到左手是枪的人了……"便晕倒在地上。

顾不上扶起义父，古雷格丢下迪恩等人一路直冲进去，完全无视居住区里嚣张跋扈的贝尔尼族士兵，一路冲到人为灾害发生的中心地带——一个左手是枪的男人。

瘦削但是肌肉分布匀称的身材，充满邪气的双眼，不论什么时候都似乎正在露出阴笑的嘴角，紧身衣和宛若机械般古怪的帽子，以及本该是左手的地方突然出现的大型枪械，这就是贝尔尼族四天王卡尔克提亚，整个贝尔尼族中最沉迷于杀戮和战斗的男人。

卡尔克提亚的身影将古雷格的记忆拉回到几年前的那一天，那一天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刚改造好左手枪支的卡尔克提亚兴奋异常，路过在他看来犹如蝼蚁一般的某人类房屋时，顺手测试了一下新武器的威力，而作为测试对象的，就是古雷格一家。用枪连续击中了梅琳和泰多之后，卡尔克提亚仿佛玩游戏一样把枪丢给古雷格让他攻击自己，愤怒的古雷格毫不犹豫地开枪，但是在卡尔克提亚如闪电般迅速的动作前，射出的子弹甚至连碰都碰不到他。

在卡尔克提亚扬长而去之后，义父回到家中看到了面前的惨状，而古雷格手中曾经杀死梅琳和泰多的巨枪变成了他莫须有罪名的最佳证据。

自从那一天开始，古雷格每时每刻都在寻找着杀人凶手的踪迹，现在，终于可以和他正面交锋。没有经过任何犹豫，古雷格就向对方发起了攻击，但是卡尔克提亚似乎比记忆中的又更加难以应付了一些，最终古雷格还是被他的强力一击击倒在地上。

或许是觉得有趣，或许是因为迪恩突然挺身而出维护倒在地上的古雷格，卡尔克提亚轻轻嗤笑几声，放过了受伤的古雷格，再次从他的面前扬长而去。

"想找我算账就弃民街见。"离开之前，卡尔克提亚嚣张地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不管怎么说，古雷格的事情就是大家自己的事情，为了继续追踪卡尔克提亚的行踪，大家坐上了火车奔赴弃民街。

在车上，瑞贝卡终于按捺不住把迪恩单独叫了出去，平时开朗率直的瑞贝卡此时显得十分扭捏，"嗯……我们离开村子到现在已经过去很久了呢，迪恩的心里有没有什么变化之类的？"

"哈？变化？说起来这次的旅行确实长了不少经验……"

瑞贝卡可不是想知道这种无聊的事情，和迪恩说话看来真的不能绕弯子。

"啊啊，受不了了，我就直接问吧，遇到这么多朋友，你最喜欢的是谁？"

迪恩毫不犹豫地回答："阿维莉尔，古雷格，恰克还有凯萝尔，大家都喜欢。"

"迪恩最喜欢的女孩子到底是谁呢？都已经这个年纪了，一定会对异性有好感吧。"瑞贝卡循循善诱，却被迪恩以"那么，瑞贝卡最喜欢的男孩子又是谁"反将了一军。

不管怎么问都问不出结果，瑞贝卡只好再进一步，"换一种问法吧！阿维莉尔，凯萝尔……还，还有我，你最喜欢哪一个？"

面对这么明显的问题，即便是处于迟钝期的迪恩实在也难以应答，在支支吾吾之间，两人的对话被火车后面追来的巨像兵打断了。

错过了这次机会，就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鼓起勇气来了……瑞贝卡难以抑制地感到一阵轻松和不甘交织而来。

赶到弃民街之后，卡尔克提亚果然如他所说在祭坛中静候，但是卡尔克提亚之所以将大家引诱到这里来，完全不是为了和古雷格来一次多年之前的恩怨大对决，而是为了把冰之女王阿维莉尔带回去献给沃尔森。没有任何防备的众人在卡尔克提亚的陷阱下不幸中招，在神智昏迷之际被关进了强硬派的监狱之中，而阿维莉尔则接受了沃尔森的洗脑，陷入催眠状态中。

天路历程号

比起强硬派满世界到处都是的摄像头，稳健派的情报网似乎建立得也不差，仅仅不过半天的时间，最新的消息已经传到了通讯员的耳中。

"报告！强尼·阿布鲁希德被强硬派抓走了。"

听到这个重要报告的舰长立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如果强尼被强硬派抢走的话，就再从强硬派的手中抢回来就是，经历了这么久的休息和休养，无论是自己，还是这艘海贼船天路历程号，都已经等候这个机会很久了。

不过，在出发之前，舰长环顾舱内，提醒所有人最后需要注意的一点。

"如果冰之女王阿维莉尔·梵·费露尔觉醒的话……不要犹豫，立刻杀死她。"

第8章 冰之女王

面前的情形对于迪恩等人来说显然非常不妙，莫名其妙地在监狱中醒来，然后就被贝尔尼族士兵带到了一个貌似斗技场的地方，圆形的广场上面是观众席，沃尔森和看起来眼神有些古怪的阿维莉尔就坐在正中，按照古雷格的说法就是：阿维莉尔已经被洗脑，并成为贝尔尼族的同伙了。

不管怎么说，看这个架势，迪恩他们一定是要被当成观赏品来戏耍一通的。

摆平了几个敌人之后，饭前菜已经上完，正餐即将到来。真正的危机几乎和想像中一样让人绝望，数个体积几乎是迪恩几十倍之大的巨像兵出现在这个圆形广场中，庞大的机械身体几乎要将整个场地塞得满满的，没有任何弱点和感情，只是单纯的杀人凶器，这已经是人力所无法与其抗争的力量了，面对这样的力量，说完全不绝望绝对是个谎话。

"就这样把这些家伙一口气碾死吧，然后，冰之女王的记忆就可以复苏了。"圆形广场中情形已经不可逆转，冰之女王也已经被自己所洗脑，注视着迪恩等人不死心的表情，沃尔森禁不住得意地大笑起来，现在只等冰之女王恢复记忆，就可以创建出一个属于贝尔尼族的世界。

"为什么人类就是到了极限也不肯放弃……"与此同时，坐在他身边的阿维莉尔，似乎有了一些微妙的动静。

"怎么了，冰之女王阿维莉尔？不……应该说全能的贝尔尼族引导者强尼·阿布鲁希德。"

没有搭理沃尔森，阿维莉尔宛若梦游般走到看台的围栏前，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圆形斗技场，落在赶来接住她的迪恩身上。

"这里就交给我吧。"从迪恩身上爬起，阿维莉尔说着就走向了巨像兵。

"不行！这不是人类能抗衡的敌人！"迪恩伸出手去阻止阿维莉尔，但是在她仿佛另一个人般的眼神注视下停住了脚步。

不是人类……所能抗衡的敌人。

"没关系。"阿维莉尔转过头来，神色平静的就像面前的那些巨像兵对于她来说都是纸片一样。

随着一阵诡异的白色光芒，原先占据了几乎整个斗技场的巨像兵转眼之间已经支离破碎，看着面前不可思议的场面，一时之间所有人都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做梦，片刻的沉默过去之后，只有凯萝尔的声音在寂静的广场中间传播，"……这是什么，这不是平时的阿维莉尔。"

阿维莉尔决定留下来掩护大家逃走，但是法利杜奥，佩尔赛芙妮和卡尔克提亚已经挡住了惟一的出口，一场恶战看来势在必行。

就在此时，随着墙壁的突然坍塌，一个比之前所有巨像兵都要更庞大的巨像兵如天神般突然出现，将大家扛上肩膀救出斗技场。

刚冲出斗技场中就见遥远的天际间一艘战舰越来越近，从中跳下一个男子，正落在巨像兵之上，向追踪而来的法利杜奥等人送上了一记威力惊人的问候礼。

"强尼·阿布鲁希德参见！"伴随着舰长的自报家门，法利杜奥再次手持光剑挥砍下来，同样被舰长轻松化解。

几乎是压倒性的绝对力量震住了站在巨像兵上近距离观赏这场战斗的所有人，但是，更让人惊讶的，是强尼·阿布鲁希德这个名字。

天路历程号

被强尼·阿布鲁希德从沃尔森的手中充满戏剧性的救出，之后又被带到一艘看起来很高科技的战舰之中，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变故几乎弄混了所有人的脑袋。

当然，比起其他人来说，迪恩显然还保持着思维活跃的状态，至少在见到舰长大叔之后，他立刻激动异常地大叫起来，"刚才那个有型的大叔！不，强尼·阿布鲁希德！"

对方似乎很欣赏迪恩的精力充沛，豪爽地大笑起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前·强尼·阿布鲁希德'。"

前？这个说法有什么含义？

"哇哈哈哈！伤脑筋了吧！其实强尼·阿布鲁希德本来是用来称呼开拓者的称谓。"

这么说起来，开拓者这个说法，确实曾经在造酒乡的镇长那里听说过。

在舰长接下来的讲解中，强尼·阿布鲁希德并非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人民对开拓者和引导者的称呼，简单的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强尼·阿布鲁希德，而舰长就是上一代的强尼·阿布鲁希德。

"那么，现在的强尼·阿布鲁希德到底是

谁？"听完舰长的解说，迪恩问到了最关键的问题。

"是我们都认识的人。"舰长情不自禁地神秘微笑起来，似乎逗弄这些年轻人是件很有趣的事，"现在的强尼·阿布鲁希德就是阿维莉尔。"

和舰长预想的反应相差无几，这个事实再一次让大家都跳了起来。

一直以来都在寻找的人居然就在自己身边，阿维莉尔所寻找的关键人物其实是她自己。

不过阿维莉尔和之前的强尼·阿布鲁希德都不同，她既不是人类，也不是贝尔尼族，而是12000年前古代文明时代的人，两族共同的祖先。在舰长巴索罗缪的解答下，一切谜团正向明朗化趋近。

所谓的行星改造计划，正确的解释应该是"把星球改造成适合贝尔尼族生存的改造计划"，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珐尔盖亚的其他生物都将沦为牺牲品，这个牺牲正是从人类开始。目前的改造计划实施率达到了20%，已经有不少人类开始出现了各种不适症状，不过想要完全启动装置所必须的关键就是让阿维莉尔恢复之前的记忆，这也正是强硬派和稳健派争夺阿维莉尔的原因。

"但是，行星改造装置和阿维莉尔的记忆有什么关系？"

"想要完全启动行星改造装置，必须要有12000年前强硬派最高领导的权限，也就是拥有王家血脉的人的认证。但是在现在帝王制度已经废除很久，王族血脉也失去了继承者，强硬派只能采取替代品勉强启动装置，所以最多只能到达20%的程度。"顿了一下，舰长继续道，"阿维莉尔就是现在惟一继承了王族血脉的人，在很久之前，她因为绝对的权力和冷静的判断力，被称为冰之女王。"

当然，巴索罗缪之所以作这么长的说明，绝非单纯是为了给这群人上一堂扫盲课，他真正的用意在于，让阿维莉尔取回自己的记忆。

取回记忆之后，阿维莉尔有很大的可能变回当年支持强硬派并以残忍冷酷闻名的冰之女王，成为在场所有人的敌人，换句话说，如果阿维莉尔的意识战胜了冰之女王，拉拢了冰之女王的稳健派便可以迎来这场内部斗争的胜利。

巴索罗缪之所以敢下这么大的赌注，正是因为他相信迪恩等人和阿维莉尔之间的羁绊。

共同度过了漫长的旅程，感受相同的心情，无法彼此舍弃的朋友之间的羁绊。

大家也都相信。

为了找回阿维莉尔的记忆，必须进入阿维莉尔的心中将隐藏在心底的冰之女王封印。

阿维莉尔的内心是一个巨大的迷宫，冰冷，而且让人难以亲近，在其中，大家遇到了深藏在记忆深处的冰之女王。出人意料的是，阿维莉尔失去记忆的真正原因并非太空舱坠落地面带来的冲击，而是她本人一直在潜意识中将冰之女王深深藏起来的结果。

在12000年前强硬派离开母星之前，预见到漫长的宇宙旅行会让强硬派的体质渐渐变得不能适应珐尔盖亚的冰之女王，为了多年之后再次启动行星改造装置，独自一人留在了珐尔盖亚，但是经历了12000年，现在的阿维莉尔，却选择了一条反对改造星球的道路。

这正是真正的冰之女王所不能接受的。

将冰之女王封印起来并非难事，阿维莉尔和大家之间的羁绊远比想像的还要更加深厚。

特别是和迪恩之间的羁绊。

在阿维莉尔睁开眼睛之后，就立刻抱住迪恩开始不停地哭泣，一直重复着"终于见到你了"之类仿佛久别重逢的话，在舰长的解释中，这是因为突然取回了大量记忆造成的短暂性记忆混乱现象，但是这个情景对于瑞贝卡来说，绝不仅仅是所谓的记忆混乱这么简单。

阿维莉尔抱着迪恩不停哭泣的情景，让迪恩不禁想起两人第一次见面时，那个时候，阿维莉尔就像现在这样一直在默默流泪。

之后问起她的时候，她也一直说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有种很怀念，很熟悉的感觉。

而且那种泪水，确实混杂了喜悦和悲伤交织的复杂感情。

除了紧紧地抱住阿维莉尔，迪恩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做什么好，女人终究是难以理解的生物，这一点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变化。

在阿维莉尔吸收了原来的冰之女王并使其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后，冰之女王的思想和回忆也被阿维莉尔所知，但是据阿维莉尔所说，和大家相遇之前的记忆还是没有想起来。

真正的冰之女王曾经提到一个即便不改造珐尔盖亚，也可以阻止贝尔尼族衰败的办法——建立在人类能真正接受贝尔尼族，两族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基础上。

一个让人类和贝尔尼族共存的方法。

在前往舰长所建议参观的贝尔尼族特别疗养所，看到了大群因为遭到排斥而患上奇怪病症的贝尔尼族之后，面前的一切深深地震撼了大家。

大批无辜的人在病痛中奄奄一息，孩子也



有，老人也有，因为病痛而变得干瘦的身体，因为病痛而充满凝重气氛的病房，正在面临一场关系到生死存亡危机的不仅仅是人类，如果什么都不作就将慢慢踏入灭亡的也不仅仅是人类。

在这个疗养院的主要负责人——凯萝尔的养父教授的口中还得知，贝尔尼族的圣地库罗斯·索尔斯已经因为一次实验意外沦为了魔兽的乐园，也就是说，贝尔尼族这次甚至没有办法再次逃回宇宙躲避无法解决的灾难，除了珐尔盖亚这个最后的家园之外，贝尔尼族和人类都已退无可退。

面临同样艰巨未来的两族，或许现在携手合作的机会已经成熟，一定要寻找出一条可以共同生存下去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绝对是存在的。

虽然目前的形势比起之前已经明朗了许多，但是最大的麻烦依然存在，强硬派的首领沃尔森极力反对和人类共存的提议，坚持启动行星改造计划。沃尔森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什么过激手段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

甚至于"净罪的血泪"这样的禁忌。

净罪的血泪发动之后，巨大的冲击波如核弹爆炸一般，在地面升起了一朵华丽的由灰尘和碎片组成的花朵，之后迅速散开，只剩下一片荒凉的废墟。

与此同时，贝尔尼族特别疗养所中发生了异常异变，躺在生命维持装置中的病人在一瞬间突然由血肉之躯变成了焦炭，呻吟、痛苦的哭叫以及抓挠玻璃板引起的尖锐声音透过黑之舰船中的监视器不断回响。

即便是贝尔尼族四大天王，对于沃尔森的这个决定也充满了抗拒之情，黑之舰船中所有人的脸上都被沉痛之情所笼罩——除了神色自若的沃尔森和似乎对谁的生死都没有所谓的卡尔克提亚。

"沃，沃尔森大人……难道真的发射出去了？您到底有没有考虑我族同胞的生命？"被监视器上的残酷画面所震惊，法利杜奥一时之间甚至激动到忘记了礼仪。

随着法利杜奥的发问，教授大踏着步子走进谒见之间，他就是贝尔尼四大天王的最后一人艾尔威斯，刚从经历了一场巨变的疗养院中赶来。

"生命维持装置也不能对病人的病情有什么帮助，我只是在面对着死亡而犹豫的同胞背后轻轻地推了他们一把，与其辛苦地苟且存活，还不如尽早投胎吧。"面对着教授和众人询问的目光，沃尔森只是冷冷地，不容置疑地表示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妄想跨越种族的愚蠢的人们应该得到惩罚，这就是发动净罪的血泪的惟一原因。"

即便是自认极其了解沃尔森个性的舰长，也未曾想到他会使用这个禁忌的力量，要发动净罪的血泪，需要使用物理手段把生命维持装置中病人的生命力转化为能量，牺牲同胞的生命来换取这次的攻击，沃尔森无疑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紧接着一阵吱吱的声音，控制室内大屏幕上出现了沃尔森的面容，这是一条发往全世界的宣言，在宣言中，沃尔森声称自己找到了完全启动行星改造装置的办法，不需要冰之女王也可以将珐尔盖亚改造成贝尔尼族的天堂，只要利用净罪的血泪造成的巨大能量撞击就可以顺利让装置全力运转起来。

之前的那次发动只不过是一次试验，接下来，沃尔森就会将所有生命维持装置中的病人的生命力都利用上，这个巨大的能量冲击，确实足以完全开启行星改造装置。

为了阻止这场即将发生的灾厄，大家决定前往五个改造装置截断能量的传输。

"本来这些应该是我的责任，但是我的身体也受到了Ub的影响，无法在珐尔盖亚的陆地上长期停留。"

临行之前，巴索罗缪不无愧疚地回忆起自己还是强尼·阿布鲁希德时的事情，由自己一手确立起来的阶级制度演化成现在的模样，是当时怎么也无法想像的。

大概推动人类与贝尔尼族重新走到一起，才是他惟一赎罪的方法。

第9章 新世界

在临行之前，巴索罗缪把自己的巨像兵赠送给迪恩，大家利用传送装置回到了一切开始的村子，请托尼爷爷对这个巨像兵做出改造——托尼爷爷以前是巨像兵整备师，这个消息让迪恩大吃一惊，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解释了为什么托尼爷爷会拥有石板的原因。

最后的大战即将展开，这也表示着，大家的旅途即将结束，虽然现在还没有闲暇时间考虑这些，但是不可否认，每个人的心中多少都有些失落与不安，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阿维莉尔……你说和我们相遇之前的记忆没有想起来的事，是骗人的对不对？"在五个改造实验塔之间奔波的间隙，瑞贝卡找了一个没有人的时候，向阿维莉尔提出自己一直的疑惑。"你有什么在隐瞒我们的事对吧？"

阿维莉尔微笑着摇摇头，"没有，不要担心。"

"嗯……嗯，那个，你喜欢迪恩吗？"

"嗯，非常喜欢。"阿维莉尔毫不掩饰地坦言道。

虽然早就已经知道，但是听到这么肯定的答复，瑞贝卡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很快，她就再次开朗活泼起来，"那么说起来，我们就是堂堂正正的情敌咯，而且还是亲友。"

阿维莉尔用力地点着头，"对，是亲友。"

"不过呢，喜欢迪恩可要有所觉悟哦……他这个人呐，实在是太迟钝了。"

"嗯，我早已经有所觉悟。"阿维莉尔坚定地点着头。

在那个时候，我有一种真的和阿维莉尔成为了可以相互信任的亲友的感觉。

阿维莉尔是我和迪恩十分重要，不能分开的重要亲人。

永远不会分开，永远像这样在一起。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理解阿维莉尔所说的"觉悟"的真正含义。

所以，当知道这个"觉悟"的意义时，悲伤是那么巨大。

让人无法止住流淌出来的泪水。

我想，在这个世界中，再也没有比阿维莉尔的"觉悟"更让人感到悲伤的事了。

——瑞贝卡日记 第十二章

五个改造试验塔其中的四个由贝尔尼的四大天王担任最后守护者，法利杜奥和恰克，艾尔威斯教授和凯萝尔，卡尔克提亚和古雷格，对于他们来说，这不单是截断改造装置的能量来源，也是最后一次直面自己的过去。

恰克将露茜璐托付给了法利杜奥，这样对她而言应该会是真正的幸福。

古雷格终于亲手手刃了卡尔克提亚，为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复仇之旅画上一个圆满但也略带失落的句号。

四大天王对大家来说并非什么真正的阻碍，在沃尔森的决策下强硬派的人心早已分崩离析，真正的阻碍是沃尔森本身。更让阿维莉尔为之担心的是，以沃尔森的才智，居然会让四大天王分守四个改造实验塔以至于战力分散最终落败，这实在是一桩难以想像的疏忽。

或者，其实这根本不是疏忽，沃尔森其实另有所图。

最后的一个改造实验塔中，终于见到了沃尔森本人，如阿维莉尔所怀疑的一般，沃尔森分散战力的真正的目的是利用大家铲除四大天王，从而将贝尔尼族全部的权限纳入手中。

之后，就可以完成自己的最终理想，毁灭法尔盖亚上所有的种族，不管是人类还是贝尔尼族，在毁灭了所有种族之后，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没有种族隔阂的全新世界。

"世界是如此美丽，我要让它华丽地灭亡。"

会构思出这样一个骗局的统治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是疯子，沃尔森现在看起来也像是疯了一样。

集合大家的力量将沃尔森打败，但是他很快化成幻影消失掉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复制体。随着复制体的消失，真正的沃尔森伴随着一阵雪花点出现在巨大的荧光屏中，除此之外在画面中还可以看到一群巨像兵正在魔天楼中肆意破坏，不，不只是魔天楼，数不清的巨像兵出现在世界各地，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子，几乎都在遭受着巨像兵的破坏。

巨像兵本不该是用来造成破坏的工具，但是在这漫长的旅途中，大家实在已经是见证了太多利用巨像兵满足自己私欲的事情。

即便能救下一个城市，巨像兵也实在太多……难道真的已经不行了吗？都已经走到这一

步了。

但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在一片硝烟之中，巨像兵纷纷倒地，而击倒它们的人……正是迪恩一直坚信还生存着的奈特班，除了右腿看起来有点受伤被杜奥搀扶着之外，死而复生的奈特班一切看起来都很好。

这才是迪恩所熟悉的，找回了信念的奈特班。在人类和贝尔尼族最重要的时刻，本来就该让世界第一的巨像兵猎人出面才对嘛。

不，不只是奈特班，巴索罗缪、佩尔赛芙妮、法利杜奥……在旅途中结识的人们，无论是之前的朋友还是敌人，都出现在与巨像兵战斗的最前线中，种族和立场在这一刻似乎完全都化为乌有，人类还是贝尔尼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在努力为两族共同的未来而努力。

更让人激动的是，教授通过投影装置向大家报告了最新的消息，贝尔尼族已经找到了适应珐尔盖亚的方法，就是携带石板与珐尔盖亚建立起联系与交流，而大规模生产石板必须依靠人类和贝尔尼的共同努力。面前的一切问题似乎都已经整合成为一条主线——沃尔森就是打破两族间隔阂的最后阻碍。

尽管如此，不知道为什么，沃尔森的事让迪恩有一点伤感，作为两个种族的混血儿，一定会接触到双方的黑暗面。贝尔尼族对人类的蔑视，人类对贝尔尼族的憎恨，因为独自一个人太过寂寞，不知不觉之间被这些阴暗腐蚀，所以对两族都产生了深深的恨意。

真的是非常可悲。

和沃尔森的战斗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几乎让人绝望，在战斗的最后阶段，大家见到了改变沃尔森的罪魁祸首——曾经在召唤兽石板的记忆中看到的那团黑雾。



他即是沃尔森，又不是沃尔森，他是所有妄想破坏两族之间隔阂的失败者的思念；是被珐尔盖亚拒绝而孤独去世的人们的怨念；和拥有相同想法，憎恨珐尔盖亚的沃尔森合为一体，凡是维护珐尔盖亚的人都是他们的敌人。

从少年时代开始，它就嗅到和自己拥有相似气息的沃尔森，并从此盘踞在沃尔森的身体之内，被打败之后，沃尔森终于得以从它的控制下获得解放。

对于沃尔森本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次莫大的救赎。

对于珐尔盖亚上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打败了沃尔森之后，阿维莉尔作为贝尔尼族的代表，迪恩作为人类的代表，在所有人类面前宣布了两族平等相处的宣言：彼此尊重，相互协助，相互独立。虽然现在还只是用嘴宣布的口头宣言而已，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宣言一定会被两族所真心接受。

在不久后的一天，人类和贝尔尼族就能够以真正的平等与和平融合在一起，这一天迪恩甚至已经可以看到。

但是怨念并没有彻底被清除，它和行星改造装置融合起来，打算产生一次足以破坏珐尔盖亚的大爆炸。和12000年前相同，这次的事故有可能再次引发次元乱气流的出现，阿维莉尔打算独自一个人前去阻止这场爆炸。

但是，独自一人前去的阿维莉尔，也很有可能会因此被卷入时空的尽头去。

“不会的，我一定会回来和迪恩见面的，一定。”站在一片荒原之上，而阿维莉尔坚定自信地向迪恩保证着，“还有……这么久以来，谢谢你，和大家在一起旅行，真的很快乐。”

“阿维莉尔……”

“瑞贝卡……我可以单独和迪恩说几句话吗？”阿维莉尔小声地询问着瑞贝卡，瑞贝卡默默走到听不见两人声音的地方，只有迪恩这个迟钝的笨蛋才没有任何感觉，敏感的瑞贝卡已经有了阿维莉尔再也不会回来的预感，但是她努力控制着自己想要阻止阿维莉尔的冲动。

毕竟，这是她自己选择的道路，冰之女王阿维莉尔是珐尔盖亚的引导者啊。

“从一开始见到你开始，我就喜欢迪恩……非常喜欢，所以，所以……”没有把话说完，阿维莉尔就跑进了行星改造装置中，迪恩在追上去

的同时被瑞贝卡拉住。

阿维莉尔既然已经这么决定了，就要不违背她的意愿；作为她的亲友，所能做的事只是静静地等待。

等待她的归来。

阿维莉尔的归来没有让人等待太久，在行星改造装置停止之后片刻，阿维莉尔就从那个古怪的建筑中踏了出来，在这一刹那，迪恩突然醒悟到，这就是曾经在石板中看到的阿维莉尔的记忆。

为什么在阿维莉尔的记忆中会预知到未来？

但是比起看到阿维莉尔平安归来的喜悦，这个微不足道的疑惑根本不算什么。"阿维莉尔，回来太好了，你没有受伤吧。"

没有看到什么相遇的喜悦，阿维莉尔的表情平淡而又有些迷茫，就像……就像是第一次见面时的样子。

"不好意思，请问你是迪恩吗？"

不是就像，面前的这个阿维莉尔，确实就是完全陌生的人，在确认了迪恩的身分之后，阿维莉尔将一封信递给迪恩，"这是阿维莉尔交给你的，总之先看了再说吧。"

迪恩，接下来信上的内容也许会让你惊讶，在这里我要先向你道歉，首先要告诉你的是，现在站在你面前的阿维莉尔，是和你所认识的我稍微有点不同的人。

我的意识在让行星改造计划停止的时候，被次元乱气流卷入，回到了12000年前的珐尔盖亚，也就是说，再一次回到了作为冰之女王的我的意识里。

就像和我的意识进行了一次交换一样，12000年前的我的意识大概也飞到了迪恩和大家的身边吧。

如果你正在看这封信的话，那就说明我的想法没有错。

也许是受到了时空转移的影响，在从过去飞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失去了记忆，同样，现在站在迪恩面前的阿维莉尔也失去了记忆，大概就是和迪恩初次见到我的时候状态一样吧。

我不能否定或许会发生她被冰之女王的记忆所支配这种最坏事态的可能，但是我确信，即便变成那样，迪恩也一定可以溶化冰之女王心中的冰块。

首先，请和眼前的阿维莉尔握手，这样一切都会开始。

然后请给她看瑞贝卡的日记，我们共同经历



的旅途是我最珍贵的宝物，只要看到那个，她一定会向大家敞开心扉。

不能一直注视着成为了先导者的迪恩是我惟一的遗憾。

所以剩下的事情，我要托付给新的阿维莉尔，就像是奈特班把人类代表托付给迪恩一样。

我的事情请不要担心，我将再一次进入冬眠之中，期待着12000年后快乐的重逢。

最后，迪恩曾经说过，我的眼泪充满了悲伤，但是那眼泪决不仅仅只是悲伤，还夹杂着和迪恩相逢的喜悦。所以，请不要责怪自己。

给最喜欢的迪恩

阿维莉尔

战争结束之后，一切都化为平静，再回到曾经长大的村庄，让人难免心中感慨。

回到过去的阿维莉尔即将为了引导珐尔盖亚的人民再一次创造出召唤兽石板，并且进入冬眠之中度过漫长的时间，最终与迪恩相遇。等到恢复关于冰之女王的记忆时，又将再次迎来回到12000年前与大家分别的命运，不断如此反复。

但是，她却不觉得悲伤，因为可以一直不断地和大家共度快乐的旅途，见到思念的朋友，尽管每次都会在最快乐的时候离开大家也是一样。

因为可以亲手打破种族之间的隔阂，引导珐尔盖亚进入真正的和平，所以不管怎样，都是幸福的。

对于阿维莉尔的选择，迪恩并不觉得惊讶和痛苦，因为他知道，阿维莉尔就是这样。

在一片意味着星球复苏的欣欣向荣的树海里，金黄色阳光静静投射在远方的一片碧空上。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看到这块曾经寄托了大家梦想的珐尔盖亚大陆，就会想起阿维莉尔微笑着的面孔。

——永远不会遗忘，永远不会褪色。

恐怖、神话、科幻 三大王者君临天下

1998年度游戏剧情佳作TOP.10

十大佳作纵览
生化危机2
寄生前夜
樱大战2 望君珍重
塞尔达传说 时之笛
幻想传说
异度装甲
超级机器人大战F
星之海洋2
梦幻模拟战Ⅴ
光明力量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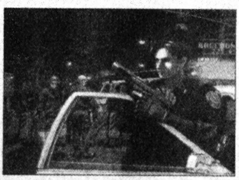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1998年是20世纪末日本动漫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其三大主流思潮“科幻、魔幻、悬疑”也被深深映射到了游戏作品之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原创作品。《生化危机》、《寄生前夜》等以“变异”为主题的作品开始成为业界流行趋势，而老牌的“剑与魔法”式世界观架构则开始日趋式微。在32位主机正式成为主流的年代，如何能够完美把握住硬件架构与游戏性的统一融合成为了游戏剧作家需要认真面对的头号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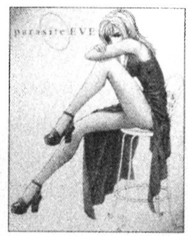
重点作品解读

《生化危机2》

以全球500万销量的佳绩勇夺系列销量之冠，其实力自然不可小觑。游戏采用了双角色双剧本架构，但显然还是里昂路线更胜一筹，这个年轻警官与美女间谍艾达·王之间擦出的爱情火花在数年间一直为众多FANS所津津乐道，而“丧尸围城”这一开创性的剧情设定则一直延续到了续作以及众多同类作品中，堪称经典。



《寄生前夜》



对于一般游戏来说通常的做法是将剧情与战斗剥离开，用硬性调剂的方式来避免让玩家感到枯燥，所以我们经常会感到剧本中有不连贯的感觉出现。而《寄生前夜》则是少有地一部堪与电影比肩的游戏作品，全篇通关下来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剧情完美地与战斗契合在了一起。在那个年代，这简直是一部少有的游戏大片。

《樱大战2 望君珍重》

由于前作实在太过经典，故此本作的表现只能用不过不失来形容，虽然新增了两名新角色，但整体架构依然还是沿袭了上一作的老套路，没有太多新意，不过围绕神崎堇展开的一段故事还是很不错的，将这位千金小姐不为人知的坚毅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是堇的FAN，那么错过这部作品实在是世界上最可惜的事情。



《异度装甲》

在剧情上堪称与当时的《最终幻想Ⅶ》一争高下的伟大作品，其广阔浩大的世界观、极其巧妙的核心设定、跌宕起伏的主线剧情以及男女主人公跨越万年的爱情等方面奠定了其经典地位。可惜的是由于前期企划不够周全及后期制作预算问题使该作在游戏系统环节方面略有欠缺，否则该作足以凭黑马姿态跻身一流大作行列。



世纪末的浪漫传说

1999年度游戏剧情佳作TOP.10

继以“爱”为主题的《最终幻想Ⅷ》于情人节前夕强势登陆后，1999 年内的白金级剧情派大作便层出不穷，为这世纪末的浪漫增添了浓厚一笔。本年度共有五大原创新作横空出世，除了《龙骑士传说》是因为期望太高摔得太狠故而一蹶不振外，其余几部作品均迈入了系列化历程，其中的《女神侧身像》更是为同类游戏在剧情及系统方面都创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20 世纪的游戏文化风采，便在这豪华的大作阵营中拉下帷幕。

十大佳作纵览
最终幻想Ⅷ
女神侧身像
寂静岭
龙骑士传说
莎木 一章
格兰蒂亚
生化危机3
恐龙危机
超时空之轮
寄生前夜2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重点作品解读

《最终幻想Ⅷ》

系列人气度第二高的作品。坦白地说，本作在剧情方面问题多多，很多地方都有难以自圆其说的BUG，结尾部分尤显仓促，但凭借着出色的人设与浪漫的爱情主题（王菲的一曲《Eyes on me》亦功不可没），本作依然是PS时代不可错过的绝对经典，其中拉格纳与斯考尔这对父子之间在梦中思维交汇的桥段尤为出彩，可惜后期未能得以延续。



《女神侧身像》

以别具魅力的北欧神话为背景发生的故事，所有的角色除女主角外都是“魂魄”，通过临死之前的心灵呼唤将女武神召到自己的身边，每一个征收战魂的关卡都是一段精彩曲折的故事——这个特别的剧情设定在当时可说是一种颠覆性的另类，在玩家中口碑极佳，“铃兰的草原”已经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胜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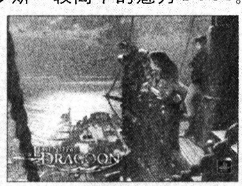
《寂静岭》

单论游戏性而言，《寂静岭》其实是一款很容易让你玩得特堵心的游戏，但当你逐渐被剧情吸引进去的时候，便会发现你已心无旁骛——因为你已经彻底被恐惧俘虏了。故事里涉及到的东西有很多：心灵幻觉，邪教仪式，惊天阴谋……这么多的元素集中在一起简直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游戏的电影版上映可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龙骑士传说》

这款SCE经三年磨出的利剑之所以惨遭滑铁卢，除了糟糕的市场推广外，问题主要还是出在糟糕的即时演算画面上。但如果单独把剧情拿出来看的话，那么这款作品足以用伟大来形容，其中的罗伊德更是足以与萨菲罗斯一较高下的魅力BOSS。游戏的世界观异常厚重，那严谨周密的设定足以让你惋惜这部作品的英年早逝。



王者PS的最后一击

2000年度游戏剧情佳作TOP.10

在这PS王朝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里，涌现出了无数足以名垂青史的作品，其中不但有“《生化危机》系列”史上最成功的外传“维罗尼卡”、开创“《机战》系列”新纪元的“α”，甚至还有《FAMI通》满分评价的新锐作品《漂泊的故事》，可说是一个老树与新芽共同萌发的传奇年代。不过在剧情的表现方面，2000年却少有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在这段时期里，一款作品在游戏性上的表现往往比剧情方面更加抢眼。

十大佳作纵览
生化危机 代号维罗尼卡
最终幻想Ⅸ
塞尔达传说 梅祖拉的假面
勇者斗恶龙Ⅶ
漂泊的故事
梦幻之星 在线
超级机器人大战α
恐龙危机2
永恒传说
永恒的阿卡迪亚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重点作品解读

《生化危机 代号维罗尼卡》



高人气主角克里斯、克莱尔兄妹再次回归，虽然名义上并不是系列的正统续作，但主线架构与病毒起源考据等却与前几作环环相扣，更昭示了威斯克作为幕后策划者在初代中死而复生后获得的新能力，“完全版”中对其细节刻画尤其出彩，FANS不容错过。

《最终幻想IX》

游戏通过盗贼吉坦这名角色的冒险，对多个人物的生存意义进行了抽丝拨茧般的昭示。虽然在游戏的整体风格上，《FF IX》的中世纪背景和童话色彩与当年的时代格格不入，但这样的设定却正好完美的印证了游戏主题。在人物塑造方面，反派角色库加尤为出彩。其悲哀而充满矛盾的“邪恶”作为，与吉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塞尔达传说 梅祖拉的假面》



海拉尔大陆再起波澜，寄宿着邪恶力量的面具梅祖拉，即将在三天内毁灭整个世界。虽然三天的时间你无法做任何事情，但却可以利用“时之笛”回到最初的起点（重要道具系数保留），重新开始这三天的历程。听起来很像科幻小说里的桥段，不是吗？如此绝妙的构想，足以使这部作品在系列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超级机器人大战α》

面对外星怪兽的大举入侵、殖民卫星上针对地球联邦的军事行动以及地球上不断发生的地域冲突，我们熟悉的各路机器人动画主角们组成了特殊部队“朗德·贝尔”，与来犯的敌人们展开了一场钢魂之间相互碰撞的热血较量。系列史上的著名原创角色在本作中系数登场，堪称是“机战犯”在PS时代迎来的最后一场豪华盛宴。



超大作全面领跑

2001年度游戏剧情佳作TOP.10

经历了一年的积累后，PS2阵营在2001年全面爆发，从年初的《鬼武者》到年末的《零 ZERO》，玩家们的热情几乎没有冷过场，同时也为未来的一系列发展铺下了坚实基础。纵而观之，2001年度剧情大赏被《最终幻想X》毫无悬念地夺走——甚至有大部分玩家认为这是系列史上最优秀的剧情。《潜龙谍影2》与《寂静岭2》则保持了一如既往的悬念，后者的剧情晦涩到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解读方式，这种艺术化的"模糊"概念在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潮流。

十大佳作纵览
最终幻想X
潜龙谍影2 自由之子
鬼武者
逆转裁判
鬼泣
寂静岭2
光环
莎木Ⅱ
樱大战3 巴黎在燃烧吗？
零 ZERO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重点作品解读

《最终幻想X》

一切的起因皆在于一个梦境，一切的结局亦终归梦境，《FF X》用一个甜蜜凄美的爱情故事抓住了所有人的心，却也让所有人为之潸然泪下。斯彼拉大陆、艾本·罪、召唤士、水球赛、机械文明、封印寺庙……一切都离我们如此接近，却又如此遥远，当故事的主角泰达化为虚无消失在空中的时候，我们心中的这片圣土亦随之渐渐远去……



《潜龙谍影2 自由之子》

当所有人都以为斯内克将再度出山时，小岛秀夫用一个全新的主角"雷电"让玩家们狠狠地跌了一次眼镜。虽然游戏在上市前因9·11事件而不得不对部分内容进行了紧急修改，但并没有影响到整个剧本大气磅礴的结构，几个新出场的主要角色——无论正反——均刻画得十分出彩，可说是完全没有辱没前作经典之名。



《寂静岭2》

又有一个人来到了心中的镜像之镇——寂静岭，这是一个孤独的男人，因收到一封来自亡妻的信件而如约来到了这个黑暗之地，迎接他的，竟然是一个与妻子面容酷似的性感红衣女子。然而不久后他便悲哀地发现，无论自己采取任何方式，都无法改变这个女人一次次经历死亡与复活的循环……如此诡异的故事着实不多。



《逆转裁判》

四个相对独立却又巧妙相连的小故事构成了这部充满创意的掌机作品，游戏新颖的题材与系统固然是其吸引人的特别要素，但如果失去了这四篇精彩的侦探推理故事，那么《逆转裁判》这第一次打响的头炮效果想必会大打折扣。成步堂龙一，一个帅气、正直兼具呆头呆脑的初出茅庐的小律师形象就这样深深地印刻在了玩家们心中。



浪漫与幻想的边界

2002年度游戏剧情佳作TOP.10

2002年的游戏剧情普遍以婉约见长，除了汤姆·克兰西执笔的《分裂细胞》与万年恐怖不改的《生化危机0》外，其余的大部分作品均沿袭了固有风格路线，没有做出太大创新。不过惟一的亮点是Square与迪士尼联合推出的《王国之心》，这款游离于童话故事之上却又针对游戏内容进行修改的作品诠释出了一种不同的童趣，大大地吸引了众多女性玩家加入到了这个游戏圈子中。看来关公战秦琼的故事并不只有"《机战》系列"才能编得好。(笑)

十大佳作纵览
塞尔达传说 风之杖
樱大战4 恋爱吧，少女
王国之心
宿命传说2
分裂细胞
生化危机0
幻想水浒传III
恶魔城 白夜协奏曲
火焰之纹章 封印之剑
荒野兵器3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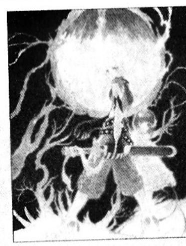
重点作品解读

《樱大战4 恋爱吧，少女》

相当于一个系列的大结局，将前三作的角色尽数囊入其中，虽然剧情细节方面略显牵强，但也算是为系列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大神一郎与帝国华击团的故事从此彻底拉下了帷幕，作为一个单纯的为了结局而制作的结局，本作的故事不算出色，但却绝对是系列FANS不容错过的。因为从《樱大战5》开始，这系列的质量滑坡就不是一星半点了……



《宿命传说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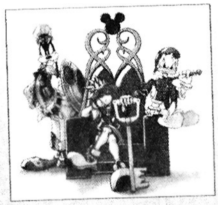
系列史上销量最高！故事的主题是"英雄"，讲述的是主角凯伊路（前作主角斯坦之子）在立志成为"英雄"的道路上遇到的各种经历与考验。本作故事与前作联系十分紧密，更有超人气角色里昂复活登场（易名为裘达斯），另附天地战争时期七位"守护者"之间发生的恩怨纠葛……剧情时间跨度达数千年之久，气势磅礴。

《生化危机0》

这款以"0"为名的前传作品虽然在游戏系统与趣味性上争议颇多，但在剧情上还是可圈可点的，玩家可以从中深入了解到"洋馆事件"前夜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S.T.A.R.S第一批先遣小分队又遇到了哪些危机，威斯克在事件之前究竟作出了哪些策划与动机目的，瑞贝卡又是如何辗转来到洋馆……对于初代故事有疑问的玩家都将在本作得到完美解答。



《王国之心》



如果你心中尚存有对童话的回忆之梦，如果你对Square各经典游戏角色情有独钟，那么本作的剧情足以让你彻底经历一次心灵上的纯净洗礼。这些看似熟悉却又别具特色的故事足以让你沉浸其中，伴随着主角索拉飞入童话书的你并不仅是在体验一款游戏，同时也是在缅怀那早已逝去的似水流年。

动作类游戏大举反攻

2003年度游戏剧情佳作TOP.10

大概是由于白金级角色扮演大作相继缺席的原因，2003年度在剧情上给玩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游戏大都以动作成分居多。无论是承袭了系列一贯特色的《寂静岭3》还是突放异彩的《零 红蝶》，亦或是以时间轮回为主题的《波斯王子 时之砂》，我们从中体验到的都是源自心灵深处的双重震撼。相比之下，老牌劲旅《最终幻想X-2》此番则有力不从心之感，幸好还有《仙乐传说》坚定地高举着角色扮演游戏这面大旗，否则场面真就输得是相当难看了。

十大佳作纵览
寂静岭3
最终幻想X-2
零 红蝶
波斯王子 时之砂
恶魔城 晓月圆舞曲
恶魔城 无辜者的悼词
火焰之纹章 烈火之剑
凯恩的遗产 挑战
仙乐传说
马克思·佩恩2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重点作品解读

《寂静岭3》

在初代的最后，阿丽莎给了哈里一个新的孩子，可是在那个孩子——希瑟长大之后，他们的行踪终于还是被教会所发现。本作的剧情承接了初代，描述了哈里离开了寂静岭之后的事情，虽然剧情在系列中可以算是最直白简单的一作，但是对整个开端高潮直到结尾的力度把握都恰到好处，为初代的故事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最终幻想X-2》

故事发生在斯彼拉大陆安定数年后，艾本·罪被消灭后的世界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革，同时也因祈之子的怨念而产生了混乱。为了平复这个日渐失控的局面，以及探清一颗与泰达有关的记忆晶球之来龙去脉，尤娜率“海鸥团”再次踏上了冒险之旅……坦白地说，本作的商业气息实在太浓，未免有点狗尾续貂之嫌。



《零 红蝶》

双胞胎姐妹天仓零与萤在森林中散步时，不慎误入了一个奇怪的村庄，皆神村。零发现这里居然有许多可怕的幽灵，但是为了找回与自己失散的姐姐，她只能向着村子前进……本作在保持了恐怖色彩的同时为读者描述出了许多年前发生在皆神村中的悲剧，凄美、悲凉与恐惧交织在一起，给玩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记忆。



《波斯王子 时之砂》

这是一个关于时间宿命论的魔幻故事，“世人以为时间就像河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向前流逝，然而我见过时间的真面目，他们都错了……”伴随着这样一段独特的开场白，我们的故事在异国拉开了帷幕。“时之砂”不但是游戏中的一个重要系统，同时也是几度三番影响到剧情发展的关键因素，两者之间可谓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强者辈出的太平盛世

2004年度游戏剧情佳作TOP.10

2004年的优秀剧情佳作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让我们在选择TOP.10榜单时不得不遗憾地删掉了许多实力派选手。但令人遗憾的是，本年度内没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新作出现，而沿袭的基本都是系列一贯的世界观，在含金量上不免打了些许折扣。有趣的是，也正是从本年度起，许多作品系列进入了休眠期，直至今日尚未有新作问世，这大概也是制作公司为了维护品牌形象而采取的封存策略吧。

十大佳作纵览
潜龙谍影3 食蛇者
勇者斗恶龙Ⅷ
九怨
寂静岭4
光环2
火焰之纹章 圣魔之光石
鬼武者3
剑风传奇
重生传说
影之心Ⅱ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重点作品解读

《潜龙谍影3 食蛇者》

小岛秀夫这一次玩了一个大的“闪回”，讲述起了整个系列前传的故事。事实证明这是系列中最具观赏性的一代作品，而以“忠诚、背叛与感情”为核心的剧情可以说是游戏史上的创举，斯内克与引领者之间的感情升华将整个游戏提升到



了一个同类游戏难以企及的高度，并将“游戏电影化”的步伐向前推进了很大一步。

《勇者斗恶龙Ⅷ》

“《DQ》系列”的剧情一向是卖点中的卖点，本作也不例外，故事的起因是为了帮助被施加咒语的公主恢复真身，就在这一个简单且富含童趣的冒险旅程里，玩家们所经历的种种磨砺与心灵感悟却是远非普通二三线作品带来的感觉所能比拟的。天空、大地、碧海，多元化的有趣经历与故事进程让人们大开眼界——如这款游戏的副标题。



《鬼武者3》

金城武与让·雷诺的联袂出演让这部游戏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不过即使除却这两位明星的光环，游戏的剧情部分同样引人入胜——两个不同时代的英雄穿梭在彼此的时空之间迎战幻魔，将古代日本武士与现代法国军人之间的羁绊刻画得



入木三分。当跨越时空的两人将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那一瞬间，足以感动所有玩家。

《剑风传奇》

根据同名人气漫画改编而来，游戏中讲述的是一个原著中从未提及的原创故事，依然以“使徒”、“祭品”、“背叛”与“执着”为主题，讲述了一对贵族兄妹之间发生的一段惨痛回忆。与其他由动漫改编而来的游戏经常出现的敷衍情况不同，本作剧本由原作者三浦健太郎监修，其精彩程度堪称一流。



原创大作陆续出笼

2005年度游戏剧情佳作TOP.10

毫无疑问，2005 年的主题是变革，本年度里不但涌现了大量精彩的原创佳作，许多老系列（如《生化危机 4》等）也纷纷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2005 年同时也是一个三大主机趋向成熟平稳的年份，吃透了硬件机能的游戏厂商开始纷纷在剧情上做文章，其中《如龙》尤为引人注目，由日本著名黑帮小说家驰星周亲笔操刀制作的剧本堪称年度之最，将一个真实的日本黑帮时代赤裸裸地表现在了玩家面前——游戏剧本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也不过如此。

十大佳作纵览
生化危机4
龙背上的骑兵2 封印之红 背德之黑
战神。
汪达与巨像
如龙
火焰之纹章 苍炎之轨迹
鬼泣3
凡人物语
狂城丽影
荒野兵器4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重点作品解读

《生化危机4》

用“久旱逢甘霖”来形容FANS对这款作品的期待实不为过，而本作也十分厚道地回以大量的关键信息：里昂任政府特工后变成了什么样子？艾达在浣熊镇事件后何去何从？威斯克又在密谋策划什么更大的阴谋？……游戏基本都满足了玩家们多年的期待——除了里昂与艾达重逢的那一场戏，双方实在是平静得有些破坏气氛。（笑）



《龙背上的骑兵2 封印之红 背德之黑》

在这部作品中，虽然黑暗与沉重的主题不再与玩家如影随形，但那种一行人与整个世界为敌的无助感却依然萦绕不去，而最后被至亲至信之人出卖的感受则足以令所有玩家以难以置信的表情迎接最终的BOSS战……前作主角的出现则更加重了悲剧的气氛，如果你曾经历过前作中的生离死别，那么本作的结局则会令你再次潸然泪下。



《汪达与巨像》

汪达为了挽回一个女孩的生命，不惜违反禁忌的族规，在神明多尔敏的声音指引下，他一步步摧毁了守护在这片大地上的 16 座巨像，没想到却释放出了被封印已久的恶魔多尔敏……说不清楚对与错，游戏仅仅凭着不到 100 句的台词就讲述了一段凄美的故事，官方从始至终也没说明汪达和女孩的确切关系，但这段对生命的承诺让每一个玩过的人都难以忘怀。



《如龙》

十年前，桐生一马为了保护自己的挚友锦山彰，毅然背负下了拭亲者的罪名，在监狱中度过了十年，但是，当他踏出监狱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变了，桐生痛苦地发现，诸多疑问的矛头都指向了锦山彰。本作很少见地采取了电影式的叙事方法与运镜手法，令投入感大增，虽是黑道题材，却不落于打打杀杀的俗套，而是真实深入地描绘出了一幅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群的众生相，令人沉思。



白金巨作一枝独秀

2006年度游戏剧情佳作TOP.10

不是本年度里的其他游戏剧情太薄弱，而是《最终幻想XII》实在太过经典，松野泰己的天才创造力在这部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他方面，各路经典续作均显示出了不俗实力，很多作品几乎可以看作是系列的最高峰，而且剧情架构方面也作出了极大创新，从中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各厂商渴求突破的革新意图，但大概是由于部分开发精力与战略重点逐步转移到次世代主机上的缘故，故此在一些元素上不得不作出明显的牺牲。

十大佳作纵览
最终幻想XII
蓝龙
塞尔达传说 黄昏公主
地狱犬的挽歌 最终幻想VII
荒野兵器5
恐怖惊魂夜3
女神侧身像2 希尔梅丽娅
如龙2
异度传说 三章
召唤之夜4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重点作品解读

《最终幻想XII》

一场突如其来的喜悲转换，拉开了《FF XII》壮阔的序幕。一个平民的视角，见证了《FF XII》凝重的世界观。回忆录式的章节衔接，则又将一种庄严的历史氛围，自然地镶嵌于整个游戏之中。以一名亡国公主复国经历为主线剧情的《FF XII》，在主线之外穿插了无数支线式的细节故事。这不仅是一部不容错过的佳作，同时也是一部华丽的魔幻史诗。



《如龙2》

《如龙 2》的主人公依然是前作中登场的“关东之龙”桐生一马，在经历了一段平静的生活后，这份安逸最终还是因新任东城会会长寺田行雄的被杀而被打破，面临内忧外患，桐生一马不得不再度出山，在这次事件中，他遇到了有着“关西之龙”之称的乡田龙司和“黑道猎手”狭山薰，故事变得更加复杂。



《塞尔达传说 黄昏公主》

当黑暗笼罩在海拉尔大陆时，一个叫作林克的年轻农家男孩被赋予了神圣而又艰巨的使命，在“黄昏领域”中，他突然变身成为了一只狼，在一名名为米德娜的神秘女子帮助下他必须迅速离开这个地带。在此过程中，等待着林克的将是各种各样的谜题和怪物……借助Wii的独特控制方式，玩家们会深有身临其境之感。



《女神侧身像2 希尔梅丽娅》

命运三女神中的希尔梅丽娅被强制转生到人间并将灵魂寄宿在了迪万公主阿莉莎身上，发觉事有蹊跷的奥丁为了扫清障碍，派出命运三女神中的长女阿莉前往人间界，一场特殊的战争拉开了序幕……在跌宕起伏的剧情包含了最能触动人心的诸多元素，信仰与背叛、友情与亲情的互相交织表现了北欧神话中不为人知的一面。



大作外传吹响集结号

2007年度游戏剧情佳作TOP.10

本年度的剧情大作几乎均由名作外传扛鼎，确实是奇景一件，这些建立在原作世界观上的作品无不与系列前作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在其超高的人气背后不免有些取巧的味道。而且，部分外传内容由于考虑到游戏情节需要，在许多剧情细节方面与原作产生了较大的出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此外，X360上逆袭的两款日系大作《信赖铃音》与《失落的奥德赛》却是特例，这两个优秀的原创大作让人们看到了次世代流淌的新鲜血液依然澎湃。

十大佳作纵览
危机之源 最终幻想Ⅶ
信赖铃音 肖邦之梦
光环3
逆转裁判4
最终幻想Ⅻ 亡灵之翼
战神Ⅱ
寂静岭 起源
潜龙谍影 掌上行动
生化危机 安布雷拉历代记
失落的奥德赛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重点作品解读

《危机之源 最终幻想Ⅶ》

作为一部对《FF Ⅶ》进行空白添补的游戏作品，《CC FF Ⅶ》除了对"尼布尔海姆事件"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再现。同时也带领着玩家对扎克斯这名魅力角色进行了零距离的亲密接触。杰内西斯、安吉尔等几名原创角色，配合着克劳德、艾莉丝这些老牌的关键人物，缔造出了一部全新的传奇故事，为系列情节补充了浓厚的一笔。



《寂静岭 起源》

卡车司机特拉维斯在回家的路上途经寂静岭附近的公路，并被神秘的少女阿丽莎引入了寂静岭之中，很快，他就发现，阿丽莎似乎正在指引着他寻找一些神秘物体的碎片，在寻找的过程中，特拉维斯也渐渐想起了自己过去的事情。本作描述了系列初代之前发生的关于阿丽莎和达利亚的故事，是寂静岭一切神秘事件的起源。



《潜龙谍影 掌上行动》

作为延续了"大首领"故事线的介乎于正传与外传之间的作品，本作同样为PSP上同类作品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以数字漫画形式表现的过场动画，以相当出色的品质再度丰富了大首领这个人物形象，并为他后来的叛变以及因此引发的一系列故事做足了铺垫，同时又令整个系列的高度再次得到升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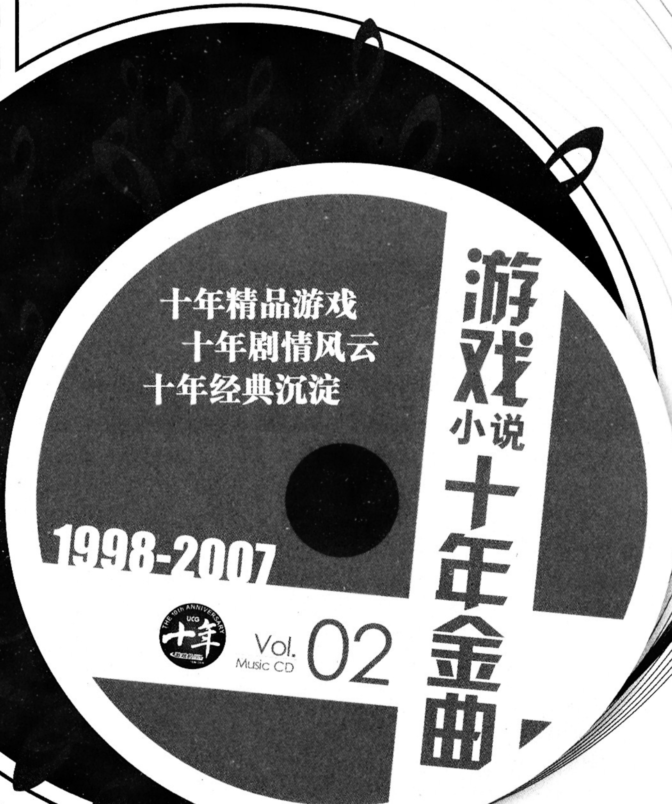
《失落的奥德赛》

凯姆是一个拥有不老不死之身的人，但是，已经活了一千年的他却已经无法记起过去的事，只有在看到熟悉的东西时，才能回忆起一些支离破碎的记忆片断，本作的剧情就围绕着凯姆寻找自己千年来的记忆展开，并揭示出了一个巨大阴谋。由于以不老不死的人为主题，本作的剧情在波澜壮阔的同时也充满着寂寞与悲凉。



游戏十年金曲 vol.02

曲目	歌曲名称	歌曲出处
01	Why	《危机之源 最终幻想Ⅶ》
02	Redemption	《地狱犬的挽歌 最终幻想Ⅶ》
03	素敌だね	《最终幻想Ⅹ》
04	Kiss Me Good-bye	《最终幻想Ⅻ》
05	蝶	《零 红蝶》
06	声	《零 刺青之声》
07	Room of Angel	《寂静岭 4》
08	Starry Heavens	《仙乐传说》(NGC 版)
09	そして仆に出来るコト	《仙乐传说》(PS2 版)
10	Fortune	《凡人物语》
11	忘记如何飞翔的小鸟	《星之海洋 3 导演剪辑版》
12	Snake Eater	《潜龙谍影 3 食蛇者》
13	Calling to the Night	《潜龙谍影 掌上行动》
14	Late Goobye	《马科斯 · 佩恩 2》





龙背上的骑兵2

潜龙谍影 掌上行动





荒野兵器 系列

荒野兵器5




家用电脑与游戏机+增刊
科学时代游戏风+增刊
模魂志
UCG各类增刊
电玩新势力
游戏光环
PSPe族
游小说
模魂志
微信
shuishen购买电子版

游戏小说十年

荟萃之卷

《游戏机实用技术》十周年纪念系列丛书

游戏机实用技术杂志社 编著

游戏小说十年

荟萃之卷

龙背上的骑兵2
潜龙谍影2 自由之子
潜龙谍影3 食蛇者
潜龙谍影 掌上行动
马科斯·佩恩2
荒野兵器4
荒野兵器5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
扫描
重力异想世界完结篇
GRAVITY RUSH 2™